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神学丛书

历史神学系列

向普世宣告

复临信徒的故事



主 编：默文·马斯威



向普世宣告

复临信徒的故事

默文·马斯威著

C.Mervyn Maxwell

修订版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Nampa, Idaho

Oshawa, Ontario, Canada

www.pacificpress.com

历史神学系列

书 名：向普世宣告：复临信徒的故事（简体）

作 者：默文·马斯威（C.Mervyn Maxwell）

翻译及校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华安联合会神学丛书项目部

出 版：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华安联合会神学丛书项目部

地 址：香港沙田小沥源源顺围 28 号都会广场 12 字楼

电 话：(852) 2838-3991 / 2441-8333

传 真：(852) 2834-6119 / 2441-8821

电子邮件：info@chumadventist.org

网 址：<http://www.chumadventist.org/>

ISBN 978-988-8144-61-7

Chinese simplified edition © 2021 Chinese Union Mission of Seventh-day Adventist

ALL RIGHTS RESERVED

©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禁止翻印或转载。

2021

目录

1. “不，上帝。我不会讲道！”	1
2. 伟大的复临觉醒	7
3. 迟延的时候	14
4. 半夜的呼声	19
5. “爸爸为什么没有来？”	26
6. 第二次凯旋荣临	32
7. “麦田里的革流巴”	38
8. 上帝圣言的新亮光	43
9. “稍微往高处看看”	46
10. 耶稣正在做什么？	52
11. 一个寡妇的见证	57
12. 船长传福音	64
13.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74
14. 《好的老评论》	82
15. 复临信徒欠其他基督徒什么	93
16. 耶稣和“查案审判”	101
17. “福音秩序”的需要	109
18. 为孩子取名	117
19. 老底嘉！	129
20. 使命感	134

21. 前天主教神父.....	139
22. 海外布道家庭.....	145
23. 世界宣教运动.....	153
24. 妇女领袖.....	162
25. 受感去拯救生灵.....	171
26. 喜乐，圣洁与健康.....	180
27. 1865 年的圣诞礼物.....	185
28. 为了服务的喜乐.....	193
29. 基督无以伦比的吸引力.....	204
30. 十六年的危机.....	214
31. 爱的环绕.....	222
32. 焕发出祂的荣耀.....	231
33. 注释与参考文献.....	239
封底.....	257

前言 / 向普世宣告！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并不认为他们仅是在创立另一个“宗教团体”。他们视其教会为一个充满活力、被授予重要信息和被迫切使命感所驱使的属灵运动。他们的信息皆是关于耶稣的：基督死而复活并赐人新心的“永远的福音”，基督复临以赐人新家的“复临的盼望”，以及讲述基督现今在天上的服侍、以独特的意义涂抹罪，献上前所未有的祭物，以使人健康、圣洁与喜乐的“现代真理”。

他们的使命乃是向普世宣告这些好消息，因它不只属于今日有幸成为复临信徒的人，而是给全世界所有人的普世信息。它要被传至“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传至所有城市，所有村庄，每个国家、联邦、殖民地以及每个“受造之物”，即“人类”（可 16: 15）。

一本书不足以讲述所有有关复临信徒的信息。本书选择性地主要讲述了复临运动的开端，因它能最好地诠释是什么在推动它，以及希望将来如何迅速结束。

第一章

“不，上帝。我不会讲道！”

“不，上帝。不！”

“你知道我不会讲道。”

“我真地不会讲道！”

在威廉·米勒耳降服于上帝，并成为美国复临大觉醒运动的领袖之前，曾与上帝争论并在内心挣扎了十三年之久。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一开始他并不想向世界宣告基督即将复临的信息。¹

在那个十分之九的美国人都生活在农场的时代中，威廉·米勒耳也是一位农夫，但他并非一位普通的农夫。孩提时代，在家人入睡后，他便开始像林肯一样，在他位于纽约低汉普顿的小木屋里，借着油灯微弱的光读书。米勒耳于1803年结婚，在佛蒙特州波尔特尼的格林山脉间定居下来，并迅速博览了当地图书馆的所有藏书。他的新婚妻子露西几乎包揽了所有农活儿，使他可以有充足的时间来学习。米勒耳善于交际，精力充沛，勤奋好学，并先后当选为巡警，副警长以及治安法官。不久，他富裕到买下了两匹马，明智到在当时的两个党派中都结交了密友，但同时也世俗化到放弃儿时的信仰，成为了自然神论者。

米勒耳在浸信会家庭长大。年少时曾一度为自己的灵魂问题忧心忡忡。他尝试通过严格听从父母的话及奉献宝贵的财产来寻求平安，却无济于事。他虽然仍继续相信圣经，却因圣经中一些看似不起作用并自相矛盾的内容而烦恼。他结婚以后，美国正处于成立初期。他拜读了许多杰斐逊（Jefferson）、富兰克林（Franklin）及其他开国元勋所阅读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伏尔泰（Voltaire）以及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著作。波尔特尼的其他有识之士也读过这些著作。不久后，他便接受了自然神论——关于宇宙的有吸引力却肤浅的哲学。

根据自然神论，上帝创造了世界，并让它在不可改变的因果律下运行。为与这

向普世宣告

些因果律相和谐，人类就需要度纯洁、善良与诚实的生活，而相信祈祷、救主或来生，则被视为幼稚的迷信。上帝需要违背自己所定的自然法则才能施行神迹、饶恕和复活，而这是难以置信的。像手表一样，上帝给世界上发了发条，让其自行运转。

米勒耳总结称：并非基督教，而是正派、遵纪守法的美国精神才能激发人善良的一面。于是，他的新家便成为了一些爱国却无信仰之夫妇定期聚会的场所。

在汉普顿，米勒耳的母亲听说了在波尔特尼发生的一切，便颇为担忧。她拜托同是浸信会神职人员的姐夫和她年迈的父亲时不时地去探望米勒耳，并答应会为他们祷告。米勒耳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的姨夫以利户 (Elihu) 和祖父菲尔普斯 (Phelps)，但当他们离开后，他却在朋友面前恶作剧似地模仿他们以取乐。



在家人人睡后，他便开始像林肯一样，在他位于纽约低汉普顿的小木屋里，借着油灯微弱的光读书。

米勒耳深信：人类最伟大的希望是爱国，而非爱基督。于是，便于 1812 年自愿参了军。另有四十七人也自愿参军，但条件是他们要直接受命于米勒耳！

1812 年战争，即美国争取独立的第二次战争，大多时候都是漫无目的、无

所作为的。距米勒耳故乡十几公里外尚普兰湖边的普莱茨堡战役（the Battle of Plattsburg）则是一次辉煌的例外。

1814年9月11日清晨，英国人自诩在湖上拥有一万五千正规军和一支装备精良的小型海军。当时，美军人数仅有五千五百人，看似必败无疑。

结果却全然出乎意料！

“长官，一切都过去了，都结束了。”当天下午2点20分，一位美国军官激动地报告道，“英国舰队已撞击美国国旗，双方均死伤惨重——他们就在我眼前，在我写稿的地方……这场面是庄严、宏伟而辉煌的。今天上午十点钟，英军从水路和陆路同时向我们开火，火力非常猛烈，破坏力极强。他们的火箭弹……像冰雹一样飞来……你无法想象这次战役……你必须体会我们的感受，因我实在无以言表。”

这位军官自豪地回顾着他作战时的情形：“我很荣幸能参战。我知道我不是懦夫……我的三名士兵就在距离我两英尺的地方被一枚炮弹炸伤了。”

“万岁！万岁！”他兴奋地欢呼道；然后，当二三十名俘虏被带进堡垒时，他认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永远忠于你的，威廉·米勒耳。”

战争于1815年结束。威廉·米勒耳上尉在身不由己地发起宗教运动多年之前，就已展现出了他的领导才能。

当他回到家里，开始过着挤奶、犁地、播种、收割的生活时，头脑里却不停地探索着那些爱国之士的信仰。根据因果法则分析，普莱茨堡的胜利本应属于英国人，因为他们的队伍里都是刚刚打败拿破仑的老兵，并且人数是美国军队的三倍。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称普莱茨堡为“决定性的战役”。² 这位美国海军准将在给当时指挥部的报告中将荣耀归给上帝：“是全能者赐给我们这次重大的胜利。”³ 或许是否可能上帝偏爱美国？还有那颗炮弹，虽在他脚边爆炸，但既没有伤到他也并没有伤到他朋友，这怎么解释？也是那位上帝保守的吗？

他从波尔特尼搬回了低汉普顿。父亲去世后，他偿还了老家房子的抵押贷款，这样他的母亲就可以毫无压力地住在这里。随后，他便在不远处一片200英亩的土地上定居下来。

为了礼貌起见，米勒耳只有在每次轮到他的姨夫讲道时，才会去当地的浸信会教堂听道，否则他就不去。

“上周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都很想你，”他妈妈温柔地说。

“妈妈，当姨夫不在的时候，你不要指望我会去。”

“为什么不去呢？我的儿子？”

“我不喜欢执事们读的讲章。”

“我相信他们已经尽力了。”

“姨夫不在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去读呢？”

这样，米勒耳像是无意中给自己设下了一个圈套，而那些他曾嘲笑过的善良的弟兄们，也非常高兴看到他“自投罗网”。他们请他朗读亚历山大·普劳德菲特（Alexander Proudfit）的《实用讲道》中的讲章，而这个过程逐渐唤醒了他们。

他对于自然神论的疑惑渐渐加深了。

1816年9月11日是普莱茨堡战役胜利的两周年纪念日。在那天事先安排了一场公共舞会，在其前一天晚上安排了一次布道会。来访布道士的讲道使听众回家时都热泪盈眶。灵命的复兴取代了跳舞。下个周日又轮到米勒耳读讲章，这次普劳德菲特的讲道题目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⁴。在朗读当中因为太过激动，米勒耳竟没办法将这篇讲章读完。

他对自己的罪恶感到绝望。米勒耳想象着，如果能投身于救主的怀抱，并且完全信靠祂的恩典，那该有多好。

他需要一位救主，这个世界需要一位救主。但是如此美妙的主真地存在吗？

他回到《圣经》当中，在里面找到了他所寻找的救主。“我不得不承认圣经一定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他后来写道，“圣经成为了我的喜乐，我找到了一位好朋友，就是耶稣。”⁵

他随即开始了定期的家庭崇拜，但是他世俗的朋友都开始嘲笑他，就像他以前嘲笑其他的基督徒一样。“你怎么知道圣经是上帝的话？”他们取笑道，“书里面那么多矛盾又要怎么解释？”

“如果《圣经》是上帝的话，”米勒耳坚定地回答，“那么其中的所有内容都必是能被理解，每一部分也必是相和谐的。请给我些时间，我会解释这些表面上的矛盾，不然我就继续作自然神论者。”

除了《圣经》和克鲁登的《圣经索引》之外，他把其他的书都放在一边。从《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对于出现的所有问题他都会细细思考，直到完全明白才会继续往下进行。他借助注释和索引，以经解经。那些看似无法解决的矛盾便逐一消失了。

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耶稣——曾应许要再来到地上的那位慈爱的朋友和救主！他发现圣经其他的很多预言都已经应验了，那么这个预言又怎能不应验呢？一天，他遇到了一节作为他余生标志的经文，但 8: 14：“*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

他对圣经的学习越来越深入了，有时候持续一整天，有时候甚至会彻夜不眠。他正确地判定：（依据结 4: 6 和其他章节）2300 日就是 2300 年，此日期从公元前 457 年开始。米勒耳的错误在于，他推断“洁净圣所”是指世界的末了与基督复临。1818 年，经过两年不间断的专注研究，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耶稣复临的日子“约在 1843 年”（即公元前 457 年的 2300 年后），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算起，二十五年后……我们现在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世界末日就在二十五年后？那么必须要警告其他人。一个声音像火一般在他心灵深处燃烧着：“去，向全世界宣告吧！”

整整五年，米勒耳都对这个呼召置之不理，并且致力于分析自己的立场。他很惧怕。他后来写道：“我很害怕，因为我担心我或许会犯错，从而误导别人”。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冒出来占据了他在的大脑，甚至比日后来自反对者的声音有过之而无不及。多年的查考使所有的怀疑都消失了，但是随即对公众演讲的恐惧感却又取而代之了。“我对上帝说，我缺乏自信，而且我也没有必备的资格。”

米勒耳在他的教会里起到了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他更多地关注罪人的悔改。他向亲朋与笔友们分享他对于基督复临的确信。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满足他心中所感受到的“要讲道”的持续呼召。直至 1831 年 8 月，在拖延了十三年之后，他心灵

向普世宣告

的负担突然变得让他无法忍受了。

“去，向全世界宣告！”

“我已经拣选你为守望者，去，向普世宣告。”

他正在阅读圣经，便抬起头来，被上帝的呼召深深地困扰着。这是来自上帝的呼召吗？他必须确定这一点。

他用拳头锤打桌子并站起来，跪下祷告说：“不，主啊，你知道我不会讲道。我真地不会讲道。”

“但或许你的旨意是让我去。”

“哦，主啊，我愿意与你立约。如果你开路的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让某人邀请我去讲道，那么，上帝啊，我就去。”

他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现在，”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将得到安宁，因为如果我收到邀请，我就知道上帝一定会与我同在。但是这个可能性并不大。”他安心地笑了笑，“谁会邀请一个像我这样五十多岁的农民去宣讲基督复临呢？”

不出三十分钟，一阵响亮的敲门声唤醒了他。

“到底是谁会在周六早上如此激动？”他心不在焉地自问。

敲门声再一次响起。“我最好去看看。”

“早上好，威廉叔叔，”他的外甥站在门口开心地对他说。

“欧文，”米勒耳惊讶地问，“你一大早从家跑二十六公里来这里做什么？”

“威廉叔叔，我在早饭前就出门了，是要告诉你我们在德累斯顿的浸信会牧师明天不能在聚会的时候讲道了。爸爸让我来找你，想让你给我们讲讲你一直研究的内容，就是关于基督复临的事情，你知道的。”

“你会来吗？”

第二章

伟大的复临觉醒

米勒耳一声不吭地转过身，冲出厨房，跌跌撞撞地走进附近的一片枫树林，与上帝角力。他不仅生自己的气，也生上帝的气，并且非常害怕。

整整一个小时，他都在祈求上帝解除他的约定。“哦，我的上帝，求你派别人去吧！”

即或是一名自然神论者，他都能信守诺言。如今作为一名基督徒，难道不更该如此吗？在经过痛苦流泪之后，他终于向上帝屈服了。

快乐立刻充满了他的心灵！十三年痛苦挣扎被降服的喜悦所战胜了！荣耀归于主圣名！虽然还有些不习惯，但他立刻跪下，大声赞美上帝。

他的小女儿露西·安惊讶地看着爸爸的动作，冲进房子里喊道：“妈妈，妈妈，快来看呀！”

午饭后不久，米勒耳就和欧文沿着尚普兰湖的湖口（他之前参加普莱茨堡战役时，曾在尚普兰湖岸打过仗），前往他姐姐位于德累斯顿的住所。为了让他感觉轻松一些，会议在厨房召开，米勒耳坐在餐桌旁的大扶椅上。伟大的美国复临觉醒运动开始了！¹

他对圣经的渊博知识令人印象深刻，他那朴实诚恳的呼召也令人感动。因此德累斯顿的人们说服他连续一周每晚都去讲道。这个消息从一个农场传到另一个农场，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有几十个家庭都转变成了基督徒，他们的聚会不得不从吉尔福德的家搬到教堂。

那么，他回家之后怎么样了呢？一位从来没有听过他讲道的牧师发来邀请。米勒耳与上帝的约定得到了双重验证。毫无疑问，就是上帝呼召他去做工。正像彼得、雅各和约翰蒙召一样清晰，且来自同一位主。

向普世宣告

从一开始，米勒耳接到的邀请就已经使他应接不暇了。公理派，循道宗，浸信会，长老会都争先恐后将他从农场拉到讲台上。为了缓和这些需要，米勒耳自费将自己的讲道印成小册子。当人们随着认识加深而又增大了需求时，他又自费买了一台打印机将他的讲稿打印成书。

1833年，一位熟悉米勒耳的浸信会信徒为他签署了一个传道许可证。两年后，几位浸礼会牧师和其他教派的一些领袖也签署了一份证书，推荐他担任预言方面的讲师。²

几乎米勒耳的讲道所及之处，人们都转变了，宗教复兴频频出现。有时甚至整个小镇的人都转变了。他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给一位老朋友写信时说：“你尽管笑吧，亨利克斯兄弟，你一定会想，怎么这位米勒耳老兄竟然在传道！但尽管笑吧，没关系——这是我应得的。只要能传讲真理，我就别无他求。”

那时，每个村子都有些异教徒，一些小社区更是如此。这些异教徒与自然神论者有些相似之处，但有着更激进的疑惑。他们看到米勒耳总是先向他们提出一些问题，然后再亲自解答。有个地区在一周里大约有一百多位异教徒接受了他的信息。³在米勒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估算自己曾经在从马萨诸塞到密歇根，从魁北克到马里兰的五百多个村庄传道，其中还在很多地方进行多次布道。他曾亲自帮助六千人皈依基督。⁴当然，说这些似乎有点超前了。

在他工作的第一个八年里，米勒耳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那就是只去上帝已经开路的地方，这已使他在一些小镇的教会里忙得不可开交。1839年秋的一天，在新汉普郡埃克塞特的聚会结束时，他遇到了一位改变他传道生涯轨迹的人。

三十四岁的约书亚·海姆斯（Joshua V.Himes）⁵，在新英格兰已经被公认是一个反对奴隶制和酒精的坚定改革者。他想尽一切办法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当听到米勒耳讲的2300日的道理时，他深受感动。聚会刚刚结束，海姆斯便异常兴奋地走上台，邀请米勒耳到他在波士顿查顿街的小教堂再讲一遍。

1839年12月8日，米勒耳在一座大城市里开始了他的第一场系列布道。人们的兴趣如此之大，以至于每天需要安排两场聚会。但由于场地有限，数百人依然不得不被拒之门外。

海姆斯深受感动。这位一直在寻找事业及团队的指挥官，在米勒耳所发出要预

备世人的呼吁中，看到了一个终结他所有事业的新事业。⁶

“你对你所讲的内容深信不疑吗？”一天晚上，他在家中问米勒耳。

米勒耳诚恳并认真地回答：“海姆斯弟兄，我非常确定，否则我就不会讲这些了。”

“那你要怎么做才能使它传遍全世界呢？”

米勒耳讲述了他曾经试图到访每一个向他发出邀请的小镇和村庄的经历。海姆斯惊呆了，只有小镇和村庄？那城市怎么办？难道巴尔的摩、罗切斯特、费城和纽约——确切地说，一千七百万美国人——他们不需要听到警告吗？还有世界上其他地区呢？他大发雷霆道：“如果几年后，基督如你所相信的那样降临，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不失时机地像雷电一样发出信号，让他们做好准备！”

“我知道，我知道，海姆斯弟兄，”米勒耳疲惫地回答，“但是我一个老农夫能做什么？我从来都不习惯公开演讲，总感觉自己孤独地站在那里。”他叹了口气，“牧师们总是喜欢让我传道并帮他们建立教会，完成了一个，还有更多的在那里等着。我一直在寻求帮助。”

海姆斯非常激动。他立即决定（他日后这样说）要把自己、家庭、名誉和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上帝，竭尽全力帮助米勒耳，直到生命的尽头。他立刻成了米勒耳的经理人、广告代理人 and 神职推广专员。

“如果有人邀请的话，你会去城市吗？”

“我肯定会去的，因为上帝必帮助我。”

“那么，米勒耳父亲，准备赶赴这场战役吧！各个城市的大门都将敞开，这个警告将会传到天涯海角。”（“父亲”在当时是对老年人表达喜爱和尊重的称呼。）

海姆斯实现了他的预测和诺言。不久，米勒耳就在全国几个最主要的城市滔滔不绝地演讲起来，他的名字也传遍了全国。

海姆斯通过奉劝自己教派的牧师及熟识的信徒，让他们向米勒耳开放他们的讲台，从而把他带进了大城市。其中有一位是来自缅因州波特兰的洛伦佐·道·弗莱

向普世宣告

明（Lorenzo Dow Fleming）。在弗莱明的卡斯克街教堂里，米勒耳的信息传给了罗伯特·哈门（Robert Harmon）的家以及他们十几岁的孩子爱伦——未来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创始人，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复临运动。

海姆斯做了很多积极的贡献，也许他最伟大的成就是出版。1840年2月，在没有资金也没有订阅人的情况下，他开创了第一本复临信徒期刊《时兆》，这使得基督复临论一举成名。

有段时间，海姆斯独自一人编辑《时兆》。随着不断发展，他开始请人来加入他的工作，还在很多城市开创了其他期刊，并且鼓励那些有才干的人发表文章。在短短的四年里，基督复临的信息已经通过多种杂志传遍了很多不同的城市，有《半夜呼声》、《好消息》、《复临编年史》、《禧年的号角》、《费城警告》、《以利亚的声音》、《南方半夜呼声》、《西方半夜呼声》、《真实的半夜呼声》等等。大多数文字清晰，编辑精巧，纸张上乘，同时还有被称为“复临图书馆”的超过四十本的系列书籍。在1844年10月22日的大失望之前，有八百万的复临信徒著作吸引着人们并且传播着上帝的话语。

那时，杂志订阅工作一般都由邮政局长来完成。洛华州的卡顿邮政局长报告说，当米勒耳的印刷品到了他们那里时，就普遍出现了抢购潮。他央求道：“你能给我多寄一点吗？你永远也想象不到它们有多畅销”。⁷

米勒耳的信息并不是“关于一个日子的大惊小怪。”它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永远的福音”以及“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启14：6，7）。正是传道的工作帮助人们准备好迎见主。借此，到1844年秋天，卫理公会已经增加了约四万名信徒，而浸信会则增加了四万五千名信徒。⁸一位年轻的米勒耳派牧师开展了一次为期四周的布道活动，使当地的教堂激增了一千多所。⁹

当米勒耳还在缅因州的波特兰时，有个青年气喘吁吁地跑进一个酒馆，对他的朋友们喊道：“伙伴们，在卡斯克街有位牧师说世界末日要来了。为何不停下赌博先去听听他讲什么呢？”在新汉普郡的朴茨茅斯，当米勒耳离开后，复兴运动依然持续了几周。每天都有教堂祈祷的钟声响起来，就好像每天都是星期天一样。酒馆变成了聚会场所；数百人悔改，并有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到水边观看他们的洗礼。

各教派的牧师纷纷前来协助这项工作。约书亚·海姆斯只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其他加入米勒耳的著名领袖还有约西亚·李奇（Josiah Litch），当时已因擅长解释

预言而广为人知，在确信米勒耳的道理与卫理公会并没有分歧时才接受了米勒耳论的卫理公会派信徒。李奇广传福音，并出版了一本二百页的米勒耳讲道集。此外，他还说服了一名公理会牧师查尔斯·费奇（Charles Fitch）加入。费奇曾担任著名传教士查尔斯·芬尼（Charles G. Finney）的行政助理。在著名的卫理公会信徒阿波罗·黑尔（Apollos Hale）的帮助下，费奇绘制了“1843年图表”，或许所有的讲员都用过这个图表，它显示了集中在1843年的许多预言。他还设计了《但以理书》第二章中被砸碎的大像，展现了帝国的更迭与兴衰。

除了这些杰出的领袖之外，还有很多人。我们想到了怀雅各（James White），与海姆斯一样，怀雅各也是一名跨教派的牧师；还有约瑟夫·贝茨（Joseph Bates），一位被视为基督教牧师的平信徒。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在帮忙！根据当时的估计，大约有七百到两千人，在一百七十四位已知牧师中，大约一半是卫理公会信徒，四分之一是浸信会信徒，其余的包括公理会信徒、长老会信徒、圣公会信徒、路德会信徒、荷兰改革宗信徒、贵格会信徒等等。



当米勒耳还在缅因州的波特兰时，有个青年气喘吁吁地跑进一个酒馆，对他的朋友们喊道：“伙计们，在卡斯克街有位牧师说世界末日要来了。为何不停下赌博先去听听他讲什么呢？”

由此可见，米勒耳并不是米勒耳派的唯一领袖。有一大批各个主流教派精明能干、有思想的人在支持他，其中有不少人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这真是对“老农夫”这个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见证。米勒耳主义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宗教改革，在当时有名望的教堂里，广为信徒和领袖所接受，也深受教外纷扰世界里成千上万的异教徒、自然神论者和冷漠之人的认可。

向普世宣告

随着人们的兴趣越来越广泛，米勒耳、海姆斯以及其他领袖马不停蹄地辗转到处。他们从纽约到波士顿，从奥尔巴尼到尤蒂卡，从罗切斯特到布法罗，北至加拿大，西至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及路易斯维尔，向南到华盛顿及巴尔的摩。罗伯特·温特斯（Robert Winters）将信息带到了英国。同时福音也通过邮件的形式带到了美国的每个邮局与全世界各个布道所。¹⁰

在华盛顿特区，一个恶作剧的公告竟引来了五千人。在费城，据社会媒体报道，庞大的复临信徒队伍已经达到一万五千人。

许多来自不同教会的领袖参加了米勒耳派运动，这使得事工会变得至关重要。从1840年秋天开始，在不同的地方召开了二十多¹¹次“总会”，有时每月召开两到三次。

第一届总会于1840年10月在约书亚·海姆斯的查顿街教堂举行。由于伤寒，米勒耳未能赴会，会议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也成功地举行了。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也是如此（第五届会议搬到了低汉普顿，这样米勒耳就可以参加了。）米勒耳虽然对自己不能赴会感到遗憾，但他渐渐明白，他在上帝的呼召下所发起的这场运动，藉着上帝的大能，已发展到没有他也可的程度。

总会以大型公众集会的形式举行。1842年5月，在约瑟夫·贝茨的领导下，会议在波士顿举行，与会者不断增加。会议投票决定尝试举行帐篷大会，并计划在夏季举行三次。

6月28日在新汉普郡东金斯顿举行的帐篷大会，由约书亚·海姆斯组织，现场来了约七千至一万人。《波士顿每日邮报》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报道，并且高度赞扬了会众的井然有序。甚至连诗人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John Greenleaf Whittier）也偶尔来听一两个小时。几年后，他仍然记得有说服力的主讲人所讲的圣经预言、画在帆布上的尼布甲尼撒所梦见的大像和《启示录》中的兽，以及昏暗的林地拱门，围成圈儿的白色帐篷，来自营地的火如香一样升起，还有一张张认真热切的面庞。

很快，帐篷大会就已经在许多地方举行，通常由当地的委员会志愿者召集。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挤满了汽船，塞满了火车车厢和公共马车。行人从各处跋涉而来，所有的人——虔诚的人和好奇的人——都赶着去参加复临信徒帐篷大会的重要聚会，几乎每个信徒手里都拿着一本圣经。¹²

帐篷大会的巨大成功使米勒耳派信徒为无法举行帐篷大会、礼堂也不够大的社区提供了能容纳多人的大帐篷。他们订购了当时美国制造的最大帐篷，并将其命名为“大帐篷”。它需要四个人一起才能支搭起来。它的中心支柱是约为十七米，直径约为三十七米，里面可以容纳四千人。¹³

这个大帐篷从开始订购、搭建、到投入使用仅用了三十天。如果基督“大约在1843年”复临的话，那么就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报纸对这个帐篷从被拆除、用马车、汽船或火车运输到另一座城市，到再次搭建的速度感到震惊。当它开始支搭时，人们经常打赌不会有那么多人来。但会议开始后，他们就惊讶地发现帐篷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了。铁路公司只能安排专列火车来容纳这大群人。

在罗切斯特，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吹断了大帐篷的十五根铁链，导致它轻轻掉落在会众的头上。热心的人们筹集了资金来修复它，只要求这个系列讲座能继续进行下去。与此同时，海姆斯在周日市集上向三群人讲道长达八个小时。

复临信徒们星期天去他们自己的教堂聚会，但在平日，经常会在超教派的会议和祈祷会上碰面。很快，他们就在波士顿、阿克伦、辛辛那提和克利夫兰建造了坚固而经济的“会幕”，可容纳数千人。当嘲笑者说这些建筑否定了他们对基督即将再来的信心时，信徒们引用耶稣的话，说：“要充满，直等我回来”（路19：13）。

1842年5月，总会投票通过那年要举办三次帐篷大会，但实际则举办了三十一一次。1843年四十次，1844年五十四次，一共一百二十五次，总出席人数至少有五十万。同时，另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大帐篷”、教堂、会幕和租来的大厅里参加聚会。

上帝希望第一位天使的信息被传到“各族、各方、各民。”祂呼召米勒耳：“去，向普世宣告”。祂不希望这个消息被隐藏在角落里！

第三章

迟延的时候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威廉·米勒耳的观点，也不是每个人都把他当回事。有人说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钱。一位立法者曾嘲笑着提出了一项法案，将世界末日推迟到 1860 年。一个恶作剧者以二百美元的价格提供逃生气球上的座位。一则广告宣称：“时间已到”——也就是说吃“威星农场野樱桃膏”的时间到了。一部漫画描绘着“米勒耳会幕升天的盛大景象”，同时，魔鬼抓住海姆斯并对他大喊：“海姆斯，你必须和我在一起。”

当米勒耳开始传道的时候，乐观主义在美国盛行。对于很多人来说，谈论世界末日的来临是一种新奇的想法。杰克逊式民主似乎预示着人类的终极完美，传教士团体，圣经协会以及主日学校的增加也预示着人类的终极完美。几乎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发明都进一步证明，世界正处于黄金时代的门槛上。

1833 年春，威廉·米勒耳在乘坐蒸汽船沿哈德逊河顺流而下去赴约途中，偶然听到一群人正在惊叹近几年的巨大发展。煤气灯！轧棉机！罐装食品！摄像机！收割机！蒸汽火车！甚至还有他们正在乘坐的这艘颠簸、溅起水花又冒着烟的蒸汽船。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其中一个人感叹道，“或许三十年以后，人都会变成超人了。”

看到大家的反应，米勒耳凑过去说：“先生，这些发明让我想到了但 12：4。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看到他们很感兴趣，便根据但 11：和 12：的预言，给他们讲起了历史。然后他突然停下来说：“先生们，我并不想占用你们这么长的时间。”

但当他走到船的另一侧时，那群人都追随他并问了很多问题。他便给他们讲了全部的《但以理书》——金头，小角，两千三百日，几乎包含了从四大帝国、审判到基督复临的所有内容。“你有没有把这些写下来？”他们问道。当他向他们介绍他的书时，就被一抢而空了。¹

不管米勒耳的那些旅伴们最终是否接受了他的信息，但大多数当时的牧师和神学家并没有接受。相反，在丹尼尔·惠特比（Daniel Whitby）推广的异想天开之“后千禧年主义”的带领下，他们指着当时的发明和福音的兴旺，说：“看，世界变得越来越好了。基督现已在属灵意义上复临在人们心中了。我们正处于千禧年的开端！”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牧师中有很多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了 2300 日的道理。有些人说，新时代将会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来临。纽约大学希伯来和东方文学教授，受人尊敬的乔治·布什（Reverend George Bush）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承认米勒耳对 2300 日的理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但他坚持认为“世界面临的重大事件不是一场实际的大火，而是道德复兴。”²

米勒耳引用圣经回答说：“末世……作恶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提后 3：1，13）。但不是每个牧师都愿意听这样的经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便开始在讲坛上极力反对米勒耳。还有别人以其他方式反对他。

颅相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很流行。它声称，一个人的性格可以从他的头骨形状中得知。在那个年代，去检查一个人的头是很寻常的事。1842 年 3 月，米勒耳在离波士顿不远的马萨诸塞州梅德福布道时，一位接受了复临信徒观点的基督徒说服米勒耳去拜访他的朋友，一位对复临信仰完全不熟悉，也从未见过米勒耳的颅相学者。毫无疑问，希望能改变他的信仰。

“啊，这是一颗很完美、发育很好的头颅，”他一边说，一边用他那熟练的手指抚摸着米勒耳的头骨。“我告诉你，先生，米勒耳想让你改变信仰可真不容易呢！”他走上前，端详着米勒耳的脸，说：“你太聪明了，是不会轻信米勒耳先生那些愚蠢的胡言乱语的。”

这位颅相学家继续把他正在检查的头颅和假设的米勒耳的头颅进行了一番可笑的比较。“哦，我真想检查一下米勒耳先生的脑袋。”他对着坐在墙边一排椅子上的人叹了口气。“我一定要捏一捏！”他把手放在“狂热主义垂叶”的位置上。他咯咯地笑着说：“我敢跟你打赌，老威廉·米勒耳头上一定有个像我拳头那么大狂热的瘤子。”

当这位颅相学家握拳作说明时，那排坐着的人立刻大笑起来，拍着大腿，摸着彼此的脑袋，模仿医生的样子，用手攥拳头。那位颅相学家笑得声音最大。

当检查结束后，颅相学家礼貌地问：“先生，能告诉我您的名字吗？我给您登记。”

“哦，”米勒耳怜悯地说道，“我的名字不重要，不用登记了。”

“可是，先生，我真地很想知道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头颅的名字。而且，我必须要做记录。”

“很好，”这位被检查者不情愿地说，“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叫它米勒耳。”

“米勒耳？米勒耳？”颅相学家结巴地说，“但是，可以问一下您的全名吗？”

“他们叫我威廉·米勒耳。”

“是讲预言的那位绅士吗？”

“正是。”

颅相学家瘫坐在椅子上，又惊讶又害怕地颤抖着。³

但虽然人反对米勒耳，取笑他，有些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仍会坚决捍卫他的诚实。还有许多人——农民、家庭主妇、工厂工人、受过教育的人——他们虽然不愿意相信他，但心中还是会感到不安。

有关目击神秘现象之证人的报道充斥着报纸。比如木星被光晕环绕着，在月亮上有一个骑马的人，血腥的月亮上出现黑色十字架，天空中出现歌唱的声音，人们在天上行走，三位天使大声喊道：“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

并不是所有这些奇怪的现象都是米勒耳派信徒报道出来的，因为他们关注圣经，很少注意这些事！这些是不信的人报道出来并且广泛将其刊登到媒体上的。

1833年，也就是米勒耳开始布道的两年后，曾出现了满天星星如雪花般坠落的现象。在1843年2月寒冷的暮色中，西南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颗燃烧的彗星。白日可见的异象，来自外太空的信使，末日之眼。这些甚至使怀疑论者颤抖。

米勒耳最初的计算将他带到了“大约1843年”。1843年初，他在《纽约论坛报》

上发表了一封致海姆斯的公开信，澄清了他对这个日期的理解。

米勒耳认为，圣经中的公元前 457 年是从春天开始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公元前 457 年 3 月 21 日，因此，其 2300 年之后的时间将在 1843 年的春天到 1844 年的春天。

所以他在《论坛报》上宣布，将时间设定在 1843 年 3 月 21 日到 1844 年 3 月 21 日之间。

当米勒耳进入“世界末日之年”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地——用他那严肃、圆润、和善的声音——敦促各处的人们悔改：“要警告，悔改，飞吧，飞向上帝的约柜，飞向耶稣基督，就是那曾被杀、使你们得以存活的羔羊，因为祂配得一切荣耀，能力，权柄。只要相信，就可以得生命。要顺服祂的旨意，祂的灵，祂的呼召，祂的邀请。已经没有时间耽延了，我请求你不要迟延，一刻也不要。你愿意加入天国的诗班、和他们一同唱新歌吗？那么就到上帝指示的道路上来；要悔改。你想要一个非人手所造，在天国中存到永远的房子吗？你们这些快乐的民要一心喜悦，你们的上帝是耶和華。你是否渴望新耶路撒冷，那座蒙爱的城？你就当一心向着天国，像古人一样成为一个寄居的人。‘先求祂的国，’基督说，‘然后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⁴

唉，尽管讲过很多道，发过很多出版物，尽管举行过很多次帐篷大会，尽管米勒耳有清晰的圣经根据，尽管他得到了“向普世宣告”的奇妙呼召，但世界末日那一年还是过去了，耶稣并没有回来。

信徒们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一年中的任何一天，所以他们对 1844 年春天所感到的失望没有 10 月 22 日那样强烈。复临运动仍在喘息，但它的脉搏慢了下来，眼睛也垂了下来。

然而，成千上万的米勒耳派信徒报告说，他们都神秘地受到了圣灵在心内运行的支持。

他们再次转向圣经，阅读到哈 2: 3，“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他们从基督的话里又找到了确定的鼓舞：“新郎迟延的时候”，所有的童女都打盹睡着了，直到“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的半夜呼声出现之时（太 25: 5, 6）。

向普世宣告

发现圣经中关于迟延的时候的预言，成为了人们真正勇气的来源。1844年5月，约西亚·李奇出版了《复临保障》，回顾了上帝在复临觉醒运动中的引领与教导，这也是一种喜乐之源。

大约在同一时间，对基督复临希望的反对在各种新教宗派中发展到一个高潮，米勒耳派也被解散了。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母教会拒绝接受启 14：中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时，意识到这些教会已经成为第二位天使所预言的“倾倒”的“巴比伦”教会。这进一步加强了他们是传讲预言的人和上帝与他们同在的信心。

一些复临信徒，尤其是撒母耳·谢菲尔德·斯诺（Samuel Sheffield Snow）和他的朋友们，记得米勒耳曾经于 1843 年 5 月 3 日给《时兆》写了一封信。他表明，因为耶稣死于“正月”（在圣经节期历的春天）的逾越节，所以祂可能会在“七月”（秋季）的赎罪日复临。这是一颗注定要开花的思想萌芽。

因此，1844 年夏天，米勒耳派信徒把自己看作在迟延时期中传扬第一和第二位天使信息的童女。他们紧握应许，研究预言，分发出版物，继续祷告聚会与帐篷大会，多次召集了千人以上的帐篷大会，为半夜的呼声祈祷。

第四章

半夜的呼声

1844年8月，在新罕布什尔的埃克塞特一个令人难忘的帐篷大会上，半夜的呼声终于响起。¹

虽然前船长约瑟夫·贝茨把自己的财产投入了这项事业，但他却在敷衍了事般地劝说米勒耳派信徒要坚持住，并用他过去航海生活的故事来鼓励他们。

这次帐篷大会在令人烦躁的闷热环境中进行，人们都感觉不舒服，讲道也没有说服力。这时，有一个骑手从马背上下来，坐到最后一排，所有的人都转过头来看他。那些坐得近的人都和他热情地交谈着，但是约瑟夫·贝茨却还在喋喋不休地继续讲着。

突然，约翰·考驰夫人（Mrs. John Couch）果断地站起来。她就是刚才出现的骑手撒母耳·斯诺（Samuel Snow）的妹妹。她彬彬有礼却又坚定地说道：

“贝茨弟兄！我们总是把时间花在已经非常熟悉的真理上。时间紧迫。这里已经有上帝的仆人们可以按时分粮给大家。让他们来讲，大家听吧！”

在她说话的时候，在场的人如此形容当时的场面：人们感到上帝的灵运行在人群中，就像微风使平静的湖面泛起涟漪一样。饥渴的呼声在四周响起：“阿门，姐妹，是的，是的。”男女老少都不自主地流着泪，期待他们的祈求能够得到回应。

贝茨便果断让出了讲台：“如果斯诺弟兄有从上帝那里来的真理，就让他来传扬祂的信息吧！”在他来埃克塞特的火车上，他已经被感知到将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虽然斯诺已经准备好，但大家都更愿意在清晨能听他讲道。

第二天早晨，斯诺在凉爽的天气中给数千听众讲道：“我们的上帝已经应许祂必再来，接祂的子民到祂那里去。”²

向普世宣告

“至于祂回来的时间，耶稣曾对门徒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可 13：32）。很多人都认为”，斯诺继续说，“这节经文说明人类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时间。但是如果这点是正确的，就同样说明子也不会知道，因为圣经对圣子所做的描述，是和人与天使一样的！但是如果这节经文不能证明基督永远不知道祂再来的时间，那么也同样不能证明人和天使也永远不知道！”

“当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斯诺继续说，“祂准时来了，并带来了一个关于时间的信息。祂说：‘日期满了，’（可 1：15）。兄弟姐妹们，我问你们，是什么日期满了呢？”



当约瑟夫·贝茨勇敢地劝诫失望的米勒耳派信徒要坚定持守时，一个骑马的人出现了。

“预言的日期，”人们回答道，“是但以理关于七十个七中的六十九个七。”

“是的，是的，”斯诺认可道，“我们都知道《但以理书》第八章和九章是关于 2300 日的预言，也知道七十个七是从中截出来的，而且我们都可以推算出 2300 年日期的结尾‘大约在 1843 年’。

“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些事情！我们说过，2300日所预表的2300年始于公元前457年春，止于1844年春，但这2300年不是从年初开始的，而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但9：25）的时候开始的。斯7：8告诉我们，这命令一直到五个月后才传到耶路撒冷！我的弟兄们，如果圣经所说的一年的起始是在春天，如果命令是在一年开始后的五个月才生效的，那么，2300年的起点难道不应该在春天开始后至少再延长五个月吗？”

“阿门”，“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人们回应着。

“那么，我们希望基督在1844年春天复临就是错的！”

“是的，是的！感谢上帝！”

“下一个有关基督再来时间的真理，是对摩西律法中春季和秋季节期的更全面的理解，”斯诺以热切而自信的态度推进了他的理论。

“春季的主要节期是逾越节，在圣经中的‘正月’举行。秋季仪式的主要节期是赎罪日，在一年中的‘七月’。那么，耶稣是哪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呢？”

那些专心倾听的人说：“逾越节。”

“正确！‘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林前5：7）。在正月，一年的春天，在逾越节羔羊被杀的那一天，耶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但这还不是全部。逾越节的羔羊是在一天中的什么时间被杀的？”

“晚上，”那些人回答。

“是的。更确切地说，是希伯来语中的‘在夜晚之间’；不是日落的时候，而是下午的中间。请告诉我，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是几点为我们舍命的？”

“三点钟，”大家答道。

根据古代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和著名的年代学家威廉·黑尔斯（William Hales）的研究，斯诺确定了基督死亡的日期是公元31年的春天，在《但以理书》所说的第七十个七的中间。“弟兄们，我宣布，从上帝的圣言中可以看出

向普世宣告

耶稣第一次降临，作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死的时间，正是在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一年，在仪文律法中的那一天——实际上，甚至是在律法所规定的那个时辰。律法一点一滴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时间都是完全准确的。*

“弟兄们，正如逾越节是春季的主要节期一样，赎罪日也是秋季的主要节期。那么，大祭司在赎罪日做了什么呢？”

“洁净圣所。”

“是的，的确！那么，在但 8：14 所说的 2300 年结束时，耶稣将完成什么工作呢？”

“洁净圣所！”人们回答。

“完全正确！如果我们逾越节的祭牲耶稣为我们死的时间是完全准确的，那么我们的大祭司洁净圣所的时间怎么会不准呢？耶稣不仅要应验但 8：14 中的那一年，也要应验在具体的赎罪日那天，这不是很清楚吗？”

米勒耳派信徒看着圣经和斯诺，又惊讶又感恩地彼此对望着。

斯诺继续把他的观点说得更加清楚。“弟兄们，圣经里赎罪日是在什么时候？”

“七月十日，”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

“又答对了！利 23：27 说，‘七月初十日是赎罪日。’弟兄们，预表意义上的洁净若在七月初十日，那么，在实体中，耶稣要什么时候完成圣所的洁净呢？”他的话语充满了感染力。

群众回答说：“七月十日。”

斯诺在陈述他的最后证据前停顿了一下，吸了口气。“根据卡拉伊犹太人在上帝的保守下所遗留的最精准的计算，今年犹太历的七月十日正好是 10 月 22 日。”

停顿了一下之后，他激昂地发起了呼吁。

“弟兄们，请想一想。现在是八月的第二周。不到三个月，救主就要行完赎罪之礼，从圣所出来，祝福等候祂的百姓（利 9：22，23）；不到三个月，上帝的工作就完成了，在这寒冷古老的地球上再也不会有冬天了；还有不到三个月，新郎就要来接等候祂的新娘了。现在不正是半夜呼声的时候吗？这呼声就是‘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

人们的脸上不禁流下感激和喜悦的泪水。人们要求斯诺第二天再继续演讲，以确保大家都能明白。其他领袖们也劝告人们好好利用余下有限的日子。

这些虔诚、谦卑又动力十足的信徒们纷纷乘坐火车、轮船和货车回家。他们到处传播这个消息，在一次又一次的聚会中见证了同样安静却激动人心的场景。

在新英格兰的山区中很快响起了“半夜呼声”。这个呼声犹如乘上了风的翅膀，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从一个地方迅速飞到另一个地方。从加拿大到马里兰，从大西洋到中西部。非常整齐划一地，“七月运动”很快传遍了每个城市和乡村，海姆斯曾经对此提出过质疑，但随后也确信这里有上帝的旨意。米勒耳经过认真地研究和热切地祈祷，欢欣鼓舞地写下：“我看到一个荣耀的七月，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我快要回家了。荣耀！荣耀！荣耀！”

10月22日！离世界末日只有几天了。

能够经历这些是多么美好啊！

在最后的这些日子中，复临信徒商人们关闭了他们的店铺，机械师锁上了自己的商店，员工放弃了工作。在帐篷大会上，许多人虔诚地认罪，然后成群结队地前来祈祷。穷人收到了大量的捐款，使他们还清债务，捐款也使很多报纸得以出版——直到出版商们说他们不再需要更多的钱了，然后这些捐款的人才失望地走开。

在乡下，一些农民以放弃他们的收成来表明其信心。土豆被留在地里^{*}，苹果在果园里腐烂，干草散落在地里。在城里，有许多教师，治安法官，甚至一位诺福尔的地方法官都辞去了他们的工作。

一个裁缝“为了迎接将于10月22日左右来临的万王之王”，而关闭了他位于

^{*}上天保佑着土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新伊普斯威奇，一场枯萎病影响了正常时间挖的土豆，但伦纳德·黑斯廷斯（Lenoand Hastings）挖得晚的土豆被保存在土壤中，并以极好的价格出售。

向普世宣告

费城第五街的店铺。布鲁克林的一家公司遣散了其雇员。卫理公会信徒，公理会信徒，长老会信徒们都在为洗礼而忙碌着。

蒸汽印刷机日夜运转，印刷着《半夜呼声》和其他报纸。在过去的三周里，纽约和波士顿出版了成千上万份。除此之外，在罗切斯特、费城、尤蒂卡、克利夫兰、辛辛那提、底特律、波特兰和加拿大东部（魁北克）也印刷了数千份报刊。

期待，出版，预备，奉献。结束时的高潮。

10月15日，还有七天；10月16日，六天；10月17日，18日，10月19日。

10月19日，印刷机停止了运转，大帐篷也被最后一次卷起来，传道人都已经回家与亲人团聚。海姆斯急忙赶到低汉普顿去找米勒耳。

在这次运动中，信徒们都怀着喜悦和渴望的心情等待着。十几岁的爱伦·哈门后来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年。我的心里充满了愉快的期待。”³

全世界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就连那些成千上万从未参加过这一运动的人，因担心这可能是真的，也在省察己心。

10月20日，10月21日，1844年10月22日。

10月22日黎明，或多或少的米勒耳派信徒聚集在各处；在他们的会幕中，在教堂里，在聚会的帐篷中，在个人家里。他们聚在一起虔诚地祈祷，欢乐地赞美。在纽约的低汉普顿，米勒耳和朋友们聚集在他房前的枫树林旁，这里在今天被称为升天石。他们终日儆醒，因为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

太阳从东方升起，“如同新郎出洞房”（诗19:5），但是这位新郎却没有出现。

太阳停在子午线上，温暖而有生命，“其光线有医治之能”（玛4:2），但那公义的日头却不再照耀。

太阳从西方落下，耀眼而炽烈，“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歌6:4）。但那骑白马的，却并没有像天上军队的元帅一样复临。

* 对不同犹太历法的解释导致一些米勒耳派信徒等候基督复临，直至10月23日的早晨。

黄昏的影子依然伸展在大地上，带来一片凉爽。夜晚的时间滴答滴答地慢慢过去了。在沮丧的米勒耳派信徒家庭里，时钟在午夜十二点敲响。10月22日已经结束。耶稣并没有来。祂没有来！

第五章

“爸爸为什么没有来？”

热心的米勒耳主义者查尔斯·费奇没有经历大失望。因为他在八天前——1844年10月14日——就去世了。当时他三十八岁，是六个孩子的父亲。

我们之前提过费奇是米勒耳派（公理会）的牧师，他曾经设计了可拆卸的《但以理书》第二章中的像，以及“1843年图表”。

费奇参加过两次复临运动。1838年，他成为最早公开站在米勒耳一边的牧师之一。他赞赏米勒耳对预言的解释；但当他看到反对派将夺走他在波士顿漂亮的教堂时，他却退缩了。不久之后，当他搬到新泽西州的一个教区时，他感受到耶稣确实是他的救主。他便释然地离开了他的教堂，以便把基督的福音带给更多其他的教会。他在旅行中深情地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表明他已经可以自然地把对人的爱和对耶稣的爱融合在一起。

这时，约西亚·李奇第二次提醒费奇关注米勒耳的演讲。在2300日的信息中，费奇看到了关于伟大救主复临的美好信息。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传扬这个信息的工作中。他六个孩子中有四个不幸死亡的事实也增强了他对基督复临的渴望。

1844年10月22日前不久，在一个寒冷日子里，费奇先后在户外为三组慕道友施洗，结果病倒了。10月14日，不幸去世。¹

在米勒耳派期刊《半夜呼声》中报道说：“他的遗孀和失去父亲的孩子现今住在克利夫兰，正满怀信心地期待当主在几天后复临的时候，能够使他们全家再次相聚”，“费奇太太……开心地笑着。”²

不难想象，那两个幸存的孩子在葬礼后含泪问道：“妈妈，我们还能再见到爸爸吗？”

“能，亲爱的，”费奇太太勇敢地回答。“再过几天，当耶稣复临的时候，祂

会叫醒爸爸的，还有你们睡了的兄弟姐妹，然后我们会成为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永远！”

10月21日，星期一的晚上，孩子们问：“妈妈，我们明天能见到爸爸吗？”

“能，宝贝们！”

到了星期二，他们抽泣着说：“爸爸今天为什么没有来？”

那时候有很多这样的家庭。有家里的孩子或年轻的父母死于痲病、霍乱、百日咳和其他可怕疾病的，许多人都期待耶稣复临时能与家人欢聚。所以1844年10月22日被载入史册，被称为“大失望”的日子，并非没有道理。

怀雅各在几年后写道：“当海姆斯长老在大失望几天后访问缅因州的波特兰，对弟兄们说我们将要面对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时，我的情绪几乎失控。我转身离开，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³

在另一个城市，有七十名悲痛的复临信徒聚集在一所大房子里；这房子是他们曾经聚集要见主的地方。他们彼此鼓励不要失去信心，并把所有剩余的钱都放在一个普通的牛奶瓶里统一支配。一位米勒耳派领袖成功地说服他们返回家园，恢复正常生活。⁴

然而，有相当一部分米勒耳派信徒的状况是很难逆转的。他们已经无家可归。因为他们大多已经卖掉自己的农场，并把收入捐给了迎接主复临的事业。在缅因州的巴黎，爱德华·安德鲁斯（Edward Andrews）慷慨地邀请穷困潦倒的斯托维尔（Stowell）一家到他家居住，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到。

到处都能看到失望的米勒耳派信徒彼此询问：“我们现在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底误解了什么？”

米勒耳和其他领袖们坦率地承认了他们犯的错误，但依然对“半夜的呼声”（基督将在10月22日降临）和“七月运动”（信息的热切传播和人们对它的热诚回应）的清晰证据感到困惑。

海姆斯代表大家发言说：“我们曾经错误地认为我们是由上帝的话和圣灵所指

向普世宣告

引的。”但在七月运动中，“似乎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一切。”其信息“在不同地方几乎同时达到了人们的心中。使我们相信，只有上帝同在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它在各处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在至高的天父面前省察己心与谦卑。人们断绝了对这个世界上事物的情感——止息了斗争与憎恨——承认己罪，在上帝面前跌碎并痛悔己心，祈求上帝的宽恕和接纳。”“我们只能大声呼喊：‘我们算什么，竟能抵挡上帝呢？’”⁵

“伟大的上帝以慈爱待我们，”另一位著名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布朗（F.G.Brown）写道：“我们的偏见、教育、品味，智力和道德，都与主复临的教义相悖……圣灵一直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作工”，直到基督复临成为“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喜乐，我们的一切”，“圣经中的每一页都写满了主即将再来。”⁶

当布朗说圣经的每一页都写满了主的复临时，其实并不算太夸张。因为单单新约就提到了三百次！耶稣应许说：“我若去……就必再来”（约 14: 3）。天使预言说：“耶稣……你们见祂怎样往天上去，祂还要怎样来”（徒 1: 11）。彼得谈到了“牧长要显现的时候”（彼前 5: 4）。保罗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帖前 4: 16）。约翰明明地说：“祂驾云降临”（启 1: 7）。

即使没有明确的应许，我们也可以从圣经中其他论到上帝的话语中轻易地推断出来。圣经中慈爱、全能的上帝不会让罪恶永远留在地球的宝座上。总有一天祂会改变这一切的！

毫无疑问，米勒耳所宣扬的基督复临是正确的。他敦促人们预备好自己也是完全正确的。耶稣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太 24: 44）。

在米勒耳的心目中，做好准备是如此重要，所以对他来说，基督再来的时间虽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我的全部目的是要使每个人归向上帝，”他在大失望之后写道，“要引导我的同胞们预备己心，能平安地迎见他们的上帝。”⁷在早期的一次旅行中，他倾诉了心中对其家乡父老的负担：“哦，上帝，请唤醒汉普顿的您的子民……我的天父，求求您使我的孩子们归向您吧！”⁸当时他的许多邻居都接受了基督。至于他的家庭，在 1843 年，他高兴地宣布说：“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妻子和八个孩子都和我一样，已经成为了上帝的儿女，并与我有一样的信念。”⁹

相对于时间的计算，米勒耳更强调的是心灵的预备。当耶稣在 10 月 22 日没有

来的时候，他非常诚实地说：“我想知道我的教诲在实质上是否受到了（这大失望的）影响。”¹⁰

尽管米勒耳对 2300 日结束时应验“洁净圣所”之事件的理解是错误的，但在时间的计算方面，他却是完全可以当仁不让的。他把 2300 日解释为 2300 年，这根植于预言中一日顶一年的概念（结 4：6）。圣经中的许多预言都包含类似象征性的语言。比如女人代表教会，兽代表国家，水代表人等等。当时即使是米勒耳强有力的反对者，如乔治·布什（George Bush）牧师也向他承认：“一日顶一年的解释是有可靠的理论支撑的，也得到了如米提亚人，牛顿一世爵士（Sir I.Newton）、牛顿主教（Bishop Newton）、科比（Kirby）、斯科特（Scott）、基斯（Keith）等名人的支持。”¹¹

布什所承认的这一点是对的。在米勒耳之前，很多人都认为 2300 日就是 2300 年。这可以追溯到九世纪早期的纳哈文迪（Nahawendi），比米勒耳的出生早了将近一千年！¹²

马丁·路德和许多其他改革者相信这个一日顶一年的原则，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艾萨克·牛顿爵士也相信这一原则。牛顿确实一生都在研究神学和教会历史，并且比他在科学领域里写的文字（130 万）还多。¹³ 对他的数学头脑来说，这些长期的预言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十八世纪，德国改正教会牧师约翰·佩特里（Johann Petri，1718-1792）在上帝的指引下获得了一项重大发现。¹⁴ 佩特里是第一个认识到《但以理书》第八章的 2300 日预言与《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七十个七的预言是同时开始的人（1768 年），因此最终也必能用一些可靠的方式计算它们何时结束。

佩特里的论证确实很有道理——已被爱尔兰的汉斯·伍德（Hans Wood，1787 年）、英国的约翰·布朗（John A.Brown，1810 年）和南卡罗来纳的长老会牧师戴维斯（W.C.Davis，1811 年）¹⁵ 独立发现的类似推理路线所证实——他们都在纽约的浸礼会信徒威廉·米勒耳之前，于 1818 年独立得出了同样普遍的结论。根据他们的出发点和数学计算的精确性，所有这些都得出结论：2300 日将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结束，或者（以汉斯·伍德为例）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结束。

耶稣会的神父曼努埃尔·德·拉坤萨（Manuel de Lacunza）、犹太人基督徒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fe）、英国银行家兼国会议员亨利·德拉蒙德

向普世宣告

(Henry Drummond)、威廉·坎宁安(William Cunningham)、海因里希·里克特(Heinrich Richter)、莫蒂默·奥沙利文(Mortimer O'Sullivan)、路易·高森(Louis Gaussen)、威廉·宾(William Pym)、乔治·克罗利(George Croly)、亨利·曼宁(Henry Manning)、亚历山大·基思(Alexander Keith)、雅各·贝格(James A. Begg)、乔治·斯坦利·费伯(George Stanley Faber)，和许多人在苏格兰、爱尔兰、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南美、中东和英国(最多)著书、讲道、出版期刊，并组织关于复临觉醒的会议，几乎与米勒耳在北美组织的复临觉醒是同步的。

欧洲的复临觉醒虽然没有如美国组织的整齐划一，他们也没有发现1844年10月22日这个确定的日期，但是到了1844年，有包括七百名圣公会牧师¹⁶在内的大批牧师在遍布英国乡村的大小教堂里宣布基督复临，相信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因祂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著名历史学家、国会议员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B. Macaulay)在1844年的记录中写道，在相信基督即将复临的人中，有“地位显赫、富有、能力超群的人……贵族们”，他补充道：“国会议员们也相继写书为这个日期辩护。”¹⁷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瑞典出现的“儿童传教士”。大约从184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44年夏天，很多年轻人甚至小孩子都大胆地呼吁改革，为基督再来做准备。

根据瑞典法律，未经国家教会允许，任何成年人都不得在瑞典传教。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上帝便呼召了小孩子。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孩子遭到了逼迫。例如，奥利·博奎斯特(Ole Boqvist)当着他妹妹面被无情地打了一顿，之后又出乎意料地被放走，继续他的工作。

一个小女孩经常在有邻居来做客的时候在旁边玩玩具。但有一次她竟放下玩具，带有权威地讲了大约一个小时福音，随后又回到她的玩偶那里。

当了三十年政府医务官员的斯文·埃里克·斯科德伯格医生(Dr. Sven Erik Skoldberg)，特意检查了这种被敌人称为“讲道病”的疾病。然后报告说，有些孩子讲道时闭着眼睛躺在地上，失去知觉，显然没有呼吸。比如里斯·安德斯多特(Lis Andersdotter)，玛丽·斯文斯多特(Mary Swensdotter)，还有其他孩子，即使他们唱歌的时候嘴唇和鼻孔被压扁了，他们还会继续哼着旋律。斯科德伯格博士报告说，孩子们传讲了基督教的基本要素——基督、祈祷、悔改和皈依，但他却解释不了他们身体上的表现。当人们让这些孩子们自己解释这种行为时，他们引用了珥2：

28：“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他们信息的主题是什么呢？基本上与米勒耳和英国基督复临论者的一样，即第一位天使在启 14：中说：“祂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¹⁸

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爸爸”没有在 1844 年 10 月 22 日来到查尔斯·费奇家族，都不是由于米勒耳基于自己特有的解释而发明了一个轻率的理论。他所传达的信息在本质上是绝对正确的。这是伟大的基督复临觉醒运动的一部分——一个遍布各大洲、不同教派间的运动。它宣告一个伟大预言真理的时代已经到来。

第六章

第二次凯旋荣临

“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祂！”（路 24：21）。

提醒自己知道 1844 年 10 月 22 日的悲剧并不是上帝子民经历的第一次大失望，对我们会有所帮助。请思想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人们的悲痛吧！

耶稣钉十字架之后的那个星期天，有两个不知耶稣已从死里复活的门徒正在往乡下走，耶稣就追上他们。因为没想到会再见到祂，所以他们就没能认出祂来，只是愁闷地谈论钉十字架的事。二人中一个名叫革流巴的叹了口气说：“我们原指望要拯救以色列的就是祂。”

距离当时的时间两千年之后，距离当时的地点千里之外，我们仍然能听到这悲伤行路人的啜泣。

而且不止他一个人！

试想一下，几天前，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他们受伤的孩子去过逾越节。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孩子能多活十几公里的路程，度过这几小时的焦虑，直到他们能在耶路撒冷见到那位伟大的医生，因为祂多年来一直定期参加逾越节的宴席。他们熬过了那令人疲惫的路程和那些痛苦的时刻。他们终于到了，可是孩子虽然还活着，却得知那位医生已经死了。

数千人也经历了类似的悲伤。“各方都能听见人喊着说：我们要那能医治人的基督！……但他们终于从圣殿中被赶出去，并有士兵在门口把守。那些来见救主求医治的人，大失所望……他们去求医生诊治，也毫无效验；因没有任何医生的医术，能像躺在约瑟坟墓里的主那样高明。”¹

“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祂。”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称这次的经历为“第一次大失望”。

耶稣临终前几天举行的被称为“凯旋进城”的激动人心的仪式，加剧了人们对祂被钉十字架的悲痛。

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这对我们理解米勒耳派的失望有很大帮助。

耶稣在受死前的星期天，曾派两个门徒去找一匹驴驹。解开，牵来给祂。他们很惊讶，耶稣让他们告诉驴的主人说：“主要用它”。门徒就牵了驴来，耶稣骑上驴进了耶路撒冷——这正是圣经中旧约预言的应验：“锡安的民哪，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哪，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祂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亚 9：9）。

当人们看到祂骑驴应验了撒迦利亚的预言时，就确信祂要成为地上的王，驱走可憎的罗马人，使耶路撒冷，而非罗马，成为世界的京都。显然，基督在这件事上采取了主动，使人们对祂产生了一种非常错误的印象，导致了一场悲惨的失望。

作为道路，真理，生命的基督，怎会参与到这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中呢？这位和平之君怎能故意为接下来大家的心碎做如此的铺垫呢？

或者是这些问题误导了我们？耶稣是“要赎以色列民”的那一位吗？确实！祂是全世界的救主！当耶稣骑在驴上时，祂真是王吗？祂是宇宙之王！

那么，当耶稣引导人们视祂为王的时候，是祂欺骗了他们吗？当然不是！

那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对祂如此困惑，然后没过多久又让他们对祂如此失望呢？是他们自己的误解。

为了完全明白耶稣不需要对人们的误解和随后的失望负责这一思想，让我们来问一个问题：耶稣是否警告过祂的门徒，祂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种王，而且祂甚至将要被杀？答案是在耶稣受难约九个月前，祂就“指示门徒，祂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太 16：21）。

基督说得再明确不过了！然而，为要让人们提前知道这个真理，上帝甚至做得更多。施洗约翰在耶稣正式传道的洗礼上，第一刻就介绍祂为上帝的羔羊（约 1：29）。人们都知道，在圣所的仪式中，在每日的献祭和每年的逾越节献祭中，上帝的羔羊都要作为祭物死去。写于基督降生前五百年的但 9：曾启示说，在七十个七

向普世宣告

年中最后的一七之“半”，弥赛亚将被剪除；写于基督降生前七百年前的赛 53：曾预言上帝的仆人要像一只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赛 53：7）；第一个有关救主的应许创 3：15 警告说，那仇敌要“伤”女人的后裔。因此，四千年以来，上帝一直在尽其所能地避免人们的误解及其随之而来的失望！

但是耶稣为什么要以胜利的姿态进入圣城呢？祂为什么不留在拿撒勒的木匠铺里，以避免所有的误会呢？

你应该知道其中的原因！现在是祂做出历史上最重要举动的时刻了。祂即将死在十字架上，为世人赎罪，使地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得到赦免，并在繁星浩瀚的宇宙中恢复对上帝的品格及其政权的信心。

在凯旋进城的那个星期天早上，耶稣知道：在但 9：所预言的最后一七和一七之半——在即将到来的逾越节，即星期五的下午三点，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之时——这位天地的创造主要被挂在耶路撒冷城墙外的十字架上。祂知道藉着这个行动，祂可以清楚无误地显明上帝的爱，为人的救赎打开道路，使每一个有罪的人都有可能获得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 3：16）。

但是，如果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这爱，那么展示它又有有什么用呢？所以这样的大爱是需要广泛传播的，使罪人都可以学习、相信，得以存活。

这就是耶稣上演凯旋进城一幕的原因。祂已尽其所能地来避免人们的误解。但是当他们还是误解祂的时候，祂也只能选择继续。因为祂知道，时候要到，那些本不在意的人就必清楚明白了。

在我们离开“第一次凯旋进城”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必须再问自己两个关于此话题以及之后的“第一次大失望”的问题：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向谁、通过什么方式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呢？

你能说出去乡下的那两个门徒的名字吗？你应该知道革流巴，但不记得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是的，因为圣经并没有记载。

在耶稣受难的大失望之后，耶稣给出了有关祂自己最重要的启示与对所出现之错误最有帮助的解释，但并没有启示给那几位主要的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而

是向两位不知名的献身信徒解释。

耶稣是如何向他们解释的那场失望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哪，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苦害，又进入祂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么？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已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路 24：25-27）。

显然，祂让门徒们想起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经文：创 3：15，蛇要伤女人的后裔；赛 53：羔羊被牵至圣所制度中的被宰杀之地；但 9：，关于弥赛亚被“剪除”，无疑还有很多其他经文。当祂说这些话的时候，革流巴和他的同伴一定惊叫道：“我们已经听过一百遍了！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耶稣给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内心火热。

过了不多的时候，他们认出了耶稣，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他们便借着逾越节的月光，跌跌撞撞地顺着岩石路飞奔回耶路撒冷，去告诉那些门徒他们遇见了谁，以及他们所听到的。

那些领袖们仔细地重新研读了圣经。很快，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新宗教团体——基督教会。

第二次凯旋荣临

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第一次凯旋进城”及其随之而来的“第一次大失望”，那么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将 1844 年 10 月 22 日称为“第二次大失望，”称基督复临觉醒为“第二次凯旋荣临”。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看到，在 1844 年 10 月 22 日，耶稣开始了一项新的赎罪工作，与髑髅地的赎罪一样重要。本着上帝恩典的有序性，正如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间是在七十个七将结束时，逾越节的周五下午三点，同样，耶稣也在但 8：14 中 2300 日结束时，即 1844 年 10 月 22 日周二，开始了其他的赎罪事工；正如第一次祂被钉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十字架上一样，这一次，耶稣乃是站在新耶路撒冷天上至圣所的法版旁。这个新的赎罪工作，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乃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满有恩典的过程，有时也被称为“涂抹罪”，其目的是把基督所爱之信徒所有的罪从心中、生活与记录中除去，并为他们与父永远的合一，永远的“赎罪”做好准备。

向普世宣告

如此伟大和仁慈的救赎计划需要广传，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人领受、相信、得活。正如我们曾经看到过的，旧世界与新世界都需要福音的广传。

但是上帝怎么能呼召米勒耳和其他那么多人来传一个不真实的信息呢？

我们已经看到，米勒耳的信息几乎是正确的。关于基督复临的意义，需要做的准备，救灵的重要性，以及 2300 日的计算，他远比他同时代的人要更正确。

他的错误仅仅在于他认为但 8: 14 中洁净的圣所是在地上。他的结论是基督洁净圣所的工作将在祂作为万王之王来到地上洁净世界和审判教会时完成。

他犯的错误并不比门徒们所犯的更大。门徒们认为预言揭示了基督会在公元 31 年以君王的身份降临。

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耶稣不与米勒耳澄清这个问题，并确保他的信息是正确的？

答案是耶稣已经这样尝试过了，就像祂在第一次凯旋进城之前曾经劝说过祂的门徒一样。人若能正确理解但 7: ，路 12: ，来 8: ， 9: ，启 10: ， 11: 中的经文，就完全可以避免 1844 年的大失望，就像旧约中的其他经文可以拯救门徒免于失望一样。

在耶稣给门徒的警告中——祂要受许多苦，受死，并且第三日要复活——有一个惊人的类比。在大失望之前，上帝曾经拣选了一个来自缅因州波兰的年轻米勒耳派信徒哈森·福斯（Hazen Foss）²。他在预言的异象中得到警告，时间将持续到 1844 年 10 月 22 日之后。^{*} 再次，误解出现在了人的心里，而不是上帝的旨意里。

如果米勒耳在这些细枝末节上说错了，上帝又为何叫他传道呢？祂为什么不让他下半生从事种麦子、挤牛奶的工作呢？毕竟，这正是米勒耳所希望的。这样也就不会有大失望了。

我们刚刚说明了原因。耶稣即将进入一个伟大的赎罪过程，在恩典和效能上与祂在十字架上的死相等——世人需要知道这一点，以便人们能够领受、相信并且得活。

^{*}除了哈森·福斯之外，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威廉姆·福伊（William Foy）和后来缅因州波特兰的黑人浸信会传教士，在 1842 年得到了关于耶稣降临和审判的异象。

那么在大失望之后，耶稣是在哪里、和谁、又是怎样解释误解的呢？

10月23日，也就是10月22日的第二天早上，一位活跃却鲜为人知的复临信徒海勒姆·埃德森（Hiram Edson），正在与一位朋友走捷径穿过一片庄稼地，突然脑中闪现了一些但7：，路12：，启10：，11：和来8：，9：（几小时后回家时）中关键经文真实、一致的解释，而这些正是米勒耳派所忽略或误解的。

换句话说，耶稣把圣经中关于自己的事启示给了他。海勒姆·埃德森是复临教会“麦田里的革流巴”。当基督靠近时，他正在与一个同伴往乡间行路。

复临信徒不断研究了埃德森的新亮光。适时，由此产生了一场伟大的世界范围的新宗教运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

第七章

“麦田里的革流巴”

“爸爸，今晚我可不可以受洗？”

“已经很晚了，你知道的，奥菲利娅，在你上床睡觉之前，我们还要坐十九公里的无蓬雪橇呢！”

“我知道，爸爸，但我真地想在回家前接受洗礼。”

“你知道湖面已经结冰，而且我们必须在寒冷的天气里来回走三四公里的路吗？”

“知道，但没关系，”女孩回答说，“我可以的。”

看到她的决心，人群里的一位传道人转过身来对一个朋友说：“长老，你介意带着奥菲利娅和她父亲一起到湖边给她施洗吗？”

“我很乐意做这件事，”这个善良的人回答。于是海勒姆·埃德森（Hiram Edson）陪着他十二岁的女儿来到冰冷的湖边，在黑暗中见证了她的洗礼，很晚才回到家。毫无疑问，尽管他们感到非常寒冷，但在主里他们却非常喜乐。¹

发生在 1855 年复兴结束，即时隔大失望十一年后的这件事，向我们证明海勒姆·埃德森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父亲。他共有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在婴儿时期已夭折。在这次复兴中，这位非常活跃的基督徒义工埃德森被按手为当地的长老。在大失望之后的许多年里，埃德森竭尽所能地探索新的真理，出版成书，并到四处去传播它。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他和约瑟夫·贝茨（Joseph Bates）、约翰·安德烈（John Andrews）、约翰·拉夫伯勒（John Loughborough）以及其他一些牧师一起，孜孜不倦地寻找渴慕信仰的人，常在寒冬徒步跋涉上千公里。在夏天，他便干农活以支付生活开支。有两次他卖掉了农场，一次卖掉一群羊，来支撑这项事工。当他年老时，被授予牧师证书。他逝世于 1882 年。²

但我们已经超前了。埃德森的第一任妻子死于1839年，当时他三十二岁。为了让他的三个孩子有一个新妈妈，他很快就再婚，把妻子带到了他在纽约吉布森港附近的农场（在伊利运河上的一个码头）。1843年，复临的信息传到了大约四十八公里以外的罗切斯特，不久就传到了吉布森港。埃德森当时是卫理公会信徒。在一个福音系列讲座中接受了这道信息。



海勒姆·埃德森最终同意带着他十二岁的女儿奥菲利娅，和一位长老到冰冷的河边为这位意志坚定的年轻女孩施洗。

就在这个系列讲座结束的那天晚上，埃德森被一个微小的声音所打动；这个声音告诉他到一个垂死的邻居家中，奉上帝的名医治他。这个呼召困扰着他，因为他本以为医治的神迹在圣经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尽管他仍无法摆脱这个困惑，还是在深夜走进了这位朋友的家里。埃德森借着微弱的烛光走到床边，按手在病人身上说：“弟兄啊，主耶稣使你痊愈了。”让埃德森大为惊喜的是，那人立刻坐了起来，掀开毯子，把脚挪到床边并且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赞美上帝。很快，家里的其他人都一同起来赞美上帝。³

就在那天晚上，埃德森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去和你的邻居和同胞们讲述基督复临的真理。”他觉得作见证比医治更难！于是他挣扎了好几天，当他最终降服时，

向普世宣告

他像米勒耳一样，发现自己能很好地为上帝所用。他整天拜访各家各户，在晚上还协助聚会，很快就看到了工作的成果，有三四百名邻居和同胞接受耶稣，并加入了复临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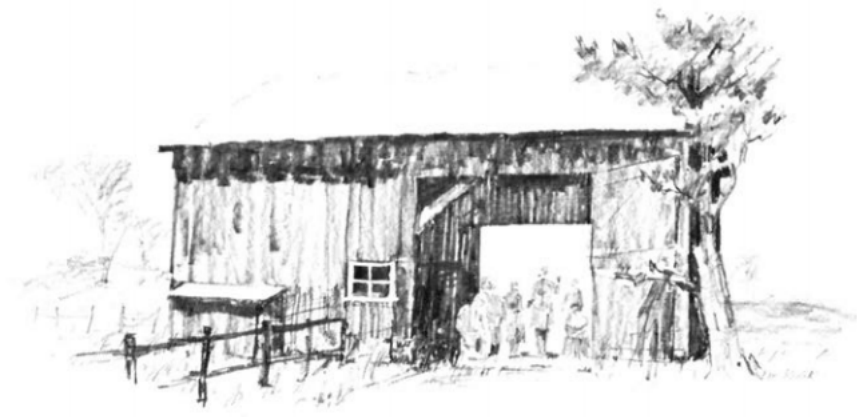
他和他的家人就这样忙到 10 月 22 日。随着那决定性的一天渐渐变成黑夜，时钟仍在不停地滴答作响，提醒大家时间已过时，我们可以肯定，他们和为等候基督复临而聚在一起的朋友们认真审查了他们信仰的依据：2300 日从公元前 457 年的秋天一直延伸到 1844 年的秋天，复临觉醒正是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信息的应验；春季大失望之后的“迟延的时候”，以及八月在帐篷大会上的“半夜呼声”，尤其是撒母耳·斯诺根据赎罪大日对洁净圣所做出的清晰阐述。

他们告诉自己，今天，10 月 22 日，也就是“七月初十”，耶稣将在天上圣所中的至圣所完成祂最后的赎罪工作。毫无疑问，祂将离开那里，来到地上赐福等待祂的子民。

“我们非常有信心地盼望看见耶稣基督和所有的圣天使，”埃德森后来写道，“祂的声音必唤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所有古时的伟人，还有那些曾经离我们而去的亲爱的朋友……我们满怀期待地盼望着我们的主降临，直到时钟走到了半夜十二点整。”

当时钟报时的那一刻，埃德森的家人和朋友，就像各处米勒耳派的人一样，数着每一次加速的心跳。当他们只能听到时钟单调的滴答声时，他们知道“那一天已经过去”，“他们已经确定要失望了。”埃德森说：“我们最美好的希望破灭了，有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痛苦笼罩着我们。我们哭啊哭，一直哭到天亮。”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埃德森回想到自从他接受了复临盼望以来，上帝是如何赐福给他的。他曾得到奉基督的名医治人的能力，他曾目睹数百人的生命变得更好。他曾享受过那奇妙的平安。他开始恢复了信心，随后对仍留在他家里的人说：“我们到谷仓去吧。”十月下旬，在凉爽的灰色晨曦中，一群普通人走进了谷仓。他们虽困惑不解，却依然努力相信。他们关上门，跪下祈祷。“我们继续恳切祈祷，直到圣灵的见证表明我们的祈祷已蒙悦纳，祂必赐下亮光来解释我们的失望，使我们更清晰、满意。”



十月下旬，在凉爽的灰色晨曦中，海勒姆·埃德森和他在一起的一小群人走进谷仓。他们虽困惑不解，却依然努力相信。

当时没有听到任何解释的声音。但是，他们心里突然确信：上帝就是爱，虽然他们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总有一天上帝会让他们明白的。

之后他们感觉好多了，于是一同涌到厨房吃早饭。埃德森向他的朋友奥罗·洛·克西尔（O.R.L.Crosier）建议道，他们应该去拜访一些在他们的帮助下归向基督的米勒耳派的邻居们，用自己新的确信去鼓励他们。为了节省时间，他们抄近路穿过了一片堆着稻谷的田地去走访。

埃德森告诉我们，在穿过麦地的时候，“我在麦地的中途停了下来。上帝似乎打开我的视野，我明显地意识到：我们的大祭司并不是从天上圣所的至圣所中来到这个地球（10月22日），……那天祂其实是第一次进入到圣所的第二层中。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祂在至圣所里还有工作要做。”

如此简单。然而，这却是宗教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时刻之一。

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做祂选民之父时，亚伯拉罕还只是一个游牧民；

当但以理得到特别的呼召时，乃是年轻的异国俘虏；

当耶稣的死拯救了世界时，祂只是一个罗马偏远省份的拉比；

向普世宣告

当基督把引向基督教会根基的圣经亮光赐给革流巴时，他几乎是一个不为人知的门徒；

当上帝让海勒姆·埃德森明白基督天上事工这个神学史中的新道理时，这位复临教会“麦田里的革流巴”，只是一位纽约北部的农民，一位虔诚、研究圣经、救灵和平信徒。

第八章

上帝圣言的新亮光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仰是关于耶稣的信息，关于祂如今正在为每个人所做的事，将他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并使人变成像祂那样荣耀，慷慨和仁慈的人。

所有相信圣经的基督徒都相信耶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自从祂复活后，便“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来 7：25）。大多数神学家若对主的话足够重视，就必知道主一直在天上圣所的至圣所中代祷。然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相信：祂升天之后，便开始在天上圣所的第一层圣所中进行为人代求的工作。直到 1844 年，才进入第二层中，即至圣所。

这种差异绝不只是结构上的，一点也不是！鉴于基督在天上圣所中大祭司的职分是无比美好的，那么，祂在至圣所中的特别新工，在改变人的恩典和能力方面则必会更胜一筹。我们现在将用几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大家在本书中会多次看到。

革流巴和他的同伴来到田间，耶稣责备他们说：“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路 24：25）。门徒和米勒耳派信徒一样，虽然发现了大多数人反对或忽略的关于基督的真理，并因此被人们高度赞扬，但他们却忽略或误解了那些在圣经中屹立了几个世纪的部分。海勒姆·埃德森和其他人发现的关于基督的特殊真理，同样也是屹立于圣经中却一直未被发现的。所有的基督徒都应拥有并明白这些真理。

海勒姆·埃德森是否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在麦田中看到了什么预言性的异象呢？他可能见到了。然而，他并没有说他确实看见耶稣进入了至圣所。在他最著名的描述中，他说他看到“那位”耶稣在 10 月 22 日进入了至圣所。在另一份报告中，他没有提到“看到”什么，而是回忆说他听到一个声音在跟他说话。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那宝贵的启示到底是怎么来的，而只是在试图说明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从圣经（从你的，我的，也是他的圣经）中学到了我们也能同样领悟到的东西。

向普世宣告

让我们多引用一些他的话并加以分析。“我看到……祂（基督）那时（1844年10月22日）来到了婚礼现场；也就是说，祂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承受国度、权柄与荣耀。我们必须等祂从婚礼上回来。我的思想被带到了《启示录》第十章：在此我看到了所讲的异象，并不说谎；第七位天使吹号，我们吃了那小书卷；它在我们的嘴里是甜的，现在在我们肚子里变成苦的，使我们很痛苦；我们必须再说预言等等。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上帝的殿开了，在祂殿中现出祂的约柜来。”

当米勒耳派信徒读到但 8：14（“到二千三百日，圣所就必洁净”）时，他们假定圣所是在地球上，这样一个长达 2300 日的预言会一直持续到世界末日。

在提后 4：1 节中，他们读到基督“在祂显现的时候，要审判活人和死人。”他们认为第二次降临的审判是唯一会发生的审判。然后他们回到但 7：10-13 并且误读了这节经文：“……要行审判……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到地上）。”

然而，在麦田里，埃德森却突然意识到：但 7：13 不是说来“到地上”，而是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虽然当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审判必定会发生（提后 4：1），但圣经在这里预言到末日之前将发生另一种审判，那时，在耶稣驾着天上的云来到父面前之后，要承受“权柄、荣耀、国度”。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再讨论。

米勒耳派信徒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基督所讲十个童女等待新郎前来参加婚礼的比喻（太 25：）上，以致他们几乎没有注意到路 12：中基督所讲的另一个婚礼的比喻。春天大失望过后的“迟延的时候”，八月的“半夜呼声”，以及颇为属灵的七月运动中的“收拾灯”，都非常符合十童女的比喻，所以他们当然相信新郎会在 10 月 22 日到来。

祂确实来了，但不是来到地上。正如比喻中所说的，祂到了婚礼上。祂驾云到父那里得国，就是和它“结婚”（这是一个古老的圣经习语）。

站在麦田中间，埃德森在寒冷的空气中兴奋地呼吸着。他的心思集中在路 12：35, 36 中基督的话上：“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

埃德森非常惊讶，当他写下这段话时，在“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的下面划了线。我们可以想象他在田野里大声喊叫：“我们要等候耶稣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这

场婚礼是基督和祂的新娘新耶路撒冷，即祂新王国首都(启 21:)的婚礼。10月 22 日，我们应该凭信心和祂一起参加婚礼。当婚礼结束时，祂会来带我们去参加婚筵(启 19:)。如果我们早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失望了！”

当然，有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很失望，但是这大失望本身却恰恰证明了他们是在正确的道路上！圣经在启 10: 中就是这样说的，数年后，当埃德森写下他的经历时，注意到了这段话。

在启 10: 中，一位大力的天使站在地和海上，象征一场世界性的预言运动。他一只手拿着一本“打开的小书卷”，另一只手举向天，起誓说：“不再有时日了”。米勒耳派信徒很恰当地视这小书卷为《但以理书》时间预言的象征（“封闭”，请参见但 12: ）。这时间的预言一直未被充分理解，直到在伟大的复临觉醒期间所兴起的预言运动才将之宣扬出来。

在启 10: 10 的第一部分中，约翰说，在他的异象中：“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显然，这预示着复临信徒在期待王降临的喜悦。“在有福盼望中的人”，他们在信中如此署名。“这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怀爱伦回忆道。

当他们沉浸在幸福之中时，无法理解下面这句话：“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

因此，1844 年 10 月 22 日的大失望早在两千年前就被预言了！它非但没有反驳复临觉醒，反而使它成为一个预言的真正应验！

最后，埃德森告诉我们，他在麦田中注意到：“第七位天使吹号……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祂殿中现出祂的约柜”（启 11: 15-19）。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世上的国”就成了基督的国。“死人的时候”也来到了，他们将受到“审判”。天上“上帝的圣殿”开了，现出了“祂的约柜”。米勒耳派将所有这些应用到了 10 月 22 日的复临审判中。埃德森看到里面还有更多的因素。他开始想知道，既然耶稣第一次进入天上圣所的至圣所，即存放十诫的约柜所在之处，也许不久就会有有关遵守诫命的新光来到。这个想法正在酝酿中，但当时他还不太明白。

埃德森一直站在麦田里，因对圣经的新理解而兴奋不已，而他的同伴却只顾一边行走一边埋头苦思，没有发现只剩下他一个人了。突然，他停下来，疑惑地转过身来，大声喊道：“埃德森，你为什么停了这么久？”

埃德森回答说：“耶和华已经回应了我们早晨的祷告，为我们的失望赐下了亮光。”

第九章

“稍微往高处看看”

“我在家庭礼拜中祈祷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我身上，我似乎渐渐从这个黑暗的世界高而又高地上升。我转过身来想要看看世上的复临信徒，可是找不到他们，当时有声音对我说：‘你再看，稍微往高处看看。’”

大失望之后，基督不是只给海勒姆·埃德森一个人带来了新亮光。耶稣在受难和复活后，不仅出现在革流巴和他的同伴面前，还在园中向马利亚显现，在晚餐上向十一个门徒显现，在加利利向五百名信徒显现，在异象中向保罗显现等等。同样，在10月22日之后，祂也给麦田里的埃德森、安静学习的约瑟夫·特纳（Joseph Turner）及在预言异象中的爱伦·哈门（Ellen Harmon，即怀爱伦）带来了新亮光。

约瑟夫·特纳编辑了一本米勒耳派期刊。到1844年12月，他也认识到了圣徒必须要等到新郎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的这一观点。他和另一位著名的复临信徒阿波罗·哈勒（Apollos Hale）便迅速在这份名叫《复临之镜》的期刊上发表了他们所得的亮光。

爱伦·哈门在缅因州的戈汉姆和波特兰长大。她的父亲罗伯特·哈门是一名帽匠，母亲尤妮斯是卫理公会活跃的平信徒。“他们欢喜地看见自己的八个儿女全都归向了基督。”¹

上小学的时候，爱伦在一次意外中脸部受伤，起因是一个年长的女孩向她扔了块石头，导致她大量失血，呼吸系统受损。在没有现代医疗条件的情况下，她的病情每况愈下。多年来，任何普通的感染都可能引发一场危机。当她的神经使她无法继续读书时，她沮丧地离开了学校。

当她十二岁时，她的家人听说了米勒耳并接受了他的信息。当他发出呼召的时候，爱伦就走上前去；但是她敏锐地察觉到自己仍有罪孽，她并没有感觉自己可以得救。第二年夏天，在卫理公会的帐篷大会上，她紧张地祈祷着，她的负罪感突然增加！但是随后，一种接纳的甜蜜感觉便取而代之。不久，她和其他几个人在波特

兰附近的卡斯科湾接受了洗礼。

她再次尝试去当地的女子学校接受教育，但是最后依然不得不选择放弃。

米勒耳回到了波特兰。爱伦因看见他讲道中途停下来，在拥挤的人群中为老人找座位，便很喜欢他。他在《圣经》上的谆谆教诲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她对基督复临的喜悦很快就被一位非复临派牧师的地狱之火的讲道所破坏了。这位牧师把上帝说成是一位非常残忍的暴君，这使她又产生了怀疑。她彻夜未眠，祈求宽恕。之后她母亲把她送到斯托克曼长老那里。

和哈门家一样，年轻的卫理公会传道人利未·斯托克曼长老（Levi Stockman）也接受了基督复临的亮光。他告诉爱伦，上帝不是暴君，而是一位慈爱的天父，渴望祂的孩子能因为单纯相信而被吸引到祂身边。“爱伦，不要紧张，上帝爱你！”他说上帝必为她安排特别的计划，在如此年轻的人身上培养深刻的宗教经验。他为她祈祷，然后她便快乐地离开了。

爱伦坚信基督再来之前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便竭尽全力引领更多的生灵归向上帝。她的努力没有徒然，有相当多的人归主了。

在爱伦漫长的余生中，她清楚地记得 10 月 22 日之前的几个星期。“我们勤恳地检查内心并谦卑地认罪，时刻祷告以迎接所期待的时日。每天早晨，我们觉得我们第一要紧的工作，就是要得着凭据，证明自己的生活在上帝面前是正当的……我们……常常在一起祷告，并且互相代求……救恩的快乐也显得比我们日常饮食更为不可或缺。”²

当耶稣没有在 10 月 22 日出现时，爱伦的家人和其他人一样失望。在哈门家的八个孩子中，只有最小的四个还在家里：二十二岁的萨拉，十八岁的罗伯特，十六岁的爱伦和她的双胞胎妹妹伊丽莎白。她有两个结了婚的姐姐住在四十八公里外缅甸州的波兰。

罗伯特和伊丽莎白很快就放弃了所有的希望。虽然罗伯特在几年后又转回了，但伊丽莎白可能临终前才重新成为一个基督徒。³ 在 1844 年 11 月和 12 月初期间，爱伦、萨拉和他们的父母在日复一日地生活，但他们对基督复临的信心却在逐日下降。

向普世宣告

现在已经十七岁的爱伦（她的生日是11月26日）在这样的心情下，在12月坐着轮椅⁴去看望她的朋友海恩斯太太。一天早晨，有几位教会的姐妹过去和她们一起祈祷——无疑是要寻求有关大失望的亮光，也为对信仰不再坚定的亲人祈求宽恕。



圣灵以一种特别美妙的确定感靠近她。就在那一刻，爱伦见了第一个异象。

当他们跪下来的时候，圣灵以一种特别美妙的确定感靠近她。就在那一刻，爱伦见了第一个异象。

这是爱伦生命中所见两千个异象中的第一个。在异象中，她在世界上徒劳地寻找复临信徒，直到一位天使说：“你再看，稍微往高处看看。”这时，她看到了一条高于尘世的小路，信徒们正沿着这条小路往圣城走去。然而，人、道路和城市只是这幅图画所要传达的真实信息的道具。爱伦感激地注意到：“在他们的身后，就是路的起点处，有一道亮光；有一位天使告诉我说，这光就是那半夜的呼声。”

这就是他们祷告的回应！上帝说，半夜的呼声——宣告新郎在 10 月 22 日到来——是亮光，是真正的亮光。虽然并没有解释他们的失望，但这确实已经使人放心了！

这光被设置在“路的起点处”，这是一个新的观点。他们原以为这半夜的呼声标志着这条路的尽头。但很明显，上帝希望祂的信徒们踏上一条充满经历与服务的新路。

那光“照耀着全部路程，使他们可以看清自己的脚步，不至跌倒。”但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光源。耶稣在他们之前，引领他们来到那座城，用“祂荣耀的右臂”所发出的光鼓励他们。

不幸的是，爱伦看到一些复临信徒“轻率地否认那在他们后面的光，说那领他们奔走这遥远路程的不是上帝。”这些人说 2300 日不重要，10 月 22 日是一个错误，他们身后的光便熄灭了，他们的脚步也就陷于全然黑暗之中，“他们既看不见前面的目标和耶稣，便从那路上跌到下面黑暗罪恶的世界中去了。”⁵

在异象结束之前，爱伦又有一件惊奇的事要讲。斯托克曼长老和查尔斯·费奇一样，已在 10 月 22 日之前去世。异象将近结束时，她看到当基督复临最终发生时，他们二人都将被带到天国。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它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证明上帝与复临运动同在。

在这第一次快乐的异象之后一周，爱伦又看到了另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中，上帝正式呼召她作为先知为祂工作。祂警告过她这份工作需要巨大的牺牲，同时也应许会赐下丰盛的恩典。

爱伦吓得往后退缩。她当时已经病得几乎不能在地上走路，也不能高声说话了。她很愿意能献出她所有的来拯救丧失的人，却又害怕遭到反对和歪曲。有一次的复临信徒聚会被安排在了她家中。由于不愿意面对他们，她便乘雪橇逃到了邻居家。

但是不久之后她便降服了。在一次祈祷时，突然有光照射着她。她给波特兰的复临信徒作了见证，最后她听说有六十位曾经在半夜呼声中放弃信仰的人被说服重新归向了上帝。不久之后，在爱伦去姐姐玛丽家时，她对波兰附近麦格维尔山的一群复临信徒宣讲了她的异象。她开始时是轻声低语，但是随后上帝给了她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声音，她持续讲述了近两个小时。她讲完之后，当有人问她问题时，她又

恢复了开始时的轻声。⁶

由于爱伦病得太重，甚至无法阅读，因此，她便在新英格兰的深冬动身去拜访其他住在缅因州沿海“东部”的复临信徒。在缅因州埃克塞特的一次小型聚会上，她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异象。

聚会结束后，她对人们说：“我看到一个宝座，有圣父和圣子坐在其上”。在此之前，她只知道10月22日很重要，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她蒙启示得以看到天上圣所的内部。她正在观看时，“看到圣父从宝座上起来，并驾着一个发火的车辇进入幔子内的至圣所，坐了下来。”

耶稣也从宝座上下来，举手对在那里拜祂的门徒说：“你们在这里等候；我现在到我父那里去承受那国度；你们要保守自己的衣服毫无玷污，过不久我便要从婚礼上回来迎接你们归我自己。”

她被迷住了，正观看时，“有一驾云彩的车辇，轮子好像烈火，为众天使所环绕，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祂登上车辇，便被带到了至圣所，有圣父坐在那里。”

“在那里，”爱伦说，“我看见大祭司耶稣立在圣父面前。”⁷

现在轮到爱伦得知新郎将在10月22日去参加婚礼，并在第二次降临时从婚礼上回来的信息了。但比埃德森或特纳更清楚的是，她看到了但7: 9-14的精确应验。在但7:的四大“兽”之后，十“角”以及那可怖的“小角”已经行了那可怖的行径，历史就要结束了。但以理看见威严的宝座将要设立，亘古常在者要来坐在其上。“祂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上的云”，要到亘古常在者那里，得权柄和国度。

因此，圣经预言在基督复临之前，当审判的时候到来时，天父将从天国的一处转移到另一处，并且圣子将跟随祂到那里。1845年2月，在缅因州的埃克塞特，爱伦蒙启示这个预言现在已经应验了，这也让她大为惊讶。

这就是为什么10月22日如此重要的原因！

她也了解到了天上圣所的辉煌。有发火的车辇与随行的天使，“这殿的伟大，是任何地上的建筑所不能代表的。”⁸

在那个夏天，爱伦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她和姐姐莎拉开始了为期八个月在马萨诸塞州的复临信徒拜访之旅。他们在多尔切斯特与奥蒂斯·尼克尔斯（Otis Nichols）家族呆了一段时间，然后快速地回到了波特兰。⁹10月在马萨诸塞州的卡佛，她见到了继“半夜呼声”以及“新郎”之后的第三个特别的异象。

在这个异象中，她看到了未来的时间。基督将在至圣所完成祂的祭司职事，“雅各遭难的时候”将开始。她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些。人们在某个时间不得不在没有中保的情况下生活，这个想法是非常严肃的。¹⁰

爱伦在她姐姐萨拉的陪伴下旅行，有时也会有怀雅各（James White）和她的近亲路易莎·福斯（Louisa Foss）陪伴，她会把她看到的异象告诉任何愿意倾听的米勒耳派复临信徒，他们都明白并且充满了喜乐。

第十章

耶稣正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现在在*哪里*：祂在天上圣所的至圣所里。我们知道祂在那里做什么：祂在参加‘婚礼’，并出席复临前的‘审判’。但用通俗的语言来说，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耶稣现在到底在做什么？”

埃德森和克罗泽坐在埃德森吉布森港农舍的桌子旁，克罗泽经常住在那里。第三个朋友也加入了他们——来自卡南迪亚瓜的海恩博士（Dr. F.B.Hahn），是他所在的县医学会秘书。在他们面前，摆着圣经、一两本克鲁登的经文汇编，以及一些米勒耳出版物。

约瑟夫·特纳在《复临之镜》上的文章距发表还有几周，而爱伦的异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仍不为他们所知；因此，吉布森港的这三位认为他们能在圣经中找到最好的答案。

当他们三人一次又一次地相聚在一起学习圣经和祈祷新的亮光时，他们对天上圣所的理解加深了。例如，他们确信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像圣经中描述“有根基的城”（来 11：10）一样真实，也像基督在祂父家里预备的“许多住处”一样真实（约 14：1-3。）¹

但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以《希伯来书》第八章和九章中的关键经文为指导：“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作执事。”“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个表样”，“照着天上样式作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动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

从这些经文中，他们意识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祂在天上的祭司身份皆是旧约仪式中象征性的预表。他们得知，上帝指示摩西设立帐幕及其崇祀，是作为一个实物教训，来预表关于耶稣基督的伟大真理。他们发现，如果我们想知道大祭司耶稣今天在天上圣所里做什么，那就必须去查看祭司很久以前在旧约圣所里所做的

事情。这里有一把打开巨大宝藏的钥匙！

阅读《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很快我们就知道，地上的圣所（通常被称为“帐幕”）是一个轻便的两室帐篷，是以色列人在从埃及到应许之地的漫长旅途中使用的。当人们每天来认罪的时候，他们献上祭牲并得到宽恕。祭司直接或间接地*把少量动物的血带到第一个房间（“圣所”），放在一个漂亮的小金坛上。他这样做，就把认罪的记录带进圣所；因为罪是极不洁净的，所以这认罪的记录就污染或“玷污”了圣所。

在每年一次的赎罪日，大祭司把献祭的血带进第二个房间（“至圣所”），洒在神圣、包金的箱子（“约柜”）上，里面装着人们因犯罪而违反的十诫。

对埃德森、克罗泽和海恩来说，赎罪日似乎是最重要的日子。正是在赎罪日那天，撒母耳·斯诺在新罕布什尔州埃克塞特的帐篷聚会上证明了 2300 日结束的时间是 1844 年 10 月 22 日；很明显，这是古代仪文历上最庄严和最重要的时刻。



埃德森，克罗泽及海恩坐在吉布森港农舍的桌子旁，努力探索耶稣在天上圣所的至圣所里正在做什么。

*在许多情形下，祭司吃百姓献上的一部分祭肉，以此把他们的罪转移到自己身上。此后，当他为自己献祭时，便把血带进圣所，以此不仅把自己的罪，也把百姓罪恶的记录转移到那里。请参阅利 4：27-35；1-7，13-20；6：24-30。

但在了解他们对赎罪日的认识之前，让我们先看看“赎罪”这个词本身。这个有趣的词是根据成语“合二为一”而来的。十五世纪初用毕生的精力将圣经译成英语的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用“赎罪”来表明上帝和罪人之间友好关系的恢复，以及达成这种良好关系的方式。从廷代尔的《圣经》中，它在约一个世纪后进入了钦定版圣经中，又从此被收入了每个讲英语之圣经学者的词汇表中。

罪人与上帝“不和”，因为他们的罪与上帝分离（赛 59：2）。因为他们无法自行修复，所以必须由别人来提供合一。为了满足这个需要，耶稣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大多数新教神学家把基督的死称为赎罪的原因。然而，由于复临信徒渴望了解耶稣的一切，他们已经开始从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赎罪。²

例如，海勒姆·埃德森和他的朋友们注意到，在地上圣所的崇祀中，因为百姓每日献祭并承认他们的罪行，他们便得蒙饶恕与救赎（见利 4：26，31，35）。尽管如此，每年在赎罪日，他们已经被赦免的罪仍要再次被检阅和洁净。

在这个庄严的赎罪日（利 16：），上帝要求大祭司亲自举行当天的仪式，这是任何普通祭司都不能做的。在一年中的这一天，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约柜上明亮、超自然的光预示着上帝的同在。圣经中强调了大祭司在这个特殊日子和地点的目的：“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且“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上帝的子民）洁净。你们要在耶和華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利 16：33，30）。

在旧约时代，洁净圣所和对人最终的洁净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埃德森和他的朋友们推断：自 1844 年 10 月 22 日以来，基督在天上至圣所特别服事的意义，一定是洁净圣所，以及对上帝所赦免之圣徒的最终洁净。

在经文汇编的帮助下，埃德森、克罗泽和海恩查考了钦定版圣经中出现的“赎罪”一词，发现它与“洁净、和好、纯洁、净化、赦免、成圣、饶恕、称义、救赎和涂抹”等词联系在一起。³他们特别注意到徒 3：19-21 中的应许，从根本上说，在世界末日耶稣再次回到地球之前，罪将会被“涂抹”。

他们认为，每日的赎罪是代表慈爱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祂在天上圣所的事，使每一个罪人都能得到赦免。而每年的赎罪日则预表基督在天上至圣所中的事，涂抹每一个认罪后仍保持虔诚之信徒的罪。因此，他们得出了胜利的结论：当历世历代的罪人寻求宽恕时，耶稣便把他们所承认的罪带到圣所，从而玷污了天上的圣所。所以正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祭物去洁净一样，“那天上的本物”

也必须及时被洁净（来 9：23）。现在进行的洁净圣所是一项真正伟大的合一工作。这无异于将使人们与上帝分离的每一宗罪最终彻底涂抹净尽。

小组中最好的作者克罗泽，受委托写下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以诺·雅各布斯（Enoch Jacobs）是辛辛那提一位友好的复临信徒编辑，同意他们自费在他的杂志《晨星》的特辑（或增刊）上发表他的文章，费用大约是三十美元。因为当时他们的财务状况非常紧张，甚至拿出一半都很困难，所以埃德森和海恩同意克罗泽若承担写作的任务，他们愿意承担其费用。埃德森太太卖掉了一些结婚时的银器来支援。他们希望余下的部分能由心存感激的读者捐献出来。

爱伦·哈门在马萨诸塞州和新英格兰的其他地方旅行时遇到的一些复临信徒也在邮寄名单上。当 1846 年 2 月 7 日的《晨星》特辑寄到时，她很高兴。因为这与她所看到的异象惊人地一致。

她的热情很快得到了认可。在不久之后的另一个异象中，上帝指示她说：“克罗泽弟兄拥有关于洁净圣所的真光。主的旨意是让克罗泽弟兄把他在 1846 年 2 月 7 日《晨星》增刊上所发表的观点写出来。”她评论道：“我得到主的充分授权，向每一位圣徒推荐那份增刊。”⁴

许多年后，在得到更多关于这个主题的亮光之后，她仍然提及他们在“这救赎大工”和“涂抹罪的工作”上所做的贡献。⁵她还称他们的新思想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息的“路标”之一。⁶她说：否则，我们“便不能操练那在现今时代所最不可少的信心。”⁷当临近她的生命结束时，她重申她的重点：“圣所是我们信仰的根基。”⁸

圣所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存在是为了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告诉世人耶稣现在为那些信祂的人在做的事情。

甚至在旧约时代，当大祭司洁净圣所的时候，也同时洁净了百姓。耶和華藉摩西告诉人们赎罪日的目标之一是“使你所有的罪在耶和華面前得蒙洁净。”怀爱伦在 1889 年写道：“1844 年时间的过去，伴随着一系列重大的事件，在我们惊奇的眼前展开了天上圣所的洁净，确定了上帝地上子民的关系。”⁹

她在《善恶之争》第 485 页中暗示，这种关系对地上的上帝子民是多么的荣耀

向普世宣告

和专属：“新约的应许就要这样完全实现。‘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 ‘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耶 31：34； 50：20）。”

埃德森和他的朋友们了解了很多关于耶稣的知识，但是我们仍然要等到后面的章节来解释基督大祭司的职事与婚礼、审判，以及第三位天使信息、上帝的印记、预言之灵，尤其是第七日安息日的重要关系。

第十一章

一个寡妇的见证

在 1843 年美国第七日浸信会总会上投票通过的一项议案，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有几十名“信使”作为罗德岛和新泽西州以及其他几个州五千五百名信徒的代表出席了该会议。近期各州联邦立法机构的一系列星期日法案增加了公众对安息日的兴趣。推进上帝圣日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会议投票通过了一项不同寻常的议案：“我们教会将 11 月 1 日定为禁食祈祷的日子，祈求全能的上帝亲自兴起祂的圣安息日。”¹

1843 年 11 月 1 日，星期三，那些虔诚的第七日浸信会信徒遵循着这一建议禁食祈祷。他们从来没有料到，上帝早已在几百年前预备好了答案，并且现在以如此伟大的方式来回应他们。

当他们正在禁食祈祷时，他们当中有一位来自纽约州奥奈达县维罗纳市的拉结·奥克斯太太（Mrs. Rachel Oaks，再婚后，称为普雷斯頓太太 Mrs. Preston），正在考虑搬到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的山村。她十八岁的女儿德莱特（Delight）在那里接受了一个公立学校教师的职位；奥克斯太太是一名寡妇，所以他认为搬去华盛顿与女儿一起过冬是顺理成章的事。

同时她还可能有机会在那里作见证，还带上了一些安息日的宣传册子。

一切都水到渠成。1844 年深冬，奥克斯太太到新搬去村子里的基督教兄弟会去聚会。那是一间独立的教会，信徒及其牧师都接受了威廉·米勒耳的复临信息。当然这间教堂是遵守星期日的，但因为附近没有安息日教堂，所以奥克斯太太便周六在家与女儿德莱特一起守安息日，然后周日去教堂参加聚会。她在那里结交了一些朋友。有个特别的周日是圣餐礼，来自十九公里外希尔斯伯勒的卫理公会巡回赛年轻骑手弗雷德里克·惠勒牧师（Frederick Wheeler）在讲道。他突然说了一些令奥克斯太太坐不住的话。²

她克制住了自己，直到惠勒这位好牧者从纽约来拜访他教区的新信徒之时。

“惠勒牧师，当你那天讲道的时候，”她破口而出，“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你教导我们必须遵守十诫，但你自己却经常违反其中一条！”

惠勒惊讶地说道：“奥克斯姐妹，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第四条诫命说：‘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但你却遵守了第一日。你守的是教皇的星期日而不是主的安息日！”

我们不知道这位牧师当时是否感到恼怒，但我们知道的是，那个冬天，大概在1844年3月16日，³他决定遵守第七日为安息日。

于是，这位来自新罕布什尔州希尔斯伯勒的米勒耳派复临信徒兼卫理公会信徒惠勒，成为了北美第一位守安息日的牧师。虽然当时他没有在华盛顿的教堂里宣讲过安息日的道理，却在他家附近的一所学校里讲过，私下里也与一位和他一样接受了复临信仰的牧师讨论过此事。他叫托马斯·普雷布尔（Thomas M.Preble），曾是一位自由意志浸信会牧师，曾牧养过希尔斯伯勒以东约十九公里处的新罕布什尔州以制鞋著名的小镇韦勒的教会。1844年8月，他成了北美复临信徒中第二位守安息日的牧师。

到1844年10月初，又新增了至少一位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她是来自罗德岛的布莱克姐妹（Sister S.Blake），可能像奥克斯太太一样是第七日浸礼会的教友。⁴

在北美以外，还有不少早期复临信徒都在同一时期或更早接受了第七日安息日的道理。其中有一位是来自阿根廷的弗朗西斯科·埃莫吉斯·拉莫斯·梅西亚（Francisco Hermogenes Ramos Mexia），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曾将大规模种植和印第安布道结合到教养院政治中。他引领了多人归主，1821年因守安息日被捕。另一位是苏格兰的雅各·贝格（James A.Begg, 1800-1868），是不列颠群岛小有名气的作家，主要作品是关于预言和基督复临的。他从1832年开始遵守安息日。⁵

现在让我们回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华盛顿。德莱特和她的母亲似乎一起住在法斯沃的农庄里。我们相信在直率的奥克斯太太和她慷慨、诚实的房东之间，一定讨论了许多关于安息日和星期日的道理。

在法斯沃的一个男孩塞勒斯（Cyrus）和德莱特相恋了，他们后来结了婚。

但是，世界末日的临近使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显得黯然失色。基督就要来了，复临信徒们几乎无暇顾及遵守新的圣日。在那些热切盼望着 1844 年 10 月 22 日基督复临的信徒中，只有三个人在守安息日，希尔斯伯勒的惠勒，韦勒的普雷布尔，还有布莱克姐妹，也许还有其他几位东部的第七日浸信会的信徒。至于奥克斯太太，尽管她几年后接受了复临信仰，但显然此时并未接受之。但与此同时，她却为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应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 10 月 22 日“时间的过去”之后，华盛顿的复临信徒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仍旧继续耐心地等待基督复临。这时，他们才把注意力转向了奥克斯太太所传的安息日。

在不久之后的一个星期天早晨，当这个一向坚贞的小型基督教兄弟会庄严聚会的时候，法斯沃家的长子威廉站了起来，在那些从小看他长大的教友们面前宣布，从此以后他要遵守第四诫的安息日。耶稣基督并没有改变这一天，而是按着预言所说，教皇改变了安息日。威廉说，他想成为主安息日的遵守者，而不是站在教皇一边成为安息日的破坏者。

他几乎刚刚坐下，他弟弟赛勒斯（Cyrus）就站起来，做了同样坚定的见证。

我们可以肯定，奥克斯太太和她的女儿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守安息日。虽然后来许多信徒都接受了安息日，但那时，大部分人尚未接受之。那些守安息日的人便不再继续到那间教堂聚会，而是到法斯沃家去，于是那里成为了北美第一个守安息日的基督复临教会。



在距新汉普顿华盛顿不远的基督教兄弟会，法斯沃家的二兄弟威廉和赛勒斯作出了他们愿意坚守安息日的宣告。

但在我们进一步追溯安息日的未来之前，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非常有意思也是对我们大有帮助的事情。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是从奥克斯太太那里得到的安息日的真理。她曾是卫理公会信徒，是从第七日浸信会那里得知的安息日。那么，安息日的来源到底可以追溯到多么久远呢？

当然是创造的时候！但在最近几个世纪的历史中，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欧洲中部的宗教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⁶ 马丁·路德和其他伟大的改革家都强调真理必须来自“圣经，唯有圣经”，因此，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之间若问起星期日和安息日的问题也不足为奇。安息日和其他任何教导一样被清晰地写在圣经上。

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有欧洲的基督徒产生了疑问：“如果路德说我们必须只能遵循圣经，为什么他自己不这样做呢？”这些人中有人接受“信而受洗”而不赞同婴儿的洗礼，从而赢得了“再洗礼派信徒”的称号。在他们中出现了两个特别有趣的人。他们曾经都是天主教的神父。为了追求真理，他们都放弃了神父的职务而成为路德派信徒。当他们继续研究时，便成了再洗礼派信徒。在进深的研究之后，他

们接受了安息日，最终成为了第一批“安息日再洗礼派信徒”。

路德派神学家去劝阻他们。从他们的报告中我们得知，这两个人，即奥斯瓦尔德·格雷特（Oswald Glait）和安得利亚斯·费希尔，并不是轻易地作出守安息日的决定的。他们仔细考量了自己的立场。他们说，安息日不可能是仪文律法中的一部分，因为它是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制定的，而那时还无需制定仪文律法。因此，它是道德律的一部分，到现在仍然具有约束力。他们引用太 5：17，18 的内容说，甚至耶稣也不废掉律法的一点一画，又提到雅 2：10，说使徒也不能改变之。他们指出，周日崇拜是但 7：25 所说“必想节期和律法”之小角工作预言的应验。

在那段日子里，即使在新教国家，采取此种立场的人也不能安然无恙地生活。1529 年，安得利亚斯·费希尔（Andreas Fischer）夫妇被判死刑，费希尔太太要被淹死，费希尔先生要被绞死。费希尔太太被淹死了，但当她丈夫被执行绞刑时，他跌落在地逃走了。

不幸的是，费先生没有永远逃脱死亡。1539 年或 1540 年时，他被“强盗”骑士的士兵抓住，拖进他们的城堡，并将他从一堵高墙上摔了下来。

奥斯瓦尔德·格雷特在欧洲中部旅行时曾屡次脱险，去各地鼓励信徒遵守安息日。他在 1545 年被捕。在监狱里待了一年零六个星期后，一个午夜，他被牢房外士兵嘈杂的声音惊醒。牢房的门猛然被推开。借着他们手中燃烧火把的亮光，他看到了那些冷酷无情的脸。他感觉到自己的大限已到。他被带着穿过寂静的城市，来到多瑙河边，手脚被捆着扔进了河里。

当士兵们听到他落水时的巨大响声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为之献身的真理将在德国延续数世纪，并且将会在大不列颠激起新的生命，被传播到美洲殖民地，并在二十世纪吸引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心。

同一时期，在荷兰、瑞士、莫拉维亚和瑞典⁷也同样都有人守安息日。根据最近的研究，在塞维利亚和西班牙也有守安息日的人。⁸

大家都知道，早期的美国清教徒在遵守星期日是极为严格的。他们相信遵守星期日是遵守第四条诫命。英国的清教徒也是如此。十七世纪期间，第四条诫命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开始遵守安息日。第七日浸信会信徒也将这些人视为他们教会的先驱。⁹

向普世宣告

在其创始人中有两位是约翰（John）和多萝西·特拉斯克（Dorothy Trask）。约翰是一位热心的清教徒牧师，多萝西女士是一位有才华的教师，擅长帮助富裕家庭的幼童学习阅读。两人都因守安息日被送进监狱。多萝西的丈夫约于1617年“在威斯敏斯特被判以枷刑，在前往舰队监狱的路上不断被鞭打，直到被送到那里囚禁。”

从威斯敏斯特到舰队监狱有三公里的距离。他被绑在马车后面，一路鞭打，受尽了痛苦。但遗憾的是，他在三年刑期结束的时候放弃了他的信仰，不再守安息日。然而，他的太太却从他的懦弱中获得了勇气。她在那肮脏、跳蚤满床、老鼠横行的牢房里，十五六年如一日的坚守她的信仰，忠心至死。

弗朗西斯·班菲尔德（Francis Bampfield）是英格兰教会的一名牧师，于1662年因为本着良心拒绝宣誓而被监禁。在监狱里，他通过自己查经而成为了守安息日的人。在九年的牢狱生活中，他几乎每天都在讲道，以致在监狱里出现了一群守安息日的人！他被释放后不久又被逮捕了。再次获释后，他搬到了伦敦。在那里他又因宣扬安息日的真理而三次被捕，最终在新门监狱潮湿寒冷的牢房里结束了生命。

另一个守安息日的牧师约翰·雅各（John James）在一个安息日，也就是1661年10月19日下午讲道时，警察闯进他的教堂，以国王查理二世的名义要求他停止讲道。

这位有坚定灵性的人继续讲着。

一阵骚动后，雅各被捕了。他被一个指定的陪审团以捏造的罪名定罪，并像叛徒一样被判处绞刑和分尸。

尽管当时约翰·雅各的妻子曾两次勇敢地上告国王，但他依然还是在纽伯瑞被绞死，尸身解下后被肢解，心脏从胸膛里挖出被扔进火里，头被钉在教堂外，作为对渴望遵守第七日为安息日之人的一个严肃警告。

尽管如此，对于许多早期的第七日浸信会信徒来说，安息日是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日子。

并不是所有十七世纪英国守安息日的人都遭受了迫害。彼得·钱伯伦（Peter Chamberlen）是英国皇室贵族中最受欢迎的产科医生，三十二年来他一直很安全地守着安息日。他会说几种语言，开创了冷热水疗法来治疗疾病。顺便说一句，他发

明了一种风力马车。他拥有的才华和能力，对英国皇室来说太可贵了，所以不便迫害他。

史蒂芬·芒福德（Stephen Mumford）于1664年从英国移民到美国，并于1671年在罗德岛组织了美国第一个第七日浸信会，如此把第七日的遵守带到了美国。十八世纪初，在宾夕法尼亚的伯利恒也有摩拉维亚守安息日的信徒。尼古拉斯·冯·津兹多夫伯爵（Count Nicolaus Von Zinzendorf）拜访了他们之后，决心将安息日和星期天一起遵守。在这片殖民地的不同地方，还有一些守安息日的德国人。

1802年，美国的第七日浸信会组成了大总会，当时约有一千二百名教友。虽然他们的人数在稳步增长，但他们对于布道却没有太多的兴致。对许多人来说，安息日只是一个值得他们自己珍惜而非分享的日子。然而，他们中仍有些人分享了——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1843年他们的代表大会，会议决定1843年11月1日为特别禁食祈祷日，祈求上帝亲自“兴起祂的圣安息日”。

藉着寡妇拉结·奥克斯，他们的祈祷得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回应。

第十二章

船长传福音

安息日真理从第七日浸信会信徒发展到后来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方式，就像导火索迅速地把火引到一桶火药一般。

起先是奥克斯太太把安息日的信息传给弗雷德里克·惠勒和几位华盛顿的复临信徒。惠勒的宣讲虽然没有立时产生任何效果，但是依然传给了托马斯·普雷布尔。

1845年2月，普雷布尔在名为《以色列的希望》的期刊中写了关于安息日的文章。顺便说一下，这份刊物正是由约瑟夫·特纳编辑的；他曾经在1844年12月发现了埃德森和爱伦得出的关于等待基督从婚礼上回来的同一真理。

当普雷布尔有能力时，就修改了这篇文章并重新出版成小册子。文章的标题异常醒目：“当守第七日为圣安息日”。他在结论中用了许多大写字母（注：中文译文只能以扩大字体来代替大写形式）和斜体字来强调他的观点。“我们看到但7：25应验了，那‘小角’改变了‘节期和律法’。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凡守第一日为‘安息日’的，就是守教皇星期日的人！！也是上帝安息日的破坏者！！！”

这篇文章和小册子都取得了成效。一位米勒耳派的神学家库克（J.B.Cook）想必是看到了这篇文章，因有几年时间他都在宣讲安息日。这本小册子应该还传到了缅因州的巴黎城，因为在那里有一些人受感接受了安息日的道理，其中包括爱德华·安德鲁斯（Edward Andrews）一家。我们将会看到这件事带来的显著影响。成为米勒耳派领袖的船长约瑟·贝茨（Joseph Bates 下文简译为：贝约瑟）也读了这篇文章。通过他的努力，火焰正沿着导火索熊熊燃烧着。

贝约瑟是位实干家。他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查考圣经。他急着想见到惠勒，便不辞辛苦地乘马车、火车，甚至步行——也许完全是步行——走了二百二十五公里，到希尔斯伯勒去见他。他到达惠勒家已经很晚了，不得不把全家人吵醒，并与惠勒一起彻夜查经（惠勒的儿子乔治在他的有生之年总是对那天晚上的事津津乐

道)。次日一大早，贝约瑟和惠勒便去了华盛顿，坐在枫树下和法斯沃家的几个人讨论安息日的道理直到中午。随后贝约瑟回到了他在马萨诸塞州费尔文的家里。一路上，他内心反复思考着改守安息日会对他的邻居、家人和朋友产生何种影响。但在他耳边总是响起一个声音：“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当贝约瑟乘船穿过新贝德福和费尔文之间的桥时，他第一次引领他的复临信徒朋友接受了安息日。“贝约瑟船长，有什么新闻吗？”詹姆斯·麦迪逊·门罗·霍尔（James Madison Monroe Hall）问道。船长回答说：“有啊，就是第七日是我们主上帝的安息圣日”。于是，霍尔从下一周开始便遵守了安息日。



贝约瑟内心反复思考着改守安息日会对他的邻居、家人和朋友产生何种影响。但在他耳中总是响起一个声音：“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1845年的事情已经讲得差不多了。第七日浸信会信徒可能没有大肆宣扬安息日道理，但是贝约瑟曾经是船长，是天生的领袖，是复临信徒，又热心帮助人们准备好迎见主。他简直无法想象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荣耀统帅的旨意是让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把祭物烧在上帝的祭坛上，并且还要不断努力，胜而又胜。”

1846年，他读了克罗泽在2月7日《晨星》增刊上的文章，确信要洁净的圣所是在天上——与新耶路撒冷本身一样是真实的圣殿。他坐下来，写了姐妹篇，题为《敞开的天国》的小册子，其中引用了很多天文学和圣经的证据。他并不满足于此，写好后，风尘仆仆地跑到吉布森港，与埃德森、克罗泽和海恩交换意见，并使他们都开始守安息日。

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写了最著名的小册子《第七日安息日，一个永恒的记号》。在这项小小的工作中所付出的牺牲和学术上的研究都得到了上帝的赐福，引领许多人接受了安息日，其中包括怀雅各和怀爱伦。他们在1846年8月30日结婚后不久就接受了安息日的亮光。

经过这一切对安息日的宣传以及日后的努力，贝约瑟当之无愧地被视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安息日真理之父——如今全世界已有数百万人守安息日。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贝约瑟。¹

他是怎样的人呢？无畏、有创造力、不知疲倦、自律、有奉献精神、生活多姿多彩、善良。作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先驱，他比其他教会创始人奔波更多，但却比他们更少生病。他一直活到了八十岁。

1792年，贝约瑟出生在距离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只有十九公里的地方。这个港口迅速成为了世界捕鲸中心。

贝约瑟在十五岁时就顺其自然地成为了一名船员，终日与海浪为伍。他父亲倒希望他厌倦海上的生活，并知难而退。他确实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在他第一次出海时，不慎从帆索上掉到了海里，所幸在一条觅食的鲨鱼发现他之前，被救了出来。

第二次出海，在利物浦靠岸时，他被英国皇家海军为准备参战而进行的近乎残酷的训练所深深吸引了。1812年，他参与了与美国的战争。五年之后才被释放。在

这五年里，他有一半时间在海上当水手，另一半时间作为战犯被关在恐怖的达特摩监狱里。他有好几次试图从船上逃走，但都失败了。

他重获自由之后，在 1815 年到 1828 年之间进行了十次航行，先后担任了二副、大副，最后升为船长，并与人合伙作了船主。1818 年，在两次航行间的空闲中，他娶了从小青梅竹马的女友普鲁登斯·奈伊（Prudence Nye）。

他的经历九死一生。当他还是一名船员的时候，有一次他下到工作用的小船去检查锚链，他突然发现小船的四围全都是冰，并把他连船带人的推到海洋深处。他的船长当时都已经为他宣读了葬礼挽词。

还有一次，他的船从欧洲带着一大批钢铁返航，在离家只剩三天的航程时，突然被一场极其猛烈的风暴侵袭。这艘船被风暴推回大西洋，一连在海上漂荡了好几个星期。甲板和桅杆都被长长的海草和藤条缠绕着，使船寸步难行。船长曾经七次向过往的船只呼救，求些饮用水和食物。贝约瑟始终确信他们最终能平安到家一定是因为一位黑人厨师的祈祷，这是他在航船上听到的第一次祷告。

贝约瑟的五个孩子（第一个在婴儿期就夭折了）相继出生了。在此期间，贝约瑟也逐渐改掉了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含酒精的饮料、酒、说脏话、烟等。他对于救恩又有了更多的思考。他的太太普鲁迪（他如此称呼自己的太太）把一本《新约圣经》放在他的水手箱里。这本好书给船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起初，他对自己的灵魂感到沮丧，想跳海了结此生。有一次在南美洲的海岸上，他因为躲避蛇群的伤害而爬上一棵树，并大声祈祷。平安逐渐来临，他最终化险为夷，但是他内心仍然没有完全信靠上帝。

回到家乡费尔文后，贝约瑟开始定期进行家庭礼拜，并去教堂聚会。少年时代，在出海之前，他就已经把心献给上帝，并喜欢参加祷告聚会。然而这些经历早已成为过去，他需要重新开始。忽然之间，他的恐惧消失了，喜乐涌到心中。“我的舌头伸展开赞美上帝……上帝进入到我的内心，我所有的疑惑和顾虑都烟消云散，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平安如河水一样长久地充满着我的心。”

在这段航海的美好日子里，他写下了对上帝的祈求：“主啊，求你使用我作你事工的器皿。求你拣选我为你的百姓。”

在未来的几年里，这个祈求奇妙地实现了。

在贝约瑟受洗的那天，他开始组织了一个节制协会，这是美国最早的节制协会之一。在最后一次航行中，他敦促他那些从波士顿来的陌生船员们，避免一切脏话，完全戒酒，并遵守安息日（当时，星期日对他来说才是安息日）。这正是他们航海生涯中争吵最少的一次旅行。不久，来自新贝德福和费尔文的四十艘、到后来的七十五艘其他船只也纷纷效仿贝约瑟和他们船员的做法。

1828年，航海了二十一年之后，贝约瑟退出了航海生涯，并卖掉了他的船。他曾经向太太保证过，当他存了一万美元以后就会呆在家里，看来他已经达到了目标。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为主作见证。他开办了一个蚕丝农场和房屋中介，很快便成为当地教会和各种革新协会中的积极份子，其中一个反奴隶制的协会。

但是，就在他的蚕丝农场即将有出产的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米勒耳派的讲道，他便立刻把所有的都投入到复临运动中去了。由于以前曾与海姆斯一起从事节制协会的事工，他很快就成为复临信徒的领袖，并主持了一次他们的大会。

1843年，贝约瑟与格尼（H.S.Gurney）携手前往马里兰州的肯特岛布道。格尼是一位嗓音优美的粗犷铁匠。那时贝约瑟已经放弃了废奴主义，他相信只有基督复临才是解决奴隶制的唯一有效办法。他现在要带领奴隶们在基督里获得自由，但奴隶主们却对他满怀戒心。

“我知道你是一个废奴主义者，”其中一位说，“你来是要夺去我们的奴隶。”

“我确实是来夺去你们的奴隶的，而且还有你们！”贝约瑟答道，“希望你们都能得救。”

一名滋事的人在会场上捣乱，扬言要纠集一些暴徒让他和格尼骑在栅栏上被赶出城去。

贝约瑟若无其事地回答：“如果你给它装上马鞍，我们宁愿骑上而不用走路了。”听众都哄堂大笑，那个挑衅的人也无趣地坐下了。贝约瑟和他的“歌唱布道家”继续吸引了很多人悔改，其中黑人和白人都有。

在1844年春天到来之前，为了迎接主复临，他卖掉了自己的农场和房子，并还清了一切债务，同时将几乎所有的财产都奉献给了复临运动。当他太太说他这样

做有点太冒失的时候，他自信地回答说：“主必预备”。虽然后来耶稣并没有像他们所盼望的那样来，但祂却常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供养着贝约瑟一家。

1844年10月22日，星期二，贝约瑟几乎身无分文，他唯一的儿子也不在身边。小约瑟从十四岁开始选择效仿父亲年轻时的冒险经历，而并不追随父亲的宗教信仰。10月21日星期一，他跟着一艘捕鲸船出海。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小约瑟曾经被一条鲸鱼所伤；而在他三十几岁时，竟死在海上。

大失望后的第二天，贝约瑟船长深感尴尬。作为社区里备受尊敬的人物，他鼓励邻居们为耶稣复临做好准备。现在他们却在街上奚落他，他甚至希望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不过，他很快就胜过了。一些人依然认为自己是复临信徒，希望只是他们自己的计算错误，而耶稣依然会很快再来，贝约瑟正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们已经知道了他1845年和1846年的部分时间是怎么度过的。他从普雷布尔接受了安息日的道理，又接受了埃德森和克罗泽及海恩所发现的关于圣所的亮光。1846年末，他确信怀爱伦是一位真先知。后来他和怀雅各及怀爱伦一起，成为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三大领袖之一。

贝约瑟早已习惯了在海上无止境的航行，所以他继续过着不断漂泊的生活。直到1852年，他试图将新的亮光带给从缅因州到密歇根州的米勒耳派信徒。在那之后，他继续前行，向每一个愿意听的人作见证。从路边的平民到豪华官邸里的州长（密歇根州的州长克拉波，W.H.Crapo）。那时的火车就像今天的飞机一样昂贵。他有时会乘火车，向乘客们分发小册子。有时他会步行，因为这样更便宜，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有时步行则是因为他根本没有买票的钱。

他经常冒着风雪跋涉几里路只为去看望一个家庭。有好几次，他都及时赶到为病重的孩子祈祷，见证了上帝医治的大能。有一次，他一连旅行了几个月才回到家中，而在家只过了一个周末，就又要去看望那些散居的信徒们！（贝约瑟太太多年来一直与她的寡母和之后出嫁的女儿住在一起。）

虽然贝约瑟能够吸引大批人群来听道，但他也经常教堂、学校或农场对小群人讲道。那些感兴趣的人们经常会邀请十几公里外的邻居来听，而且给贝约瑟提供住处住一两夜。他每次讲道都会吸引新人接受安息日。

向普世宣告

对于这个饱经海洋风暴的人来说，恶劣天气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当他六十五岁时，曾站在三尺深的冰洞里为七个人施洗。据说，当时的气温是零下三十度。

贝约瑟天生精力充沛，处事精明。他比怀雅各年长将近三十岁，被选主持守安息日之复临信徒的重要会议，直到 1863 年 5 月全球总会正式成立的时候。这位船长依然在有条不紊地指挥着。

这位改革者也继续进行着改革。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他继续改进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到 1844 年他已经戒掉了茶、咖啡、肉类和油腻的甜点。贝约瑟经常以身作则，很少在公开场合谈及自己的饮食。1863 年，怀爱伦见了健康改良的异象后，他就开始对健康改良畅所欲言了。

人们只要看着他，就会不自觉地被他的讲道所吸引。他一生只得过几次小病，他到七十九岁高龄时还能夸口说：“我完全没有任何病痛！”

经常周身疼痛的怀雅各这样评价贝约瑟：“他站着就像石碑一样稳固，走路像狐狸一样轻盈。”

贝约瑟做过船长的经历使他的生活严格且规律。他每天保持写日记的习惯，记录船员与航海中的一切细节。因此，尽管他旅行不断，但仍能持续给《评论》办公室提供数百篇文章及报告。很多订阅此刊物的人都经贝约瑟亲自施洗，他们也感激他能用这些文章来鼓励他们。

贝约瑟精湛的写作能力把我们带回了我们开始的地方。这位虔诚守星期日的船长，已经变成一位更加虔诚的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正如我们所见，他在 1846 年写的一本名为《第七日安息日，一个永恒的记号》的小册子，使怀雅各和怀爱伦在内的许多人都接受了安息日的真理。拉夫伯勒长老（Elder J.N.Loughborough）曾经讲述贝约瑟在 1847 年秋天写《为安息日辩护》这本书时所经历的事情。这件事非常著名，值得重述。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西部银矿开发之前，白银在美国是一种稀缺物，当时主要流通的货币是英国和西班牙的硬币。当事情发生时，贝约瑟的现金只有一约克先令。让我们把这个故事以贝约瑟自述的方式来展现：²

“一天，当我正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力量，要我写一本关于安息日的书，

并说上帝会提供所需的一切费用。于是我坐在书桌前，打开圣经和经文索引开始写作。大约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的太太进来对我说：‘约瑟，咱们的面粉不够做面包了。’

“‘还缺多少？’我问道。

“她回答：‘大约四磅。’

“我出去买了面粉，回来后，再次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不一会，太太又走了进来，大声问道：‘这些面粉是从哪儿来的？’

“‘怎么了，’我说，‘还不够吗？’

“‘我真是不明白，’她说，‘贝约瑟这个曾经驾船到世界各地的人，出门就只买了四磅面粉吗？’

“到目前为止，我那尚未守安息日的太太还不知道我的实际经济状况。现在没办法再对她隐瞒实情了，于是我平静地说：‘亲爱的，这面粉是我用仅剩的钱去买的。’

“贝约瑟夫人开始伤心地抽泣起来，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贝约瑟回答，“不付完邮资我是不可以把信拿走的。不过，我有个想法，信封里是有钱的。请你把它打开好吗？如果真有钱，就先把邮费付了。”

向普世宣告

“我站起来，好像我仍是在船上掌舵的船长一样，说：‘我要写一本书，将安息日的真理传遍天下。’

“‘可是我们靠什么生活呢？’

“‘主必开路！’

“‘主必开路！主必开路！你总是这么说。’说完，她哭着离开了房间。

“我继续写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时我突然有了要去邮局的想法。我便到了那里，果然有我一封信——但五分钱的邮资还未付。我惭愧地告诉我的朋友邮政局长德鲁先生，我连五分钱都拿不出来。他和气地说：‘先把信拿回去，等以后方便的时候再来付钱吧。’

“‘不，’我回答，‘不付完邮资我是不可以把信拿走的。不过，我有个想法，’我接着说，‘信封里是有钱的。请你把它打开好吗？如果真有钱，就先把邮费付了。’

“邮政局长照做了，拆开信后发现里面是一张十美元的钞票。寄信的人写道，是上帝给他一个异象，说贝约瑟船长需要钱，所以他立刻就把钱寄给了我。

“于是，我带着轻松的心情到食杂店，花四美元买了一桶面粉，一些土豆，糖和一些必需品。当我告诉店员送货的地址时，我加上一句：‘那家的女主人一定会说你送错地方了，但是你不用理会，把货卸下来放在前门就可以了。’

“之后我去找了印刷厂的老板本杰明·林德赛（Benjamin Lidsey），安排出版书的事宜。我需要尽快筹钱去付印刷费，因为必须付清全部账单才可以拿到我的书。

“我知道没有人欠我什么，但我觉得我有责任写完这本书，上帝必感动人为我捐钱。随后我又去买了一些纸笔，故意拖延时间，以便让杂货店送货员比我先到家。到家之后，我悄悄地从后门进了屋，回到书房继续写作。很快太太走进书房，兴奋地说：‘约瑟，看看前门堆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从哪来的，我告诉送货员说送错地方了，但他非要卸下来不可。’

“‘好吧，’我说，‘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可是这些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主预备的。’

“‘“主预备的，主预备的。”你总是这么说！’

“我随后把信递给她，她读后又哭了起来，但这次哭和第一次大不相同。然后她细声细气地请求我原谅她的小信。

“钱开始源源不断地来了，有的来自与我素未谋面的人。事实上，在书印好后的第二天，我们需要的最后一笔钱也及时到了，我甚至不知道是从哪里汇过来的。”

虽然贝约瑟一直也没弄清这最后的一笔书款是从哪里来的，但 1884 年拉夫伯勒却发现了这个秘密。原来是和贝约瑟到肯特岛布道的那位唱歌的布道家格尼所捐赠的。当格尼要出发布道时，他的老板气愤地把他解雇了，还拒付拖欠他的工资。而现在，上帝非常及时地感动他的老板把欠他的工资都还给了他。³

1846 到 1847 年间，上帝一直在帮助贝约瑟传扬安息日的信息，这便鼓励并坚固了那些受到试探的早期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们，使他们确知上帝真地与他们同在。

导火索已经点着了火药。上帝圣日的新亮光在他们身上爆发出来了！

第十三章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1846年，当爱伦·哈门和贝约瑟第一次见面时，爱伦不相信贝约瑟所说的第七日安息日，而贝约瑟船长也不相信爱伦所见到的异象。

爱伦将年长她三十岁左右的贝约瑟视如父亲。然而，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么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会如此强调第四条诫命。

她想，难道他不知道除了第四条还有其他九条吗？

而贝约瑟这边呢，她认为爱伦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基督徒青年。尽管从她的异象中没有发现任何与圣经矛盾的内容，但他仍然对这些异象持审慎的态度，并认为这些很可能是因为她的身体抱恙而带来的消极情绪的结果。

在公众聚会之外，贝约瑟总是不时地对爱伦和她妹妹进行仔细地观察。同年十一月，爱伦见到了一个关于星辰和行星的异象。他知道她对这方面一无所知。因为自己曾经是一个水手，所以他很了解天文学。他最终被这个异象深深地震撼了，不得不承认爱伦的恩赐是真正的预言之灵。

与此同时，那些曾一致相信基督会在1844年10月22日来洁净圣所，也就是洁净地球和教会的米勒耳派复临信徒，现在已经分崩离析了。大部分人完全拒绝了复临信息，有些回到了原来的教会，还有些则干脆放弃了基督教信仰。

相反，还有一些精力充沛的米勒耳派信徒相信他们对于耶稣复临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耶稣确实是在10月22日来了，只不过是无形的，只对祂的真信徒——也就是他们自己显现。

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耶稣已经洁净了圣所，除净了他们一切的污秽，他们以后就不会再犯罪了。

令爱伦大为困惑的是，上帝竟呼召她去帮助这些人脱离迷惑。当她看到他们对圣洁的理解已经到了愚蠢甚至无法无天的地步时，她便对一切狂热派产生了强烈的厌恶。在随后的几年里，她经常告诫人们不要宣称自己已脱离罪。

大约有四万多名米勒耳派信徒坚定地相信基督会在两千三百日结束的时候来洁净教会和地球，但是他们认为他们算错了起点（公元前 457 年）。1846 年，这些复临信徒在纽约重新组成教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屡次重新计算基督复临的时间。他们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大约有三万人，被称为复临基督教会。

在这些曾经失望但仍然坚信基督复临的信徒中，埃德森和克罗泽（他们曾在圣所的问题上得到亮光），爱伦·哈门（她曾得到过圣所和预言之灵的亮光）以及贝约瑟（关于安息日的亮光）都尽了他们的努力。

在 1846 年底之前，相信安息日，圣所和预言之灵的人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州的一些地方已经组织了一些聚会点。当然，在费尔文和吉布森港也有他们的痕迹，例如在缅因州的托普瑟姆，有一位名叫斯托克布里奇·豪兰（Stockbridge Howland）的工程师带领着一些信徒；在波斯顿以南马萨诸塞州的多尔切斯特，有一位印刷工人奥蒂斯·尼克尔斯（Otis Nichols）带领着一部分信徒。

很可能奥蒂斯·尼克尔斯一家是最早接受安息日，圣所和预言之灵这三个真理的。这些善良的人在 1845 年接待了爱伦和她的姐姐莎拉。他们当时都是守星期日的。他们大概比爱伦早几个月接受了安息日的道理，所以我们或许应该把“第一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殊荣授予他们。¹

奥蒂斯·尼克尔斯在 1846 年 4 月²给米勒耳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接受爱伦为上帝的先知，并且接受她关于圣所的亮光为上帝的真理。但米勒耳当时年事已高，身体太弱，已经无法看懂这封信。

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下定论，到底谁是第一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但这又有何妨？怀雅各和爱伦于 1846 年 8 月 30 日在波特兰结婚了。因为他们转变了自己的信仰，被原来的教会除名，所以他们只得在法院公证结婚。

怀雅各已成为了一名非常成功的复临信徒布道士。在第二章曾提到过，正是他在一个冬天为期六周的布道之旅中使一千多人悔改归主。当他时不时地造访波特兰时，听说爱伦姐妹经常被不同教会的牧师邀请去作见证，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大失望过后，大约在爱伦见到“新郎”的异象之后，怀雅各见到了她。从此他们经常一起旅行，同行的还有莎拉·哈门和路易莎·福斯（Louisa Foss）等，有时大概五六个人一起去鼓励那些在失望中的复临信徒。他们结婚时几乎身无分文。回到戈勒姆的罗伯特·哈门夫妇邀请他们去同住时，他们欣然接受了。

怀雅各和爱伦很快开始研究了贝约瑟关于安息日的新书，并与圣经进行比较，发现第七日确实是上帝真正的安息日。几个月后，即贝约瑟接受了怀爱伦异象之后，她患了重病。有人以为她可能会死。她的父母、姐妹和丈夫都恒切地为她祈祷，但是依然毫无起色，直到奥蒂斯·尼克尔斯让自己的儿子亨利从多尔切斯特来探望她。亨利与他们一同恒切祷告，受感站起身来，走到床边，按手在怀爱伦的头上说：“爱伦姐妹，耶稣基督医治了你。”第二天，怀爱伦便完全康复了，足可以和丈夫坐车到六十一公里以外去赴会。此后好长一段时间她都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前所未有的好。1847年8月26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们给他取名叫亨利·尼克尔斯·怀特（Henry Nichols White），以纪念这个年轻人与这一美好时刻。

在1846到1847年的秋冬之间，贝约瑟拜访了在吉布森港的埃德森和克罗泽，又在托普瑟姆目睹了怀爱伦见关于天文的异象。贝约瑟回到费尔文的家中修改并补充了他的第一本关于安息日的书，以便再版，因为第一版已经几乎脱销了。

在第二版的《第七日安息日，一个永恒的记号》一书中，贝约瑟对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做了新的解释。他还进一步推进了海勒姆·埃德森的思想，认为或许启11:18, 19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他发现普雷布尔、库克以及其他几个人，包括他自己，都一直在热衷于出版关于安息日亮光的作品。他觉得原因可能是因为在1844年“第七位天使吹号”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现出了祂的约柜（里面有十条诫命）。



亨利受感站起身来，走到床边，按手在怀爱伦的头上说：“爱伦姐妹，耶稣基督医治了你。”

贝约瑟对第二点抱着谨慎的态度。他说：“我不认为这种观点是确定的，但我认为这个推论是强有力的。”³到初春的时候，他的疑虑被打消了，怀爱伦见了两个特别的异象。⁴一个在1847年3月6日，另一个是在1847年4月3日。因为这两个异象非常相似，因此我们只讲第二个。

让我们从头来想象一下整件事的情景。⁵

缅因州托普瑟姆的春天终于来了。冰雪消融，蔷薇盛开，知更鸟在草地上寻找虫子。那天是4月3日，安息日，信徒们在斯托克布里奇·豪兰的家里跪下祷告，寻求上帝的真理和亮光。突然，怀爱伦用温柔而愉快的声音大声喊着：“荣耀！荣耀！”大家都知道她又见了异象。

这群人充满了令人兴奋的敬畏感。他们的祷告已经得到了回应。他们知道，当怀爱伦的异象结束之后，她肯定会将得到的启示告诉大家。

怀爱伦在异象中站了起来，走到正在跪着的人们前面，站在放圣经的桌子旁。其他人也起身，坐在椅子上注视着她，并默默地祈求上帝的赐福。

怀爱伦毫不犹豫地拿起一本圣经，高高举过头顶。她根本看不到圣经的内容，但是却能翻到圣经的应许。然后她走到一个需要那节经文的人面前，抬头望天说出了那段经文，并轻轻地将圣经推到那人胸前。当那人接过圣经，自己读经文时，怀爱伦又信心满满地回到桌子旁边，拿起另外一本圣经，又开始如此鼓励另外一个人。她反复这样做了几次之后，便坐下来，继续领受着异象。

过了一段时间，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是她见异象后的第一次呼吸。

每个人都急于知道她会说什么。她凝视着房间四周，在刚刚见过天国的荣耀之后，她必须慢慢恢复视力，习惯地上的暗淡光线。

雅各平静地问：“现在你能告诉我们主给了你什么启示吗？”

“是的，是的，我可以，”爱伦回答。

“我看到一位天使迅速地飞来。他很快地将我从地上带到圣城。在城内我看见一座圣殿，便走进去。然后，我走进了圣所。”

向普世宣告

“耶稣掀开幔子，我进入至圣所。我看到那里有用精金包裹的约柜。耶稣站在约柜旁边。里面有石版，像书一样合起来。耶稣将石版打开来，我就看见上帝亲手所写的十条诫命。一块上面写着四条，另一块上面写着六条。那第一块石版的四条焕发着比那六条更亮的光辉，但第四条，就是安息日的诫命，又比其他各条更光亮。安息圣日看上去充满了荣耀。这条诫命被一个光环围绕着。”

房间里的人们听见都惊呆了，面面相觑。怀爱伦看到他们的表情说：“我也非常惊讶，我也不知道上帝将安息日看得这么重要。”

停顿一下，她继续说：“我看到圣安息日现在和将来都是上帝的真以色列民和不信的人之间的隔墙。安息日是上帝所宠爱并且等候祂的圣徒团结起来的大原则。”

满屋子的人依然还是面带惊讶。

怀爱伦稍加思索，希望用最恰当的语言来表达她所看到的。她继续说：“我看到有一些上帝的儿女还没有认识并遵守安息日。他们没有拒绝安息日的亮光。当艰难的时期开始，我们出去更充分地传扬安息日的真理时，我们都被圣灵所充满。这事触怒了一般教会和有名无实的复临信徒。因为他们无法反驳安息日的真理。正当此时，上帝所拣选的人都很清楚地看出我们拥有真理，于是他们便出来和我们一同忍受逼迫。”

几年后，当怀爱伦对这异象有了更好的理解时，这一次她补充说：“宣扬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的第三位天使，代表那些接受这一信息、扬声警告世人去遵守上帝的诫命和祂的律法如同眼中的瞳仁一样的人。为回应这个警告，许多人将接受主的安息日。”⁶

与此同时，怀爱伦马上将那时对异象的理解写了下来。贝约瑟在几天之内就印刷了一千份单张。怀雅各筹集了七元五角来支付贝约瑟的印刷费用。不久后，怀雅各再次将这个异象和其他的资料印成一本名为《致小群人的信息》的小册子。后来于1815年，他在一本名为《基督徒经历和怀爱伦的异象》的小册子中发表了这些异象。今天则全部被收录到《早期著作》中。

有些信徒读到1847年4月3日的异象时感到颇为困惑。他们认为艰难开始之后，每个人的恩典时期就要结束，其案卷也必确定。他们问：“到那时，再传安息日给

他们听还有什么用呢？”怀爱伦在她的下一本书中做了解释⁷（这些也被收录在《早期著作》中）：

“上文所说‘艰难的时期开始’不是指七大灾难开始倾降的时候，而是指七大灾倾降之前、基督仍在圣所的一个短短时期。那时救恩的工作行将结束，地上的患难即将临到，邦国要发怒，但他们要受到抑制，不让他们拦阻第三位天使的工作。那时‘晚雨’，即主面前‘安舒的日子’将要来到，以加强第三位天使的大呼声，并预备圣徒在最后的七大灾倾降时站立得住。”⁸

那些早期遵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从预言中得知，他们竟然要更充分地传讲安息日，便都受宠若惊。

到底比谁更充分？比什么更充分？怎样更充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早在 1847 年，这些问题的答案至少是这样的：他们对安息日的理解和个人的经历要比安息日再洗礼派信徒和第七日浸信会信徒更加深刻。

第七日浸信会信徒和安息日再洗礼派信徒曾说过安息日具有约束力的原因是：（1）它是道德律法中的一部分，（2）耶稣和门徒们都遵守安息日，（3）背道的教会篡改安息日的预言已经应验。他们的立场有什么问题吗？没有，而且完全合乎圣经。这都显示了他们对预言在历史上应验的高度重视。

但是安息日的真理远不止于此。今天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和其他守安息日的教派之间有清晰的区别。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们清楚我们存在的理由与我们所肩负的使命。

这种差异涉及到对一些圣经特别词语的理解，比如“上帝的印记”，“三天使信息”，“兽的印记”，“圣所”和“审判”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基本上接受了第七日浸信会所教导的一切要道，但通过查考圣经，他们增加了与末日预言有关的非常实用的观点。

几位早期的复临信徒先驱们研究启 14：中三天使信息时，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证明*他们自己在圣经所预言的特定时间占据了特定的角色*。

作为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米勒耳派信徒，他们宣讲了第一位天使信息：*审判*

向普世宣告

的时候已经到了和永远的福音（启 14：6，7）。1843 年和 1844 年，他们开始传扬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上帝的子民必须从“巴比伦”所代表的教会中出来（启 14：8，18：1-4）。1846 年，他们注意到第三位天使宣布了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关于安息日的信息，正是这道信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启 14：9-12）。

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意识到自己蒙召要应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正像他们帮助应验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一样。

怀爱伦在 1847 年 3 月 6 日和 4 月 3 日见的异象，证实了他们基于圣经研究所有的发现。从 1844 年 10 月 22 日之后，他们对时间的概念更加增强了。因那些异象指明耶稣已站在约柜旁，展开律法，并有荣耀的光环照耀着安息日。两年后，1849 年 3 月的另一次异象提供了确定的信息：“当至圣所的门被打开时（1844 年 10 月 22 日），显明了诫命中时间的重要性……耶稣站在约柜旁。⁹ 在另外一个异象中，怀爱伦看见一位天使引述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并且指向了天上的圣所。¹⁰

这里远比第七日浸信会的内容更加进深。它给他们一个新的使命感，让他们知道他们蒙召要应验另一个预言，其时间已经来到。

耶稣不会永远留在至圣所里。正如我们在第九章中所看到的那样，1845 年 10 月，怀爱伦看到，时候要到，基督将离开那里，驾云降临，来到地球上。上帝的审判将要临到所有的罪人。启 15：和 16：也预言了这个时间，并指出上帝将以灾难的方式审判世人。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不仅包括守安息日，更非常明确地指出谁将会遭受最后的灾难，就是那些没有足够的信心去遵守上帝诫命，反而在心中接受“兽的印记”的人。

早期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非常清楚《启示录》中所说的，在恩典时期结束之前，人要接受两种截然相反的印记，即“上帝的印记”或“兽的印记”。因为兽的印记要盖在那些不守上帝诫命的人身上，早期复临信徒开始明白上帝的印记要盖在那些遵守包括安息日在内的全部诫命之人的身上。

事实上，他们发现上帝的印记就是借着相信耶稣而正确遵守的安息日。这样的解释得到了广泛圣经研究和怀爱伦几个异象的印证。¹¹

在查考《启示录》第七章时，他们看到在末后的日子里，将另有一位特别的天

使负责给守安息日的上帝子民盖上印。他们也看见，要等到耶稣的每一位忠心子民都被盖印之后，七大灾才会降下。

当先驱者们仔细思考了这些真理时，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安息日的重要性以及基督复临的日期已经临近。

当基督在天上做收尾的工作时，也呼召人们注意安息日。祂要在末日涂抹罪恶，而违背安息日就是罪。

当临近末时，灾难如乌云密布，风暴将在愤怒中来临时，基督与撒但之间的斗争将在地上达到高潮。善天使和恶使者们都在急切地到处吸引人效忠上帝或是魔鬼。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人的品格将会被定型，不可改变，或像上帝，或像那恶者。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每个人都要做出决定。只有那些选择上帝真理的人才能够躲避灾难，并且享受基督复临的大喜乐。

每一个明白所处时代的守安息日的人都被召要尽心，尽力，尽意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要火速传扬这个信息，因为时日短促！”¹²

这里所强调的与当初奥克斯太太传给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的信息是何等不同啊！当那位善良的第七日浸信会姐妹传了所必须传的信息时，当时的复临信徒认为耶稣很快就要复临了，所以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关心安息日的道理了。

但是当贝约瑟，格尼，埃德森，怀雅各和怀爱伦、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豪兰和其他几位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深入研究后发现，正是因为基督即将复临，时间紧迫，他们才必须接受安息日，此乃是否真正忠于耶稣的考验，而且他们还要去广为传扬之。

这至少是“更充分地传扬安息日”的部分含义，也是第三位天使信息的核心。

在启 14：中，第三位天使“大声”宣告了这个信息。为要使这部分预言得以应验，使信息飞速传给那些尚未知晓的人，信徒们开始意识到有责任要为此出版一份定期刊物。

第十四章

《好的老评论》

1850年11月，怀雅各创办的期刊，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老读者称为《好的老评论》。它的正式名称（1978年改为《复临评论》）一直都是《复临评阅及安息日宣报》（简称《评阅宣报》）。¹

《复临评论》？如果“复临”是指基督的复临，那么一份刊物怎能在此事发生之前去评论它呢？

在1850年的解释是：《复临评论》所评论的是复临大觉醒。1844年春季大失望之后，约西亚·李奇（Josiah Litch）首先写了《复临之盾》，追溯了直到那时在复临运动中上帝的保守和预言的应验。1847年夏天，贝约瑟写了《复临路标和高峰》，对同一主题进行了补充。

爱伦在她的第一个异象中看到半夜呼声的明光要照亮通往圣城的路。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历史是关于早期安息日会的，包括你正在读的这本书。这也是《复临评论》存在的原因之一。

《安息日宣报》。这份新报刊是要宣告一项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至圣所的耶稣要将世上的男女从罪恶中分别出来，引他们归向自己。

从最初发现圣所中的安息日开始到《复临评论》创刊之间的两年半时间，继1846年早期周末会议以后的二十多次²周末会议，标志着这是重要与影响深远的两年半。这些聚会基本上都是在信徒家举行，聚会场所也各不相同，厨房，客厅，车库，尚未完工的大厅，也有几次在打扫干净的谷仓里。

1848年4月举行的聚会尤其值得注意。以前每次都只有十几个人参加聚会，甚至在托普瑟姆也是如此。但这次在康涅狄格州落基山的阿尔伯特·贝尔登（Albert Belden）家里的聚会竟有五十个人参加，这令怀雅各感到很意外。几年后每当提起那次聚会，他都认为那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首次代表大会，无论从参加人数还是

会议的影响力来说，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³

一次会议可能从周五持续到周日，或从周四下午到周一早上。一次是在周日，一次在周一。怀雅各，这位活的“复临评阅”，用证据来说明米勒耳运动中所讲的高潮就是基督进入至圣所；贝约瑟作为活的“安息日宣报”，讲述着约柜中的安息日，以及遵守第四条诫命的重要性。

这些参加聚会的男女都曾经历过 1844 年的预备以及大失望。现在已经过去几年了，他们已经度过了狂喜和痛苦。他们在互相对问这是真的吗？两千三百日真地是在 1844 年结束吗？耶稣真地进入了天上圣所的最里层吗？我们真地传扬了前两位天使的信息吗？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我们的“责任”吗？

他们曾经因为传讲的神学不被人接受而做出了牺牲。他们对变幻莫测的自由主义哲学毫无所知。他们的信仰标准就像路德在沃姆斯会议上提出的一样，就是圣经，常识和良心。当他们发现圣经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第七日安息日的道理时，他们大部分人都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捍卫这个真理。

怀爱伦在 1904 年⁴写道：“我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认识到我们信仰的根基奠定得多么坚固。我丈夫，贝约瑟长老，皮尔斯老爹，希兰·爱德生长老，以及其他睿智、高尚、真诚的人，都属于那些在 1844 年定期以后查考圣经如同寻找隐藏的珍宝的人。我和他们聚在一起，认真地研经祷告。我们经常聚集研究，一直到深夜，有时甚至整夜祷告和研究上帝的话语。这些弟兄一再聚在一起研究圣经，为了更了解其含意，以便作好准备，有力地将之教导他人。”

怀爱伦自己的作用虽然有限，但是却很有价值。她说：“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难点说：‘我们不能做什么了，’主的灵便会临到我身上，我就会被带进异象，我们所研究之段落的清楚说明就会赐给我，并且指示我们该如何有效地作工和教导人。”

弟兄们便立刻在圣经和索引上查阅她的建议，并兴奋地发现，原来不明白的问题确实解释清楚了。⁵怀爱伦的这些贡献让人们印象深刻。她说：“因为弟兄们知道，若不是这些异象，我就不可能明白这些道理。”当然，概要很清晰易懂，但是她往往不能理解弟兄们用来支持其不同观点的圣经经文或推理。

“我一直处于这种状态，”怀爱伦说，“直到我们将所有的信仰要点都弄清楚，

向普世宣告

与上帝的圣言保持一致为止。”显然，这正是上帝的目的，要让信徒明白：上帝呼召他们持守并传扬的真理都是源于圣经本身的，而不是源于一个年轻女人的梦（正如有些人受试探要说的）。

1848年夏天，论到在纽约靠近沃尼的大卫·阿诺德家的聚会，怀爱伦报告称⁶“赴会的人约有三十五位，——这要算是该州西部所能召集的全部同道了。但在这些人中，几乎没有两个人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有一些人还坚持严重的谬见，而各人都坚持己见，声称自己的看法是合乎圣经的。”

当他们开始举行圣餐时，一位弟兄打断大家，说他认为每年只应举行一次圣餐，就是在耶稣自己举行圣餐的日子。还有人告诉大家千禧年已经过去了。

几年后，怀爱伦回忆道：“这种意见分歧的奇怪现象重重地压在我心上。我发觉有许多人拿谬论当作真理传讲。在我看来，这种情形是羞辱上帝的。我的心灵深为忧伤，终于在这种压力之下晕倒了。有些人恐怕我将要死了。贝约瑟，张伯伦，格尼，埃德森等弟兄和我的丈夫都为我祷告，主垂听了祂仆人们的祈祷，我便醒了过来。”

她继续说：“有天国的光辉照在我的身上，不久我就对地上的事物失去了知觉。”

在她的异象中，她看到了那些人思想的错误所在以及何为正确的观点。她蒙指示要他们放弃错误，在圣所和安息日的真理上联合起来。结果那次会议“胜利地结束，真理取得了胜利，”并且这场运动又得了几名新信徒。

举办这些会议付出了不少牺牲。爱伦牺牲得最多。她深信是上帝呼召她去参加这些会议，便含泪将自己的婴儿亨利留给她的朋友斯托克布里奇·豪兰代为照顾。在几年时间里，她只能不时去看望她的儿子，像哈拿一样，每次都带礼物给他。

为了有钱去参加大卫·阿诺德农场会议，怀雅各找了个割草的工作，每亩赚八点七五美分，一共赚了四十美元作为参加会议的费用。

在吉布森港埃德森的谷仓会议后，贝约瑟和怀雅各夫妇沿着伊利运河乘船回家。我们亲爱的贝约瑟手里拿着珍贵的一元钱去乘船。船在停靠时出现了问题，贝约瑟失去重心掉到了河里。这位有经验的船长便开始游泳，一手抓着他的钱包，另一只手紧紧抓着那一美元。突然他的帽子掉了，他才不得不松开那一块钱而抓住帽子，但是他却紧紧抓着钱包不放。随后，他和怀雅各夫妇一同去探访了一对刚开始守安

息日的威廉姆·哈里斯（William Harris）夫妇，顺便在那里把贝约瑟的衣服晾干。

1848年的最后一次聚会是11月18日和19日在多尔切斯特奥蒂斯·尼克尔斯家中举行的。从某些方面来说，那次的会议是最成功的。信徒们在他们研究的重大主题上保持高度一致，认为应该有人把这些内容都印刷出来。是否可以请贝约瑟再出一本书呢？

在多尔切斯特，他们为如何出版这些信息而多多祈求上帝。周日，怀爱伦便见到一个异象。在异象中，她大声宣告安息日是上帝的印记（启7：）。她的宣告像太阳一样从东方升起，越来越温暖，越来越明亮，直到圣徒成为不朽的。异象过后，她吩咐贝约瑟将她所说的话发表出来。⁷她转向她丈夫补充道⁸：“我有一个信息给你，你要着手编印一种小报刊分送给人。”

报刊。书籍固然不错，但是却容易经常被忽视，而期刊却能更加持久。

怀爱伦建议了出版的方案。“起初篇幅小一些，但人们读了以后，就会向你提供印刷的资金。这项工作一开始就会取得成功。”

停顿一会后，她补充道，“主指示我：这微小的开始必成为束束真光照亮全世界。”对这几位身无分文的先驱们来说，这样的预言实在是不可思议！

接下来是一段考验的时间。许多人都希望出版这份期刊，但是都希望别人来出钱，而怀雅各长老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他已经完全献身了。他的收入来源仅仅是在布道间隙中做的零工和一些小额捐款。当他为了这份期刊而向人募捐时，得到的回应出奇地令人沮丧。

1849年1月，贝约瑟出版了一本新书《永活上帝的印记，上帝的十四万四千仆人受印》，填补了这段时间没有属灵出版物的空白。他从怀爱伦所说的“束束真光照亮全世界”中得到了灵感。他充满信心地断言安息日的真理必传遍法国，英国，俄罗斯和幼发拉底河东的地区。

一年后的1950年初，怀雅各也出版了一本书，是一本四十八页的诗歌——《上帝选民诗歌集，他们是守上帝诫命，为耶稣作见证的》。其中也有关于上帝印记的信息。“这信息清晰，从东方升起”，另外还有一些祷告：

上帝啊，永活的上帝，

愿你加盖印记

从毁灭的权势中

保守我们，免得我们死亡。

有一首名为“复临历史”的诗歌，追溯了第一位和第二位天使的信息，直到“第三位天使庄严的信息，宣告最后的毁灭将到。”另外还有一首赞美怀爱伦早期异象的诗歌，为在怀爱伦做先知职事第一个月中祷告时医好的病人海德(W.H.Hyde)所写。

我们已经听到来自荣耀圣地的赞美，

我们因这赞美而喜乐。

在怀爱伦晚年的岁月里，人们经常听到她哼唱着这首赞美诗。¹⁰

各种书籍固然很好，但是上帝已经启示要出版一本*期刊*！

1848年，怀雅各曾为了参加一次会议而以每亩地赚八点七五美分的工价做过割草的工作。1849年7月，在经过几个月的募捐失败之后，他决定再去割草。

“我要出去找块地割草，”他对妻子说。

在夏日的早晨，当他正要出去割草时，怀爱伦感到身上压了一个极大的重担，便昏了过去。为她祷告之后她恢复了知觉。她见了一个异象。

“是关于什么的？雅各后来问。

“关于你。”

“你看到了什么？”

“上帝指示我，去年你出去割草的时候，祂祝福了你。但是如果现在你还这么

做的话，祂就会使你生病。因为你的工作应该是写作、写作、写作，凭着信心前进。”

于是，雅各不再疑惑。他找到了笔和纸，翻开圣经和经文索引，开始预备文章与评论。当他查考经文的时候，有些会遇到一些难解的经文，便和爱伦一同跪下，祈求上帝的解释，然后再继续写作。

这时，他们借住在康涅狄格州落基山附近阿尔伯特·贝尔登的新农庄里。1848年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二楼的一个尚未完工的大厅（约 54m²）里举行的。当时怀雅各和爱伦结婚已经三年，但他们依然家徒四壁，他们的全部家当用一个一米宽的行李箱就可以装下。

他们节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圣工上。在米德尔顿有位性格开朗的克拉丽莎·本弗伊（Clarissa Bonfoey）小姐，她的母亲过世后便提出要带上家当搬来与他们同住。他们非常高兴。马车运来了她的家具，他们在二楼为她安装了隔间，然后开始清扫工作。

这是一个独特的安排，本弗伊小姐和怀氏夫妇同住，他们又轮流与贝尔登一家同住。相同的信仰使他们建立了比血亲更亲密的友谊。这种关系一直持续着，后来怀爱伦的姐姐莎拉嫁给了贝尔顿的儿子司提反，成为了作曲家弗兰克·贝尔登（Frank E. Belden）的母亲。¹¹

1849年，在怀氏夫妇第二个孩子雅各·爱德森（James Edson）出生的同一个月里，他们的期刊终于面世了，名为《现代真理》。

书名来自于彼前 1: 12。在第一篇评论中，怀雅各写道：“在彼得的时代有现代真理，或是适于那个时代的真理。教会一直都拥有现代真理。现今的现代真理表明了要见证那个前所未有之大艰难的人现今的责任与正确的立场。”这“现代真理”当然是指安息日。



佩尔顿读道：“暴风雨将至，战争，饥荒和瘟疫已进入杀戮的战场。现在是我们在永生上帝的真理中寻求庇护的唯一时刻了。”

内容都写好后，怀雅各在七月的酷暑中走路到了米德尔顿。爬上一家印刷厂楼上的办公室，要求印刷一千份。

雅各当时正患腿疾，却忍着痛一瘸一拐地来回共走了二十六公里路。

查尔斯·哈姆林·佩尔顿（Charles Hamlin Pelton）先生是那儿的印刷商。他盯着要印刷的标题，又盯着怀雅各手稿的题目。他困惑不解。“每周的安息日是在创世的时候就设立的，而不是在西奈山，”他读到。“这是‘现代真理吗？’”

但生意总是要做。他耸耸肩，指着合同上的位置，怀雅各在那里签了字。雅各一瘸一拐地走下高高的楼梯。当佩尔顿逐字进行排版的时候，他的疑惑就逐渐解开了。他边排边读：“暴风雨将至，战争，饥荒和瘟疫已进入杀戮的战场。现在是我们在永生上帝的真理中寻求庇护的唯一时刻了。”

前三期的大部分内容，虽然对印刷商来说是全新的，却都是第七日浸信会原有的道理。在第三期和第四期中，典型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息浮现出来了：耶稣在圣所中，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安息日是上帝的印记，以及对赛 58：12-14 的讨论，此处称末日守安息日的信徒为在上帝律法中“补破口的”。怀雅各说：“更充分地

传扬安息日的时候已经到了。”

怀雅各长老的腿疾仍未痊愈，他依然在不断地来往奔走，阅读校样，以确保期刊的排版和印刷都能符合他的要求。印好之后，他借用贝尔登弟兄的马车把这些期刊拉回家。

刊物被堆放在地上。附近农场的信徒都被招聚了来。他们热泪盈眶地跪在刊物周围，祈求上帝的祝福。然后他们将报刊折好，剪去边缘部分，写上地址，寄给每一位他们认为可能会读的人。雅各每次出门也会把几份塞在手提包里，带到米德尔顿邮寄出去。他们几乎立刻就收到了回信和捐款，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在米德尔顿出版了四期刊物之后，怀氏夫妇离开了阿尔伯特·贝尔登的家，去缅因州托普瑟姆的豪兰家与他们三岁的儿子亨利相聚，愉快地度过几天。后来他们向当地弟兄借了一些家具，在纽约州的奥斯维戈住了下来。本弗伊小姐随后也搬了过来，在怀爱伦夫妇出去传道的时候帮忙照顾小爱德森。

由于他们经常出门，所以《现代真理》期刊停滞了几个月。当他们重新找了印刷厂并出版了十二月的期刊时，发现人们对此期刊的热情已经消失殆尽了，甚至连贝约瑟当时也反对¹²（当时只是暂时的），或许认为截稿日期使编辑太过忙碌。

有一段时间，他们的捐献已经入不敷出了。怀雅各不得不宣布“目前我们已经一贫如洗，甚至负了一些债。”¹³怀爱伦又看到一个异象。她说：“当我看到许多因缺少现代真理而行将死亡的可怜生灵，又看见一些自称相信真理的人正因扣留那为推进上帝圣工所必需的钱财而听凭他们死亡时，这景象真是太伤痛了，我就恳求天使不要让我再看这景象。”¹⁴

现在捐款又滚滚而来了。

《现代真理》同时又加上了《复临评论》。1850年11月，怀氏一家搬到了纽约的森特波特，然后又搬到了缅因州的巴黎市。这时，《复临评阅和安息日宣报》第一期第一卷出版了¹⁵，即两种刊物合并后的产物。除了有关安息日和圣所的文章之外，当然还包含了不同的圣经主题，守安息日信徒的来信，以及几位布道家的踪迹报告。

这份刊物最初是免费的，过了一段时间后变成每年一美元的订阅费用，但对那

向普世宣告

些无力支付的读者依然保持免费。几乎每个复临信徒家庭都有一份，并且大多数都是付费订阅的。这份刊物成为了一个爱的纽带，使复临运动团结一致，不断向前发展。

时至今日，这份《好的老评论》（即《评阅宣报》）已经改进了不少，也增加了篇幅。在缅怀过去的同时，仍然能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保持团结并继续前进。近年来，因为北美以外的教友人数激增，因此出版了适合不同地方，比如欧洲和南美洲读者的特别版。

在新的刊物出版之后，怀氏夫妇继续进行旅行布道。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但是得到的报酬却少得可怜。这样伟大的信息只有很少的人来传扬。1851年，怀雅各因为劳累过度而感到气馁，以至于有一次给了印刷厂一个声明，让他们印在下一期期刊中，宣布这将是最后一期。但是当他早上出门的时候，怀爱伦又昏迷了，他赶快回来帮助她。他们一同祷告，他的信心恢复了，期刊也保留了下来。¹⁶

当他们住在萨拉托加斯普林斯市的时候，怀雅各长老决定应该停止雇佣外面的印刷厂，而建立自己的印刷厂。他认为，一份用来宣扬安息日真理的刊物，在安息日印刷实在太糟糕了，因为有时情形就是如此。他还认为信徒会比非信徒更加负责，还能省下一些费用。

他开始筹集资金来购置必要的设备。消息传出去后，捐款又进来了。怀雅各得到了一台华盛顿手印机，与十五世纪古腾堡使用的印刷机极为相似。

与此同时，另一个变动把怀氏夫妇和《评阅宣报》带到了罗切斯特。他们租了一幢杂乱破旧的老房子（年租金一百七十五美元）。这幢大房子足以容纳印刷机，铅字，纸张，还有他们夫妻和两个儿子，以及十几名忠心的义工。他们的收入在支付了房租与伙食费后几乎所剩无几，而他们每天吃的不过是玉米糊或豆子，顿顿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工人中，有一位女孩叫安妮·史密斯（Annie Smith），不久之后她的弟弟乌利亚也加入了他们。

安妮什么都能做，特别是编辑，校对和抄写。当怀雅各长老出门时，她就代理主编之职。她有诗歌的天赋，有三首赞美诗被收录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赞美诗》中。“我见一人劳苦忧伤”是祂所写的众多诗歌中最著名的一首，曾经被刊登在《评阅宣报》的封面上。这些作品大多都是解释复临运动的，如：

孤独的天路客，前进，前进，

到那光明荣耀的世界，是我们美好快乐的家乡。

安妮二十七岁时因为肺病而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她的弟弟乌利亚·史密斯 (Uriah Smith) 也是一位诗人。他喜欢更为古典的诗句，同样被《评阅宣报》所采用：

时候将至，

时候来临时，风暴已经兴起

“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祂！”

乌利亚二十岁的时候放弃了去哈佛进修的计划，搬进了罗切斯特的那幢大房子。1855年，在他二十三岁时成为编辑。他为《评阅宣报》服务了长达五十年之久，大部分时间担任主编，还有几年时间也做过书记员，办公室经理或者校对的工作。

乌利亚不但行文流畅也巧于工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是印刷厂唯一一位负责木刻插图的雕刻师。他曾做了几张书桌，其中两张被保存至今。¹⁷他在十几岁时失去了一条腿，为了使自己能在祷告的时候跪下，他便制作了一个义肢并获得了专利证书。后来他还获得了改良课桌的专利证书。

乌利亚多年来一直担任总会秘书。他坚持在每晚九点到十二点之间写作。他最著名的著作是《但以理和启示录研究》。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这本书一直是复临安息日会解释这两部预言书的经典著作。他一表人才，彬彬有礼，忠于职守，是当时著名的复临信徒领袖之一。1903年3月的一个周五，他因中风去世，享年71岁。

让我们回到前面！1855年，密歇根的信徒们邀请怀氏夫妇搬到战溪，并提出要为他们建造一个小工厂。他们欣然接受了。一座两层木质的小楼很快就建好了。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蒸汽动力印刷机取代了小型手动印刷机。宽敞的建筑物取代了最初的小房子。这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印刷厂终于成为了密歇根洲最大、设备最好的印刷厂。

向普世宣告

但是复临信徒们从未忘记，他们的第一个总部设在罗切斯特的印刷厂里，他们的第一个机构是一家印刷公司。因为他们要合法地出版刊物，所以他们的领导人才在 1860 年聚在一起，商议这个教派的名称。当总会办公室设在战溪期间（1863-1903），他们都是在使用《评阅宣报》的厂房。

这一切都是预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蒙召存在就是要传扬末世的信息。他们要活出他们的信仰，并通过书籍、报刊和其他方式使世人都知道这个信息，使他们也可以活出之。

第十五章

复临信徒欠其他基督徒什么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先驱们称他们发现的信息为“真理”，把他们的第一本期刊命名为《现代真理》。他们总是习惯性地称那些新加入的教友为“进入了真理”，而称呼背道者为“离开了真理”。

1881年，怀爱伦写道：“我们所拥有的真理像上帝的生命那样稳固。撒但尽其一切本领和阴间的势力，也不能把上帝的真理变为虚谎。”¹

听起来好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认为只有他们才拥有真理！其实不然，他们反而深深地感到欠那些历世历代曾珍视并把真理代代相传，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之无数基督徒的债。

我们已经知道复临信徒欠第七日浸信会的特殊的债。让我们再简要地看看他们还欠其他基督徒什么债。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理。耶稣回答说：“我就是……真理”（约 14：16），及“你的道就是真理”（约 17：17）。故此，真理就是“基督”和“圣经要道”。

“要道”的意思就是“教导”。圣经教导有关上帝的真理。耶稣也教导有关上帝的真理。当很多人一度认为上帝是一位对罪恶的人类轻易动怒，毫不关心人间疾苦的神时，耶稣却向人表明这位上帝其实是位慈爱的天父。

耶稣说上帝是一位恩慈的上帝。凡是全心全意依靠祂的人，祂就必赐给他们救恩。“叫一切信祂的……反得永生”（约 3：16）！祂默默地应许：“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若去……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 14：1-3）。耶稣还应许到那快乐日来临之前，祂要藉着祂的代表——圣灵——与人同在（请参见约 14：15-18, 25-29, 15：26, 27, 16：7-14）。为了让人们确信这一点，祂邀请凡跟随祂的人一起赴宴，即主的晚餐。告诉他们，祂愿意像食物一样住在他们“里面”，成为他们的一部分。

向普世宣告

耶稣教导我们：人死时，上帝不会让他们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受痛苦，而是叫他们“睡觉”，直到复活（请参见约 11：11-14，5：28，29）。

耶稣也教导我们上帝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任何人都不应该被迫成为基督徒。人们应当先受教，并只有当他们选择相信的时候，才能予以施洗（请参见：太 28：18-20；可 16：16）。祂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愿意继续成为祂的朋友，我们就应该遵守上帝的诫命。祂应许必帮助我们，并应许与上帝和谐的生活将是何等地福杯满溢（请参见约 15：1-11）。

耶稣讲述了很多关于上帝的奇妙真理，以致听到的人都“稀奇祂口中所出的恩言”（路 4：22）。甚至有一次连圣殿中的官长也冒着渎职的危险，违抗了逮捕祂的命令。他们说：“从来没有人像祂这样说话的”（约 7：46）。

耶稣离世之前，曾赐给使徒“真理的圣灵”，以继续教导真道——关于基督的真理。

可悲的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想。正如保罗所警告的，假师傅要兴起（请参见徒 20：28-31；提后 4：3-4）。在极短的时间内，基督的真理被严重地曲解了。假道使人误解上帝，从而造成了灵性的堕落。

因信称义的道理从来没有被完全遗忘，每个时代都有一些基督徒坚信上帝。但是在混乱的中世纪，渴望与上帝亲近的人却经常被告知，除了相信上帝之外，上帝还需要他们长途跋涉去朝圣，造访圣地，及各种苦修²。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与地上的牧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这些人上帝特别派定的，掌管着天国和地狱的钥匙，能向任何犯罪的人关闭天堂的门。因为那时出现了许多虚伪又腐败的神父，所以很多人在藐视他们的同时也藐视了他们的上帝。

那时，婴儿一出生就要接受洗礼，在他们还不知道基督徒意味着什么之前就被送进了教会。

虽然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没有否定基督复临的道理，但是他们更喜欢把复临的时间无限期延后。他们误用启 20：4 说：基督已经借着祂的教会在属灵意义上复临了，并让主教坐在教堂的宝座上。³

圣经中说人死后像睡觉一样，但是他们却说没有受洗的人死后会直接到地狱里

去永远受痛苦，连忠心的信徒也会先进入到炼狱，即进天堂之前不确定要烧多久的一个中转站。为了支持这些理论，他们还编造了一些传说，比如在英格兰有一个坟墓，其表面会不时地起落，向那些虔诚的人证明埋葬在那里的人正在饱受折磨。当年轻人询问他们怎样可以帮助死去的亲人更快地进入天堂，而免受炼狱的痛苦时，他们便被告知要进行额外的补赎。如果他们再问“我们做得够了吗？”，得到的回答便是“没有人知道。”

从很多修道士和圣徒的日记和灵修笔记中可以看出，对许多基督徒来说，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圣餐是与个人的救主亲密接触的机会。与此同时，耶稣简单的话：“这是我的身体”——翻译成拉丁语就是“hoc est corpus meum”——却被误信为要把圣餐饼变成实际的基督的身体，⁴并说那酒太圣洁，普通的信徒是禁止喝的，以免他们会不小心把“上帝的血”洒出来。

一些迷信的人在半夜潜入教堂，偷走圣餐礼剩下的基督身体的碎渣，撒在他们的卷心菜田中以祈求好运。很多人除了圣餐礼中铃铛响起后神父念诵的“这是我的身体”以外，几乎不听任何讲道，也不参与任何礼拜。他们加快了聚会的速度，以使这个神秘的时刻早点到来。基督的这句属灵的话竟成了成千上万人的魔咒。

上帝的真理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假道。人们对信仰变得越来越冷漠和迷信。大部分人认为，他们或视上帝为一位愤怒的神，或视之为冷酷的神——酷似耶稣降世之前犹太人的做法。

可想而知，上帝是多么期望再次向人们显明自己的真实形象啊！当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敞开心扉接受新的真理时，上帝该有多么欣慰啊！

威克里夫是一位忠心的天主教神学家。他爱主耶稣，并相信基督是一切真理的源泉。他恳求那些天主教徒们抛开各种人为的传统，接受圣经为基督徒唯一的指南。



约翰·威克里夫对他们说：“我不会死，我要活下去，再次宣告修士的恶行。”

他的敌人威胁要杀死他。有一次他卧病在床，他们就来讯问他，但是他从床上坐起来坚定地说：“我不会死，我要活下去，再次宣告修士的恶行。”

威克里夫是第一个将整本圣经翻译成中古英语的人，被称为“英译圣经之父”。当时有好几百本手抄本在各地流传着。一批被称为罗拉德派信徒的特别传教士被派到英国各地。他们穿着独特的衣服，向人们诵读圣经，奉劝人们要置圣经于传统之上。

一个世纪过去，马丁路德出现了。他经常跪在上帝面前寻求真理。作为一名天主教大学的教授，他必须要教导圣经就是上帝的话。但是他还需要做很多的苦修，以至天堂对他来说是几乎无望的，上帝就是一位愤怒的法官。“爱基督？”他痛苦地自问。“不，我恨祂。”

奥古斯丁的著作给马丁路德带来了不小的帮助。后来他非常兴奋地在圣经里发现，罪人得救不是靠“行为”，而是借着单纯地相信耶稣的生，死和复活。他也发现了“信徒皆祭司”。令人激动的真理是：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到基督面前，不需要

神父和圣徒做中间人。他说“天国的门打开了，我可以长驱直入。”

马丁路德同意威克里夫的观点，即圣经，唯有圣经才是信仰的唯一标准。在1521年的沃姆斯会议上，他以无比的勇气宣告说：“除非用圣经明白的道理说服我，否则我别无选择。我的良心唯上帝的话是从。”

路德也接受了威克里夫关于圣餐的观点，即圣餐饼不会变成基督的身体。⁵他强调，圣餐是一个神圣的仪式，基督在此保证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如此，路德接受了在他之前的基督徒对重新发现之真理的解释，并加上自己新发现的观点，将它们传递给以后千千万万的人。

整个北欧，有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和马丁路德一同欢庆。也有许多人为信仰而牺牲了性命。路德派的传道人有时被成批地吊死在树上。但对他们来说，用他们的性命来捍卫他们救主的真理是非常值得的。

在法国和瑞士，还有一些虔诚的天主教徒继续查考圣经，又发现了一些在中世纪时曾含糊不清的真理。其中最著名的是长老会和公理会之父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他与富有逻辑思维的路德一样热心。

加尔文有系统地编排了他新发现的那些令人兴奋的圣经真理。不幸的是，如今加尔文的名字却被轻蔑地与“预定论”联系在一起。

的确，他是教导过预定的道理，但是在他的那个时代，人们的理解与现在不同。那时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命运被控制在那些反复无常的神父和主教的手中。他们掌握着通往天国的钥匙。加尔文说的预定，不是被人定，而是上帝早在立定大地根基的时候而定！

当加尔文教会的教友从圣经中得知他们的命运并非由那些变化多端的神父及传教士所左右，而是在人出生几千年前，就已被上帝预定好之时，他们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是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的。

加尔文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他教导一旦一个人被上帝拣选得救了，即使是他自己也不能选择灭亡。不过即便是这样，当他把人的命运交给上帝而非交到别人的手中时，他也使他们更靠近圣经真理了。

向普世宣告

加尔文比路德更加强调信徒战胜罪恶的可能，并且鼓励他们要天天长进。路德主要恢复了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因信称义）。加尔文则强调上帝的恩典可以改变品格（因信成圣）。

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满心感激地接受了加尔文所教导他们的真理。他们中的不少人也为此牺牲了生命。

在英国，跟从加尔文的信徒一度被称为清教徒。因为他们更加关心那些新圣公会信徒的纯洁，认为他们不够成熟。

雅各王版本圣经的出现应归功于这些清教徒。1603年，清教徒请求英王雅各一世重新翻译一本圣经，以用于崇拜聚会中。国王接受这个请求，任命了四十七位著名学者来执行这项任务。八年后的1611年，著名的雅各王圣经译本问世了。没有人能够估量这本圣经译本在荣耀上帝的事情上成就了何等的影响！

在欧洲大陆，那些虔诚的再洗礼派信徒呼吁“信而受洗”。必要时，他们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第一位牺牲的再洗礼派信徒是一位漂亮的瑞士姑娘，她被人按着头浸在一个饮马的槽子里淹死，以嘲讽信徒的洗礼。也有很多人以同样的方式在水里被淹死。有的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有的被火烤死。还有人被塞进窄小的棺材，士兵们穿着带钉子的靴子在他们身上践踏而死。

与欧洲大陆再洗礼派相似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浸信会。⁶他们坚持认为只有相信的人才能受洗，而不是婴儿。但是与大多数再洗礼派信徒不同的是，他们要求得更高，他们提倡“浸水礼”。

十八世纪，预定论的道理开始变质。成千上万从来没有害怕过神父的人开始产生恐惧心理。他们担心上帝会预定他们灭亡！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恢复了新约的真理：救恩是白白赐给每个人，“一切信祂”之人的（约3：16）。

卫斯理创办了卫理公会，他们接受“圣经，唯有圣经”的原则，信徒皆祭司，圣餐是凭着信心纪念耶稣同在的医治之能，以及基督徒应该不断长进的道理。卫斯理总是坚持给婴儿施洗，但他和他的教会也允许给凡愿意的人施行浸礼（怀爱伦就是在卫理公会接受的浸礼）。

卫理公会的做法是其他基督徒的典范。他们接受了前人的真理，再加上他们所

见的新亮光，这样就使上帝的真理显得更加清晰。

数世纪以来，也有些个别的基督徒意识到，上帝不会在罪人死后折磨他们，而是让他们安息。威克里夫相信“在死亡和复活之间，是没有意识的睡眠”。马丁路德教导说，死在基督里“是美好、甜蜜而短暂的安睡。”在英国，圣公会的弗朗西斯·布莱克本（Francis Blackburne），浸信会的马修·卡芬（Matthew Caffyn）和清教徒诗人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都相信这一点。在美国，前卫理公会牧师乔治·斯托尔斯（George Storrs）和前公理会牧师查理斯·费奇（Charles Fitch）也教导过死亡如睡觉一般。这些只不过是众多有相同观点之人中的几个例子。⁷

提到斯托尔斯和费奇，使我们想到了十九世纪早期所兴起的跨教派的基督复临觉醒。那时，关于基督复临的真理比自二世纪以来发出了更辉煌的亮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是从这次觉醒中诞生的。

安妮·史密斯原是浸礼会信徒；

拉结·奥克斯原是第七日浸信会信徒；

埃德森、惠勒和怀爱伦曾是卫理公会信徒；

贝约瑟和怀雅各原是基督徒协会信徒；

斯托克布里奇·豪兰原是公理会信徒。

当这些人及成千上万人在这新运动初期成为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时，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在原来教会中所学到的有关上帝的美好道理。相反，当他们学到更丰富的内容时，他们发现了其更深刻的意义。

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藉着圣灵而得胜、因信得救、圣经是信仰唯一的准则、信徒皆祭司、浸礼，基督将要复临……这些真理都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从他们原来的教会带进来的。他们又加上了来自第七日浸信会的安息日的道理，使这一切汇成了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他们更进一步，教导一位满有恩典的上帝会让死了的人安睡，直到复活。最重要的是，他们向世界宣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那就是耶稣现在正在天上所进行的伟大事业。

向普世宣告

因此，当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说他们拥有“真理”时，他们的意思是他们不仅有其他基督徒早已明白的真理，还有现代真理，特别适用于现今时代的特殊、额外的真理。

耶稣在至圣所里与涂抹罪的道理不是马丁路德时代的真理，因为那时耶稣不在至圣所里，但是现在祂已经在里面了。其意义是深远的。

当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邀请他们的朋友离开原有的教会而成为复临信徒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要他们放弃如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和天主教会所信的一切道理。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反而应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更热衷地珍视他们在原教会中所学到的有关耶稣的美好真理，并要在他们已知荣耀真理的基础上再加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所发现的伟大而重要的真理。

当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说他拥有“真理”时，他并不是在夸耀。因为这不是他的真理，而是上帝的真理。这真理是上帝所启示的，不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乃是要传至各处凡愿意倾听之人，给每一位耶稣为之代死而拯救的人听。

上帝已经把这辉煌的真理交在我们手里。现在，祂急切、充满期待地要求我们将这个真理传给全世界。

第十六章

耶稣和“查案审判”

二十世纪初夏天一个安息日的早晨，如果约翰和马琳可以格外早起，跳上一架飞往过去的时间机器，与 1851 年遵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一同聚会的话，他们就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好面对一大堆令他们惊讶的事。

尽管约翰和马琳发现豪兰或者贝尔登，张伯伦或者阿诺德斯，或者聚会时在他们身边坐着的其他人所看为宝贵的要道都是他们二人所熟悉的，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当时竟奇怪地缺失了今日复临教会的几个重要特征。

比如说，他们不在教堂里聚会。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于 1855 年在密歇根洲的战溪和纽约州的巴克桥才首次建造了教堂。当怀雅各把一首受众人喜爱的卫理公会赞美诗收录在《上帝选民诗歌集》时删去了一句话：“在你的日子，在你的圣殿。”¹ 因为早期复临信徒当时是在自己家里与几个家庭一同聚会的。

当约翰和马琳去聚会的时候，很可能那个安息日早上没有证道。1851 年，虽然牧师已经由原来的贝约瑟和怀雅各两位增加了威廉姆·英格拉姆（William Ingraham），乔治·霍尔特（George Holt）和其他几位，但仍没有足够的传道人去应付“分散羊群”每周的聚会，所以安息日早上经常没有讲道。通常他们会用脚踏风琴伴奏（如果聚会点家主有风琴的话），大家一起唱诗，然后由信徒读经，读《评阅宣报》、讨论、祷告，还会有见证聚会、信徒彼此认罪并分享自己的见证。

如果约翰和马琳记得带上圣经的话会派上大用场，但他们的钱包可能一直不用打开。聚会的时候收捐在现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 1851 年，他们根本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们几乎没有想过国外布道的工作。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复临信徒传道人常常尽职尽责地工作，却只能得到极低的报酬。

一天，当约翰和马琳被教友请去吃午饭时，他们受到的刺激一定不小。他们见到桌上摆着猪肉，另外有些客人，在等待的时候在饭桌旁边竟拿起烟斗来吞云吐雾！

向普世宣告

尽管吸烟几乎没有得到批准，但是在 1851 年，也可以勉强被教友接受。怀爱伦见到第一个有关全面健康改良的异象则是十二年以后的事情。

他们又迎来了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在一个夏天的安息日晚上六点钟，距离日落还有好几个小时，约翰和马琳难以置信地看到 1851 年时的信徒们已经开始了他们平日的工作！一直到 1855 年 11 月，早期的复临信徒们才真正明白利 23: 32 中的“晚上到晚上”是指从日落到日落，而不是他们所认为的从六点到六点。

在约翰和马琳穿越回二十世纪的现实之前，在一次晚餐上，当他俩在热切地讨论各自的“老底嘉”状态时，大家会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看着他们。因为在 1856 年得到更清晰的亮光之前，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一直以为“老底嘉”信息适用于守星期日的复临信徒身上。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新亮光的发现并没有随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标志性教²的发现而停止。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新真理相继出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也发现了新真理（尤其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了国外布道和教育的真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得到了对因信称义更深刻的理解，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对基督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实际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在 1900 年之后对圣经的理解也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因为基督信守了祂的应许——圣灵必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

让我们回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我们有必要查考在那十几年间突显出来、并要成为复临运动一大特色的特定教义。这就是关于“查案审判”的道理。

今天如果有人问：“耶稣从 1844 年开始做了什么新工作？”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们一定会脱口而出；“查案审判”。但令人惊讶的是，当海勒姆·埃德森的朋友在《晨星》增刊上发表了一篇对赎罪日的全新发现时——这就是怀爱伦所说“得到主的充分授权，向每一位圣徒推荐”的那份增刊——他却只字未提查案审判！他只强调了基督在圣所中涂抹罪和洁净人类的工作。

这可能是出于上帝的安排。古代赎罪日的主要目的确实是在圣所中涂抹罪恶，洁净百姓。耶和華藉着摩西吩咐百姓说，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为圣所行赎罪之礼”，“你们要在耶和華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利 16: 33, 30）。

但是赎罪日也是审判日。以色列人要在这一日“刻苦己心”。也就是说，他们

需要深刻省察自己的内心，看看他们是否真地为前一年每天所承认的罪而感到痛悔。任何不愿意如此行的以色列人，必被长老查究，从民中剪除（利 23：29），但是赎罪日主要并不是审判日。

赎罪日主要是与上帝亲密交流与彻底除净罪恶的日子。背道的人在那日被除名，并不是因为这是个审判日，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属灵机会的日子，而他们却根本不在乎。

大部分米勒耳派信徒将审判和洁净圣所联系在一起，并不是因为赎罪日，而是因为但 8：14 所说的两千三百日的结束和但 7：9-14 中审判的景象相平行。他们曾经错误地把这里的审判解释为基督复临。然而，从 1840 年开始，约西亚·李奇和其他复临信徒明白了但 7：的审判应该在基督复临之前。当耶稣没有在 1844 年 10 月 22 日那天复临时，一些米勒耳派领袖，包括米勒耳本人，在许多圣经经文的基础上看到但 7：的赎罪日审判在那天开始了。但是当耶稣在此之后没有很快回来时，他们就都放弃了那个想法。

1846 年，奥蒂斯·尼克尔斯写信给米勒耳，劝他相信审判确实是从 1844 年开始的。1847 年，贝约瑟在《路标和高峰》的期刊以及其他小册子（1848-1850）中鼓励那些失望的复临信徒要相信这一点。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评阅宣报》中出现了几篇相关文章。1857 年，怀雅各才普及了“查案审判”这个字眼。³

很明显，如果第一位天使“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的信息要在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信息之前传扬，那么上帝审判的时候就必须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以便在审判开始后有时间去传扬第二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古以色列中的赎罪日审判只是针对上帝的子民。在这一年里认罪的是他们，被涂抹的是他们的罪。那些“被剪除”的人也是他们，而不是外邦人。

耶稣在祂的比喻中提到了对信徒的特别审判。祂讲到渔夫用网（指教会）捕到各种各样的鱼（悔改归主的人），便坐下（在审判中）将好的留下，坏的扔掉（请参见太 13：47-50）。祂又讲了一个国王的比喻：王邀请所有人来赴他儿子娶亲的宴席。在宴席开始之前，他进来检查宾客是否穿上了为他们免费预备的礼服。当他看到一个认为自己的衣服已经足够好，而没有穿礼服的宾客时，就下令将这个人赶出去（请参见太 22：1-14）。

向普世宣告

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欠了主人一千万银子。当他向主人求宽恕时，主人就将他的债一笔勾销了。但是他出去后竟虐待那仅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于是主人将这个恶仆下在监里。耶稣总结道：“你们各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太 18：23-35）。

当耶稣 1844 年驾着天云（但 7：）开始这个复临之前的审判时，祂开始查看所有圣徒的记录，看看那些接受祂得救邀请的人是否也穿上了祂公义的外袍；看看那些在信主时被赦免了一千万银子债的，是否此后赦免了只欠他十两银子的同伴。

如此重要的道理，从发现之初就不断地为所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所珍视。怀爱伦经常清晰地写道有关审判的内容。例如，她曾说耶稣在天上圣所的最后工作的确是审判。那时，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名字都要被一一地审查，有的名字要留在册子上，而有的要被抹去（请参见启 3：5，21：27，22：19）。

《但以理书》第七章中说，审判的目的是要将“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赐给“至高者的圣民”。因此，世上的审判是以定被告的罪为高潮，而与之完全相反的，天上的审判乃是要让得赎之人被称为义。

因为上帝的确希望祂的子民在审判的时候得到荣耀，所以便打开他们的纪念册来找证据（玛 3：16）。祂子民的“每一个善行”、“拒绝的每个试探、胜过每个罪恶、所说的每句温柔同情的话”、为基督的缘故所作的每次牺牲与所忍受的悲伤⁴全都记在上面。⁴

上帝当然早就知道判决如何，但是祂依然在无数的天使面前施行审判（但 7：10），为要叫他们也明白。祂要全宇宙中每一个未曾堕落的生灵，都为那些即将与他们一同分享永恒喜悦的地球上忠贞的圣徒感到骄傲。1898 年，怀爱伦曾经说，审判是“在其他诸世界面前举行的，使人对上帝的爱，真诚和服事得到最高的荣耀。”⁵

诸天啊！惊奇吧！大地啊！诧异吧！

“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不是石头，不是沙砾，而是我的珍宝（玛 3：17，译者注：“在我所定的日子”，英文应译为：在我预备珍宝的日子）。

上帝从不会估错人的品格。请注意怀爱伦的话：“这该是何等严肃的感想啊！

日复一日……我们的言语行为，甚至我们最秘密的动机，在决定我们一生终局的祸福，都有相当的分量。⁶ 那些在恩典中没有长进的信徒将不得进入圣城。

但是当基督看见祂至死忠心的儿女时，便会胜利地宣告那人已完全称义。论到义人的罪最终、完全、永远被涂抹的那一荣耀时刻，怀爱伦怀着极大的热情写道：“基督用祂自己的公义给祂忠心的儿女穿上……就完全应验了新约的应许：‘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耶和華說：當那日子、那時候，雖尋以色列的罪孽，一無所有。” 耶 31：34；50：20。”⁷

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无限的上帝难道会忘事吗？过去，现在和将来，在全知的上帝面前岂不都是一样的吗？

但是圣经并没有说上帝不能记得他们的罪，而是说上帝不想再纪念了。

这显示出上帝是何等慈爱的天父！祂一定热切地期待着这涂抹罪恶的时刻！自从背叛开始以来，祂就深切地渴望将整个宇宙和祂子民的罪一次性永远地除掉！当祂最终宣判祂的子民无罪时，便不再纪念他们的罪——不是因为祂不能记住，而是因为爱而选择故意不愿纪念。

当他们的罪被涂抹后，圣徒也不会宣称自己是无罪的。尽管他们的良心是清洁的，但他们必要得到基督的无罪，并紧紧依靠之。

曾经亏缺上帝荣耀的记忆，与完全依赖基督而得蒙保守和帮助的认识，足以使他们不自以为义。然而，当恩典时期结束，雅各遭难的时候来到时，⁸ 虽然圣徒“深觉自己不配，（但）他们并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隐藏的罪。”⁹

他们已经承认的罪都必被抹去，他们没有任何未认的罪。他们的罪“已先到审判台前。”¹⁰ “他们的罪已被带到遗忘之地。”¹¹ “他们的罪……已经被涂抹了。”¹² 天上的使者欢喜快乐地宣告说：“你们一切的罪恶已经在耶和華面前被洗净。”

但罪能仅从天上的记录中被涂抹吗？假设在圣徒们的罪被涂抹之后，他们又犯了新的罪——那么“涂抹”还有什么意义呢？

上帝可以除去那些睡在主里之人的罪。他们已经死亡，不能再犯罪了。但是对于那些在审判时被点到名字还活着的人来说，岂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吗？除非他们在地

向普世宣告

上已经完全得胜了罪恶，不然他们的罪怎能在天上被涂抹呢？“罪被涂抹”必须先是在活着的圣徒心中完成，然后才能在他们的记录册上被清理。

怀爱伦在《善恶之争》中非常郑重地写道：“现今，在我们的大祭司还在为我们赎罪的时候，我们应当追求在基督里得以完全。我们的救主就是在一个念头上，也从来没有屈服于试探的势力……基督……里面没有罪恶可供撒但利用。这种条件乃是一切要在大艰难的时期中站立得住的人所必须具备的。”¹³

在怀爱伦说这些话的同一年一个安息日下午，她在 1888 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总会上讲了一场道。¹⁴ 她提醒会众说：“现在基督在天上圣所里。”然后问道：“祂在那里做什么？”

“为我们赎罪”。大家回答道，“洁净圣所，除去百姓的罪。”

以后呢？“以后我们必须凭着信，和祂一同进入圣所。我们必须在我们心灵的殿里开始工作。我们要洁净自己一切的污秽，‘除去肉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怀着敬畏的心来达成圣洁。’”

我们必须这么做吗？我们必须洁净自己的一切污秽？圣经中有这样的道理吗？

这些话倒是的确来自圣经！她引述了林后 7: 1 和雅 4: 8, 又说：“有罪的人哪，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哪，要清洁你们的心！”

启 7: 14 提到了在天上有一大群穿白衣的人，他们所穿的袍子不是被基督洗净的，而是他们自己“把衣裳洗白净了。”他们是在哪里洗的？当然是在羔羊的血里。除祂以外没有公义的泉源。他们将自己的衣裳带到血里；耶稣没有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偷偷替他们洗净。怀爱伦在 1882 年很坦率地说：很多人“希望披上义袍，但那些身穿白衣的赎民是用羔羊的血、自己把衣服洗白净的人。基督如此告诫我们：‘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¹⁵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取决于我们是否完全顺服救主的意志和工作。当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进行祂最后的赎罪工作时，我们必须像古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恳切地刻苦己心，也要除去我们骄傲自满的心。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必会像他们一样被剪除。不是因为我们犯过罪（赎罪的目的就是赦免罪），而是因为耶稣正在从事一项非常特殊的恩典之工，而我们却并不在意。

感谢上帝，基督的恩典就像奇妙的强力清洁剂。如果我们顺服祂，我们就可以被永远洗净。玛 3：2 说：“祂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然后下一节谈到了耶稣现在在天上圣所所做的工作：“祂必洁净利未子孙。”

祂要洁净利未的子孙！在古以色列，祭司是利未人的子孙。因为现在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被称为祭司（彼前 2：9；启 1：6），所以“洁净利未子孙”这个应许也应许要洁净一切愿意抓住这个机会的基督徒。那么，洁净圣所就是洁净仰望圣所的人。罪的涂抹不仅与罪的记录有关，也与看待罪的态度有关。不只在乎认罪的数量，也在乎原本罪恶的生活做出了多少改变。

安息日的真理是从这里进入的。安息日所要求的圣洁需要人在每日的经验中“涂抹罪”。“为要守安息日为圣，人就必须成为圣洁。当主吩咐以色列人：‘当記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时’，耶和華也对他们说：‘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¹⁶（请参见出 20：8，22：31）。

“成圣并不是一时的狂喜，而是心意的完全归顺上帝；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而活……置身于磨难……之中始终信上帝；凭着信心……行事为人……信赖祂的大爱。”¹⁷

最高境界的守安息日，是在这一整天将自己的意志完全降服于基督的能力和圣洁——活在上帝之道中，凭信而行，信赖祂的大爱。人若不是每天都这样行，怎能在安息日一整天都如此行呢？因此，真正的守安息日与经历“涂抹罪”是一回事。

安息日不仅要求圣洁，还指出了圣洁的唯一源头。“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華是叫他们为圣的”（结 20：12）。

当基督在天上站在至圣所的十诫旁边除去罪时，祂本着祂的恩典，让宝贵的亮光照耀世界，帮助男女老少达到完全得胜的标准，使他们能在耶稣离开天上圣所后的大患难中站立得住。1887 年怀爱伦写道：“在至圣所中，有伟大的教导之工在进行，”¹⁸ 不论付出何种代价，接受，相信并顺从这个教导，乃是带领一个生命到基督面前来得洁净，使他也经历涂抹罪的一部分。“人必须在地上洁净心灵，与基督洁净天上的圣所相一致。”¹⁹

关于圣所的教导告诉我们那位髑髅地的羔羊耶稣现在正在做什么，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正处于人类历史中一个特别关键的时刻。

向普世宣告

安息日和圣所的道理共同提醒我们：当耶稣在至圣所除去罪的记录时，也有一种独特的意义，就是将罪从人的生活中除去。

盖印的信息指向了灵性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当上帝的子民和耶稣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关系，并清楚地明白安息日和圣所的道理时，他们的智力和灵性就会扎根于真理之中，不会被撼动。

人死如睡觉的教义阻止了人们认为死后直接升天或者下地狱的错误观念，而这种信仰会使任何关于审判的道理变得毫无意义。上帝既然已经在人死后直接送他们到天堂或者地狱，那为什么还需要审判呢？

在所有这些背景下，借着怀爱伦启示的预言之灵被视为一系列来自那位大祭司的信息；祂将亲切地引领跟随祂的人进入祂极度渴望的真正像基督的圣洁品格之中。

这一切都构成了耶稣真正伟大的赎罪工作。祂希望祂的子民在其中与祂结成独特、永恒的连接。

怀雅各在 1868 年写道：“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极为重视基督在圣所内的道理…在讲道中，在书籍里并在预言图表中都会讲到。一切与救恩有关的真理都以圣所的道理为中心，这要比其他任何道理都更能说明他们现在的立场。”²⁰

当耶稣的伟大真理和查案审判的道理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初见端倪时，这个运动便开始迅速地发展开来。因此，组建一个中心组织势在必行。有一部分人对此表示担忧，但是也有一些人力荐。我们现在就要从教义的探讨转向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年来的增长和组织架构。

第十七章

“福音秩序”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们，我必须要说，我希望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将取一个什么名字，希望别人怎么称呼我们。我经常遇见朋友问我，你们到底是一个什么团体。这问得我很尴尬，因为我无法给他们什么答复。在我们的孩子几周或者几个月大时，我们就会给他们取名字。当我们开始这项工作时，因为开始还没多久，参加的人也不多，所以当时我们看不出有取名字的必要。但是孩子现在已长这么大还不给取名字，就似乎有点不合适了。”¹

以上是怀雅各长老在 1860 年 9 月 30 日的星期天早上，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安息日和圣所的运动已经进行十六年之久，已经到了要确定一个名称的时候了。

安息日结束后立刻召开的这个会议，一直持续到了周一下午。代表们在战溪的第二间教堂举行会议。第一间是在五年前建的，已经变得太拥挤了。这一间可以容纳三百人，对于当时的聚会人数来说还是大了一点，但是精力充沛的战溪教友们计划让它成为一个会议中心，为大型会议使用。即便如此，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很快就需要第三间教堂，而且能容纳近四千人的第四间教堂也要开始建造了。

很多早期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反对组织教会。就其本身而言，这种看法在当时并不罕见。美国的改正教仍然在很积极地辩论，到底圣灵做工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独立的教会，还是通过长老会、区会和一般教会联合起来的教派。卫理公会和长老会的信徒相信各教派合作更好，但是浸信会和公理会都强烈主张地方教会的自治。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怀雅各和怀爱伦等人极力主张根据长老制的形式建立教会组织，但不是所有的教友一开始就同意他们的看法，特别是原米勒耳派的信徒很害怕组成新的教派。他们曾经属于改正教的一个教派，其中的信徒也都是很献身的。但是他们所爱的教会后来却反对他们，嘲笑他们对基督复临的盼望，并把他们赶出去。

向普世宣告

在这些困惑中，米勒耳派信徒在圣经中寻找答案，并在启 14: 6-8 中找到了。继他们那时正在宣扬的有关审判的时候的第一位天使信息之后，他们注意到了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即“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他们把这句话和启 18: 1-4 的呼召：“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巴比伦）出来”联系在了一起。这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

那些曾经残酷对待他们的教会，拒绝了重要的真理，因此成了“倾倒”的教会，也就是宗教改革时期及日后他们所脱离的“倾倒了”（或“淫妇”）的母教会“巴比伦”。他们真地害怕如果他们再组成另一个宗教团体，他们很可能会拒绝新的圣经真理，逼迫上帝的真儿女。因为他们刚刚从巴比伦出来，所以可以理解他们不希望自己立刻进入另一个巴比伦之中。



“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怀雅各在会上说，“如果还没有取名字会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

但是，到底是什么让一群基督徒成为“巴比伦”的呢？

当然是他们的错误了，但是那些将他们除名的教会还有什么其他特点吗？

在米勒耳派的主要刊物《半夜呼声》1844年2月15日版上，乔治·斯托尔斯（George Storrs）向那些刚刚被教会除名的信徒发出警告：“要小心，不要试图再建立另一个教会。人不能组织教会，教会成立的那一刻就会变成巴比伦。”因此很多人担心组织就是巴比伦的标志。

米勒耳派的人已经因为他们的复临信仰与原来教派的信条相冲突而被教会除名。因此许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认为他们必须避免制定信条，否则就会成为另一个巴比伦。

有一天，一位前第七日浸信会教友（也是严格的公理会信徒）、现为坚定的胡格诺派信徒罗斯维尔·克特蕾尔（Roswell F.Cottrell），重新审视了创11：中建造巴别塔的历史。建造巴别塔的人所说的话令他大吃一惊：“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英文为：让我们取个名字），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取个名字！克特蕾尔在1860年3月22日的《评阅宣报》上表明了他的态度。在他看来，给一个教派取名字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做法乃立于“巴比伦的根基之上”。

这些关于组织，信条和教派名字的争论虽然在今天听起来很奇怪，但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个有力的警告。在《启示录》中的大淫妇巴比伦代表一个或一群教会，而教会又是由持有一套独特信仰或信条的基督徒组成的组织。此外，正是因为一个教会坚持他们特有的信仰，所以才会称其他的信仰为异端。因为教会通过组织架构联合起来，所以他们才会有权力去打击逼迫异己。当我们回想起米勒耳派信徒因被所爱的教会拒之门外所遭受的悲伤和压力时，我们会更好地理解他们现在的犹豫。因为组织，信条和教会名字可能是有害的。

当然，事实上没有组织也可能是有害的。

并不是所有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都反对建立组织，怀雅各就不反对。早在1850年，他就表达了想让教会早日团结起来建立组织、按照福音的秩序前进的希望²1851年他在奥斯维戈会议上提倡建立福音秩序，并于1853年在《评阅宣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福音秩序的文章。他使用“福音秩序”一词来表达他的信念，即现代教会应该参照新约时代教会的组织模式。

年轻的拉夫伯勒和年长的贝约瑟极力支持怀雅各的主张，但是还有一些保守的

人对此持保留态度。因此在没有会名，没有组织，没有信条的情况下，守安息日的信徒一直称自己为“小群”，“分散的羊”，“余民”，“圣徒”或“朋友”。

尽管早期的复临信徒对有组织有信条的教派心存芥蒂，但他们仍旧坚信自己是真教会的教友。有众多不同的因素把他们团结在一起。

其中一个很明显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因素就是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尤其是在1845年到1850年期间他们所遭遇的。他们几乎都是前米勒耳派信徒，他们都经历过失望。而其他令他们团结的因素包括他们所参加的无数次会议、贝约瑟和怀氏夫妻强有力的领导、怀爱伦的异象，特别是他们那些与众不同的要道。

因为“现代真理”意义重大，所以他们写了文章和小册子来发表之，反过来这些书册又把他们联结在一起。有段时间，他们获准在辛辛那提以诺·雅各布斯编辑的《晨星》上刊登他们的文章。但1849年他们开始了自己的刊物《现代真理》，不久又被《评阅宣报》所取代。信徒们投稿并且写信，告诉怀雅各说当他们在自己的期刊上看到其他教友的信仰经验时，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这个刊物把仅拥有几百信徒却没有机构的教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时，他们收购了一间印刷厂，信徒数量便从二百人增加到三千人，平均每年的增长率高达30%，大约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增长率的两倍。在这十几年的前两年里，³人数约增长至两千，³增涨率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百分之二百，并且一直趋于平稳，但是不幸的是，背道和分裂使这个数字降低了。

随着信徒人数的增加，地域也扩展到了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辛州，和加拿大东西两岸一带，又跨越到金色的加州。不可避免地，此种发展必然需要更严密更完善的组织。再者，由于很多未曾参加过米勒耳派的信徒没有过被除名的阴影，所以对教会组织也没有什么戒备心理。

1851年11月，有一份来自守安息日复临信仰的摇篮——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的报告被寄给了《评阅宣报》，称：“已选举了一个七人委员会（请参见徒6：）来负责照顾穷人的需要。”⁴华盛顿的信徒们并没有因为对组织教会的戒心，而妨碍他们对弱势群体的责任感。而且为了防止敏感，他们也没有用“执事”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七个人。毕竟，徒6：也未曾使用过“执事”这个词！过了一段时间后，渐渐开始有人建议按立男执事，比如在贝约瑟的家乡费尔文。

从执事的按立开始发展到牧师的按立，随着教友人数的爆炸性增长，讲道人或讲员、旅行布道士、信使或国外布道士等的数量也相应增加了。1852年到1853年间，《评阅宣报》上印有四十五个传道人的名字，比每一百名教友只有两位传道人的情形好多了。因为当时没有正式的组织“呼召”他们，所以他们都是义工。很多人都像海勒姆一样在寒冷的冬天传道，这样就可以在温暖的天气里去工作而赚取生活费。他们针对的主要不是忠心的信徒，而是对星期日信徒中对守安息日之人的第三位天使信息感兴趣的人。他们来往于从缅因州到威斯康辛州之间，回应那些被刊登在《评阅宣报》上来自偏远地区积极或单个信徒的恳求。他们一个周末或一两周就可能在河里或湖里给三、四个人施洗，并在沿途中再去其他约定的地方传道。

有些人在他们原来的教会里已被按手成为牧师，比如弗雷迪里克·惠勒，康奈尔（M.E.Cornell），约翰·拜因顿（John Byington）和怀雅各。其他人大多数都是献身的义工，比如凯洛格（J.P.Kellogg），奥蒂斯·尼克尔斯，豪兰及其他人。即使是被按手圣职的牧师，也很少有人受过正式的培训，而且不是所有人都能一直坚持。比如和蔼可亲的张伯伦比很多人都更善交际，但是却不善讲道。在尝试过一段时间的传道之后，怀爱伦建议他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当时普遍的规矩是，除了之前按立的牧师以外，没有人能主持上帝的圣礼，包括圣餐和浸礼。⁵而当时只有几位正式的牧师，严重地妨碍了迅速扩大之教会的正常需求。

1851年夏天，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在威尔蒙特的东贝塞尔首次举行了按立牧师仪式。按照后来的说法，那次按手并不是按照正规标准来进行的。辛姆波尔姐妹（Sister F.M.Shimper）后来在《评阅宣报》上报告称⁶，华盛顿·摩尔斯（Washington Morse）弟兄被按手分别为圣，管理上帝的圣礼。很显然，此按手礼是由乔治·霍尔特（George Holt）牧师支持的；他是在原教会按立的牧师。

两年后的9月5日，星期一，在纽约州的“波茨坦大会”（因此次大会是在纽约圣劳伦斯县波茨坦区的雄鹿桥举行的）举行了一次正式的按手礼。⁷约翰·拜因顿在他家的前院搭了个棚子。第一天（周日）的聚会有三百人参加，当地社区的人也受邀与信徒一同参加聚会。安息日有八十多位信徒参加，使拜因顿牧师夫妇觉得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其中还有两位姐妹乘马车从一百零五公里以外的地方过来，之后她们兴奋地形容像是享受了一顿属灵的大餐。怀氏夫妇从罗切斯特过来，但是因为怀雅各有疾在身，所以他请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约翰·安德烈担任主讲员。周日晚上，他们在格拉斯河上游三公里处的莫雷卫斯理教堂聚会。虔诚的卫斯理会信

向普世宣告

徒们涌进教堂要听一篇好的讲道，他们对一年前离开他们而加入复临安息日会的拜因顿并没有任何怨恨。

聚会的高潮出现在周一早上，这时候可能已经回到拜因顿家聚会了。“有些人提到了教会秩序的重要性。”这很可能是怀雅各提出的，当时他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很多。怀爱伦做了一个简短的见证。在场的每个人都被感动而流下了悔改与合一的泪水。会议决定按立一位来自纽约班戈尔的二十几岁就献身的义工霍拉斯·劳伦斯（Horace W. Lawrence）为牧师。他于1842年受洗加入基督教会，1843年成为米勒耳派信徒，经历过1844年的大失望，成为守星期日之复临信徒的正式布道士，后来经贝约瑟重新施洗加入了安息日会，拥有作见证的恩赐，甚至引领拜因顿牧师夫妇接受了安息日的道理，这实在算是一个创举。此外，几周之前，虽然他那时还没有被按手，但是因着当时的需要，他热情地为几位偏远地区的信徒施洗，并且举行了圣餐。

熟识他的人认为是时候该给他按手了，其余的人也同意了。怀雅各长老后来写道：“圣灵和我们都同意给我们亲爱的劳伦斯弟兄按手，使他分别为圣做传福音的工作，主持教会中的各种礼节。”怀雅各又说：“全体教友也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

顺便说一句，为劳伦斯跪下做按立祷告的弟兄——新近从卫斯理派调转脚步的牧师约翰·拜因顿和巴克（H.G.Buck）、在基督徒联合教会按立的怀雅各，以及约翰·安德烈——那天参加聚会的人怎么也没有想到，其中三位日后将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的前三任会长。

那时还没有总会。严格地说，甚至连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都不存在。

除了这个增长迅速的运动需要增加人力之外，再加上不时需要对付闹事和不守规矩的人，所以急需一个有形的组织来进行管理。

通常情况下，怀雅各以及其他一些被认可的领袖，平时会不定期地去探访，帮助那些分散在各地的教友解决实际困难。他们会祷告、开诚布公地讨论，然后公开表决确定解决办法。不久后，在《评阅宣报》上就会刊登一些告示：“在某个地方，教友们认为应该将某人除名，因为他已经离开正道，并且教导错谬的道理。”或者：“有一位自称教师的带来含糊不清的道理，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我们决定将其除名。”⁸

在这类告示刊登后不久，又出现了一些犯错之人的认罪告示：“我现在可以坦

白地说，我错了，而且我现在明白，顺服教会的决定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责任。”或者：“我愿意表示，我由衷地感谢你们对我的宽容，我使上帝的圣灵担忧，并且给教会带来了不良影响。但是你们仍然以友善的精神来对待我这个不配的人，我承认我犯了这些错误，并且为我给上帝子民所带来的试炼而感到抱歉。”

这样的忏悔之后，往往可能还会出现下面这样的声明：“我们希望教友恢复对某某弟兄 / 姐妹……的信任，如之前所提及的试炼从未发生一样。”⁹

为了保持复临运动的纯洁，在特殊的情况下，上帝会直接干预。1852年的秋天，《评阅宣报》搬到罗切斯特希望山路的一所大房子里。拉夫伯勒小时候曾经是名儿童讲道者，在守安星期日的复临教会中服事，现在他已经二十岁了。一天，他来到礼拜堂听约翰·安德烈（二十三岁）讲道。那天的内容是安息日，拉夫伯勒被说服了。在十月的第一个周五，怀氏夫妇从缅因州回来。在第二天聚会的时候，拉夫伯勒公开宣布要守安息日为圣，这使每一位在场的人都满心欢喜。

一位叫奥斯瓦德·斯托厄尔（Oswald Stowell）的信徒，在缅因州巴黎市看了普雷布尔写的曾帮助约翰·安德烈接受安息日的小册子后，也接受了安息日。他当时患有胸膜炎，所以便在隔壁房间听道。

奥斯瓦德病入膏肓，医生们认为他快要死了。但他还是请兄弟姐妹们为他祷告，大家跪在床前，怀雅各长老为他抹油祷告。祷告之后当 they 从床前起身时，奥斯瓦德也从床上坐起来了。他兴奋地捶打他曾非常疼痛的身体两侧，欢呼道：“我完全好了！明天就可以操作印刷机了！”

但是怀爱伦依然还在跪着。她丈夫观察了一下，跟大家说：“她在见异象。在这种情况下她是不呼吸的。感兴趣的人可以尽管查看。”

怀爱伦跪在地上，睁着眼睛，满有悟性地注视着一些只有她能看见的东西。在整整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的时间里，虽然她中途对所见的异象偶尔会说几个词或几句话，却没有任何呼吸的迹象。她的面色正常，手势优美。

异象结束后，她找到了只在前晚见过一面的拉夫伯勒，并告诉了他一些有关他自己、而他认为无人知晓的事。

然后，她提到了一个她从未见过的人。她说他离开家到外面旅行，为第四条诫

向普世宣告

命作了不少见证，但是却犯了第七条。刚好有一个被安德烈引领新近归主的人当时在密西根。因为他在别人眼中一直都是位忠诚的丈夫，因此没有人想到那个异象所说的就是他。

但六周之后，这位弟兄回到家里时，怀爱伦一眼就认出他来。于是她招聚了几位见证人，诚恳地将上帝启示她的话说给他听，结束时她借用了拿单对大卫说的话：“你就是那人。”

这位刚刚悔改的罪人便立刻跪在妻子面前，含泪承认这一切都是真的，而且这是第一次发生，并真诚地承诺这将是最后一次。¹⁰

那些“分散的羊”所遇到的困难有的可以藉周刊、偶尔的按手礼、祷告后的除名和及时的启示来解决，但是很多其他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因此，正如在这一章开始时怀雅各所看到的，复临信徒迟早要给这个孩子取个名字，并且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教会。

第十八章

为孩子取名

在密歇根州的杰克森小镇上，住了一位复临信徒姐妹。一天，她花了好几个小时手洗了一大盆衣服，刚刚晾好。这时，她那一直与守安息日的人不对付的邻居，向窗外故意泼出一桶脏水，把她刚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上溅满了泥。

“你……你这个巫婆！”这位复临信徒姐妹气得浑身发抖。她哭起来，愤怒地把晾在绳子上的衣服扯下来，重新洗了一遍。

她说的这个词被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后来都传得走了样，到最后竟变成了一个脏字。在那个淳朴的日子里，教会的好名声是每个教友最关心的事情。于是，大家在当地复临教会领袖铁匠丹·帕尔默（Dan Palmer）的家里召开了一次会议，为要处理这件事情。在信徒中有两位自封的传道人（当时这种情形比较普遍）卡斯（H.S. Case）和罗素（C.P. Russell）。他们非常严厉地斥责了这位姐妹，批评她不该用那个脏字骂人，但是这位姐妹却不承认她用了这个脏字。

几位比较冷静的人建议大家一起祷告。当他们正在跪着祷告的时候，与丈夫同去西部传道而经过此地的怀爱伦便见了一个异象。怀雅各长老邀请卡斯和罗素去见证怀爱伦的表现，直到他们相信她真地是在见异象。异象过后，怀爱伦宣布上帝已经将有关这位姐妹的事情原委显示给她，她确实做错了什么，但是除此以外她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卡斯和罗素听后都兴高采烈。他们断然宣称，他们坚信怀爱伦作为先知的恩赐，并强逼这位倒霉的姐妹认罪！

周五晚上在另一位复临信徒家里聚会时，同样的异象再一次向怀爱伦显现了。第二天安息日的早晨，在帕尔默家聚会时，怀爱伦再一次讲到了这件事。她说，这个姐妹的确做错了，但是上帝启示，她并没有用过他们指控的那个脏字。此外，上帝已经表明，祂不喜悦这两位传道人没有慈爱的态度，希望他们能够有同情心。

讲完后的反应让人惊讶。那位姐妹哭了，她痛哭流涕地认罪，请求赦免。而那两位传道人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们愤怒地责怪怀爱伦对他们毫无根据地批评，并断定她的异象是完全不可靠的！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 1853 年 6 月，第一个从守安息日的复临教会中分离出来的派别诞生了。¹ 那两位传道人很快创办了一本新刊物，用来攻击怀氏夫妇和其他的领袖。他们的名称取自他们刊物的名字《真理信使》，所以他们被称为“信使派”。

就在那时，怀雅各由于工作过度而病倒。他似乎已经病入膏肓，所以当他们在战溪的第一所小房子建好后，他在房产证上写了妻子的名字。² 《真理信使》报对他的重病欣喜若狂。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将要快把怀雅各除掉的最好明证。

当怀雅各看到《真理信使》报上这刻薄无情的评论时，他的信心骤然恢复了，如同威克里夫一样，在床上坐起来宣告说：“我不会死，我要活下去，宣扬上帝的作为。我还会在他们的葬礼上布道。”³

在两年的时间里，那些忠心的牧师们感到他们有义务为信使派所攻击的怀氏夫妇和真理辩护。但是在 1855 年 6 月一个安息日晚上，怀爱伦在纽约州的奥斯维戈见了一个异象。她指示信徒们不要再对这些攻击做任何回应，而要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宣讲现代真理上。⁴ 她奉主名保证，如果他们照着她的话去做，那么那个派别的领袖们就会彼此攻击，他们的报刊必停刊，他们的运动也必消失。另外她也应许，到那一天到来的时候，复临信徒（如果他们听从上帝的指示）人数会成倍的增长。⁵

有一段时间，怀爱伦的话看似不可能实现，因为在同年年底又有第二个派别在斯蒂芬森（J.M.Stephenson）和霍尔的带领下分离了出去。他们所相信的是在那“要来的世代”（即千禧年时）人类还能有得救的机会。他们因为这个信仰而被称为“未来世代派”。斯蒂芬森和霍尔最开始接受安息日是通过曾跋山涉水走八十里路去教导他们的瓦格纳（J.H.Waggoner）。最初，在他们出版的《信使的错误》⁶中，他们谴责了罗素和卡斯对圣经要道的“异常讲解”。但是后来因为他们在抵制怀雅各的领导和怀爱伦的异象方面又与他们臭味相投，从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信使派的人数似乎在不断增长，没有分裂。但是教友听从了怀爱伦的劝诫，信使派（包括未来世代派）在适当的时候开始分崩离析了。1858 年 1 月 14 日，据怀雅各在《评阅宣报》上的报告，《评阅宣报》的订阅用户量在三年之内已从一千增加到了两千。

信使报编辑的结局相当凄惨。读者太少使他不得不停刊。他在失业后以教书维持生计。“但是他连自己都管理不好，又何谈管理他的学生？”有一次他因为一个不听话的学生而发怒，并用枪口指向了学生。为了逃避施私刑的罪，他逃走了，不知所终。⁷

1858年还有一个派别，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而被称为“香烟派”。当时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加入教会不许吸烟，可大部分守安息日的人都尽量不吸烟。但是一些人在密歇根州的奥斯维戈找到了一位他们喜欢的吉尔伯特·克兰麦牧师（Gilbert Cranmer），因为他允许他们在守安息日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吸烟。他们也效仿前两个分支出版了一份期刊，名为《以色列的希望》。同时，他们也极力否认怀爱伦是受圣灵感动的。当然不久以后，他们也像前两个派别那样很快就销声匿迹了。⁸

为了避免另废笔墨介绍教会分支的历史，这里就提前把另一个派别的情况在这里一并提及。1865年，当斯努克（B.F.Snook）和布林克奥夫（W.H.Brinkerhoff）牧师被爱荷华区会解除领袖职务时，以上提到的这三个组织的余党得到了一些增援。这两位牧师希望教会是一个以会众为主的独立教会，并极力反对怀氏夫妇。他们的总部设在爱荷华州的马里恩，所以被称为“马里恩派”。不久布林克奥夫就重操旧业，恢复了他的法律工作，而斯努克变成了一名宇宙神论信徒。这个运动至今仍存在，即第七日上帝的教会（科罗拉多丹，佛城）。⁹

拉夫伯勒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一个古怪但并非不可能的传说，那就是以上这四个派别都是用同一架手动印刷机出版的他们的报纸。也就是说，他们每个派别其实都是陆续从前一个派别买的同一部印刷机。¹⁰

教会对这些分裂出去的团体并没有给予法律或经济上的制裁。因为即使他们这样做，也很难做到。但是由此而来的一些管理上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这些背道的领袖在未分裂出去以前，都已藉着《评阅宣报》成为了知名人士。当他们出去以后，仍然声称自己是坚定支持教会的。谁能证明他们不是呢？

1854年，大批布道会听众涌进了学校礼堂，来听拉夫伯勒布道。有人问：“为什么不用帐篷呢？”于是当地信徒马上捐钱，梅里特·康奈尔（Merritt Cornell）跳上火车，几天后就带着一个回来了。不久，几个州的信徒就筹集资金购买了大帐篷，以供在那些地区巡回布道使用。听众和受洗的人数显著增加。在威斯康辛州，有些心怀不满的未来世代派和信使派的牧师们险些将大帐篷据为己有。谁说他们不可以这样做呢？

向普世宣告

当时还出现了很多问题，都证明建立中央机构是很必要的。那时教友之间唯一可以定期沟通的渠道就是《评阅宣报》。如果有传道人受感到要到一个地方去旅行布道，他就会在报纸上登一则声明。当后续的刊物出版时，他会到正在拜访的教友家借这个期刊，看看上面发表的回复，确认在他要去访问的地区有没有什么人正好需要他的帮助，在哪里传道成功率更高等。

相反，如果某一地区的信徒需要某位牧师的帮助，他们也会通过《评阅宣报》让他知道。例如下面发表于 1858 年 1 月 21 日的公告：

“难道怀雅各，怀爱伦或是拉夫伯勒和瓦格纳或其他人不能来吉利博（俄亥俄州）主持聚会，并在《评阅宣报》里告知吗？我们已经连续六周发出了请求。难道他们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署名：T.T.B.”

这些牧师们被称为“旅行使徒”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有时乘船沿河而上，有时乘有轨电车，有时骑车或者步行。时而走过木制栈道，时而走过结冰的小径，辗转于缅因州与明尼苏达州之间。毫无疑问，是圣灵一直在引导着他们。但是“上帝不是叫人混乱”（林前 14：33）。

有些人总是急于完成工作，每当接到紧急请求就会不假思索地提供帮助，立刻从一个州跑到另一个州。他们没有考虑到新悔改的信徒是否有稳固的根基，也没有考虑到是否有正在附近工作的牧师可以更方面快捷地完成这个工作。另外，除了真正奉上帝呼召来的人之外，还有一些自封的传道人，有时他们的工作不仅毫无效果，甚至更糟。还有一些人缺乏经验，需要对他们进行特别的帮助指导。

因此，一个中央信息交流中心是非常有必要的，以有效地决定如何雇用工人。用复临信徒惯用的说法是，要进行有效的“劳力分配”。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传道人的薪水问题。在一个基本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社会中，大多数信徒资金有限。一些无私的信徒做出了与收入不成比例的牺牲。萨拉·哈门曾经奉献了五周的收入帮助贝约瑟，也只是每周一元。凯洛格出售了一座农场，埃德森则先后出售了两座农场和一群羊来捐助福音事业。但是大多数信徒都任由传道人去牺牲，他们所捐给传道人的，无非是一些农场的收成，或者是已经穿旧的大衣，通常则是什么也不给。

有些人会将他们自私的心微妙地伪装成圣经的教训，因为耶稣曾将真牧人和雇

工做了鲜明的对比。牧人是为羊舍命的，而雇工在狼来的时候，可以不顾羊群而逃离。当时在不同教派里有很多基督徒以此为自已吝啬的借口。他们宣称“雇工”无法牧养教会。

结果是多数牧师除了讲道和拜访之外，还必须要工作来维持生计。有些人只能依靠偶尔找到的零工生活。还有一些人去种田，农闲的时候才进行短期旅行布道，然后又忙着回家干活，拉夫伯勒经常轻蔑地把他们比作拴着的马。¹¹

1855年，二十多岁的约翰·安德烈在布道和写作之余，还要为了谋生而劳作。他一时间感到筋疲力尽，几乎失明，声音也几乎哑了。他的亲人们以为他将英年早逝。他退到罗瓦州的沃坎，在那里有一群早期东部的复临信徒正忙着开发大草原上肥沃的土地。

约翰·拉夫伯勒是安德烈引领受洗的，也是他亲密的同工，一年后也心灰意冷，搬到了同一个地方来。令他吃惊的是，他自己也成了一匹“拴着的马”。

约翰·拉夫伯勒和他的妻子玛丽很值得我们同情。¹²他们在成为牧师加入传道行列之前做过计算。早在他们接受安息日道理不久，约翰就感觉有一个呼召要他去传道。他很清楚这意味着要面对清贫的生活。当时他在做推销窗锁（阿诺德牌专利窗锁）的工作，当时的积蓄有三十五美元，相当于三个多月的工资（以当时劳动力零点五美元一天计算）。但是他因为他拒绝了传道的呼召，他的销售额急剧下降，直到几周后，他就只剩一枚硬币了。于是他双膝跪下，将自己的未来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当他站起来时，心中感到了无限的平安。

不久之后，玛丽需要些钱买针线，火柴。拉夫伯勒告诉她只能每样用一分钱，而且找回来的零钱要还给他，因为那是他身上仅存的钱了。随后他将一枚面值三分钱的硬币给了她（这种硬币流通于1851年至1873年）。

“约翰，我们该怎么办？”可怜的女人已经泣不成声。

她丈夫回答说：“去传道，信靠上帝。”当时他的妻子就像几年前的贝约瑟太太一样，冲出房间去大哭了一场。

过一会儿，约翰听见妻子偷偷地出去了。不久，有一个陌生人来敲门，站在门口做自我介绍，并且问他是否可以给他提供价值八十美元的阿诺德牌专利窗锁。

他答应了吗？当然！

当玛丽回来的时候发现她的丈夫正在唱歌。百分之三十三的净利润，他赚了二十六美元。于是玛丽愿意信靠上帝，准备好追随丈夫到任何地方。

或许她还没有完全准备好。那时她丈夫一连几周在外奔波，而她则待在家里，所以她不能感同身受地亲眼看见在危险中的罪人被拯救，也无法体会丈夫的献身精神。玛丽的忠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为一个传道人的妻子是会遇到一定挑战的。在他们经济特别拮据的时候，她听说有些复临信徒家庭搬到沃坎去服事，同时还可以赚很多的钱资助圣工，便也鼓励丈夫加入他们。

那年冬天来得很早（1856年）。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已经过了种植季。拉夫伯勒发现附近几乎没有可能作见证的对象，而且当地的圣徒也不愿意做任何牺牲。他们经常彼此争吵。于是他开始做木匠的工作以维持生计。强烈的良心谴责使他开始祈祷，恳求上帝开路。

怀氏夫妇当时住在伊利诺斯州南部约三百二十多公里的朗德格罗夫。在异象中，她看到这里的信徒正遭受着空前的艰难，便立刻决定去帮忙。但这种限制了爱荷华州种植的非季节性严寒也使伊利诺斯州呈现了冰天雪地的景象。当冰雪融化后，大雨把路面变成了泥沼。他们恒切地祷告祈求。不久大雨变成雪，泥泞的路面结冰，可以做雪橇旅行了。怀爱伦说：“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去的记号。”

在大雪纷飞的日子，他们在约西亚·哈特（Josiah Hart）和埃隆·艾弗茨（Elon Everts）及另外两位三年前由怀雅各和安德烈在艾弗茨家按手之牧师的陪伴下出发了。雪变成雨，冰又解冻了。河上的冰也开始融化。他们一路上都听到这样的警告。“不要冒险过密西西比河！”

到了河边，哈特弟兄把马拉住，高高地站在雪橇上，扬起手中的鞭子，向天大喊道：“是继续去爱荷华州，还是回伊利诺斯州？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红海边，我们要穿过去吗？”

怀爱伦回答说：“往前走，信靠以色列的上帝。”

怀雅各赞成她的意见，说：“对，对，前进！”

一路上他们都在祷告。冰冷的海水在他们周围打转。在不牢固的冰面上已经积有一尺深的水，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掉进刺骨的河水中。一群人聚集在河的对岸。就像红海边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安全地过去了。

气温再度下降。怀爱伦抱着她的浣熊皮长袍，因为他们坐在敞篷的雪橇上面对寒风已有四天了。晚上，他们就住在拓荒者的小客栈里。他们把图表挂在客栈大厅里，向热情的听众讲道。周三，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沃坎。

他们所受到的欢迎几乎像天气一样冰冷。那些人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里。要让她们复兴。恢复他们对基督的献身精神，重新点燃他们起初的敬虔。

就连约翰·拉夫伯勒也没想到自己的祷告会蒙垂听。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当他正在制作一个木梯子的时候，怀爱伦坐着雪橇过来，忿怒地对他喊：“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怀氏夫妇召集了为期一周的聚会。那时候，谣言已经对工作造成了可怕的伤害。怀氏夫妇耐心地解释事情的另一面，直到每个人都满意了。每天晚上，他们都一起唱古老的复临诗歌，勾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回忆。他们讨论到了耶稣给不冷不热之老底嘉教会的应许：“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怀爱伦及时地看到了一个异象，引述慈爱上帝的话：“你们要归向我，我就归向你们。并要医治你们一切背道的病。”

如此深厚的爱是远远超过玛丽所能承受的。她泣不成声地说：“怀特弟兄，怀姐妹，我本以为我们躲到了一个你们再也找不到的地方，但我真高兴你们还是来了。上帝……饶恕我吧！……我打开心门。耶稣啊！请进来吧！”之后大家接二连三地痛悔认罪，彼此和好。聚会一直持续到午夜以后。

这样美好的工作第二天继续进行着。玛丽邀请了其他人，他们又传给了更多的人。最后，拉夫伯勒也郑重地站了起来，并宣布：“刚才是我钉的最后一颗钉子，我已经把锤子放下了。从今以后，我将拿起圣灵的宝剑，再也不放下。愿上帝帮助我！”

当怀氏一家终于离开沃坎时，人们都洒满了不舍的泪水。

拉夫伯勒把玛丽交给朋友们一段时间，与哈特，艾弗茨和怀氏一家回到了伊利

向普世宣告

诺斯州，立刻重新回到了马拴上——不再是一匹拴在柱子上的马，而是要到各处去布道。直到1924年他去世时，都没有离开传道的岗位。玛丽在她的有生之年也是如此。安德烈重新投身于传道的工作，但是前几年每几个月才能讲一次道，直到他完全恢复健康。他在沃坎和青梅竹马的复临信徒安吉莉·史蒂文斯(Angeline Stevens)结婚，这位妻子那段时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丈夫养胖。

但是传道人薪水低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糟。1857年虽然大丰收，但是全国范围内经济萧条，粮食价格低得几乎无法接受。1858年4月，安德烈在战溪的小教会中举办了一次查经班，仔细查考圣经，看看有没有上帝支持福音事工的亮光。怀爱伦在异象中蒙指示，圣经中有一个维持传道工作的计划。于是，他们决心要从圣经中找到这个计划。

他们那时所发现的计划乃是基于旧约圣经中的什一与林前16:2的结合：“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定期的），各人（每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按比例）”奉献。他们称这个计划为“定期捐献”。1859年1月29日，安息日结束后，在小教堂召开了信徒会议。建议“每一位从十八到六十岁的弟兄，在每周第一日要捐五分到两角五分。”而每一位同龄的姐妹要捐两分到一角。每位兄弟姐妹“要从他们的财产中每一百元捐出一分到五分钱。”这样积累下来的钱，主要用于当地的教会，或者帮助来此布道的牧师们。

多年来，这种“定期捐献”因其首字母而被称为“S.B.”，或者更亲切地称为“贝琪姐妹”，也被不太准确地称为“什一”。当然，这与真正的什一相差甚远。在二十年后，安息日会才采用真正的什一来维持圣工，但是“定期捐献”已经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一大步了。这些捐献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全世界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从以上所说的情况来看，好像建立组织只是对传道人有好处。如果你是这么想的，那么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传道人蒙上帝呼召，来引领世人归主并牧养信徒。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收入的话，他们怎能正常工作呢？如果教友不清楚传道人所传的道理是否与他们所信的相一致，那么他们怎能信任这些传道人呢？当他们知道传道人可以随意拿走属于大家的财产时，他们怎能愿意奉献呢？

事实上，教产归属权的问题最终说服了教友，并将建立中央组织的议案拿出来讨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复临信徒有三类教会财产：大帐篷，几间教堂和战溪的印刷厂以及一些设备、纸张和书籍等。

然而，更确切地说，教会并不拥有这些财产。

我们已经见识过一个大帐篷险些就轻而易举地被一个冒牌牧师运走的事。教堂也并不属于捐钱建堂的会众，而是教堂建在谁的地产上就属于谁。曾经在米勒耳运动中有两个拥有教产的教友后来背道了，以至于其中一个教堂被改成酿醋仓库。战溪教堂本身就建在贝尔登（S.T.Belden）的地产上，怀雅各警告那些仍旧反对教会组织的人说，很可能有一天这个教堂也会成为酿醋仓库。

但最让怀雅各牧师担心的还是印刷厂，这是目前复临信徒唯一的机构。他们的福音传道工作依赖于出版的书籍和报纸，整个复临运动的主要报刊《评阅宣报》都是靠这个印刷厂出版的。而这些建筑，书，纸张和设备从法律上来讲都属于怀雅各的私人财产。他知道这点，但他并不喜欢这样。早在1855年，他就强烈主张这个印刷厂应该归在教会的名下，而且需要由专门的出版委员会管理，负责决定有关工作。比如在1857年，他们不得不特意邀请来自各地的信徒在大会上投票表决是否购买一台蒸汽印刷机。

在1860年9月的会议上，怀雅各在此提醒教友们：“所捐赠的这些财产……我一直视之为教会的财产，但是我目前是这财产的法定所有人。我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组成教会管理团队，这样可以使他们合法地管理。”

如果怀雅各突然去世了怎么办呢？密歇根州政府会将所有的财产都暂时充公，直等到怀雅各的儿子亨利二十一岁时归还。1860年时，亨利年仅十三岁。如果到那时亨利放弃了信仰，那么他会把这些财产据为己有。要是他到时死了呢，那么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了。事实上，亨利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就是成立一家合法的公司。

合法的公司？此前，好像家书一样的《评阅宣报》上曾刊登过一位献身弟兄科特雷尔长老的声明。他反对给教会取名字，也反对组织公司。他认为这相当于政教联合，会使教会成为巴比伦，最终使大罪人坐上宝座。他的这篇文章带来了不小的破坏力。

虽然科特雷尔很快就收回了他的观点，并且勇敢地承认自己所说的有些牵强，但这却使怀雅各，贝约瑟，拉夫伯勒和康奈尔以及其他经过几个月的不懈努力，才把他在信徒心中造成的破坏影响除掉。

向普世宣告

怀氏夫妇决心要为所有的复临信徒保住复临教会的财产。1860年9月底，怀雅各邀请了一些领袖和义工到战溪教堂来开会。这是第二间教堂，也就是在贝尔登地产上的那一间。他们促膝长谈，讨论了整整三天。“我们不赶时间，如果有谁有反对意见，务必让他有时间将理由提出来。”此外，为了在各地都取得一致的意见，1860年10月9日，16日和23日的《评阅宣报》上刊登出了这次的讨论内容。

几乎在一开始，安德烈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其他人在几个月前也曾经提出过，但是他们没有安德烈说得清楚。

他建议为要保住教会的财产，不一定要正式组建教会，只要指派一部分代表组成一个协会，并以协会的名义申请公司即可。他认为这样做与福音秩序是相符的，因为早期信徒也曾经指派了一个由七人小组来管理教会事务。他也本可以指出，许多布道与慈善协会在结构上与教会分离的情况，在当时的美国基督教界是比较普遍的。

顺便说一下，安德烈的建议给教会带来了持久的帮助，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安息日会区会的财产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区会本身，而属于其下属的协会。

1860年，经过整整两天的讨论，投票通过了印刷公司的章程，只是还没有公司名称。但是根据密歇根的法律，一个没有名称的公司是不允许被注册的。因此，他们最终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这促使怀雅各在这让人尴尬的命名未果后，表达了他令人难忘的感慨：“在我看来，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如果还没有取名字会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

该来的终于来了，代表们决定要取个名字，但是叫什么名字好呢？

有人推荐“上帝的教会，”而另一些人则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夸大其词，然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被提出了。

顺便说一句，在这个划时代的委员会里十九位知名成员中，平信徒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首先提出第一个提议的是平信徒以斯拉·布蕾克特（Ezra Brackett）。他说“我提议组织教会。”另一位平信徒大卫·休伊特（David Hewitt），在临近结束时说：“我们决定，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这个名字。”然而，“用这个名字”这种说法有点像“取个名字”。为了满足那些仍没有被说服之人难以理解的顾虑，这个提议被撤回，取而代之的决议是：“我们称自己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

从达成教会组织这个不朽的成就，到组织基督复临安息日信徒出版协会，又到最后组成总会的过程，尽管并非完全没有争议，但是其过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1861年春，战溪的领袖们建议将分散在各地的教会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名下组织起来。1861年10月，开始着手组建密歇根区会，并选出了由贝约瑟担任主席的区会委员会。

1862年间，其他几个州也成立了各州的区会。密歇根州1862年在蒙特利教会完成了组建工作，选出一位平信徒威廉姆·西格雷（William S.Higley）为首任会长。¹³

最终在1863年5月，新组成的各区会派代表集中到战溪开会，并且为全球总会起草了简单的章程。

怀雅各被大家热情地提名为首届总会会长。然而，他拒绝了这一职位。因为自1850年起，他一直在传道，写作，辩论并呼吁组织教会。他在竞选中如此引人注目，以至于他认为如果接受了会长之职可能会使人质疑他的动机（两年后，在1865年，他确实接受了这个职务，并担任全球总会会长长达十年之久。1865-1867年，1869-1871年，1874-1880年）。

既然怀雅各不愿意接受，约翰·拜因顿遂被选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一任总会会长（劳伦斯就是在纽约州雄鹿桥拜因顿家里接手为牧师的）。拜因顿曾经在卫理公会担任多项职位，以后又任卫斯理教会（卫理公会废奴主义者）牧师以及建立教会者。1852年，他通过阅读《评阅宣报》成为了一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随后他建造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一批教堂建筑之一。他帮助女儿玛莎开办了一所安息日会的儿童家庭学校。1858年他搬到了战溪，自养旅行传道。在他当选为会长之后，他继续在为期一年的两届任期内四处旅行布道和施洗。人们都说：“没有人像拜因顿牧师那样熟悉密歇根了。”

除了投票制定章程，选举会长和其他职员之外，在第一届总会会议上还为牧师们制定了一个薪酬标准，每周五美元的固定工资。这是从定期捐献中支付的。传道人必须要随身携带正式的传道证。还规定，任何牧师都不能仅凭己意或者地方教会的意见从一个区会旅行至其他区会，必须经双方区会同意后才可。

如此，教堂不再有成为酿醋仓库的隐患了！传道人能够全时间投入到传道事业中。会众能轻易地确定来访传道人是否真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抑或只是偶尔

向普世宣告

来访的传道人。传道人可以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工作，以免耽误不必要的时间。地方教会教友如果受到教会的不公平待遇，可以投诉至上级机构。而且最终，每个人现在都知道自己的身份了。他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我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友。”

第十九章

老底嘉！

我们上面所讨论过的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即 1860 年 10 月的一个早上，休伊特提议“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四年**前**，守安息日的基督复临信徒就已经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他们是在 1856 年 10 月从圣经中找到的这个名字。这个故事与今天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如一开始我们所见到的，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视自己为一群有目标的人，一个有天命的运动。根据经验和预言，他们相信他们拥有末世的现代真理。他们从这一切推理出结论：他们正是末时的真教会。他们是现代旷野中属灵的以色列人，正在从象征“巴比伦”的埃及向基督复临时的新天新地前进，途中恢复了真正的安息日，就像古以色列人途经西奈山时恢复了安息日一样。他们是先知以利亚；《玛拉基书》曾应许“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他要在背道基督教的迦密山上恢复对上帝律法的忠诚；他们是《启示录》中的第六个教会“非拉铁非”，弟兄相爱的教会。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概念。有很多来自各地的信徒给《评阅宣报》来信，表达他们因不断得到清晰的真理亮光而满心赞美。在过去，很多美国人认为他们都应该守圣日，尽管大多数人并没有这样做。当对大失望后的复临运动的偏见逐渐消失时，便有大批悔改的人涌进教会。怀雅各兴奋地统计着不断激增的教友人数，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的头两年，信徒人数从几十人飙升到约两千人。¹

我们在第十七章中提到过这种快速的增长。现在我们需要看看在这人数快速增长时所有的属灵损失。几年之后，怀雅各在评论中写道：“在信徒人数增加的同时……却没有在成圣或圣灵恩典中相应的长进。”²

甚至有不少正式的牧师放弃传道而去务农，莫尔斯和劳伦斯便是其中两位。在一些物质主义领袖的鼓动下，许多教友更关心他们经营的生意，忽略彼此，甚至互相产生了猜忌。曾经那些由传道人组建的聚会点逐渐消失了。《评阅宣报》办公室里堆积了成千上万的单张和小册子无人问津。印刷厂负债累累，几乎没有人关心。虽然那时没有杀人抢劫的事情发生，但是作为要预备变化升天并宣称每周要守一整

天为圣的一班人来说，他们的情形就很糟糕了。

人们会不故意地把部分责任归咎于怀雅各本人。有人批评说他所宣讲的道理都是来自他太太的幻想。他听后很受刺激，遂从《评阅宣报》中几乎删去了怀爱伦的一切内容。他的目的很崇高。他要让那些慕道友明白：安息日，圣所和人死后如睡眠的道理都是圣经的要道。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怀爱伦的异象也出现得没有那么频繁了。教会也因此基本上失去了她的属灵帮助。

从罗切斯特搬到战溪后，当地的教友在他们的小教堂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诚恳地认罪，甚至将他们的名字刊登在《评阅宣报》的认罪专栏中，并投票决定要承担继续出版怀爱伦最近劝勉的费用。就这样，出现了第一本为教会做的见证集，即《教会证言》卷一。在1855年末以十六页的小册子形式出现，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又逐渐增加了三十六个证言，都装订在现今我们所熟悉的九卷《教会证言》中。

在《启示录》中，约翰蒙指示写信给七教会。七教会代表从约翰的时代到基督复临之间基督徒经验的七个阶段或七个时期。米勒耳派恰当地将第六个教会，也就是“非拉铁非”，弟兄相爱的教会来代表他们自己。在大失望之后，米勒耳派信徒接受了安息日和圣所的道理，享受着热情的基督徒团契。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非拉铁非，并称其他复临教会的信徒为第七个教会，老底嘉教会。³“不冷不热”一词，以及“我是富足……一样都不缺”的话，好像正适于那些认为没有安息日和预言之灵的道理也没关系的信徒。

但是随着他们自己灵性的逐渐退步，那些更为虔诚的信徒感觉到那些守安息日的人越来越配不上“非拉铁非”了。有些家庭在言谈之间透露出他们的不安，很可能他们自己就是老底嘉教会。

在《证言》卷一结尾的地方，怀爱伦引用圣经里给老底嘉的信息向大家呼吁。⁴不幸的是，人们虽然赞赏她所说的，但在当时却收效甚微。1856年5月，她写下了一个关于复临信徒家庭效法世界之罪的异象。在战溪的信徒听到这个异象之后，一致通过将这个异象发表出来。当年八月，包含这个内容的《教会证言》卷二已经出版并分寄各地。虽然对一些人有帮助，但是也和卷一一样，并没有达到什么效果。

十月（请记住这个月份）出现了突破。那时，怀雅各在《评阅宣报》上推出了严密论证的系列文章，用圣经力证：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末时的真教会，毋庸置疑地已表现出了《启示录》中第七个教会，不冷不热，骄傲自满之老底嘉教会的特点。⁵

这个在成长中的孩子竟然多了这么一个名字。

圣经证实了他们自己所担心的和怀爱伦异象中所见到的。读者们的反应非常热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不到两千的订阅用户中，有大概三百多人都来信感谢怀雅各当时的仗义执言，并且表示他们愿意谦卑地认罪，重新献身给主。于是真正的复兴开始了，信徒也频频取得胜利。

怀爱伦在这次复兴中功不可没。她所写的证言为这次复兴铺平了道路。在她和丈夫一起旅行各地布道的时候，她还见过几次异象，使老底嘉教会的信息适当地教会的需要。在沃坎——还记得这是怀氏夫妇在那年十二月到访之地——耶稣敲门的那幅老底嘉教会的图画让玛丽·拉夫伯勒痛哭流涕地说：“我打开心门，主耶稣啊！请进来！”

1857年的另外两个证言进一步证实了怀雅各的观点。在一次异象之后，怀爱伦说，她看到人们需要从他们的心门中清除掉一堆堆的“垃圾”，诸如与弟兄的纷争，贪爱物质的享受，奢侈的生活，坏脾气等等。她也同时注意到了对老底嘉的应许。她欢呼道：“这个应许实在是太宝贵了，正如我在异象中所看的那样！‘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⁶

写给老底嘉的书信充满了应许，也有耶稣基督的同在。耶稣形容自己为“真实见证的”，并指出自欺之老底嘉信徒的真实状况。耶稣说他们不冷不热。他们需要金子，白衣和眼药。耶稣，这位“天国的推销员”叩门推销着这些东西。耶稣愿意进来和我们一同坐席。最后，耶稣也应许，每一位得胜的人都要“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

但是有些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我们必须把门打开。耶稣不会在我们不愿意的时候擅自闯入。我们也必须“买”祂出售的东西。我们可以“不用金钱，不用价值”买到基督的义(赛55:1)，但是如果不舍去自己的所有，就没有人能做耶稣的门徒(路14:33)。

在第二个异象中，怀爱伦见到两组守安息日的人对这个信息所有的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组是漠不关心的，“上帝的天使就离开了他们。”另一组接受了这个信息。他们急切地清除了心里的垃圾——但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苦苦哀求上帝的能力。他们得胜了！他们胜过了批评，自私，猜忌，如同军队一样稳步前进。他们被晚雨浇灌，非常成功地向世界作了见证，并很快就要迎见耶稣的第二次降临。⁷

这是多么荣耀的机会啊！

他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那些守安息日的信徒在厨房，谷仓和小教堂里聚会，彼此认罪，寻求宽恕。父母和孩子坦诚地解释彼此的误会，不再疏远。人们本着信心甘心奉献，使印刷厂的沉重债务变成了令人开心的盈余。受洗人数也增加了。整个运动似乎充满了流泪痛悔的脸颊和离罪向善的灿烂笑容。老底嘉教会降服于主，在主面前悔改，在新的生活方式中喜乐，每天等待晚雨降下。

让耶稣进入我们的内心就如同领受圣灵，因为圣灵就是基督的代表。当人们把“基督”带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时，圣灵就会充满他们，为迎接晚雨做好准备。

如果说他们全都悔改了，是不完全准确的。许多信徒仍对此漠不关心。还有人问：“为什么某某兄弟或姐妹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呢？”一些人坚持独立自主，拒绝相信领袖。晚雨延迟了。连那些热心的人，也只是在做出了一些改变之后就满足而停滞不前了。

1859年7月15日（请再次注意这个日期）的一次异象揭示了问题所在：“当他们没能看到这有力的工作在短时期内完成时，许多人就丧失了这信息的效应。”怀爱伦评论说，“我看到这信息不会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完成它的工作。”⁸

上帝似乎有意使兴奋的情绪消退，以便让祂的子民坚持原则而不是感情用事。上帝总是如此。怀爱伦解释说：“为要免得祂的子民陷入自欺起见，祂就给他们时间，让兴奋冲动都消磨掉，然后试验他们一下，看他们是否要顺从那‘真实见证者’的劝勉。”⁹

显然，预备复临信徒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接受晚雨的工作，不可能仅在一个通宵祷告或几周的培灵会中完成，而是需要在更长的一段时间里潜心寻求主，直到品格成熟达到光明的更高境界。

如果适当的改革尚且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那么晚雨的倾降岂不需要很多年了吗？

在刚才所引用的证言中，有这样令人震撼的话语：“上帝已经给了这个信息充足的时间去完成它的工作。”

1859年7月，怀爱伦写下了这些话，距老底嘉信息第一次传到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还不三年时间。这可能吗？是否真地意味着在1859年7月之前，上帝所爱的犯错的门徒本可以靠着祂的恩典，将生命里所有的垃圾都除净，得胜罪恶，像五旬节那天一样被圣灵充满，并且以前所未有的惊人成功向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作见证呢？1859年7月之前？

第二十章

使命感

代表着二百多个国家的二百多面旗帜！五彩缤纷地在荷兰乌得勒支的聚光灯下迎风招展。令人心潮澎湃，每一面旗帜都代表着一个国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于1995年7月召开了第五十六届全球总会大会。

1995年7月距离1859年7月整整过了一百三十六个年头。如果守安息日的信徒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时就已经预备好了迎接晚雨的话，就不需要这么久才传到这么多地方了。然而，传到二百多个国家仍代表了真实的进步。其他非常活跃的新教教会，数字只有这个的一半。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一向拥有“使命感”。在简短的1863年总会章程第五条中，确定了要组建一个三人小组作为“国外布道士”。在此之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第一次投资是购买了一架华盛顿手动印刷机，出版真理的书刊。在此之前，在落基山沃尔尼召开的1848年会议上，人们听到了怀爱伦所见关于“我们该如何有效地工作和教导”的异象。¹在此之前，在同样激动人心的时刻，埃德森成为了第一个认识到基督在圣所里之新职事的人。《启示录》的话语划过他的脑海：“你们要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从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团体，而是一场有信息、有使命感的运动。“愿这信息飞扬出去，因为时日短促，”这是怀雅各在1849年所写的。

“时日短促”。从理论上讲，基督即将复临的信息可能阻碍了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传扬。它确实有点限制了早期信徒的远见。但是在当时只有一个约克先令和三美分银币的他们，几乎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一有机会就努力地工作，并扩展其视野。

早在1844年12月，怀爱伦见到了一个有关上帝在基督复临之前所要完成之大事的异象。她被带到天上，被指示回头看。宇航员兴奋地看到地球就像蓝宝石一样闪烁着光芒，但怀爱伦所看到的世界却被笼罩在道德的黑暗中。

当她再仔细查看时，她看到“点点亮光像星星一样”到处闪烁，然后其他亮光，在更多地方“越来越辉煌，从东照到西，从南照到北，照亮了全世界。”这些光线都是从耶稣那里发出来的，代表着那些有信心、遵守上帝的话、坚信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²然后，在1848年11月的异象中，安息日像“束束真光照亮全世界。”

当信徒们听到怀爱伦讲到这些事情时，有些人责备她推迟了基督复临的时间，³但是其他教友却得到了鼓舞。贝约瑟马上发表预言说安息日的道理将会迅速传播到法国，英国，俄罗斯和中东。⁴怀雅各更在1849年深信安息日的声音“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响彻大地。”⁵这真是先见之明！

批评复临信息的人使这个运动有趣的早期阶段被称为“关门期”，因为米勒耳派的领袖们经常谈到关闭的门。米勒耳相信在1844年10月22日的前几天，恩典的门会向一切拒绝接受第一位天使信息的人关闭。⁶大失望之后，仍有一些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或长或短地维持着这种观点。怀爱伦也一直相信这样的说法，直到她见到了第一个异象。⁷怀雅各则相信得更久一点，贝约瑟则更长。

不管这种看法是否合逻辑，贝约瑟，怀氏夫妇还有其他赞同的人，都不知疲倦地向所有愿意听的人传讲。因为他们觉得时日短促，便迫切地想让这个消息传开。可以理解的是，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偏见太大，所以除了前米勒耳派信徒之外，根本没有人理睬他们。

他们最初主要是为前米勒耳派人工作，这与《使徒行传》中使徒在去撒玛利亚和地极之前⁸先在耶路撒冷和犹太附近工作的方式相类似。无论如何，复临信徒的“撒玛利亚”很快就预备好了！1850年，怀爱伦从纽约的奥斯维戈发出报道说，人们“来自四面八方”。⁹1852年，卫理公会和浸信会信徒都表明自己渴望“为上帝的全部诫命而奔走。”¹⁰

这些非复临信徒想要加入他们时，守安息日的人就做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他们没有固守从至圣所中基督职事的一些误解而来的排外思想，反而省察自己是否忽略了什么。他们发现尽管1844年以来，基督的主要工作是涂抹信徒的罪，但作为大祭司，祂仍然为悔改的罪人提供赦免。¹¹因此，从神学上讲，欢迎那些悔改的人加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回想起来，也是使人感到温暖的事。

随着对大失望记忆的淡忘，非米勒耳派的人对真道有了更大的兴趣。1852年春，悔改的人中有一大部分是非米勒耳派的。¹²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正如我们所说

过的，布道的帐篷在各州迅速支搭起来。成百上千的人聚集来听拉夫伯勒、怀雅各、康奈尔、瓦格纳、桑伯恩（Sanborn），泰勒（Taylor），赫尔（Hull）和其他讲员讲道。

然而，即使布道从缅因州发展到了明尼苏达州，也并没有达到基督要将福音传到全世界的使命（请参见太 24：14，28：18-20）。守安息日的信徒并没有否定传福音的大使命，相反他们注意到了太 24：14 中的使命（“这福音……对万民作见证”），与启 14：6 中的第一位天使信息（“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惊人的相似。有一段时间，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传扬第一位天使信息的任务，也就是在 1844 年 10 月 22 日之前将信息传到了每一个布道站。然而，当他们见到有更多的人挤在他们帐篷里听道时，他们受到鼓舞，再次检视了他们的神学理论。但是他们仍深信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是传给世人的，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传给圣徒的。怀爱伦却让他们看出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也是要传给“罪恶的世界的”。¹³ 反观这三位天使，他们发现三位天使其实是要同时传扬他们的信息，直到基督复临。¹⁴ 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这福音要继续传至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只在北美向所有讲英语的人传福音也还是远远不够的。

1855 年，贝约瑟鼓励他的同道们将真理刊物寄给“一些国外的布道站，尤其是桑威奇群岛。”¹⁵ 1856 年，怀雅各劝告说：“我们要将布道的精神延伸到更广泛的区域，使整个基督教界都发出警报。”¹⁶ 1857 年，科特雷尔（R.F.Cottrell）通过翻译沿着托纳旺达河沿岸向塞内加的印第安人（他们是浸信会信徒）传道。¹⁷ 同年，可以讲双语、在加拿大出生的布尔多（Bourdeau）兄弟和但以理（Daniel T.）开始在佛蒙特州给讲法语的人传道。第二年，又在一位前天主教神父切霍夫斯基（M.B.Czechowski）的协助下布道，我们之后会再次提及此人。有一位前浸信会牧师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用德文写了一本小册子，带给密歇根州靠近荷兰市的移民。受到这些发展的鼓舞，乌利亚·史密斯在 1859 年的《评阅宣报》编者栏发表了他的感想，认为这向各民、各方再说预言的命令也许可以在北美实现！¹⁸

史密斯行事谨慎，而俄亥俄州一名精力充沛的教师约瑟夫·克拉克（Joseph Clarke）可就没那么小心了。他警告说：“做这个工作不应该分地区，爱尔兰和俄亥俄州一样近，俄罗斯和爱荷华州也近在咫尺。”¹⁹ 其他的人也似乎比《评阅宣报》的编辑有更加开阔的视野。他们已经把书和报刊运送给海外的亲戚朋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早期，有消息说在爱尔兰已经有人从 1859 年开始守安息日，而且他们对《评阅宣报》及怀爱伦姐妹的《教会证言》深表感激。有一位写道：“我自己，两个孩子还有他们的保姆都遵守安息日了，我也不让我家的佣人在安息日工作。”²⁰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复临信徒只是寄印刷品到海外，而不是派遣传道人。因为当时仅有的传道人因为工作过度，工资过低，缺乏培训，甚至无法满足当地的需求。怀雅各认为他所得到的呼召要超出他们所能应付的二十多倍。如果没有本地组织来支持他们的话，他们根本不可能顾及到海外布道的工作。

故此，我们回到 1863 年总会组织的组建和作为宣教士委员会之执行委员会的起源。

如果说这真是一个负责选择布道人选和地点的宣教士委员会的话，那么为什么要等到十一年后才派出了第一位国外宣教士安德烈呢？原因之一是当时他们正忙于派传教士到国内各处去工作。1863 年，委员会通过的第一个议案就是选派以撒·桑伯恩（Joseph Sanborn）到明尼苏达州传道。他是几位被派的传道人中唯一一位为之后的布道会备有布道帐篷的布道士。²¹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布道家们都被称为宣教士。早在 1853 年，拉夫伯勒和康奈尔就是被密歇根的杰克森教会所派，到威斯康辛州和伊利诺斯州偏远荒凉的大草原上的宣教士。1863 年至 1864 年，桑伯恩被派到明尼苏达州布道；²² 八个月期间，他走过了三千八百多公里崎岖不平、杳无人烟的路途。拉夫伯勒和但以理·布尔多在 1868 年的总会上自愿到加州召开帐篷大会。毫无疑问，他们乃是去做“宣教士”。他们先坐船在大西洋上向南航行，然后走陆路经巴拿马到太平洋，又坐船向北航行到旧金山，历经一万多公里的路程，比安德烈在 1874 年到瑞士的旅程还要远很多。

然而，事实上全球总会在国内传道的担子虽然很重，但是并没有等十一年才开始考虑派遣国外宣教士。怀雅各像个小学生一样兴奋地期待着，他报告称，刚组织起来不久的执行委员会在 1863 年底之前²³ 已经考虑派斯努克去做欧洲布道士。所幸的是他们之后改变了主意，因为正如你们记得的，斯努克很快就变成了宇宙神论者。

1864 年，切霍夫斯基要求准许他回欧洲去做国外布道士。当时布道委员会不情愿地拒绝了他的请求，但是希望可以晚些时候派他去。²⁴ 在下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切霍夫斯基得到了守星期日的复临信徒的支持还是去了欧洲。几年后，他在瑞士引领归主的一名信徒雅各·埃茨贝格尔（James Erzberger）来到了美国。在此停留期间，他被按手为牧师，并受命回到瑞士，“参加向人类宣讲末时警告的伟大工作。”他被视为一个宣教士。欧洲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被视为国外布道区。²⁵

向普世宣告

与此同时，与这些发展没有多大关系的，在马萨诸塞州南兰卡斯特宁静的村庄里，有一些妇女受到精力充沛的哈斯凯尔鼓励，于1869年在聪明睿智的洛克希·赖斯（Roxie Rice）领导下组成了觉醒布道团。²⁶他们抽出时间祷告，探访邻舍，帮助病人和有需要的人，还向北美各地和世界各国寄出成千上万个福音小册子和书刊。他们保持了美好的记录，并给各处写了成百上千封信。次年，哈斯凯尔当选为新英格兰区会会长，组织了文字布道团，很快各地都组织了当地的文字布道团。1873年，他被任命为全美文字布道团的负责人。没有人能够预料，第一批接受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竟都是文字布道团的平信徒所传的，比传教士亲自到当地传道的的时间还要早好几年。

在本章一开始，我们看到在1995年全球总会上飘扬的各国国旗。二十一年前，出于对安德烈于1874年出发布道的尊重，教会选择1974年作为“国外布道百周年”的纪念。但因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一向是有布道使命感的团体，选择任何其他的日子庆祝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例如，1918年会令他们想到1818年，早期的复临信徒威廉·米勒耳听到了上帝“向普世宣告”的呼召。

1959年是第一个欧洲人接受了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一百周年纪念。

1964年是切霍夫斯基作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一位“志愿者”到海外布道的一百周年纪念。

第二十一章

前天主教神父

“拜托，孩子，能让我藏在你车上的干草里面通过边境吗？”

农夫抬起头来，仔细打量着这位提出不寻常要求的陌生神父，低声说：“好的，神父。”然后听话地把他藏在那辆窄货车的干草下面。

切霍夫斯基神父正在逃命。他曾经是中欧方济各修道院的修士，这个修道院已经被危险地卷入了国家政治。他现在已经几乎逃到了国际边界线。他若能偷偷地越过国境线而不被发现，他就安全了。

只是如果。

在这个庞大商队的第十九辆马车上，切霍夫斯基正躲在成堆的干草下面。一路上的颠簸，使他数次差点跳起来。离检查站越来越近了，他感觉到车子停下来等待检查。他偷偷从干草的缝隙中向外看，看到检查的士兵正在一一检查。见到一名长官用长长的刺刀深深地刺进每辆车的货物，不禁看得他心惊肉跳。尽管夏天酷热难耐，但是这位长官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累，他检查第十八辆车的时候就像检查第一辆时一样的精力充沛。

切霍夫斯基拼命地祷告。当轮到第十九辆车的时候，长官突然累得有点打晃。他稳住自己，向司机喊道：“你有什么要申报的吗？”

“我发誓我连一条面包都没有，先生！”农夫回答说。

“那还不快点走，”长官命令道，“别把你的马车一直停在这儿！”

当车子向前驶去，干草垛里面这位满头大汗的神父偷偷向后看。他看见这位长官又像刚才一样精力充沛地用刺刀检查着下一辆车。¹

向普世宣告

迈克尔·贝利纳·切霍夫斯基（Michael BeLina Czechowski），这位欧洲大陆上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先驱，无疑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故事最丰富多彩也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顺便说一句，他喜欢听人们把他的名字发音成“查霍夫斯基”（Chahofsky）。² 他可以讲述十多个类似上面的故事。即使可能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原原本本地发生了，但在阅读了其中一些之后，就不难理解一旦他下定决心返回欧洲，就总能找到自己的方法回去的原因了。

他于1818年出生于波兰，年轻时就进入了圣方济各修道院。他理想化地认为现代修道士都像阿西西的方济各一样贞洁、勤俭。在幻想破灭后，他试图改革修道院，使他有了一次又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最后他亲自上告罗马教皇，入狱一年，被流放到法国三年，又被驱逐到瑞士。1850年，他在那里放弃了神父身份和天主教信仰，并结了婚。

第二年，他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在加拿大为浸信会信徒工作了一段时间后，1857年在俄亥俄州芬德利的帐篷大会上接受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翌年春天，在战溪举行的一次有关为移民作工之问题的会议上，切霍夫斯基被派到说法语的美国人中，与布尔多兄弟一起进行传道工作。

能有一个活生生的前天主教神父加入队伍，真是令人振奋。《评阅宣报》中经常提到他以前的牺牲和现在的热心，而他长期以来捉襟见肘的困境也得到了不少慷慨的回应，而多数是来自怀氏夫妇的。然而，自己有三个孩子的怀雅各越来越困惑，为什么有四个孩子的切霍夫斯基总是需要多得离谱的生活费呢。没过多久，怀雅各就在《评阅宣报》上针对切霍夫斯基所需要的指导写了一篇优秀的“劝勉”。³ 在加拿大边境的法国移民中活跃了一年之后，切霍夫斯基一意孤行地在纽约建立起了一个昂贵的布道所。很快，他就债台高筑，便急忙跑回到之前的宣教地。

1861年，怀雅各在东部的几个州旅行，试图组织区会，但却遇到了令人沮丧的反对。他认为按照切霍夫斯基与他们夫妻的交情，他一定会听取自己的建议。没想到这位前天主教神父却坚持我行我素。于是，怀雅各在盛怒之下针对切霍夫斯基的梦想写了篇文章：“我们已经决定将所有工作暂停，直到一切工作恢复正常…也让那些使这场战争变得杂乱无章的人冷静下来。”⁴

这是一个转折点，切霍夫斯基很快便退出了布道队伍，试图以自由作家的身份自养，并不顾兄弟的建议，执意回到纽约居住。

其实切霍夫斯基的真正目标是到欧洲去作工。当全球总会于1863年组建起来，《评阅宣报》上报告说有意派斯诺克作为国外布道士时，切霍夫斯基就希望他的梦想很快会成真。拉夫伯勒在第二年冬天来到布鲁克林组织聚会时，切霍夫斯基请求拉夫伯勒在执行委员会中提及他的名字。拉夫伯勒则劝他再等一阵。多年以后，拉夫伯勒回忆道，他没有向他坦白真实的原因。他当年只是告诉切霍夫斯基不能派他的理由是因为当时费用有限。他不想说切霍夫斯基过于鲁莽而无法予以差派。⁵

早在1858年，切霍夫斯基就在一封信中向怀爱伦表示，他深深地渴望能够“越过大洋回到自己的祖国，告诉他们关于基督降世和荣耀复临的信息，以及他们必须遵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⁶

在之后的几年中，怀爱伦也给他回了好几封信。1861年，怀爱伦告诉他，她在异象中蒙指示，他拒绝其他弟兄的劝告是错误的。她称赞他在上帝面前“尽职尽责，完全诚实”——从上帝信使而来的非同寻常的称赞——但是也提醒他，弟兄们对他的拙劣判断感到失望是很正常的。她劝告他不要自己独断专行地制定计划，而是要等待教会决定。她特别警告他不要因非信徒虚假的赞美而沾沾自喜。⁷

领袖们慎重讨论了切霍夫斯基要做国外传道士的请求，但决定暂时加以婉拒。他们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位精明的管理者，好在将来再派他去国外布道。⁸

不久之后，切霍夫斯基偏偏做了怀师母劝告他不要做的事情。他私自去参加了复临基督徒在马萨诸塞州威尔汉⁹举办的帐篷大会。他把他的梦想告诉大家，并赢得了他们高度的赞扬及热情的支持。

复临基督徒是由拒绝安息日和圣所的信息，却接受人死如睡眠之道理的前米勒耳派信徒组成。1860年，他们在波士顿设立总部，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确立名字是同一年。迈尔斯·格兰特（Miles Grant）是他们教会刊物《世界危机》的编辑；他同意让切霍夫斯基在那个刊物上刊登募捐的告示。

米勒耳派的主要分支主张灵魂不死的说法；他们在1858年组织了美国千禧协会，后来被称为复临宣教会。他们的刊物《复临先锋报》也允许切霍夫斯基在上面刊登呼吁人们捐款的文章（大家都说，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日复临信徒的人数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十倍）。

于是，在这样的支持下，他在家人与日后成为全球总会会长的乔治·巴特勒的

妹妹安娜小姐的陪同下，于 1864 年 5 月 14 日启程前往欧洲。

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瓦典西村的佩利克地区附近，切霍夫斯基在那里辛勤地工作了十四个月。他帮助几个人接受了安息日的道理，其中有吉美特（J.D.Geymet），弗朗西斯·贝松（Francis Besson），还有凯瑟琳·雷韦尔（Catherine Revel，第一个受洗的人），¹⁰但是最后，他不得不向压倒性的反对势力妥协，带着吉美特和他的家人以及安娜·巴特勒于 1865 年 9 月搬到了瑞士。

切霍夫斯基和吉美特挨家挨户拜访，在公众场合布道，印刷并出售小册子，并且出版了一本名为《永远的福音》的期刊。三年后，当切霍夫斯基最后离开瑞士时，留下了分别在几处聚会的大约四十名已经受洗的基督徒。1867 年，他们在特米兰组成了教会，是北美以外第一个守安息日的复临教会。

为了得到支持者的经济援助，切霍夫斯基定期向《复临先锋报》和《世界危机》投稿。两个刊物的编辑越来越喜欢他，并呼吁读者们积极给予支持，不时将大家的捐款转交给他。

由于当时欧洲人不懂英文，切霍夫斯基在三年的时间里，设法不让这些教友知道在美国有不同的复临信徒教会。但是在 1867 年底的一个重要日子里，可以借助字典看懂英文的阿尔伯特·维勒米尔（Albert Vuilleumier）在切霍夫斯基的物件中发现了一本 7 月 16 日的《评阅宣报》。他虽然很犹豫，却兴致勃勃地一句一句地阅读着。他发现在北美原来也有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他马上用法语写了一封信寄到战溪，因为语言的原因，耽搁了几天之后，战溪的教友们得知远在瑞士还有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便越来越兴奋。

从此信件往来不断。然而好景不长，消息传来，切霍夫斯基为出版《永远的福音》而购买的厂房和设备已经因为严重负债而被抵押了，账单已经到期，而这位前神父又正在意大利传道。切霍夫斯基的弱点再次显露，而且这次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当债权人同意将最后期限推迟到 1869 年 1 月时，美国的信徒邀请瑞士派代表来，着手筹集资金来赎回印刷厂。但是他们有一个要求，就是如果美国人提供资金支持的话，那么印刷厂的产权就不应该属于某个人，而应该属于全体教友。但是切霍夫斯基拒绝了这一要求，于是债权人收回了印刷厂，¹¹他也因此永远离开了瑞士。他在法国，德国，匈牙利都短期工作过一段时间，最后定居在罗马尼亚，在那里自养自传，带领一群人归主。1876 年 2 月 23 日，他因心力交瘁猝死在维也纳，享年

五十七岁。

他的传道热情是毋庸置疑的。由于生活清贫，他经常艰难地长途跋涉。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他冒着冰冷的倾盆大雨穿过泥泞的田野，困难地行走数公里。另一次，在雪中他滑倒在悬崖的边缘。他深信是上帝呼召他做这特别的工作。他说，曾有一位意大利的望族在他到来之前就预备好迎接他，是因为他在梦中预见到了他的到来。¹²

被他带领归主的人也都有很高的素质。吉美特，贝松，约拿·琼斯（Jonah Jones）等人立即放弃一切，成为全职传道士。钟表匠维勒米尔是一位热情的长老，有时还为人施洗。雅各·埃茨贝格尔（James Erzberger）接受安息日的道理时已经是个实习牧师，改变信仰后一直效忠安息日教会。雷韦尔夫人不顾家人的极力反对，仍然六十多年坚守安息日，直到九十九岁去世。皮格隆太太是最早在纳沙泰里湖受洗的三个人之一，忠心为安息日教友七十年之久。经切霍夫斯基施洗的几位年轻夫妇，借着他们的子孙，仍积极从事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工作，直到今日。

切霍夫斯基在欧洲宣讲安息日的消息一经传出，各种守第一日的复临信徒都恼愤怒地停止了对他的资助。可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却喜悦地称赞他是“高尚、热心的人”。他们轻忽地对待他的缺点，并开始责怪自己当时没有帮助他战胜它们。1872年的全球总会会议正式认可是“上帝亲自将真理根植在瑞士。”¹³

然而，当安德烈在1874年到达瑞士以后，发现大多数瑞士的复临信徒对切霍夫斯基的印象更多的竟是痛苦和悲伤。¹⁴欠债、失望，魔鬼已经播下了希望幻灭的种子。虽然瑞士信徒仍然忠于安息日的真理，但是他们仍固执地相信有关切霍夫斯基犯奸淫和背道的谣言。¹⁵尽管他们对安德烈敞开心扉，但是他们却完全无意帮他建起一座他迫切需要的印刷厂。¹⁶九年后，他怀着遗憾去世了。

近年来，人们对切霍夫斯基的兴趣有所上升，部分原因是由于正值他逝世一百周年。那些忠心的欧洲信徒想尽力辟谣，¹⁷并成功地为他恢复了名誉。

使徒保罗看到每一位传福音的基督徒，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

怀爱伦并没有说因为切霍夫斯基私自去了欧洲，上帝就不与他同在！事实上，上帝显然祝福了这位前天主教神父的布道。但我们不是在这里放马后炮，而是在思考，如果他 not 这样做的话，是不是他得到的成就就会更大？如果切霍夫斯基减少他生

向普世宣告

性的骄傲，那么他可能早在 1858 年就看清自己不善理财，因为在修道院的那段时期不需要理财（因为那里会供应一切的日常所需）。如果他没有那么骄傲，他也会接受同工们的建议以及怀爱伦异象中的启示。在日益增长的布道区域中，他可能会很快因富有创造力的团队而建立起一个好名声。当总会考虑派斯努克去欧洲的时候，很可能会任命他，或许就会比安德烈早十年。他在欧洲的印刷厂也不至于关门。国外的传道工作可能会提前十年开始。适时，切霍夫斯基很可能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一位正式海外布道士的身份，为他在大西洋两岸受到尊敬和赞扬的布道生涯画上完美的句号。

第二十二章

海外布道家庭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美国，将原来守的星期天改为安息日是需要一定的独立自主精神的。悔改的信徒或许只认可一周中的第七天是安息日，但对于其他道理却不一定认同。他们各自教派的领袖亲切地把他们比作一枚枚各式各样的纽扣。“他们之间的信仰差异比圣经中兽的头或角还多。”¹

如果说所有人都能保持步调一致地在全世界传播第三位天使信息，那就说错了。看看印刷厂里堆积如山的真理书刊，就能看出教友们并不关心布道，不愿意买书籍而分发出去，最终使怀雅各确信教会已经进入了老底嘉时期。甚至在听到瑞士圣工发展的好消息后，教会也过了好久才对海外布道有进一步的行动。

怀爱伦不断呼吁人们要醒起，向外界传扬福音。她敦促，要在上帝的天使开路之地特别努力。²不要在舒适的殖民地安顿下来！³除非把真理传递给别人，否则不要指望真理的光能够帮助你。⁴但是不少人对她的话依旧充耳不闻。

尽管如此，来自瑞士的消息还是激起了不少兴趣，当雅各·埃茨贝格尔从欧洲回到美国时更是如此。雅各开始听到安息日道理的时候还是一名神学院的学生。为了表达他对他所视为之律法主义的蔑视，他在瑞典曾穿着工作服出现在安息日的聚会上。1868年底，阿尔伯特·维勒米尔为他施洗。1869年6月，他到达战溪的火车站，由于不会说英语，便高举着一个写着“密西根战溪，安德烈牧师”的信封。

怀氏一家立刻把他接回家。他们的儿子威利，厨师艾德琳·豪（Adeline Howe）和未来的医生凯洛格，给他设置了一整天的英语课。不到五周，年轻的埃茨贝格尔就已经可以用英文进行一次演讲了。不出九周，他到俄亥俄州参加一个帐篷大会，在会上向瑞士人发出的呼召使他们泪流满面。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响应呼吁，进行了第一次海外布道捐（七十六美元）⁵。在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埃茨贝格尔被按立为牧师，并回到了家乡。

与此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已经成立了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布道

向普世宣告

士协会”来筹集捐款。《评阅宣报》定期报道新英格兰教区，加州教区及瑞士教区的布道信息。然而在 1870 的一篇社论中提出了一个严肃的事实：“看来上帝正在为真光的传播大大开路……上帝已经迅速地在祂的子民面前预备好了道路，甚至比他们准备回应的速度还快”⁶（强调为作者另加）。

阿尔伯特的堂弟阿德马尔·维勒米尔 (Ademar Vuilleumier) 搬了过来。他在战溪上学。他的出现势必造成了不同的影响。但在 1873 年的全球总会会议上再一次提出瑞士布道的需要时，却没有采取任何派遣行动。“庄稼已经熟透，可以收割了，”怀雅各大力呼召，“我们必须派人到欧洲去开展工作。瑞士的教友们一直在呼吁，现在仍然在寻求帮助。我们建议安德烈长老应该在今年秋天陪同维勒米尔弟兄同去欧洲。”⁷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至少那个秋天没有去。一直等到 1874 年才去成。但是，在我们等待弟兄们做出决定的时候，让我们先来看看怀雅各所推荐、之前曾多次提到的这个人——安德烈。

在 1844 年大失望发生的十五年前，约翰·内文斯·安德烈 (John Nevins Andrews) 出生在缅因州波特兰小镇上（怀爱伦的两个姐妹婚后就住在那里）。过了些日子，安德烈一家搬到了缅因州的巴黎市，在那里接受了米勒耳的信息。10 月 22 日之后，他把司多威一家接过来与他们同住，因为司多威一家在等候基督复临时卖掉了他们的农场。

安德烈父母的慷慨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莫名其妙地，一本由普雷布尔写的小册子传到了他们家里。还记得吧，就是这本小册子将贝约瑟引领到了第七日的安息日。

司多威十五岁的女儿玛丽安娜看到这本放在地上的小册子，就随手拿起来读。她带着感动将小册子拿给她的哥哥奥斯瓦德读。于是他们二人就从下一周开始遵守安息日，当然他们那时只是尽其所能地遵守安息日，因为他们还不敢公开。

接下来的周一，玛丽安娜把那本小册子又传给了十七岁的安德烈看。他读后就问：“你父母读过吗？”

“没有，”玛丽安娜回答，“但是我读过。安德烈，你愿意守安息日吗？”

下一个安息日，两个家庭的父母和孩子们在他们家中的一个房间里举行了一次

聚会，一同遵守安息日。

他们又各自将安息日的信息传给别人。很快，又有七个家庭加入了他们的聚会。其中有一位名叫哈里特·史蒂文斯（Harriet Stevens）的姑娘，后来做了乌利亚·史密斯的太太，而她的姐姐安吉莉（Angeline）最终成为了安德烈的太太。⁸

1849年9月，住在缅因州巴黎市的信徒们举行了一次值得瞩目的聚会。怀氏夫妇，贝约瑟，豪兰和其他几位早期领袖都参加了。豪兰弟兄祷告时脸上发出了天上的光芒，圣灵像五旬节一样降下。父母和子女都彼此承认他们的过错，在理解和爱中合而为一。安德烈一家人当时也在场。安德烈看到上帝引领安息日和圣所运动的明证而深受感动，便诚恳地大声宣称：“我愿意用一千个错误交换一个真理。”

怀爱伦后来形容，上帝特别因这位年轻的安德烈的缘故而倾降福气给那次聚会。“主选出安德烈让他将来为主所用，他的每一次经历对于日后的工作将很有价值。”⁹

第二年年底，怀雅各出版了《评阅宣报》卷一第一册。作为出版委员会的三位成员之一，安德烈的名字出现在了报纸的封面上。这清楚地表明了怀雅各对安德烈的信任。

印刷办公室没有在缅因州的巴黎逗留过长时间，安德烈也是。他立即以牧师的身份进入宣教地，与其他弟兄一同经历着旅行传道士的艰辛。在《评阅宣报》办公室搬到罗切斯特之后，他和其他助手在那里用部分时间来协助印刷厂的工作。他经常超负荷工作，而且多日只靠豆子，玉米为生，体力严重透支。在这种情况下好几个人健康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安妮·史密斯死于体力透支和营养不良。

1851年10月，当《评阅宣报》办公室还在萨拉托加斯普林斯时，安德烈从辛辛那提写道：“即使在逼迫和患难中，我的灵在上帝面前仍充满喜乐。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我们所作之工如此重要。我心系与此，并且愿意为这个神圣的工作献上我的一切。生灵正在灭亡，给工人的时间不多了，无人能做工的黑夜已迫在眉睫。我们岂不应该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力做工，趁还有时日的时候竭力拯救一些人吗？”¹⁰

字字句句都是真心话。他真地愿意奉献一切为圣工服务。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几乎把所有的都倾尽了。这就是他要到沃坎去退隐一段时间的原因；也是在那里，于1856年他与安吉莉结婚了。

向普世宣告

怀爱伦曾经说过，上帝要使安德烈成为有用之才。他果然不负众望，先后成为了传教士、学者、作家、管理人员以及国外布道先驱。

1855年，他力证安息日是从日落开始，而不是象一些复临信徒想的那样从日出开始，或者象贝约瑟及大部分人所坚持的那样从晚上六点开始。

三、四年后，他经过研究开始实施了定期捐献。1861年，他写了一本学术著作，名为《安息日和第一日的历史》。经过数次修订和再版，直到二十世纪，这本书一直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标准著作。据说安德烈懂七种语言，据他自己说可以背诵全部新约圣经。

1860年教会正名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与1863年第一次组建全球总会时，安德烈都是委员会中的一员。他当选为第三任全球总会会长（1867-1869）。多年担任《评阅宣报》的编辑。1863年，他被派到华盛顿向当地政府解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对服兵役的立场。

难怪怀爱伦1878年在给瑞士人的信中提到安德烈时说：“我们把我们队伍中最能干的人派过去了！”¹¹

说这句话是在他来了很久以后的事情。1874年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年。

1874年3月16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育协会成立，为第一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高等学府战溪大学的成立做准备。



战溪大学的成立仅仅是1874年众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之一。

1874年6月4日，《时兆》杂志创刊，并为次年设立太平洋出版社铺平了道路。

1874年8月，在密歇根同时召开了帐篷大会和全球总会大会。乌利亚·史密斯说得没错，这是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守安息日信徒的一次聚会。

在这个帐篷大会和全球总会大会合并的聚会中，怀雅各再次呼吁要把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传至世界各地。他强调说：“我们的使命是全球性的。”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1874年的4月1日，周三，当怀氏一家暂时住在加州奥克兰的时候，怀爱伦看到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异象。不久之后，她把异象写了下来，记录了一位天使对她所说的话。

“你们这段时间对工作的想法太局限了。你们计划的只是你们所能控制的工作，……但是你们应该考虑的却是全世界。”她特别提出澳大利亚，欧洲和几个海岛作为集中布道的地区。她诚恳地激励教会领袖们：“你们要高举生命之道，要让所有愿意的人都能有机会接受真理。”她又想起了天使的话，恳请教友们：“你们始终不可忘记这一事实，即你们所传的信息，乃为一种普及全球的信息。这信息要传至一切城邑，一切乡村。”¹²

与那些弟兄不同的是，怀爱伦从未忘记基督复临安息日运动存在的原因。耶稣已经进入至圣所，为要永远除掉祂百姓的罪。为要获得最终的圣洁，祂站在约柜旁，将圣安息日的荣光照在地上。但祂不会在那里停留太久，当祂离开时，所有人是善是恶都将尘埃落定。

对上帝的忠诚基于与耶稣的关系，而出于对上帝的忠诚，安息日的信息必须传给每个人，叫他们在恩典时期结束、末后七灾倾降与艰难时期中撒但最残忍的攻击之前还有机会做决定。怀爱伦写道：“但非至一个人的思想和良心对这问题的实情真相有了充分的认识，上帝的忿怒是不会这样临到他身上的……人人都要有充分的亮光，以便作有意识的决定。安息日必要作为忠诚的大考验。”¹³

1874年8月14日，全球总会最终回应了怀爱伦和她丈夫以及瑞士信徒们的呼吁。在一次帐篷大会上，在清风拂动的帆布棚子下，投票通过了一项历史性的决策：让复临信仰正式走出北美。“决议，全球总会……指示执行委员会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派遣安德烈前往瑞士。”

安德烈准备好了。一个月后，9月15日，他从波士顿起航，经利物浦前往瑞士。

和他一起登上阿特拉斯号邮轮的还有他最初的法语翻译维勒米尔，以及他幸存的两个孩子，十二岁的玛丽和十七岁的查尔斯。安德烈在缅因州的巴黎市接受安息日道理时，他也是十七岁。他的妻子安吉莉于1872年3月去世，两个孩子也夭折了。怀雅各同情地说：“他把家里的大约一半人都留在了寂静的坟墓里。”

妻子和母亲的缺失，给这个传教士的家庭健康造成了可怕的影响。但是安德烈在国内传道的时候已经经历了各种无法形容的困难，他也一样不会被国外布道时遇到的困难吓倒。他的孩子也都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

安德烈一到就立刻投入了工作中。他召开信徒大会，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他与维勒米尔一同前往普鲁士，在那里与一些非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但是也守安息日的人交流。他心中最惦记的是出版法语的《时兆》杂志。他知道法国人不喜欢外国人来折磨他们的语法，便尽一切努力学习法语，并力求完美。他不希望在他传的信息和当地人之间因为语言而产生不必要的隔阂。玛丽和查尔斯也加入了他的行列。两年后，他们郑重地达成一致，承诺在家里只能用法语交谈，必要的时候可以讲德语，仅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说英语。

巴塞尔市瑞士德语区的一间公寓就是他们三个人的家。安德烈在这里或多或少地恢复了早期“罗切斯特式”的生活，把这套公寓作出版社和居家两用。安德烈辛苦地为他的报纸撰写文章，或者准确无误地翻译来自《评阅宣报》和加州的《时兆》报刊上的文章。查尔斯和父亲一样认真，他辛勤地排版。经过学习，法语已像法国人一样流利的玛丽帮助校对稿件。

他们将排好的铅字版一块一块地搬到手推车里，送到印刷厂。安德烈选择巴塞尔的部分原因是它在印刷方面的声誉最佳。但是在他完美主义的眼光里，所有的优秀印刷商都是不诚实的，而诚实的又印刷不好。有一次，为了纠正印刷工人马虎的工作，他在一次印刷中曾经叫停了五十次印刷机。

他向战溪申请购买一架自己的印刷机并且派专人来操作。怀雅各发起了一次募捐一万元的活动，但是却收效甚微。

安德烈似乎根本得不到固定的收入，只能从美国偶尔拨过来的捐款中支取生活费。这对于一个开创了定期捐献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讽刺。这位虔诚的基督徒，除

了基本的生活必须花销之外，不好意思多拿一分钱。事实上，他所支取的钱已经不够他正常的开销了。有一年，他和孩子们几个月都只吃面包，土豆，玉米，偶尔才会吃一些时令葡萄或其他水果。

他们的生活有太多地方和罗切斯特时简直一模一样。1878年，莫德·西斯利（Maude Sisley）和威廉·英格赛斯（William Ingses）到欧洲去帮助他们。威廉太太开始注意到玛丽身体各方面都不是很好。不详的消息传到了美国，国外布道士家庭担心玛丽患上了可怕的肺病。

安德烈应邀参加1878年的全球总会大会。他请求带玛丽回国，并答应自己负担玛丽的路费。他离开美国之前还剩下一点卖房子的钱。

那是玛丽的最后一次旅行，即便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医生凯洛格也对她的病不抱希望。玛丽自幼丧母，希望与父亲在一起。凯洛格医生警告她长途旅行可能给她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玛丽还是依然执意要去欧洲。没有了母亲，她会像一位可靠的朋友一样陪着父亲，而他也不会让她失望。

结果，还没有到年底，她就去世了，年仅十七岁。

自从1872年安德烈的妻子去世后，他的健康状况就每况愈下，这次女儿的死又给他一次沉重的打击，使他一直都没有恢复过来。“我像是在用麻木的手抓住上帝，”不久后他叹息道。

安德烈在孤独中，上帝爱他。上帝藉怀先知给他一个消息：他的妻子安吉莉，玛丽和两个已睡的婴儿正安眠在耶稣里，有一天他们将会复活。¹⁴

第二年夏天，安德烈欣然回到了巴塞尔市。查尔斯很高兴看到父亲！他们又想出了新的方法来吸引民众的注意。法语《时兆》杂志的发行量从五百份增加到五千份。现在虽然失去了玛丽，但是又增加了六个帮手。他们还有了一间光线充足，设备齐全的工作室。他们不仅使用法语，还有德语，意大利语发行小册子。法语的《时兆》报纸被邮寄到法国六十二个区中的五十个，以及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瑞典、奥地利、匈牙利、普鲁士、萨克森、阿尔萨斯、比利时、荷兰、英国、威尔士、苏格兰、意大利，西西里岛和西班牙。当然，没有提到瑞士，还有俄罗斯、印度、埃及和南北美洲。¹⁵

向普世宣告

安德烈也访问了意大利、德国、英国和法国，但仅仅《时兆》报纸就几乎耗尽了他的精力。他注意到玛丽的症状开始在他自己身上——地出现。随着他病情的恶化，全球总会宣布确定一天为安德烈做特别的祈祷，并且请他在罗切斯特引领归主的拉夫伯勒去为安德烈做抹油祷告。安德烈的情况一度好转，但是最后还是没有起色。1883年夏天，她高龄的母亲从沃坎由惠特尼（B.L.Whitney）牧师陪同来看望安德烈。惠特尼是被教会派来帮助身体虚弱的安德烈牧师的。

安德烈的头脑依然清醒，他心中对主充满盼望。他躺在床上就像一具骷髅，还一直向他的助手口述着。1883年10月21日，他在周日日落时去世，享年五十四岁。

站在巴塞尔郊外沃尔夫墓地中安德烈的坟墓前，你几乎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在反复说着：“生灵正在灭亡，给工人的时间不多了，无人能做工的黑夜已迫在眉睫。我们岂不应该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力做工，趁还有时日的时候竭力拯救一些人吗？”

第二十三章

世界宣教运动

安德烈牧师去世后，《评阅宣报》上并没有发表纪念他的悼词。

这是他生前提出的要求，编辑们无奈中也只能勉强照做。尽管如此，对他生平事迹的颂扬还是被写了出来。无数的国外布道士和家人在他的感召下，背井离乡，追随他的脚步，不断地到陌生的地方传扬着末世的福音。这正是他的荣耀。

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的国外布道与切霍夫斯基先生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安德烈与弟兄们和睦相处，他顺服教会的安排离开了这个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相当于整个教会都与他同行，并视之为国外布道运动的开始。

当时世界布道的概念还没有完全被理解，甚至到现在也还未能完全明白。但是，他们便很快开始严肃地行使了其全球性的任务。就在第二年，选举出了战溪的怀雅各，加州的拉夫伯勒，以及瑞士的安德烈为三人执行委员会，同时也是国外布道委员会。《评阅宣报》的编辑乌利亚·史密斯认为这个安排非常合适。他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所传的信息是一个世界性的信息。”¹

因为再次提到了切霍夫斯基，现在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安德烈也有福音的宝贝在他的瓦器里。他不必死得这么早。上帝的信使怀爱伦经常劝告他不要那么辛苦工作，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安德烈也答应尽力而为，但是每次都以工作高速进展的需要作为繁忙工作的借口。虽然他的理由令人无法反驳，但是却不能接受他的判断。他在临终前后悔，这样做确实是错误的。²

然而，上帝还是奇妙地赐福给他。他用那不屈不挠的决心打动了地上成千上万的器皿，使他们甘心情愿在遥远的地方为主忠心事奉。

玛丽的牺牲也产生了影响力。她的葬礼成了当时战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聚会。她父亲在那个场合对年轻人做出的庄严呼召，打动了许多在战溪大学里就读的青年男女，日后也去效法她的奉献。³

今天生活在喷气式飞机时代的我们，很难理解安德烈一家人动身前往欧洲布道之前不久，总会会长巴特勒对那些不太情愿去国外布道的人表示同情地说：“我们的年轻人看到这样的事，一定会感到害怕，甚至是恐惧。”⁴

十年后，巴特勒再次担任总会会长时，克服了自己的恐惧，亲自前往欧洲。在此期间，他帮助瑞士、挪威和英国建立了出版社，并且改进了那里整个工作的新兴组织。那是在安德烈死后一年的事情了，那时在欧洲已经有一千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布道士们不仅在意大利、法国和瑞士（当年安德烈和切霍夫斯基开始工作的地方）工作，而且还在约翰·马迪森（John Mattesons）和其他布道士工作的丹麦、挪威和瑞典，以及威廉姆·尹格西斯（William Ingses）和拉夫伯勒等人工作的英国工作。1882年，文字布道士司提反·哈斯凯尔帮助在巴塞尔召开了第一届欧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布道所（欧洲区会的雏形）大会，代表们来自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及中欧地区。

如果想要讲述每一个新开拓国家的福音故事，可能得需要好几卷书才能说清楚。几乎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仅有一约克先令的“贝约瑟”，藉着上帝的保守打开门路，战胜了或明或暗的反对。⁵

与安德烈一样，马迪逊在斯堪的纳维亚传教的时候也遵循了罗切斯特的模式。他在美国学过一些印刷术。当那里的教友要求丹麦语小册子的时候，《评阅宣报》办公室婉拒了他。他从少数几位丹麦和挪威教友那里募集了一千美元捐款，亲自到战溪去学习排版，自己印刷。他在自己和家人住的房子里安装了一台印刷机，但因为他对当地产品不太熟悉，把第一期杂志的墨水和纸张搞错了，使得印出来的单张油墨不易干。于是他和家人便动手将每一个印好的单张都挂在晾衣绳上，一直挂了一周时间才干。然而，诸如此类小小的不便并没有阻止马迪逊和他的伙伴们在斯堪的纳维亚打下坚实的复临信仰基础。

在俄罗斯第一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中，有一位是意大利的旅行商人罗穆阿尔多·巴托拉（Romualdo Bartola）⁶，还有一位是前门诺会教友格哈德·珀克（Gerhard Perk）。安德烈和切霍夫斯基曾帮助巴托拉信主。在美国说德语的亲戚寄给珀克说德语的朋友一些德文单张，他们看了一眼，便警告说：“这些单张太危险，就连门诺会的信徒也会受骗。”受好奇心驱使，珀克躲在草垛后面读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接受了其中的观点，并写信给战溪申请了更多福音小册子。

珀克悔改时，在德国工作的是一位移民美国的年轻德国人康拉迪（L.R.Conradi）。

他当年是在爱荷华州伐木的时候接受的安息日。他以最快的速度从战溪大学毕业之后，很快便展示了他惊人的救灵恩赐，引领了大批移民归主。总会邀请他返回欧洲帮助埃尔茨贝格尔牧师。康拉迪与珀克通信后，被他深深吸引，便坐火车去了俄罗斯，与珀克一起在那里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在很多地方找到守安息日的信徒，为他们施洗。他们经历了许多艰险，曾经一同被捕入狱。后来康拉迪成了中欧地区安息日会的领袖长达数十年。事实上，他还是一位世界布道家，在非洲，南美洲和德国进行宣教，并写了几本重要的书。

土耳其第一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是希欧多尔·安东尼（Theodore Anthony）。他像康拉迪一样离开他的家乡土耳其，在美国接受了安息日。他在加州的圣荷西做修鞋匠时，圣灵呼召他回到家乡工作。

香港如何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国外布道区，这个故事是众所周知的。亚伯兰·拉路（Abram LaRue）曾是一名水手和牧羊人，又在加州的索诺玛做过樵夫。当安息日会早期在西部布道时，他听过拉夫伯勒宣讲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他深感中国的需要，所以请求教会派他去那个遥远广阔的国家，为拥有百万人民的大国传福音。他不需要薪水，只要肯派他去。但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六十岁了，教会因此而决绝了他。

虽然受挫，但是他并不气馁。他获得了另一项任务，是去太平洋的一个岛去传道。因为他以前曾经在夏威夷生活过，所以教会认为他一定会前往。他在夏威夷的火奴鲁鲁做了一段时间卖书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收效显著，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所以教会派布道家威廉·希利（William Healey）去收割庄稼。然后，他便静悄悄地到了他心中一直向往的地方，太平洋上中国的一个小岛——香港。

当提到国外布道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非洲。在那里早在 1863 年就成立了最早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汉娜·莫雷（Hannah More）小姐在塞拉利昂休假时曾经访问了康涅狄格州，从哈斯凯尔那里得到了一本安德烈的新书《安息日的历史》。回到非洲后，在利比亚的一所主教派教会孤儿院任教的她，仔细研读了那本书的所有内容，也学习了哈斯凯尔寄给她的每一份刊物。

一直忠心遵守星期日的汉娜·莫雷一开始觉得很难做出改变，但是当她在 1864 年 1 月 2 日写给《评阅宣报》的第一封信被刊登时，她已经引领了一位其他教会的布道士接受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就是澳大利亚人亚历山大·迪克森（Alexander Dickson）。她向《评阅宣报》的读者保证说，你们在非洲已经有了虔诚的基督复临

向普世宣告

安息日会教友！她在写于一月的信中说道：“这里是夏天，鸟语花香，青蛙在鸣叫，昆虫在嗡嗡，整个大自然都在微笑。只有人是邪恶的。当整个大自然都在歌唱的时候，那些邪恶的人却无动于衷，这是多么可悲啊！”⁷

这位迷人的女士面临的结局也是可悲的。她原来的教会得知她的新信仰后，不再聘请她。但是她一点也不灰心。她去拜访非洲西海岸的很多布道区，把真理小册子留在了每个地方。回到美国之后，她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兰卡斯特受洗，并在前往战溪的途中继续分发小册子，其中一些也结出了果子。⁸

然而，当她到了战溪之后却发现很多信徒都一心想着世俗的事情。怀氏夫妇当时不在。穷困潦倒的汉娜在对信仰毫不关心的人中找了一份工作。最后她在密歇根半岛原来共事过的布道士家里找到了一处栖身之所。不久，她便去世了。她对于教会中的冷漠深感困惑不解，但是她始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

听到她的痛苦经历，怀爱伦以真先知的身份对战溪教会的信徒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地方更糟，而是他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他们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拒绝了接待天使的机会。⁹

非洲的布道士汉娜·莫雷在 1863 年分享了安息日的基督和圣所的信仰。或许我们应该把第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海外布道士的殊荣授予她。她难道不是名副其实的吗？

我们刚才在俄罗斯的布道工作中提到过巴托拉。他曾在去亚历山大经商期间建立了一个聚会点，并为他们施洗。是他让“现代真理”的火炬在非洲大陆再度点燃。后来，真理的火炬又传给瑞布顿医生（Dr.H.P.Ribton）。他来自英国，住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期间，从美国布道士安德烈那里接受了安息日。为了女儿的健康，于 1878 年搬到埃及居住。在那里做了很多善工之后，1882 年，瑞布顿和两名安息日会的教友在一场反外国人的暴动中被害。

说到南非的工作，还要提到一位叫威廉·安（William Hunt）的矿工，是他把安息日的真理从内华达州的金矿区带到了金伯利的钻石矿区。和拉路一样，当拉夫伯勒在北加州开新工的时候，他接受了安息日。另外，他也和拉路一样自费传道。当时在南非，有两位南非白人农夫，彼得·维塞尔斯（Peter Wessels）和万·德鲁腾（G.J.Van Druuten）。他们通过自己查经发现了安息日的道理。维塞尔斯原来是一位虔诚的荷兰改革教会信徒，总是认为周日挤牛奶很不妥。于是他便约邻居德鲁腾

一起查经研究安息日的问题。不久他们就遵守了第七日，却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守安息日的人。由于上帝的安排，他们与威廉·安取得了联系（说法不一，一说是通过文字作品，一说是钻石矿区偶然相遇）。他们喜出望外地得知居然还有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后来彼得全家都成为了安息日会信徒。因为他们的慷慨，利用出售一个盛产钻石的农场的钱，不仅在欧洲，还在澳大利亚，甚至芝加哥（他们再此资助凯洛格医生为城市的穷人布道）的复临信仰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到目前为止，在埃及，利比亚或南非的工作对象只限于基督徒移民及其后代和其他非黑人。第一位献身为非洲基督徒黑人工作的是在美国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英国小提琴家乔治·雅各（George James）。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他自愿做国外布道士的工作时，总会的国外布道委员会因为缺乏经费而拒绝了他的请求。

雅各便立即变卖了他一切所有的，只剩下他的提琴和衣服，自费去传道。两年之久，在这片黑暗大陆的腹地用他那“会唱歌的盒子”吸引着当地人。当听说教会在苏鲁希开设了一个正式的布道站时，他心中无限欣慰，便兴奋地出发到那里问候弟兄们。然而，在途中的一艘小汽船上，他染上疟疾而死，被埋葬在河边一座孤零零的无名坟墓里。

1894年，在通往苏鲁希的路上，也就是塞西莉亚·罗兹（Cecilia Rhodes）授权的土地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在一个非基督徒民族（马塔贝列人）¹⁰中开设了第一个正式的布道站。距1874年已过了二十年，距1844年已经过了半个世纪。

第二年，他们在加尔各答的非基督徒（印度教徒）中开设了第二个布道站。

因为本书篇幅所限，我们无法一一述说安息日在各地圣工的开展，甚至连澳大利亚——这座最大的岛屿又是最小的大洲——圣工的发展也不能详述：迪克森从汉娜那里得到真理后，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此传道，却因为令人失望的结果而放弃。1886年，似乎无所不在的哈斯凯尔和他的家人，以及一群优秀的同工及其家人，带着印刷机把真理的信息带到此地。1891年至1900年，怀爱伦本人也在此工作。

让我们回头再看看非洲的事工。大概就是在乔治·雅各独自奔赴那里的同时，总会请劳伦斯·查德威克（Lawrence Chadwick）考察非洲西海岸派遣布道士的可能性。当他所乘的船缓缓驶入黄金海岸（现加纳）的小港口阿帕姆时，有四五十名安息日会信徒热情地欢迎了他。事实上，他们芬迪族的领袖弗朗西斯·多尔菲金（Francis

Dolphijn)，划着小船去接他。到了港口，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边跑边喊：“查德威克长老在吗？”

查德威克看到很多其他悔改的群体也在等着他。其中一群是由科克尔（Coker）牧师带领的塞拉利昂信徒，另一群是由加斯顿（Gaston）领导的利比亚信徒。很显然，科克尔和多尔菲金是从美国文字布道团送来的刊物而接受了真理。加斯顿是在去南非旅行时听到的真理，回来后又和他的同胞分享。¹¹

我们再度提到非洲事工，无非是要唤起人们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布道工作中平信徒工作的注意。多尔菲金和加斯顿都不是传道人，但是在他们遇见按手的牧师之前就已经积极地与人分享福音。瑞布顿、拉路、安东尼、巴托拉和安都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成为国外传教士。但是他们却没有经过按手，甚或连薪水都没有！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大多数接受安息日和圣所道理的人中，或多或少都是通过这没有按手、热心的平信徒在国内外的不懈努力。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这也提醒我们要向那些特别的平信徒文字布道士致敬。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被尊为基督徒“书报员”。许多国家的圣工都是从文字布道开始的。

例如在智利，那里最早的信徒是讲法语的移民。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读了来自瑞士的法语《时兆》杂志而接受了安息日的道理。但是第一批工人（1894年）是来自阿根廷的书报员克莱尔·诺兰（Claire Nowlen），以及来自加州的书报员弗雷克里克·毕修普（Frederick Bishop）和托马斯·戴维斯（Thomas Davis）。他们两位经过金门湾前往智利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箱子里的几本书以外一无所有。他们对西班牙语一窍不通，身上几乎没有钱。但在他们引领归主的人中，有著名的托曼兄弟和曾得蒙上帝在梦中指示的爱德华和维克托。爱德华和维克托后来也做了书报员，在很长一段艰苦的时间内，他们仍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有一段时间他们两人只剩下一双鞋。于是他们轮流穿鞋出去做工，一个出去派书，另一个就留在家里祷告。爱德华后来成为本国的教会领袖，二人都做了国外布道士。

诺兰在1894年离开阿根廷而去了智利时，阿根廷就成为了一个派遣安息日会国外布道士的基地。确实如此！1865年，意大利成为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非官方的基地。当切霍夫斯基说服吉美特和他一起去瑞士做国外布道工作时，在切霍夫斯基的引导下，瑞士成为了埃尔茨贝格尔和阿尔伯特·维勒米尔在德国和法国工作的非官方基地。1884年，惠特尼和巴特勒组织瑞士区会时，它成为了一个正式的布道基地。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怀爱伦预言澳大利亚也将会成为国外布道基地。¹² 当时澳洲的教友人数稀少，经济不富裕，但是因为他们的牺牲奉献，建立起了一所大学。这个结果或多或少受到当年怀师母预言的激励。

在康拉迪的领导下，德国成为了一个派遣大量国外布道士的基地，特别派往非洲的德国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些殖民地被英国占领，于是英国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国外布道基地。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工作。仅在 1920 年，就派出了二十几对夫妻布道士，1922 年派出得更多，其中有表现突出的巴特利特 (W.T.Bartlett) 和麦斯威尔 (S.G.Maxwell)。

海外布道活动蓬勃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北美境外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人数已经超过了北美境内的信徒。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观点来看，这意味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超过半世纪的时间里已成为了非美国的宗教。今天，有超过 90% 的教友住在教会诞生的地方以外。

1863 年，美国有三千五百名信徒，几乎全部居住在美国的东北部和中部，而今天 (2017 年) 教友人数已经超过了九百万，遍布二百零八个国家，其中很多国家已经成为派遣国外传教士的大本营。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今天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布道运动。

耶稣曾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太 24: 14)。那么盼望基督快来，岂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也许是一个星期？也许最多两个星期？也许就在今晚？谁知道呢？

1892 年，怀爱伦特别警告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不要宣扬基督会在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内复临等等的说法。¹³ 1892 年，他们仅在二十几个国家开展了工作，就希望救主随时能再来！看来他们并没有明白。

他们今天明白了吗？耶稣说福音必须传到各国。“国”这个词在最古老的手稿中使用的希腊文是 *ethnos*，在英语世界中有一个奇怪的误解，可能是基于雅各王版本的翻译，导致许多热心的基督徒在满足条件之前就期望耶稣复临。虽然在耶稣时代，“*ethnos*”一词的意思是“国家”，但也含有“人”，“人的团体”，“阶级”，“种姓”和“部落”的意思。它甚至有“国家”的狭义含义，比如“铜匠之国，”也就是指行会或者工会。因此这个 *ethnos* 指的就是人，而它的复数形式 *ethne* (太 24:

向普世宣告

14 中的就是复数形式），意思是“外国人”，对希腊人来说是“非希腊人”，对犹太人来说是“外邦人”。

很明显，耶稣提到的各国不是在说现代历史书中所列出的大约两百多个国家、联邦、殖民地、地区及附属国。祂肯定不是说只要有布道士到了这些地区，发出一些单张小册子，就算整个地区，包括其所有人口、语言族群、部落、郊野和亚文化群都得到了福音。印度有近十亿人口，有八百八十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分布在五十五万个村庄里。尼日利亚有八千万人口，二百五十个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基督徒。

天国的使者说：“你们始终不可忘记这一事实，即你们所传的信息，乃为一种普及全球的信息。这信息要传至一切城邑，一切乡村。”¹⁴

从广义上来说，耶稣的意思是要将这个福音传给每一个犹太人，每一个外邦人，每一个人，那时末期才会来到。

当然会如此！不然怎么可能呢？上帝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耶稣死就是为拯救所有的人。不是只为美国人，也不只为中国人，而是为每一个活着的罪人。祂对每一个生灵的爱都是如此真切。即使只有一个人，祂也愿意为他死。祂要等到每个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相信，有机会活在基督里，祂才会再来。耶稣在可 16：15 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但是当怀爱伦在 1892 年告诫安息日会信徒不要把基督的复临过早地预设在一两年或五年之内的同时，也再次警告他们不要把这时间推迟到十年或二十年以后。

1892 年。想想看。对先知来说，她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教会所面临的世界性工作。她认为在 1892 年之后的十年或二十年左右，末期就可以到来。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 4：6）。五旬节时，上帝在顷刻间就消除了语言的隔阂。当祂的子民预备好时，祂依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再次施行神迹。祂不会自己完成这些工作的。如果这个计划只需要祂自己完成，那么祂可能早就做完了。传福音的命令是“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 16：15）。当上帝忠心的信徒献身于向邻居或国外传道时，当他们像耶稣那样关心失丧的生灵时，当他们从“老底嘉”不冷不热的状态中清除内心的垃圾而让救主基督进入到他们心中时，耶稣的灵就会以前所未有的丰富充满他们，上帝

的圣工就会燎原般地遍满整个世界。

耶稣所作的是涂抹罪的工作。祂要从人们心中和生活中除去罪和自私。当他们允许耶稣洗去所有罪恶和自私的时候，祂就会亲自进来。祂必用祂的灵充满他们，但不像水充满杯子，而是像水在压力下灌满整个水管一样。祂必丰丰富富地将祂的良善倾入，藉着我们带给世人。当全世界的男女老少都愿意献上自己作祂手中神圣的工具时，人们便会说：“看啊，晚雨正在降下，全地充满了上帝的荣耀。”

怀爱伦在她生命即将结束时应许说：“上帝要做这工，只要我们为祂所用。”¹⁵

第二十四章

妇女领袖

“传福音给万民听中的‘万民’在哪里呢？”1899年全球总会在马萨诸塞州南兰卡斯特召开的全体会议上，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声音问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万民’呢？”

“在全世界中，”另一个声音从会众中传来。

“是的，是的，在全世界中，”演讲者表示同意，“但是也在其他地方。世界太大了！”

“就在附近，”有人回答说。

“有多近呢？”讲员进一步问到，然后她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就在你自己家里！”

这位演讲的女士不是怀爱伦。怀师母当时远在澳大利亚。这位是萨雷普塔·米兰达·艾里什·亨利（Sarepta Myrenda Irish Henry），是参加复临运动的女性中最杰出的一位。

三十多年来，亨利太太一直提倡节制和其他改革运动，并颇有成效。后来她因为一场重病而来战溪求医。1896年，经过治疗和祈祷使她痊愈，同时她也接受了安息日。她加入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认为拥有如此美好信息的一班人一定都已几近完美。之后她曾经感到失望，但是并不气馁，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为信仰做出了有力的见证。

在她发问的那次聚会中，她讲到了她最感兴趣的课题：“家是教会的核心”。她指出：“母亲是家庭生活的中心，而母亲直接影响到全家。有什么样的母亲，就会有怎样的家。”她继续说，“在福音传给世人之前，信徒家庭必须用能力来武装自己，并且所需要的能力已为父母及其子女预备好了。《使徒行传》中圣灵的应

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¹

亨利太太固然比大多数妇女更有名，但她只是成千上万献身妇女中的一位。她们的献身和才干对复临运动的成功有不容小觑的贡献。

我们已经提到了好几位。还记得约翰·库奇（John Couch）太太吗？她是一位勇气可嘉的基督徒，曾经客气又直率地打断贝约瑟的演讲，把斯诺介绍给会众，然后斯诺向大家讲了午夜呼声的信息。奥克斯太太将安息日介绍给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的复临信徒。安妮·史密斯用她快乐的诗歌激励了早期信徒。汉娜是第一位在非洲接受并珍惜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姐妹。安妮·巴特勒和年轻的玛丽·安德烈是第一批到欧洲的女传教士。阿姆斯特朗太太（Mrs. Armstrong）和凯瑟琳·雷维尔太太（Mrs. Catherine Revel）是欧洲第一批守安息日的人。当然，在整个运动中一直鼓舞人心并且做向导的怀爱伦自己也是女性！

所有这些人甚至更多都是我们所提到过的。但是此外还有很多其他人。² 她们的献身精神，她们在各方面的贡献，她们的忠诚和她们的谦卑，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们曾担任秘书、教师、护士、国外布道士、查经员，也曾担任作家、编辑、作曲家、创办者、行政人员、理财专家和传道士。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的贡献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她们的薪水通常比弟兄要低得多，很少会申请到更高的责任或头衔。她们任劳任怨，什么都做却毫无所求。她们知道她们竭尽全力的奉献会得到上帝的奖赏。让我们来看看一些著名的例子。

虽然她的名字在今天已经几乎被淡忘了，但是拉夫伯勒长老的姐姐美耐华·简·查普曼（Minerva Jane Chapman）在当年的复临信徒行列中却是鼎鼎有名的。她在1877年被选为全球总会司库，也是《青年导报》的编辑，同时兼出版社的书记和文字布道团的司库！她担任《青年导报》编辑长达九年，而且拒绝接受任何报酬。

1866年，在总会成立和内战结束后不久，查普曼牧师夫妇搬到战溪。查普曼师母开始用手动排版印刷了一段时间，很快就步步高升，成为了《评阅宣报》的司库，最后成了总会司库。1893年退休后，她继续在战溪生活，健康而活跃，直到她九十四岁在午睡中安然去世。³

玛利亚·亨特利（Maria L. Huntley）出生在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最先遵守安息

向普世宣告

日的一个复临家庭中。后来她成为了警醒国外布道团的书记。这个布道团由马萨诸塞州南兰卡斯特的一群精力充沛、有布道心志的献身姐妹组成，我们在第二十章曾经提到过。1874年，他们的团队逐步扩大为整个教派的总文字布道团，亨特利成为秘书，并一直保持这个职位直到去世。后来给她增加了一位助理秘书，又增加两位，三位，最后共有十一位助理通信秘书来帮助她。在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的总会期间，她被邀请就平信徒活动发表演说。她坚称：“许多人如果知道该如何工作，就会很乐意作工，”并请求牧师们制定有效的计划来培训平信徒。⁴与查普曼太太不同的是，亨特利姐妹在芝加哥组织救灵活动时去世，年仅四十三岁。⁵

1866年，一个十五岁的女孩莫德·西斯利（Maud Sisley）来到战溪，在《评阅宣报》杂志找到了一份工作。数年前她家还在英国的时候，她父亲就去世了。她的一个哥哥率先去了美国，其余的兄弟姐妹随后一个个也都来到美国，当他们发现他“遵守星期六为安息日”的时候，就都和他一起守安息日了。

包括莫德在内，他们家一共有七个孩子。在四个女孩中，约瑟芬（Josephine）在澳大利亚当了国外布道士，马大（Martha）在《评阅宣报》负责印刷，尼莉（Nelly）在战溪疗养院学习当了护士，与乔治·思达（George B.Starr）长老结婚后，陪同怀爱伦到了澳大利亚。

莫德呢？她是第一批缴纳全什一的复临信徒之一。她成了一名学生传教士，用六个月的时间在俄亥俄州进行自养传道。1877年，她到瑞士做了一名单身海外布道士。虽然她当时对意大利语一窍不通，却在专门做意大利文的排版工作。后来她回到美国，嫁给了内布拉斯加区会会长博伊德（C.L.Boyd），并作为第一批向非洲非基督徒传道的复临信徒国外布道士，陪同他去了南非，。

值得一提的是，这家的三个男孩也都成为了教会的工人。约翰成为了一名牧师，罗伯特成为了自养国外布道士并死在宣教地。威廉（全名为：威廉·康科瑞·西斯利——William Conqueror Sisley）成为了一名建筑师和建造者，设计并建造了战溪大学、瓦拉瓦拉大学、联合学院，以及澳大利亚，南非及英国一些机构的主要建筑。⁶

西斯利一家所取得的成就是他们母亲的技艺和献身精神的体现。成千上万的复临信徒姐妹也都尽力为上帝培养她们的孩子，为这场运动的成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当总会在1879年设立国外布道委员会之时，分派了此前属于

执行委员会的布道监督，而这九位委员中有三位是姐妹，也就是我们刚才提过的美耐华·简·查普曼、玛利亚·亨特利（三十二岁）以及莫德·西斯利（二十八岁）。⁷

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早期，另有一个著名的家庭，由十几位红头发的兰金家女孩所组成。她们大多是教师，其中几位非常出色。

艾达·兰金（Ida Rankin）是战溪大学的第一任女系主任。玛丽·兰金（Mary Rankin）成为了萨瑟兰博士（DR.E.A.Sutherland）的母亲；萨瑟兰曾和珀西·马根（Percy Magan）一起将战溪大学改制成以马内利布道大学（安德烈大学前身），以后又创立了麦迪逊大学。⁸

在所有兰金家的女孩中，最著名的是海伦（Hellen）。她在嫁给阿尔姆·朱伊拉德（Alma Druillard）之后，被称为“朱妈妈”或“耐尔阿姨”。

朱伊拉德太太天生善于精打细算，被选为尼布拉斯加区会司库。结婚后，她协助丈夫做了几年的国外布道工作。1901年，她成为以马内利布道大学的司库。当她的丈夫在1904年去世时，她拥有一笔可观的遗产。当时她已经六十岁了，正在计划开始她的新事业。

1904年，萨瑟兰（海伦姐姐玛丽的儿子）和他的同事马根辞去了以马内利大学校长和系主任之职，搬到南方去开发那里的安息日会教育工作。怀爱伦这段时间也在南方，探访她的儿子布道家爱德森。爱德森邀请他们一起乘坐他的布道船“晨星号”。

他们乘船的第一天，当船正在维修的时候，怀师母顺便去看了一块地，考虑为贫困青年建一所新学校。那里大部分土地看起来都很贫瘠，但是怀爱伦深信这是上帝想要的地方，不仅建学校，还可以建疗养院。回到船上他们继续旅行，她曾三次央求萨瑟兰和马根，让他们筹钱来购买这块地。

萨瑟兰和马根又回去查看了一番。那片地看起来实在是太荒凉了，以至于让他们留下了眼泪！但是他们决定听从主的指引，并让萨瑟兰去找她姑姑，在以马内利大学的朱伊拉德太太，请她捐出这笔钱。

萨瑟兰去战溪并提出了他的要求，姑姑却告诉他这个计划简直是愚蠢至极。萨瑟兰便转身离开。

“你要去哪里？”她问道。

“我去找愿意帮助我们的人，不论如何，我都要努力顺服上帝。”

不久，朱伊拉德太太便与怀师母一同去看了那块地。有了怀爱伦的保证，这位富有的夫人决定前进。

结果没有令人失望。麦迪逊大学和疗养院发展壮大，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培养了数百名毕业生，也促进了更多这类自养机构在整个美国南方和世界各处的建立。

在朱伊拉德太太来协助这个计划的那天，怀师母对她说：“耐尔，你以为你已经老了，可以退休了。但是如果你能来投资这个工作，并照顾这两个孩子（*当时萨瑟兰和马根只有三十几岁），按照上帝的旨意指导他们，支持他们，上帝必会使你返老还童，你未来要做的必会比过去还多。”

她的话成真了。朱伊拉德太太的确到了南方，为穷人工作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上帝保佑她度过了一个丰富且充满活力的晚年。她在麦迪逊之后又创建了一个专门服务黑人的河畔疗养院之后便去世了，享年九十四岁。⁹

凯特·林赛（Kate Lindsay）也像兰金家的姐妹一样，都是在威斯康辛州的一个大家庭里长大。林赛是大卫·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一个表兄弟的孙女，从小就对南丁格尔和克里米亚的事迹感兴趣。1867年，她只身离家来到战溪，在复临教会刚成立一年的小型西部医疗改革院中服务。不久她去新泽西接受了两年的护理课程，然后去到密歇根大学读医学课程，成为了第二批允许学医的女生之一。在一千三百名男生中她是仅有十个女生中的一个。她常常受到嘲笑和怀疑的议论，但当她在一次辩论会中为妇女从医而辩论时，她赢得了胜利，同时也赢得了男同学的尊重。最后，她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

再次回到西部医疗改革院（现更名为外科疗养医院，）后，她专攻妇女和儿童疾病。大约在同一时间，凯洛格医生成为了该机构的医务主任。由于她的无所畏惧和坚持不懈，她最终说服凯洛格和董事会在1883年创立了护士学校，并一直支持和指导这所学校，直到1897年她前往非洲为止。后来她一直在科罗拉多的博尔德疗养院工作。

林赛医生的准时，周到，心地善良，给成千上万的护士，医生和病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战溪的那几年里，她唯一的家就是她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小屋子！她想要做到随叫随到。正因为她的奉献，罗马琳达大学护士学生宿舍被命名为凯特·林赛楼。¹⁰

乔治娅·安娜·伯勒斯（Georgia Anna Burrus）是一名单身姐妹。她自愿参加布道工作，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一批派往印度传道的工人之一。没有丈夫和家人，只身一人远渡重洋的她勇气十足。在她登陆前，一股可怕的孤独感侵袭了她的心。她的手表还掉在甲板上摔坏了，失去了最后一个伴侣！她难过地想，只要能再听见她的手表滴答地响一声，她就愿意坚持下去，继续当传教士！她跪在客舱中，祈求上帝怜悯她，让她的表再次走动。上帝因她提出了这么单纯的要求而施恩与她（她没有祈求回家，从未有过那个想法）。她紧张又怀着希望，小心翼翼地将手表放在耳朵旁边。

滴答，表又开始走了！

那块表之后一直没有停过。她再也没有什么负担，径直去了印度，思乡之情完全消除了，后来她嫁给了另一位传教士路得·伯吉斯（Luther J. Burgess）。他们在印度的各个民族中做开拓的工作长达三十二年之久。伯吉斯长老因病回美国治疗，痊愈后发现总会已经无力把他们送回印度。伯吉斯太太便上街卖了两万本《圣经训练学校》小册子，每本一毛钱，然后自己买票再去印度。¹¹

说起到印度传教的姐妹，我们无法忘记安娜·奈特（Anna Knight），第一个到印度的黑人传教士。在密西西比当她还是孩子时，她比任何玩伴都更早识字。她通过阅读《时兆》和《喜乐的泉源》加入了安息日会。她在格雷思维尔的安息日学院（南方布道大学前身）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六百多公里以外的家中过暑假。当地人都嘲笑她。她安息日带着《圣经》、《安息日学》、《安息日学教员指南》、《评阅宣报》、《青年导报》，一条狗和一把左轮手枪到树林里去。狗是为了防范野猪，左轮手枪是为了防人！（她从小就会自制弓箭，并能百步穿杨）。

后来在战溪疗养院，她成了一名护士，得到了凯洛格医生的赏识，任命她为1901年总会的代表。同年，她去印度做了护士。

她在印度做过书报员，教师，护士，尽力在该国北部和东部与人接触，无论贫富。她坚持不懈地祷告，上帝引导她，医治她，甚至用一连串的神迹养活她。

向普世宣告

有一次安娜坐火车，三十六个小时没吃没喝的她饿得虚弱不堪。突然回头看到座位上放着一盘面包和一杯热饮料。她一边感恩地吃着，一边想，刚才在月台上有一个穿着不寻常的陌生人在走来走去，随时都会从车窗探进头来收钱。但是当她吃完，要把盘子还给他的时候，那人却不见了。

适时，奈特姐妹回国后，回到了密西西比她的学校里教书，之后在亚特兰大开办了第一个有色人种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同时在东南和南部联合会担任家庭布道部、志愿布道士、教育部和安息日学秘书。那时她唯一的办公室就是她的箱子和她的手袋。最后她安顿在奥克伍德大学，并且生儿育女。不包括在印度的时间，她旅行过八十万公里，主持过近一万场会议，手写或打印了四万九千封信。¹²

还有很多其他姐妹在帮助完成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向普世宣告”的使命上做出了不少贡献。我们不能不提玛丽莎·兰金（兰金姐妹之一）的女儿罗拉·克莱门（Lora Clement）。她主编过《青年导报》，《洞察》月刊的前身，达惊人的二十九年之久。她曾经写过一个专栏“让我们谈谈”；这个专栏是教会出版物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数以千计的姐妹作为安息日学校的领袖和教师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弗罗拉·普卢默（Flora Plummer），在1913年到1936年之间担任总会安息日学部干事，并写过很多书。当然，这与世界各地安息日学中无数已婚、单身姐妹的帮助分不开。

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老师呢？马大·阿玛登（Martha Amadon）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育方面取得了成功。谁知道还有多少姐妹在教育上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呢！要是再说到有多少姐妹曾经担任过作家、舍监、秘书、速记员、会计员、图书管理员，以及教会内无数其他的工作，甚至讲道，那么时间就根本不够了。

例如，艾达·瑞格尔斯·伯登（Ida Riggles Burden）是二十世纪初期在俄勒冈区会的安息日学秘书，经常在安息日崇拜聚会时讲道，她只是众多女性讲员中的一位。雷恩（E.B.Lane）长老的妻子是一名知名讲员，尽管她没有按手牧师的证书，但她有传道证书。

1881年总会上讨论了女性按立的问题。会议提出了一项赞成给女性按手的议案，但是被委员会驳回了。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妇女未经任命就担任了当地的牧师。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按立女性进入福音事工的问题一直备受争议。在美国有几个地方按立了女长老。与此同时，怀爱伦在1895年的一段话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她显然支持按手妇女做执事或者社会福利

工作：“应该委派凡愿意奉献时间为主服务的姐妹去探访病人，照顾孩子，为穷人提供必需品。需要藉着祷告给她们接手，将她们分别为圣做此圣工。”¹³

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美国兴起了激烈的女权运动。积极的方面是争取妇女的合法权益，消极的方面是要求性解放和反母性。一个世纪以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回应是强调妇女在圣工方面的重要性。他们可以担任重要职位，可以作为教师，在教会、学校，尤其在家里，为年轻人提供指导工作。毕竟母亲的使命不是只带孩子，而是要在孩子身上恢复上帝的形象。当他们成熟时，有能力把福音传遍天下。的确，就像亨利太太说的，福音必须传给“万民”，也包括年轻人和孩子。

怀爱伦对尊重女性方面一向是高度赞扬的，但她从来不偏激。她也呼吁为妇女伸冤，并以上帝的名要求对妇女的劳动给予相应的报酬。她写道：“主既给男人工作，也给女人工作。当此危急之时，她们在祂的工作中都有其地位。祂要藉着她们工作。”¹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如果传道人工作得报酬，他们的妻子一样献身，与上帝同工，无论她们是否要求，也应该一样支付她们薪水。”¹⁵“这个问题不是由人来解决的。主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你们（她是写给当时的教会领袖的）要对从事福音工作的妇女尽你们的本分。”¹⁶

1867年夏天，怀雅各在湖边为一位牧师接手时，要求这位牧师的妻子跪在丈夫身边，使她也被分别为圣辅佐丈夫的工作。他认为所有的牧师接手时都应该如此行。¹⁷1975年，在维也纳召开的总会会议上，当皮尔逊被连选为会长时，他让他的妻子站在身边，代表所有工人的妻子都应该分担她们丈夫的重担。

能直接分担丈夫重担的妻子是幸福的。许多人，尤其是当孩子还小，丈夫出门时，她们必须在远方分享他们的重担。当我们读着1860年安吉莉（当时已四十岁）所写的日记时，那些温柔的诗句令我们肃然起敬。¹⁸

“我非常想念我的丈夫。我一想到他要离开几个月，就忍受不了。”

“我很难适应他长期离家。再见到他时我的心一定会怦怦直跳。他是最善良、最好的丈夫。”

“我希望约翰做事公正。”

“我真心希望上帝的手能引导他。”

向普世宣告

“我心中的空虚，至今仍未得到满足。无论是写信还是收信，我似乎都得不到满足。”

“我亲爱的丈夫终于回来了！相见的时刻是多么宝贵啊！”

“我亲爱的丈夫今天早上又离开去参加明尼苏达帐篷大会了。这些离别的场面真是令人悲伤的时刻！”

第二十五章

受感去拯救生灵

怀师母是一位真正的母亲，也是“以色列之母”。她奉上帝的呼召随丈夫旅行布道时，将他的儿子们交给厨师和管家照顾。这使她一直担忧，怕两个儿子像其他的男孩一样做顽皮的事情，特别是爱德森。

在爱德森十六岁生日之前，他母亲叹息着给他写了一封非常诚恳的信。她写道：“当周围的一切都在沉睡的时候，我却因焦虑而保持清醒。”我担心你的属灵状况，“我只有在向上帝默祷时才能得到安慰。”“你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可以依从我们的心愿，但我们不在时你就觉得没有约束了……你那么多次随从了自己的意愿和计划，向我们隐瞒一切，直接违背我们一切的劝勉、忠告和禁令，以致我们不能信赖你……你非但不是个安慰，反而是一个痛苦忧虑之源。”“荆棘和蒺藜已经在我的园中生长起来，把我努力撒下的种子挤住了。”。更糟糕的是，“关于你对威利的影响，有一种我无法言喻的忧闷笼罩在我们心头。你使他陷入了不顺从、隐瞒和搪塞推诿的习惯……”

“爱德森哪，知道这些事使我精疲力竭，灰心失望”，甚至可能使我放弃我的福音事业。¹

当怀爱伦劝告那些作父母的，要以圣经的应许为坚定的信念，要用极度的谦卑和不动摇的信心为他们的孩子祈求时，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²

根据自己丰富的经验，她知道应该给年轻人、“我们学校中的学生”和“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们”，给保罗，德尔伯特，安妮，玛丽等，包括她自己的孩子，以及上帝启示给她的年轻人写些什么。她呼吁他们要将他们的心献给耶稣，预备耶稣的再来并帮助其他人。她一定问过自己一百次，为什么现在很少年轻人在救灵上拥有她年轻时所表现出的同样兴趣。

让我们回到爱伦的童年。深夜，哈门太太蹑手蹑脚地走到爱伦和她双胞胎妹妹伊丽莎白二人的房间门口，听着。

“哦，上帝，玛莎还没有准备好！”一个声音在房间里低语，“求你帮我，让我知道我能做什么才能帮助她。”

“你已经帮助我把好几位朋友带到耶稣面前，”这个声音在停顿后继续说着，“瑞贝卡，拉结，苏珊娜，维奥拉和她的丈夫，安娜和她丈夫，洛伊斯，范尼和佩斯。我为他们每个人感到高兴。我感谢你，深深地感谢你。我真高兴耶稣很快就要来了，但是玛莎必须要准备好才行，请告诉我怎样才能帮助她。”

哈门太太知道爱伦要等到伊丽莎白睡熟了之后，才从被窝里出来，跪在床边祷告。她也知道她很可能会祷告一整夜。因为明天晚上，她将和她姐姐萨拉去玛莎的家，不等玛莎将心献给主就不会回来，哪怕要呆一整夜也不在乎。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爱伦的健康，但是她似乎并不介意。因为她相信在很短的时间内，每个人就会有新的身体，就是每一位等候耶稣再来的人。因此，她持续为玛莎和其他人代祷。

哈门太太听了很久，直到已疲惫不堪，便步履蹒跚地走回自己的房间，上床祈祷后睡觉。³

前一章我们的重点是复临运动中的女性，但是却几乎没有提到复临运动女性中最杰出的一位。

怀爱伦对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有重要的作用。她担负着众多角色——作家，先知，顾问，筹款人，多个机构的创始人。但是要了解她，就必须先弄清楚她是怎样的人。自始至终，怀爱伦都是一个救灵的人。她从年幼到年老，都希望看到人们得蒙拯救。

结婚多年以后，有一次她和丈夫在森林里迷路了。森林里一个移民家庭为他们提供食物并指明了方向。她给他们留下书刊，与他们分享了她的信仰。很久以后，她在一次帐篷大会上又见到了这一家人，他们全家都已经悔改成为安息日会的教友。又有一次，她在火车站等车，火车延误了五个小时。她便与一位女士进行了长时间的属灵交流，并给另一位女士查经。当她在瑞士去修手表时，她邀请店里的伙计到她家做客。当他来的时候，她说服他放弃不能守安息日的工作，将身心都献给主。

她从来不会将她的工作局限于教会之内。相反，她经常感觉教会的要求限制了她的救灵活动，阻止了她真正的使命。一次，她对澳大利亚的一群新信徒说：“我来到澳大利亚的这个地方，不是为了奉献我的时间和精力来让你们开心……而是要去遥远的地方，到那些仍在黑暗中看不到亮光的人中去传福音。”⁴ 在 1901 年的总

会大会上，她对教会领袖说：“我的心渴望生灵的得救。”⁵ 让我们暂时回到她的青春时代。

爱伦十七岁生日后不到一个月，见到了第一个异象。⁶ 这个异象把圣徒们从大失望带到了生命树那里。她和天使一同唱“哈利路亚”，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看到人们得救。她亲眼看到了天国！她深深地明白，没有什么世上的服装，安逸的生活，名望，财富能和上帝圣城中的生活相比。

但是成为一个救灵的先知要比成为一个救灵的青年要难得多了。作为一名先知，她将被呼召去做更成熟的工作。像先知约翰一样，她将享受造访天国并与耶稣交谈的快乐；但像以赛亚一样，上帝会要求她“让我的子民看到他们的罪”；她会像耶利米一样，有时候因为自己不受欢迎而哭泣；也会像保罗一样，不得不经常在危险和不适中风尘仆仆地传道。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

她得到无数人的爱戴和赞赏，但同时也有人嘲笑她是个狂热分子，爱管闲事的人或者骗子。当上帝开始吩咐她要去指责某个人的罪时，有时她会尽量弱化责备，使人听起来感觉似乎问题没那么严重。于是耶稣再度严肃地向她显现。她能看出主面容上表现的慈爱关注。她看到如果因为她没有重视的态度而使那些人继续犯罪的话，他们就必丧亡。⁷

这个信息正中要害。她彻夜为人祷告，然后也整夜地恳劝他们。如果有必要直指他们所犯的罪，她一定会告诉他们。当然。

然而，她有时候依然还是很为难，尤其是遇到特别难相处又顽固的人，她不能确定是否能说服的时候。对一位受人尊敬却又容易烦躁的牧师，她小心翼翼地反复修改上帝给她的启示。直到婉转地讲给他听时，这位牧师已经病入膏肓了。⁸

但是通常她都会尽量克服自己的不情愿，作为上帝忠实的使者去传递祂的话。只要能够拯救生灵，任何牺牲都不为过。

今日怀爱伦以她的著作而闻名。她是一位多产作家。她写了五万多页已出版的材料和五万多信件及手稿。内容涵盖了道德、家庭生活、神学、教育原则、企业管理、健康、历史解释和对经文的讲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材料。为了抽出时间

^{*} 她在布道时经常面临危险，至少四次被疯狂的人袭击。一名袭击者从阳台上向她扑去。但她从未被伤害过。她每次都在短暂的停顿后继续讲道，显得很平静。霍拉斯·肖《论怀爱伦》，第 509，510 页。

向普世宣告

来做这些事，她经常很早就上床睡觉，在万籁俱寂的时候起来写作。有时是凌晨五点，有时是三点，甚至一点。

怀爱伦不仅因她的著作而出名，更有精湛的公众演讲能力。⁹

在她年轻的时候，经常被一种慢性的声音嘶哑所困扰。每当她开始向会众张口演讲时，她的声音总会变得沙哑。但当她凭信心祷告几分钟后，这种状况便会戏剧般地离开她，声音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在她一生中经常如此。上帝本可以彻底治愈她，但是很明显，上帝为要时刻提醒她：当她站起来讲话时，上帝一直与她同在。怀爱伦尽一切可能过着健康的生活，然后把其余的事情全部交托上帝。她总是祈祷说：“主啊，我已经尽我所能。现在求你赐下唯有你能赐予的特别福气来扶持我。”至于她的声音，她对怀雅各说：“如果我在开口说话之前，就有十足的把握有正常的声音，该有多好啊！”她丈夫对她说：“在你每次开始演讲时，上帝的祝福从来不会缺席。所以无论你的感觉如何，你总要依靠祂。你无助的心要系在祂的应许之上。”怀爱伦说：“我一直在努力这样做，我已经明白我们必须要先尽己力，与上帝合作，祂就必赐给我们力量去完成所有的工作。”¹⁰

在怀师母大部分成年时间里，她的讲道都是口齿清晰，声音洪亮的。早在发明扩音器之前，她的声音就可以使五千人清晰地听到，还有几次面对一万五千人或两万人讲道。¹¹又有一次，在华盛顿疗养院，一个病人坐在二楼的阳台上就清楚听到了怀师母讲道的声音；这声音是从附近树林里支搭的帐篷中传出来的。¹²

她并没有声嘶力竭地呼喊，即使坐在前排的听众也以为她只是在对他们讲话。虽然她并不认为这个能力是个神迹，但她仍将荣耀归于上帝。她经常练习科学的腹式发音方法，并特别注重发音和音色。对她来说，这是属灵的事。正确的发音能够使她更有效地传讲第三位天使信息。深呼吸可以加强她的肺活量并延长她事奉的年月。正确的发声可以帮助她拯救更多的生灵。她教导：任何人若能学习并观察她的发声规则，他们都可以在公众场合有效地演讲。¹²

听过她讲道的人后来评论说，她的听众都“洗耳恭听”，“全神贯注”，“屏息专注”，“保持沉默”，被她所讲的迷住了。“每当她走向讲台的时候，台下都鸦雀无声。”

她说话时的神态严肃而认真，但总是面带笑容。当她在欧洲藉着一名翻译布道后，不会说英语的人们争相与她握手，他们大多泪流满面地表达他们的感激和热爱。

《底特律邮报》的一位记者形容她在总会上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时描述到：“虽然听众都熟知她演讲的口才与说服力，但是他们对她发出的强有力而无可辩驳的呼召却出乎意料。当她恳求罪人离开罪恶的时候，她那吸引人的演讲及非凡的风度令在场的人惊叹。”¹³

她的公众祷告有时甚至比她的布道更有效果。当她八十多岁的时候，在科罗拉多的一次布道会上，当时倾盆的大雨打在铁皮的屋顶上发出打铁般的交响乐时，¹⁴她讲道的声音仍清晰可闻。讲道后她邀请大家跪下。当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及其他教会的教友们听到她用甜蜜真诚的声音恳切地为他们代求时，他们都流下了感动的热泪。一个水手后来形容她那天的祷告说：“她把上帝带到我们中间，来祝福我们。我一定要做一个更好的人。”¹⁵

她偶尔也会很幽默。当她晚年的时候在圣海伦娜疗养院的小礼拜堂演讲时，她的儿子威利在台上她身后的座位上睡着了。怀氏母注意到威利后，停了一会儿说：“当威利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常常把他带到台上，让他睡在讲坛旁边的篮子里，他一直没有改掉这个习惯。”

怀爱伦偶尔也对他的儿子开些“家庭式”玩笑。这提醒我们，因为她长期的公众服务，她的家庭主妇工作常常会被忽略。她所写的书籍《儿童教育指南》，《复临信徒家庭》以及《告青年书》等都是源自她自己的经验和她所见到的异象。她教导父母不要在盛怒中对孩子厉声呵斥或者打骂他们，而是要先冷静几个小时之后，带着他们一同祷告（当然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打屁股）。她在提出这个建议之前，自己已经先实践了。¹⁶

她相信一个母亲在厨房里烹饪健康的饭菜，与一个牧师在讲台上布道是一样的，都是在服事上帝。¹⁷她常常希望自己能留在家里事奉上帝，而不必出去四处旅行和讲道。

当她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她想这回肯定可以在家里呆上一段时间了。她和怀雅各是在一次布道旅行中认识的，结婚后就马不停蹄地四处旅行布道。但是上帝说，祂需要她去向那些分散各处，在罪中挣扎的复临信徒作见证。她只能伤心地把小亨利交给豪兰夫妇，像哈拿一样每年回来探望一次，并送儿子一个小礼物。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那就是对不友善的人对她做的任何事都不要有任何抱怨。但是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听到别人说她多么幸运，因为不必每天留在家里给孩子换尿布时，她实在是控制不住抱怨了。¹⁸



在他们彼此陪伴的岁月里，怀雅各和爱伦不断地旅行布道。

由于她名扬在外，所以人们常常忽略她也嫁给了一位杰出的丈夫。¹⁹

如果说怀爱伦通过异象启示她丈夫创办报纸，并创办了第一家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出版社，那么，收集和组织素材及工作人员的大部分具体工作都是怀雅各做的。他所创立的第一间印刷厂后来成为了《评阅宣报》出版社。到今天（2017年），每年都有约为两千二百万美元的收入。怀雅各还创立了太平洋出版社，如今与《评阅宣报》的规模旗鼓相当。他积极支持和指导后来逐步成为战溪疗养院的西部医疗改革院的工作。他帮助创办了战溪大学，并作了第一任校长。²⁰

怀雅各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也是有力的演说家。他平易近人，还是一位卓越的管理者。1869年，他因生病无法管理《评阅宣报》，那年出版社损失了三千美元。在他重回报社经营的第一年（1870年），报社就收获了七千元的盈余²¹。他偶尔会因为过度的工作和紧迫的期限而急躁发怒，但是疾病使他悔改了。有证言从上帝而来，接受了他的悔改。怀师母写道：“1865年12月25日，在异象中我蒙指示有关主的仆人我丈夫怀雅各的事情。”²²

主的仆人怀雅各长老于1846年8月30日成为爱伦的丈夫。几年前在缅因州波特兰时的牧师请爱伦去教堂作见证时，怀雅各就已经注意到她了。但是怀爱伦还没

留意他，直到在缅因州的阿灵顿再次相遇，即在主呼召她到各地去与人分享她所见到的异象之前不久。他们经常一起拜访那些失望的复临信徒，但是他们还没想到过结婚，因他们认为主很快就要再来了。终于，过了些时候布道家怀雅各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向怀爱伦求婚。多年后，怀爱伦说：“于是我们就结婚了”。她又深情地加上一句，“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²³

许多人给了怀雅各高度的赞誉。“他是穷人的朋友，许多人可以满怀感激地为此作证”，1863年斯努克写道。他经常发给工人超过他们应得的薪水，但是自己却只领一点点。他通常在还钱时要付百分之十的利息，但是他借钱给《评阅宣报》时却不要利息。有一次他借钱给一个贫穷的传道人，连他自己都要付百分之十的利息，但是他却不向那位传道人索要。他还经常拒绝接受生活困难之人给他的捐献。²⁴

为了能够做到这样的慷慨，而且在开始的时候还要付给那些让爱伦有充足时间去写作，指导和旅行布道的厨师和管家等人的工资，怀雅各就必须要以继夜地赚钱，不辞辛苦地去卖文具，书籍和其他物品，但是这些好像远远不够他做慈善之用。在他们最后的一次散步中，经过了一个黑人洗衣妇女的家。怀雅各对太太感慨地说：“太太，我们必须照顾这个可怜的女人，让我们在忙碌的同时也不要忘记那些为生活挣扎的穷人……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将会建造合适的房子……便宜租给这些穷人，他们就会有更舒适的生活。”²⁵

他们共有四个孩子，都是男孩。亨利五岁的时候才回到他们身边；他长成了“一个有教养，勤于祷告的男孩。”豪兰一家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任。²⁶在那个医学相对落后的时代，孩子们都会得一些常见疾病。他们的母亲学会了不少家庭疗法，了解清水和新鲜空气的价值。怀爱伦还学会了为濒死的孩子祷告的意义，也知道了同样信仰的伴侣可以带来的安慰。多少次，他们的孩子都因祷告而痊愈了。然而还是有两个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这在当时并不罕见。第四个孩子约翰·赫伯特(John Herbert)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去世了。亨利死时也只有十六岁。他是个快乐的男孩，唱歌很动听，他俩十分怀念他。

威利从小就心地纯洁。1881年，怀雅各牧师因疟疾和过度劳累去世了，享年六十岁。怀爱伦就请当时二十七岁的威利来陪伴她。上帝在异象中指示她，上帝已赐给威利“智慧的灵和健全的身心，”²⁷必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名颇有成就的管理者。

正是爱德森，这个在《现代真理》创刊时出生的孩子，多年来一直让他的父母心痛不已。即使是他母亲在他十六岁生日时写给他的那封信，也似乎没有给他带来

多大的改变，或许还变得更糟了。1870年，当战溪的复临信徒受到良心的谴责，公开对他们未能支持怀氏夫妇的工作而向他们道歉时，爱德森也提交了他自己的道歉。虽然当时是形势所迫他才不得已为之，但这也表明了他的心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爱德森很难安定下来。他尝试过印刷，像他父亲一样创办了自己的印刷厂，但他把这个印刷厂用作了私用。他与堂兄弗兰克·贝尔登（Frank Belden）合作发行了几本诗歌集。他也尝试过在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商业摄影业。有一段时间，他又在一艘汽轮上工作。虽然他一直都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但是却很难完全献身给主。

后来，就在他母亲动身去澳洲不久，爱德森以一种新的方式认识了自己与上帝。²⁸

他偶然间发现了母亲写的一些被忽视的关于呼召人到美国南部为黑人传教的证言。这些证言说，要教导黑人阅读圣经，这样他们就能自己理解圣经。最重要的是他们应该被当作上帝真正的儿女来对待。

爱德森在各行各业中尝试时所积累的经验，如今都集中在一个伟大的事业上。他设计了一艘内河汽船，并为它配备了一台印刷机，一间摄影暗房，一间小教堂，以及他和助手们的生活区。然后他们沿着密西西比河出发了。为了筹措资金，他便促销他的《福音初级读本》，他在战溪印刷的以圣经为基础的初级阅读课本。为了吸引目不识丁的人们，他还准备了幻灯片，还用船上的小印刷机印刷了福音单张和小册子。

不久，他开始教黑人识字，如何阅读和理解圣经，并在五年之内创建了五十座教堂！

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赞赏他的成就。一个愤怒的白人在阻止那些殴打爱德森的助手时差点致死，幸好另一名白人拔出枪来保护了他。到了1900年，种族歧视变得愈加激烈。以至于在许多地方，白人再也不能安全地为黑人工作了。然而幸运的是，上帝藉着爱德森兴起了黑人复临信徒，让他们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传给自己的同胞。

爱德森船上的印刷机被转移到了一个鸡舍，后来发展成为了南方出版社。这是怀氏家族在美国建立的第三个印刷厂。他的《福音初级读本》卖了一百多万册。据说这是美国同类书中的第一本，是安息日会对美国黑人进步的独特贡献。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怀师母早年间都与她的丈夫在美国东北部旅行布道。1853年，他们访问了远在西部的密歇根，并于1855年搬到了战溪。他们的旅行一直延伸到中西部，然后又到了远西部。1872年，他们第一次到了加州，并于1874和1875年在那里开办了《时兆》杂志和太平洋出版社。

怀雅各于1881年逝世。四年后，怀爱伦由儿子威利陪伴作为国外传教士到欧洲两年时间（1885年8月-1887年8月）。1891年她乘船前往澳大利亚，在那里做了九年的先锋传教士。1900年回国后，她在圣海伦纳疗养院旁边购置了一处乡村住宅，名为“榆园”。房子大得足以容纳她和秘书以及源源不断前来拜访的人。

在大概七八十岁的时候，她还帮助建立了天堂谷疗养院，罗马琳达福音医学院（现在是罗马琳达大学医学和护理学院），以及距离她家十几公里山上的太平洋联合大学。

在榆园，她完成了《历代斗争丛书》，并且写了许多文章和信件，又预备了七本书。1909年，她乘火车来到华盛顿特区，最后一次参加了全球总会大会，并用一贯清晰的声音向代表们讲道。她还回到了缅因州的波特兰，就是她少女时代的家。1844年10月22日，她在那里恒切地等待着耶稣的到来，并在几周后见到了她的第一个异象。

她虽然年事已高，但仍旧努力地写作和通信。在闲暇的时候，她喜欢在孩子们给她梳头的时候给他们讲故事，自己吟唱基督复临欢快的赞美诗，而且为传扬基督去拜访邻居。纳帕谷的居民们仍记得“那位满头银发的小老太太，总是充满喜乐地讲耶稣的故事。”²⁹她一直在不懈地寻找失丧的生灵。

1915年7月16日，在阳光明媚的周五下午，她带着得胜的信心离开了人世。她对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³⁰她见证了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从十八个人增长到了十三万七千人。《纽约独立报》赞扬她说：“她的生活和工作都证明她是一位可敬的女先知。”

她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太平洋联合大学的聚会上。当时她身体虚弱，在两位牧师的搀扶下走上了讲台。她那天的信息是呼召年轻人兴起，完成救灵的工作，以便耶稣能尽快复临。

第二十六章

喜乐，圣洁与健康

讣告。杰西·阿尔维拉（Jessie Alvira），死于白喉，十个月零十五天。这是罗斯夫妇在一周内因为白喉而死去的第二个孩子。

讣告！多卡斯，赫尔伯特（Alfred Hurlburt）的妻子多加（Dorcas Z.），死于肺病，享年三十岁。她身后留下丈夫和五个年幼的孩子为她的逝去而悲痛。¹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评阅宣报》上，几乎每期都有一些婴儿，青年，或年轻父母的死亡公告。公告内容主要阐述疾病的细节，逝者的信心及遗言。最后用“在主里安息”作为结束。这样的死亡率，以现在的标准看来，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运动的规模不成比例。这很容易让我们意识到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上帝一定更愿意祂的子民活着，而不是在主里安睡。

耶稣在至圣所工作，站在十诫旁涂抹罪恶的亮光，很快使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领袖们相信，耶稣希望跟从祂的人都是圣洁的，并藉着祂的恩典，遵守祂的律法而成圣。他们意识到上帝也预备要借着人遵循经许多年才获得的健康律来帮助他们保持健康。

我们已经看到安德烈和怀雅各都曾一度疾病缠身。当然不止他们。据说唯一保持良好健康的一位就是贝约瑟。除去他临终前短暂地得了一场病之外，他一生中一共只病了几天时间。他从来不喝茶与咖啡，只吃少量的素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户外旅行，奉劝人们接受真理，坚固信徒。

但你或许会说，他们一定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严重的健康问题，但他们为什么不想解决的办法呢？

答案是，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²在那个时代，即使医生也不知道疾病的起因。从安吉莉·安德烈的一篇日记中可以看出端倪：

“卡洛斯·比曼（Carlos Beeman）在今天早上五点左右去世了。他的嗓子红肿疼了好几天。昨天他请人用刀切开治疗，他想着晚上终于可以好好睡上一觉了。饱餐一顿之后，晚上十一点他的妻子给他服用了医生开的吗啡来镇痛。他马上就睡着了，但再也没有醒过来。每个人都议论着他猝死的各种原因，医生称之为‘腐烂性喉咙痛’”。³

当时微生物理论尚未出现。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还有一些医生在给病人放血。他们认为过多的精力会导致疾病。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鸦片，甘汞，水银，砷与土的宁被普遍用于治疗。通过这些方法，被医生干预致死的患者可能比置疾病于不顾而死的患者还要多。

当时的外科手术刚刚处于起步阶段，麻醉剂也刚刚启用，还没有 X 光，抗生素和抗组胺药。那时没有人去“医院”，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医院，连阿斯匹林都还没有。

大多数人随意吃喝，全凭他们的喜好。通常他们不分昼夜的暴饮暴食，而且总是食用大量的香料。他们认为饮食和疾病之间毫无关系。他们经常为了避免着凉而门窗紧闭。他们拉上窗帘以免家具褪色。他们很少洗澡。他们要么过度劳累，要么缺乏锻炼，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心情或需要。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方式会引他们走向死亡。

后来有人承认，我们“对头痛，消化不良，恶心，发烧等疾病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我们对这些症状完全无能为力，全靠上帝的保守。”⁴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一向禁止饮酒。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当他们开始意识到香烟的危害时，不止一位信徒把烟斗扔进炉子里或埋在犁沟里。1858 年，有对虔诚但激进的夫妇试图强迫这个稚嫩的教会放弃吃猪肉，于是怀爱伦有了这样的证言。她说天使不会强迫教会做过于他们智慧所能理解的事，那些跑得太快的应该放缓步伐。

她说：“上帝正在带领出一班子民，而不是少数分散的个人，一个相信这一点，另一个相信那一点。”⁵1858 年，教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组织。显然，在上帝启示这个新亮光之前，祂要教友们团结一致，相信彼此的领袖地位，在基督里合一。

当总会组织起来之后，天使便明确指示，现在是时候要来讨论吃猪肉的问题和其他相关的道理了。

教会组织在 1863 年 5 月 21 日周四正式成立。十五天后的 6 月 5 日，周五，上帝在异象中向怀爱伦启示了关于健康律的亮光。当时，她正在密歇根州西部的丘陵地区，战溪西北约四十八公里的奥齐戈村蜿蜒小路旁的小农舍中。当时康奈尔和劳伦斯（不是霍勒斯）正在这里举办帐篷大会。大概是因为担心内战，赴会人数并不多；这场内战将于七月初在葛底斯堡达到高潮。怀氏夫妇和其他几个人决定周末开车过去帮助布道，也为弟兄们加油打气。他们在希利亚德家中举行了日落礼拜。在他们祷告快结束时，怀爱伦把手放在雅各身上，为他的健康祈祷。突然她激动地呼叫道：“荣耀！荣耀！荣耀！”她见了另一个异象。大家都坐了下来，等候结果。

四十五分钟后，异象结束了，她像往常那样做了个深呼吸。大家请她快讲讲看见了什么。但是她说，这异象太奇怪了，他们不可能立刻明白。

这个异象包含了一系列的事。怀爱伦一段时间后写成的报告，⁶很可能因后来的异象而有所增加。报告一开始就描述了美丽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异象非常明确地指出“动物性食物”（肉类）是人类健康衰退的一个主要原因。”猪肉受到了特别的谴责，同时也指责了所有其他种类的肉。

这个异象反对含酒精的饮料，香料和过腻的甜品。香烟被称为“最具欺骗性又最有害的毒品”，也提到茶和咖啡的害处与香烟相似，可能程度会轻一点。即使好的食物食用过量也是有害处的，两餐之间或者睡前吃零食都是明显不利于健康的。过度工作也是一项大罪。对于疾病的治疗，怀爱伦对当时所谓的药物——砷，土的宁，甘汞等——也发出了警告。

除掉这些不明智的食物，做法和处方，势必会帮助人过得更好。但同时也有积极的建议：要喝大量的水，经常进行户外锻炼，让阳光和新鲜空气进到室内，每天沐浴。

这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应当！我们今天很难理解为什么怀爱伦一开始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异象。但是在当时，它确实显得新鲜又另类。

并不是她在健康律的异象中所看到的全部都是通过她首次介绍给人们。安息日会并没有这样的说法。罗素博士的水疗杂志很早就出版了，一些人已读了数年。至少拉夫伯勒、安妮·史密斯、凯洛格和安德烈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理疗和水疗。怀氏夫妇也尝试过几次水疗，而且晚上开着窗户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怀雅各也在《评阅宣报》上刊登了一系列有关健康的文章。

众所周知，在罗马帝国时期人们已经知道冷热水疗法有益健康，并纷纷效仿！我们在讨论 2300 日的时候提到过一位阿诺德，十五世纪时他在阿维尼翁教皇的宫廷里教授过水疗和素食。路易吉·科尔纳罗（Luigi Cornaro）在十六世纪的意大利也教授过类似的理念。约翰·卫斯理关于健康的忠告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受到很多人的尊重。甚至在米勒耳派运动中，科尔斯（Dr.L.B.Coles）医生也表达过许多类似怀爱伦后来表达的观点。我们甚至还没有提到著名的素食者席维斯特·葛拉翰（Sylvester Graham）呢！

简而言之，在过去和当时许多声音的影响下，水疗，素食，全麦面包的食用以及其他健康改良的倡议在 1863 年之前就在美国获得了支持。当怀爱伦在 1863 年异象后开始阅读更广泛的材料时，她发现这些内容与她看到异象的很多内容惊人的相似。于是她便写了一本书《如何生活》，将很多健康改良者和她所写的内容结合在一起，显然她希望这些内容的相似之处，会使人更加相信她的异象。

如果没有这些异象，就没有一个清晰的样板，因为个别几位复临信徒所掌握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专业改革家所提倡的许多优秀思想，和许多以同样的热情和真理的展示所提倡的观念，都证明现代科学是完全错误的。连在水疗和素食方面有独到见地的罗素医生，也竟然完全禁止食用糖和盐。他认为盐是矿物质毒药，而糖根本不是食物。⁷ 怀爱伦因为她所见到的异象就避免了类似的错误。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针对怀爱伦的健康异象，做了两项声明：第一，这些异象建议只食用好的食物并遵循好的生活习惯，无视或反对不好的食物和坏习惯。第二，提供明智的宗教动机，有效地引导数以百万计的信徒过上平衡和有益的健康生活，并借着良好的健康而获致更大属灵的胜利。

瓦格纳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位著名布道家和神学家。他在 1866 年已经做过这样的声明：“我们并不自诩为健康改良原则的先锋……但是我们确实承认上帝所拣选的方法（通过怀爱伦的异象）已经更清晰有力地展开，并产生了效果”——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普遍采用这些原则——“这是我们无法从其他方法中得到的帮助。”瓦格纳接下来把健康生活“放到了伟大的第三位天使信息的地位上”，使之成为“使软弱的变为刚强，从而得胜……为变化升天做好准备的方法。”⁸（强调为作者另加）

用当时的语言来说，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被称为“健康改革”。“改革”这个词非常流行。当时，在美国还有其他的改革正在进行，比如监狱改革、精神病院改革、

向普世宣告

农业改革、教育改革、婚姻改革等等。

那是一个改革的时代。霍勒斯·格雷利(Horace Greeley)在提到那个时代时写道：“不做一个改革家，就等于没有真正活过。”如果健康改革迟来一百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改革”可能会被称为“革命”。整个理念就是一场“健康革命”。

这显然是上帝设计的，目的是让人们更好地生活，帮助他们变得更加健康，更加圣洁，从而也有更幸福的生活。

第二十七章

1865 年的圣诞礼物

对健康的重新强调是一场真正的“健康革命”，但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自我提高。它的价值乃在于帮助别人感觉良好，不仅使他们成为更好的人，而且使他们有能力去行善。¹它与教会的使命——把福音传遍“各城各乡”，传给全世界——息息相关。

健康改良是“医药布道工作”的根本。

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运动中，医药布道工作包含很多内容。一方面是成立注册的医学院，培养出各种专业的医生。另一方面是使普通信徒能向邻舍行善，减轻他们生活中的困难，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

怀爱伦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主要都是在从事医药布道工作。她不断地接病人到她家，照顾他们，直到他们的病情好转。她经常探访邻居们，并为他们的孩子进行家庭疗法，或者为成年人提供一些美味的食物，去唤醒他们不佳的胃口。²

1902 年，她这么写道：“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时代，教会的每一位信徒都应该从事医药布道工作。”³她在各种文章和证言中解释说，要通过教导人们如何烹饪，如何得体地穿着以及如何进行家庭护理，在他们生病的时候，与他们一同祷告，来进行医药布道的工作。在 1901 年的总会大会上，她强调医药布道工作和福音布道工作“决不，永远”不能分开。⁴

简而言之，医药布道工作就是传福音工作的实践，就是借着表明上帝的爱向他人行善。这是一种明智的善行，不仅要帮助人解决当前的疾病或贫困带来的痛苦，还要帮助人们从此照此而行。它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人谋求至善，也就是说要把他们带到基督面前。

疗养院，医院，医学院都是开展医药布道的重要场所，但这些建筑并不是最重要的。“上帝所要求的，不是许多的机构，伟大的建筑物，或大事张扬炫耀，而是祂所拣选所宝贵的特别子民能采取和谐一致的行动。每个人应当立在自己的岗位上，

照着上帝圣灵所感动的去思想，说话，及行动。只有这样，工作才能完全均衡合一。”⁵

顺便提一句，这个新亮光对怀爱伦和她自己的家人有特别的益处。比如，在她去世（八十七岁高龄——这对于一个在十七岁时就已被医生宣布只有三个月寿命的人来说已经是奇迹了）之前几年，历史学家与擅长讲故事的亚瑟·斯波尔丁访问她在加州的家“榆园”时，采访结束后提出要帮助怀师母上楼。

“谢谢，不用了，”她愉快地回答，“我可以自己上楼，我还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矫捷呢！”

她突然发现自己说错了。“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她大声说到。“我应该这样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经常生病，身体很虚弱，但现在耶和华使我健康强壮，我现在比年轻的时候好了，好得很多。”⁶

在他们结婚的最初几年里，她和怀雅各经常生病，主要因为他们工作太辛苦，睡眠不足，又吃得很少。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时常感到工作的重担，并且分散在各处的信徒也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帮助（后来他们认识到，上帝并不希望看到他们做如此极端的牺牲。⁷）除此之外，怀爱伦遭受的疾病比她应该承受的要多很多，因为作为上帝的特殊信使，她也成了撒但的攻击对象。这是她在1858年见到善恶之争的异象时明白的。⁸

怀爱伦早年的疾病经常是瞬间医治的。在她的晚年，上帝有时却不会行神迹，但她仍对祂有信心。《历代愿望》中最好的几个段落都是她在澳大利亚患风湿性关节炎，经历“在痛苦中信靠”时写的。

1863年6月5日的健康改良异象，在怀爱伦没有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之前，并没有使她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她本来非常喜欢吃肉，并且忍受不了全麦面包的味道。

但是她很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样就可以更有效地服事上帝，所以她决定顺服。

她精心准备了一顿素餐，还烤了一个全麦面包，但这顿饭看起来实在是太难吃了。

然后她边给自己讲故事，边交叉双臂放在膝盖上，说：“胃啊，你现在要是不吃面包的话，就只能饿着了。我要吃简单的食物，不然我就什么也不吃。”⁹ 饿了两三顿饭之后她才能吃进去。从那以后，她一生都是素食者，只是偶尔在外旅行不方便的时候才吃一点肉，直到 1894 年。1894 年后，在她生命余下的二十一年中没有再吃过肉，甚至在她持续的旅行中也是一样。从她得到的启示中，她确信偶尔吃肉也是不明智的。¹⁰

1865 年，怀雅各当选为总会会长。美国内战即将结束，他那不可思议的活力也暂时停止了。脑溢血使他偏瘫了。

拉夫伯勒长老和乌利亚·史密斯也同时病倒了，他们和怀氏夫妇一同住进了“山坡之家”——由雅各·杰克逊（James C. Jackson）开设的疗养院；它真地建在丹维尔的山坡上。怀氏夫妇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他们不能再依靠一般的医生。杰克逊医生为他们提供了国内最好的阳光和水疗法。

乌利亚·史密斯很快就康复了，拉夫伯勒不久以后也恢复健康，可以回去继续工作了。但是怀雅各的病情从开始就严重很多，所以恢复的进展也是微乎其微。同时，怀爱伦对杰克逊的一些医术也越来越担心。

杰克逊医生建议病人通过跳舞，打牌来放松精神。他还告诉他们要将注意力完全从宗教和工作上面转移开。这对于高尚、积极又敬虔的怀雅各长老来说，的确是非常极端的。在十二月的一场暴风雨中，他们出院了，希望他到罗切斯特的朋友家中能恢复得更快。

在进行了两周的特别祈祷之后，罗切斯特的信徒们在 1865 年 12 月 25 日的圣诞节这天进行了一整天的禁食祈祷，希望他能恢复健康。上帝的回应是给了他们（和世界）一份非凡的圣诞礼物。

那一天在异象中，怀爱伦得到启示，无宗教的彻底休息治疗是完全错误的。复临信徒应该建立自己的水疗和素食机构，一个完全平衡、虔诚的治疗过程。不仅使安息日会的教友，也使普通人都可以得到合理的治疗，并且不仅能够得到身体的治疗，还可以学到“如何照顾自己，从而预防疾病。”¹¹

这个关于“健康机构”的伟大异象即刻就有了两个结果：（1）在怀氏的家中显示出一个妇女在护理生病的丈夫时所能做的事情。¹²（2）1866 年，西部健康改革

院在战溪一个改造的老房子里成立了。

在建立这个健康改革院中出力最多、在之后的许多年中在世界各地推动健康改革的人，是一位身材矮小（约 1.62 米）、意志坚定、充满活力的医生，名叫凯洛格。他值得我们花点时间来介绍一下。¹³

约翰·哈维·凯洛格（John Harvey Kellogg）于 1852 年出生在一个有十六个孩子的家庭中。同年，她的父亲老凯洛格接受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仰。1855 年，老凯洛格捐出了建造安置《评阅宣报》手动印刷机的小工厂所需资金的四分之一。1856 年，他们全家搬到了战溪，在那里开了一家扫帚厂。

约翰·凯洛格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在父亲的工厂工作。1866 年，十四岁的他成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出版社的一名校对员。同一年，西部健康改革院成立。老凯洛格捐出了金额最高的个人捐款五百美元。父子俩当时都没有预见到，小凯洛格将会在这个医院的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当时的志向是做一名校长。

事实上，约翰·凯洛格确实在学校教过一年书，但是他的前途却另有所用。1872 年，他开始在新泽西州罗素医生的水疗大学学习医学，不久转学到密歇根的安娜堡医学院，最后到纽约州的贝尔维尤医学院——当时美国最好的医学院。怀雅各不知如何筹到了一千美元来支付他的开销。年轻的凯洛格把大部分钱用在请教授来给他做课外私人辅导上。他对学习的兴趣永无止境。

拥有顶级医学学位的凯洛格在 1875 年回到了战溪，一年后被任命为西部健康改革院的院长。当时医院中有二十位住院病人，当他们听说一位二十四岁的年轻医生要做院长时，有六位病人吓得马上出院了。

他们的空床很快就被住满了。很多病人闻风而至，想要接受这位医术精湛的新院长和他精心挑选之同事的技术。以至于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医院因为大量的需要而不断扩建。医院的名字很快就被改成了战溪外科疗养医院，成为了人们学习保持健康的地方。1902 年，两座主楼失火被焚毁时，这个综合大楼已经可以容纳数百人（有些人说是上千人）。



在不太稳定的起步后，西部健康改革院住满了患者，并迅速发展成为了著名的战溪疗养院。

凯洛格医生异常出色。他阅读了各种文字的最新医学杂志，并多次前往欧洲，在最著名的医生手下学习，以便获取更多的知识。他写过五十本书，其中有好几本是医学巨著。他创办了一所医学院，做过无数次成功的手术，而且之后把伤口缝合得如此干净利落，以至于“凯洛格疤痕”成了他的招牌。他经常被邀请去演讲，又发明了多种治疗仪器，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应用。他开发了几十种食品，其中最有名的是玉米片，改变了全美国的早餐习惯，并使他的兄弟威尔（W.K.Kellogg）在1906年接手其生产后发了大财。他因宣称发明了花生酱而引起过不少麻烦，但不久又重新获得了制作各种花生酱的专利证书。毫无疑问，凯洛格大力促进了花生酱在美国的普及，正当那时，花生在美国也摇身一变成为了一种时尚。¹⁴他创造了“格兰诺拉麦片”一词，现今仍被广泛使用。

1902年2月毁灭性的火灾之后，凯洛格医生重建了这座疗养院。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甚得公众好评。柯立芝总统，亨利·福特（Henry Ford），格兰杰（Percy Grainger，钢琴家）和荷马·罗德海佛（Homer Rhodeheaver，福音歌曲作者）只是他们接待常客中的少数几位。伯德海军上将（Admiral Byrd）也曾因为他北极探险

向普世宣告

队员的饮食问题多次来向凯洛格医生请教。还有一些其他知名人士也经常来疗养，有些是每年一次。

尽管战溪疗养医院以专业的外科手术闻名，也是一个大型的急症医院，但它最出名的地方是帮助人们减肥，放松神经和锻炼身体。这间疗养院的气氛倒是更像一家宾馆。

凯洛格医生晚年的时候穿着笔挺的白西装，白衬衫，白领带，白袜子和白皮鞋，每周都在疗养院的会客厅里招聚一群人，轻松愉快地就最新的医学进步发表一场有趣的演讲。医药布道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教会人们如何保持健康。

1907年，凯洛格与教会决裂。早在1890年，他可能就已经考虑过这一步。¹⁵有几个因素造成分裂。他在行政规章上与教会领袖发生了分歧。由于一些教会领袖不愿意推行健康改革的某些方面，更加剧了关系的恶化。凯洛格自己也不完全符合健康的原则，他因工作过度，已经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这让他变得易怒。

神学的不同看法也是造成分裂的部分原因。他把圣经中基督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林前6：19）的观念极端化，成为了一种泛神论，即上帝亲自居住在每个生物、动物、昆虫、植物中，甚至视上帝为地心引力和阳光。这种立场破坏了基督在天上圣所的基本教义，也奠定了狂热和不道德的潜在基础（上帝如果充满我，那么我做的任何事都是对的，这是凯洛格自己从来没有得出的结论）。

凯洛格对泛神论曾经迷恋过十几年。怀爱伦像母亲一样，给他写了几封信劝告他。当他在《活着的圣殿》（1903年）中发表他的理论时，与教会的决裂已经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他与教会决裂更根本的原因是，他拒绝接受怀爱伦是上帝特别的信使。他在年轻的时候很重视怀师母的教训，甚至还在她家里住过一段时间。但是当怀师母劝告他不要相信泛神论，不要过度劳累与过于野心，敦促他在照顾病人身体的同时也要关心他们的灵性时，他便离她的影响越来越远了。任何读过怀师母给凯洛格的信以及她发表的因凯洛格的缘故而向牧师们发出的呼吁的人，都能看出他的离去伤透了怀师母的心。

如果凯洛格一直在这个运动上坚持下去，那么他可能会对将福音传遍天下的事工做出更大的贡献。也许他可以凭借他的才华和影响力说服亨利·福特或者柯立芝

总统守安息日，相信基督复临！

随着凯洛格在 1903 年前后与教会分离，他的医学院也不方便再继续使用了。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怀师母，便开始计划在南加州创办一所新的医学院。她也希望能够在那一带建立更多的疗养院。

凯洛格在世界各地建立了二十七家或更多的疗养院，这是一个显著的成就。每家医院都有专门的理疗项目，比如水疗，运动，按摩等，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也会提供一般的医疗服务。当时加州只有一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疗养院，在纳帕县圣海伦南附近（现在叫鹿园）。怀爱伦强调说，新的疗养院必须要建在大城市之外。1903 年，她在总会大会上警告说：“不要在城市里建疗养院。”¹⁶

在约翰·伯登（John A. Burden）和其他忠心支持者的帮助下，她在格兰岱尔（距洛杉矶十几公里外的一个乡村）、圣地亚哥以南十几公里处以及罗马琳达发现了合适的建筑，这三处距里弗赛德、雷德兰兹和圣伯纳迪诺市都不远。当他们为这几个地点祷告时，整个地产市场的价格暴跌。这位年迈的信使说服了不情愿的弟兄们同意购买。在抵押贷款不得不交齐的最后一天，他们收到了全部所需的捐款。这段经历本身就是一个传奇故事。

论到这间新建的医学院，怀爱伦写信给教会领袖说，上帝想要一所医学院，其毕业生能通过所有全国考试。就这样，在群山环绕，桔树葱葱的罗马琳达，一所医学布道学院诞生了。它发出的第一声是信心的呼声，第一次呼吸是祈祷。今天，这个医药布道学院就是罗马琳达大学的护理系和医学院，后来又新增了牙医系，公共卫生学系和其他系。

1975 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墨西哥的蒙特莫雷大学开设了第二所医学院，后来又在阿根廷的河床大学开设了第三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帮助人们过得更快乐，更健康，更圣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开办了三所身价数百万美元的医学院，一个健康食品工厂，一支小型医疗船队，一支空中医疗救援飞机舰队，以及一个由大约四百家医院和诊所组成的全球网络。成千上万的全科医生，牙医，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组成的团队使这一切成为可能（更不用说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工程师，秘书和保洁人员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作为一个整体，现已拥有九百多万信徒，重视身体健康乃是一种属灵特权的观念，并视实行“医药布道工作”为一种宗教责任。

向普世宣告

谁又会想到，1863年6月的一个周五晚上，在密歇根州奥齐戈以西十几公里一个不起眼小农舍里首先出现的这一想法，竟能有如此大的发展呢？

抑或是1865年罗切斯特一小群禁食祷告的复临信徒用眼泪打开的一份“圣诞礼物”？

第二十八章

为了服务的喜乐

没有什么更严重的过错能让教员更生气的了，

那就是在公共场合或私下向异性抛去一个微笑。

我一直在想，也想不明白，大概我这辈子也想不明白

在大学时代，如何才能在月光之下找到一个妻子。

但是从前不明白的事情，现在我已经看清。

所有这些严格的规定，对我来说真地是一种祝福。¹

多年前，几乎每个曾经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大学读过书的人都会对上面这首诗表示认同，并为当年“严格的校规”和其他所学到的东西而赞美上帝。这一切都使基督教的大学显得与众不同。

回顾这种差异是如何形成的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有时候某些学校几乎没有显出任何区别。

让我们将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西德尼·布朗斯伯格（Sidney Brownsberger）。

创办《时兆》杂志后同丈夫刚从加州回来的怀爱伦，刚刚读完一篇表明上帝对复临教育理想的证言。第一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高等教育机构战溪大学正在筹建中。董事会正在开会制定计划，并祈求上帝的旨意。第一任校长布朗斯伯格教授（密歇根大学硕士学位，1869年），因对这所学校成功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而应邀前来。

“好吧，布朗斯伯格弟兄，”一名董事成员问，“对于怀师母刚刚的启示，我们该做什么呢？”

向普世宣告

每个人都期待着他的反应。他们听到了一句实话：“我对兴办这类学校也是一无所知。”²

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然而，这并不是本会教育最早的开始。1852年，当时做父母的经常忽视孩子的教育，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很快就要来，孩子们用不着读很多书了。怀雅各责备了他们这样的想法，他自己对青年教育做出的贡献就是开办了本会第一份青年刊物——《青年导报》。

在1853年和1854年，有相当多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家庭在家里设立了小型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是十九岁的玛莎·拜因顿在纽约巴克桥所办的学校。但这些学校只维持一两年就都消失了，这是令人遗憾的。因此，转到公立学校学习的这些守安息日的青年们，经常因为他们“怪异”的想法而饱受嘲笑。虽然仍有些能忍得住，期望耶稣随时复临接他们去天国，但是还有很多人因此放弃信仰，从此迷失了。³

怀氏一家从罗切斯特搬到密歇根几年后，在1855年，《评阅宣报》办公室也跟着他们搬了过去。复临信徒在战溪开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在不同教师的指导下维持了大约六年。当附近新建了一所崭新的公立学校时，它就被遗弃了。

复临信徒的家庭显然只把他们上小学的孩子送到这所公立学校。他们十几岁大的孩子要出去找工作，其中大多数孩子都尽可能去迅速扩张的出版社和西部健康改革院工作。

当爱德森·怀特在《评阅宣报》工作的时候，有一天，他看见一位陌生人正在劈木头，给锅炉提供燃料，以给印刷机提供供其运转的蒸汽。辛苦工作之余，爱德森和他的朋友乔治·司德慈（George States）等人和这位陌生人攀谈起来，得知他的名字是古德洛·贝尔（Goodloe Bell）。

贝尔先生告诉这些男孩子，几年前他曾经就读于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大学，当时美国最先进的学校之一，也是第一个实行男女同校的大学。学校强调需要在学习的同时进行工农业工作。该学校还是一个很属灵的宗教机构。贝尔接着说，他曾经在几个地方教过几年书，然后因过度劳累而生病。当他得知战溪新成立了西部健康改革院时非常高兴。“改革”这个字眼听上与去欧柏林的思想相似。

果然，这里的医生没有给他服用甘汞，土的宁等药物，而是给他做冷热敷疗法并且安排他在户外做些体力劳动来康复。贝尔说他喜欢健康改革院，也喜欢他从基督复临安息日教会中学到的东西。

这群孩子们恳切地问道：“贝尔先生，你愿意在晚上开课给我们当老师吗？”

说到做到。在 1868 年夏季漫长而炎热的夜晚，贝尔开办了一所“特选学校”，招收了十二名复临青年。除了怀特家的两个男孩外，还有凯洛格家的两个儿子，未来世界闻名的医生约翰·哈维和未来的玉米片大王威尔。这是个不一般的学生群体。

贝尔先生是一位好教师，其教学方法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他让学生扎实地学习，但不是靠死记硬背。他要求他们彻底明白所学的，以便能立即解释清楚。

这所学校运转得很好，以致秋天有更多的男孩申请入学。经过决定，贝尔先生可以使用老凯洛格等人在 1855 年建的《评阅宣报》小厂房。贝尔先生为让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有个家，便自己动手修补残破的矮墙。他的学生需要从外面摇摇晃晃的楼梯爬到楼上狭长、低矮的房间上课。

到 1872 年，全球总会对贝尔的能力深信不疑，投票决定资助他的“特选学校”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一所正式的学校。

1872 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不仅因为教会承认了贝尔的学校，还因为怀爱伦关于真正教育本质之证言的诞生。在她几百页的证言中，第一篇论到这一主题的证言出现在了那年的第二十二篇证言中。⁴

第二十二篇证言以这句话作为开头：“与青年接触是一种十分细致的工作。”

“十分细致的”工作。不是最甜美或最快乐的意思，尽管教书有时可能如此，而是从十九世纪对这个词的用法上来看：“需要细致的选择，机智的处理，深思熟虑或严谨审慎的行为。”⁵

怀爱伦的意思是，教育不是未经训练的教师和不合格的家长工作之余的消遣，而是一项需要充分的准备和完全献身的崇高事业。

在证言中的第二句话就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应当非常关心青年教育，

改善教育方法，来唤起人心中的崇高能力。”

请反复阅读这段话。她认为若要“唤起人心中的崇高能力”，必须遵循哪些教育方法？

她自己做了回答。一个诚恳的基督化教师应该同时关注学生的“身、心、道德和灵性的教育”。教学是最细致的工作，因为她必须以一种平衡的方式帮助每个学生全面发展，同时也需要考虑到每个人的不同秉性。需要特别关注(1)学生的得救(2)学生的健康(3)他们所需的实用知识是否能应用在农作、商务、家务或其他事业上(4)增加他们的推理能力(5)引导学生献身为他人服务。

既然这种教育是必要的，那么它显然不能局限于教室里，因此在这个证言中经常提到父母和老师。父母应该把孩子的救恩作为“头等重要的事”。他们也要把儿女们的身体健康视为“首要任务”。这两项任务是并重的，因为心灵的健康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身体健康的影响。考虑到他们的责任，母亲们应该把他们的责任视为“神圣”，比做抄写的秘书或者音乐家的工作要重要得多。的确没有什么工作比持家更为重要了。

回到教师的角色上，一所组织良好的学校必须要有农场和工厂的设施，学生“每天都要抽出一部分时间”来从事体力劳动。不仅要给他们留出劳动时间，还需要将不同工作的原理教导他们，使他们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除此之外，他们还应该学习科学。

当然，研究圣经应该占据最突出的位置，但是不能因此就忽略科学。

这种包罗万象的均衡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教育的伟大目的，是使我们能运用上帝所赐的能力，以最好的方式表达圣经的宗教，增进上帝的荣耀。”“一个有知识的基督徒最能欣赏圣经的真理。那些聪明地服侍基督的人，最能荣耀祂。”⁶

后来，怀爱伦以这段著名的陈述总结并扩充了她的理念：“真教育不只是研究某一门学科，为今生作准备，还涉及整个人及其生存的全部时期，乃是灵、智、体方面的和谐发展，预备学生享受今生服务的快乐和来生更广泛服务更高的快乐。”⁶

真教育不是普通的教育，更不能脱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会是由一群明白，相信又遵行上帝末日信息、联合起来完成向世界宣讲这信息使命的男女所组成。在

最好的情况下，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育应该成为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不仅要培养牧师，医生，护士和教师，而且要培养每个学生，无论他们将来做什么职业，都能成为有智慧的救灵的人。

“我们学校的一大目的，就是训练青年人服务于我们的各机构，参加各部门的福音工作。”但是每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儿童都应该得到基督化教育的益处，无论他们将来是否成为教会的雇员，这样他们才能“在私人生活和社会工作中承担责任”。“真教育乃是传道的训练。凡属上帝的儿女，个个都是奉召作传道者。”⁷

当全球总会接手了贝尔的特选学校后不久，就成立了一个教育协会，并着手制定一所大学和中学的合并计划。

土地必须要先有保证。“要有足够的土地建立工厂和农场，”作为上帝的代言人，怀爱伦建议道。她看中了城外十几公里的湖边空地。

城镇附近的五十亩乡村集市也在出售，她对这块土地很满意。她与丈夫乘火车去了加州，留下弟兄们继续去买地。

一天，有一位优柔寡断的董事担心说：“如果这个乡村集市离健康改革院再近点就好了，这样学生们去那里找工作才更方便”（实际上只不过是一街之隔）。“这里距离学校太远了，我们以后可能又得将疗养院搬迁，想想那要花多少钱？”

而战溪本身已经很乡下了，街道还没有铺路，人行道是木板路。秋天，可以听到附近树林里火鸡在咕咕叫。好像罗得被命令逃离城市时的遭遇一样，当时教会弟兄们把战溪看作是琐珥，心里这样感叹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

突然，伊拉斯塔斯·赫西（Erastus Hussey）提出要卖掉他在健康院街对面的十二亩地，董事会便抓住了这个机会，然后卖出五亩，留下七亩。他们还庆幸自己为上帝省下了那么多钱。

怀爱伦却觉得遗憾，她回想起他们曾经拒绝了上帝多少旨意，但是她隐藏了她的悲伤。在秋天开的董事会上，她再次向大家说明上帝为她的学校所有的计划。就在那次会议上，每个人都听到布朗斯伯格教授说对如何办这样一个机构他毫无所知。

贝尔赞同这些新原则，但是他的才干似乎更多的体现在教学上，而不是管理上，⁸所以他们也许是别无选择。不管怎么样，有个大学学位似乎是很重要的。布朗斯伯格被任命为校长，怀雅各担任名誉校长。

虽然布朗斯伯格很敬业，但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的话。他真地不知道该如何做上帝要他做的事。他所受的教育是希腊和拉丁古典文学。他不仅忽视了工业和农业，甚至很少开设圣经课。有一门圣经课，由编辑乌利亚·史密斯授课。他的课虽然教得很好，但有些死板，所以只有五分之一的学生选修了这门课，而且他们经常利用聚会时间教圣经课。大部分学生选读了“正规”课程，毕业以后可以去公立小学做教师。其他的人则预备做传道人，或者是在区会办公室里工作，一旦有呼召发出，他们就会随时应召，哪怕是在学期未结束之时。

上帝赐福了学校。祂大大地赐福了教会领袖所办的学校，经常能听到有学生灵性奋兴的好消息。几百名安息日会的青年聚在一起，即使一个学期只有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是教会团结的观念已经建立起来了。

1881年，越来越多的困难使年轻的布朗斯伯格校长感到困窘不堪（1880年，他已完全担任校长一职）。他认为自己是个失败的人，所以隐退辞职，辗转到密歇根州北部从事伐木和教学工作。但在1882年，加州区会邀请他做新开办的希尔茨堡学院的校长。他欣然接受了，并立即制定计划安排职业课和圣经课程。事实说明，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已经学会了关于管理上帝学校的知识。⁹

在选举下届继任人时，战溪再次绕过贝尔，选择了一位和蔼可亲，名叫麦克林（Alexander Mclearn）的人，甚至都没有考虑他当时还不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他守安息日，参加聚会，确实有个神学学位。

他只做了一年，就使学生分成了两派，离开学校加入了马里恩派。¹⁰（据说一个学生在盛怒之下把贝尔教授推到了楼下）。战溪大学在六月关闭了学校，停办一年时间来反省（1882-1883）。在哈斯凯尔的邀请下，贝尔离开学校去帮助创办南兰卡斯特学院（现大西洋联合大学的一部分）。

关闭这所学校产生的危机反倒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引得董事会，教员和全体学生都重新思考他们对教育原则的看法。他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1883年秋季复课时，校园里弥漫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气氛，教会也从原来的一所学校变成了三所。一所中学在马萨诸塞州，两所大学，分别在密歇根和黄金西岸。

战溪大学的新校长利特尔约翰（W.H.Little John）是一位盲人牧师。当时的全球总会会长巴特勒邀请他，在找到他的人之前先暂时代理这个职务，他的人就是威廉·沃伦·普莱斯考特（William Warren Prescott）。

普莱斯考特有学位，还担任过新闻记者和编辑。他有一套办法激励青年人自我尊重和自制。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非常渴望追随怀爱伦从上帝而来的理想。

他不断加强圣经的地位，参与过许多成功的奋兴会，还开办了一些小工厂。

但是在 1889 年教师们投票决定不再有职业课！不久，上帝就警告怀爱伦要大家注意正占据着原应属于体力劳动时间之娱乐和竞技体育活动中的危险。¹¹

1891 年，内布拉斯加州成立了联合大学；1892 年，华盛顿成立了瓦拉瓦拉大学。普莱斯考特同时担任三所大学的校长。

同样在 1891 年，普莱斯考特还帮助怀爱伦和其他几位在密歇根州的佩托斯基开办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员训练班。有来自分散各地的安息日会学校或公立学校的一百位教员聚在一起。他们住在帐篷里，首次讨论“基督化教育”，这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

1894 年，普莱斯考特蒙召周游世界，柯维尼斯（G.W.Caviness）教授继任为战溪大学校长。或许他也想成为一名改革者。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和前几任校长一样，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在这么受限的校园里，他也无能为力。他规定每位学生至少要选修一门圣经课。但是怀爱伦从澳大利亚寄信来说，在战溪大学目前的情况下，学生在学校的时间越短越好。一个月后她再次来信。如果将上帝和圣经置于他们本应处于的教育中心地位，那么学生们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继续深造了。¹²

当时在教会里有几个人，不仅希望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育有所改进，而且也有想法有精力去做。凯洛格医生就是其中之一，将近三十岁的大学职员马根也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位是年轻的萨瑟兰。1892 年，当萨瑟兰在战溪大学任历史教师时，曾鼓励学生从学校菜单上取消肉类。这是一大革新！他现在是瓦拉瓦拉大学的校长，积极创办职业教育，鼓励宗教热情，培养学生真诚献身，事奉上帝。身在澳大利亚的怀爱伦正在表明其证言的意义，在埃文代尔的贫瘠和桉树中建立起了一所模范大学。

在 1897 年全球总会上，萨瑟兰被选为战溪大学的新校长，马根担任教务主任。凯洛格为此欢欣鼓舞。

的确有所改变了！不再有古典文学课程，也不再有各种学位，并增添了以布道为导向的课程。圣经成为最重要的课本，甚至在某些数学课上也会用到。萨瑟兰校长紧握犁头手柄，马根驾着一群耕田的牲畜，九十公斤重的拉姆森教授坐在横梁上压阵。新一届领袖将运动场犁平，种上庄稼。他们又在别处开垦了一块八十亩的耕地。学生们纷纷注册传道课程，以及其他与布道护理，布道医学，布道农业和布道商业等相关课程。“布道”意味着无私的献身，自养的意愿和能力，以及不断救灵的工作。也有许多学生报名读了一年的“正规”师范课程，但他们已经不再有到公立学校去任教的想法了。

在怀爱伦的指导下，每一所教会只要有六个以上的学龄儿童，就应该开办自己的教会小学。¹³ 萨瑟兰和马根说服他们师范专业的学生自愿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学校的老师。不知他们从哪里来的时间和精力找到一大群战溪的校友，和其他分散各地在公立学校教书的安息日会信徒，鼓励他们自己办教会学校，结果反应良好。

许多人做出了真正的牺牲。当一个女孩得知当地教会需要她去教书但是却没有任何薪水，甚至连独立的洗手间也没有，只在户外有个厕所时，她拒绝了邀请。但是另外一个女孩马上接受了这份工作。她甘愿睡在没有暖气的阁楼里，并且学生上课也在这间房子里。由于经费短缺没有图书馆，她就用《历代愿望》和旧《青年导报》作为她的阅读，地理和英国文学课的基础教科书。她爱她的学生们，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也爱她。

第二年秋天她回来时，屋里已经装好了炉子，阁楼的墙上贴满了孩子们喜欢的《青年导报》。¹⁴

在宾夕法尼亚州，有对年轻夫妇在一个古老的房子里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和事业。这个住所不仅有他们居住，而且还有教师，再加上他们十五名学生中的九个，还有两个助手和学校董事会的三名成员。¹⁵ 在 1897 年到 1900 年间，大约成立了一百五十所小学。大部分是由战溪大学的毕业生所开办的，共有四千名学生就读。

1901 年，在大学代表大会和全球总会上投票决定，关闭战溪大学，并将其搬到乡下去。

萨瑟兰和马根把他们的自行车搬上火车，到离他们听说的可能建校的地方最近一站下车，然后骑自行车沿着密歇根西南部的小径去寻找一处真正的乡村土地来建新学校。一天，他们骑着自行车从印第安纳州的南湾道向北骑了四十公里。他们在密歇根州贝里恩小镇的一棵大枫树下休息时，看到了加兰先生（Mr.E.F.Garland）的苹果园。不久以后，以马内利布道大学（现安德烈大学的一部分）就在这二百七十二亩的土地上拔地而起了。

第一年的时候，在废弃的贝里恩县监狱和法院开办了夜校。学生和教师白天肩并肩地在农场工作或建筑木屋。怀爱伦坚持认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合作是基督教化教育的必备要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¹⁶

课程简化到学生在一个学期只修一门固定的课程。虽然四栋主楼已经建成，但是其中三栋在冬天几乎没有暖气，这样学生们就可以适应任何艰苦的传教生活了。一天只提供两餐。当然也没有学士学位。

他们所有的少了点儿，或者说，太少了。

尼布拉斯加的联合大学也试行过一日两餐，没有暖气，但是为有需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青年提供学位。1903年，凯洛格离开教会，重新开办了战溪大学。贝里恩斯普林斯的注册学生数量一直很少，于是怨声四起。萨瑟兰和马根请教怀爱伦是否可以在南方开办一所新学校。在得到她的许可后，他们和几位教员前往了南方。

萨瑟兰和马根有些极端。比如，怀爱伦从来没有反对学位本身。1910年，罗马琳达开办医药布道大学时，她特别指示要使毕业生符合一切学术资格要求。¹⁷她建议一天吃两餐，但是却很乐意准许埃文代尔的学生一天吃三餐，并且她也为自己的助手提供一日三餐。¹⁸

但是萨瑟兰和马根却显出他们惊人的勇气，信心和精力。他们的确做得很好。他们把大学搬到乡下，也开始了农业和与之相关的职业。他们把圣经和无私的服务置于崇高的地位。他们让教师和同学一起从事体力劳动，安排了每周一次的师生会议，制定和解释校规。¹⁹他们用最经济节省的方法建造了必要的建筑。总之，他们达到了一流的突破。

与他们同行的以马内利大学的校长和教职人员完成了这个过程。在弗雷德里克·格里格斯教授（Frederick Griggs, 1918-1925）的带领下，规划的平衡大部分完成了。

向普世宣告

农业和各种职业提供了收入，锻炼，品格培养和师生间的情谊。宗教教育蓬勃发展。课程自然发展成各种学位，同时每一项活动都公开地指向救灵的目的。

学生们热情高涨，离开学校时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渴望去上帝呼召的任何地方，“向普世宣告”。

1896年，在阿拉巴马州靠近亨茨维尔的一个三百六十亩，有六十五棵橡树的小树林里，全球总会会长奥尔森亲自参与建造了奥克伍德大学。它最初被称为奥克伍德职业学校，从一开始就提供了实践和学术体验的机会。

大约在同一时间（1892年），另一所大学在南部成立了，最初被称为格雷斯维尔中学。数年后（1916年），从格雷斯维尔搬到了田纳西州的科利奇代尔。这个中学不久就发展成初级大学，成为了南方布道大学名下又一所四年制的教育机构。

与此同时，有数所安息日会大学在加拿大、欧洲各国、非洲、南美、印度、以及其他地方相继成立了。在美国，希尔茨堡大学搬离了逐渐发展起来的小镇，在何威山顶杯状洼地上重新建立了太平洋联合大学。在塔克马帕克的新全球总会办公室附近，创建了华盛顿布道大学，并指定为官方的海外布道士培训学校。在南加州的橘林，医药布道大学（现罗马琳达大学的一部分）取代了凯洛格博士在战溪和芝加哥的美国医药布道大学。

1874年，就是创办战溪大学的那一年，怀雅各以他独特的眼光，呼吁尽快另外建立四所大学，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散布开来。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他的梦想在世界各地一次次被实现，就必会心满意足的。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美的一些安息日会学院为了巩固罗马琳达在美国医学中的地位，就使他们的医学预科课程取得了专业学校认证。一些成熟而有经验的教师被派往公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过深思熟虑，数所安息日会大学取得了高级学院认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太平洋联合大学见证了全球总会机构，即后来发展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神学院的诞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退役军人——成熟，已婚，会开汽车——的涌入，美国的本会大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大批教师被送去攻读博士学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以马内利布道大学扩展成为了安德烈大学。医药布道大学和拉塞拉学院和护理系，牙科系及其他系合并成为了罗马琳

达大学。

没有任何其他教派能像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那样对青年人的教育做了那么多。

从 1852 年开始，本会已经为世界各地的青少年提供了几十种出版物。教会的安息日学部，青年部和教育部主要是为青年而设立的。今天本会在全世界的中小学系统是基督教中最大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开办了六千七百所学校，有五万名教师服务于八十万名学生。

今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仍旧不断地在各项青年事工上投入数百万美元，深信青年就是教会未来的希望。每位青年男女都必须明白本时代上帝的特殊真理，活出去，并向普世宣告。

第二十九章

基督无以伦比的吸引力

1868 年的一个冬日，约翰·马特森（John G. Matteson）敲开了一位丹麦移民，浸信会牧师纳尔逊（C. Nelson）的家门。年轻的马特森礼貌地问他是否可以进来坐一下，但纳尔逊却说：“不行”。

后来马特森告诉我们：“我为他感到难过。我安静地拿出圣经，站在雪地里开始诵读关于上帝的爱及在基督里甜蜜相交的经文。这位牧师最终被深深地感动了，便邀请我进去。我们一同流泪祷告，然后学习圣经。”就在那个晚上，纳尔逊接受了安息日会的信息，后来成为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牧师。¹

1853 年，怀爱伦在描绘“上帝国度的荣耀和被钉十字架救主的无比大爱”时所表述的耶稣的爱融化了少年人埃尔伯特·莱恩（Elbert Lane）的心，引领他终生服事主。² 怀爱伦在 1858 年见过善恶之争的异象后，又提出了同样精彩的主题。基督的爱使战溪的会众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动。

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复临运动本来就是在注目耶稣时诞生的。“耶稣很快要再来”是米勒耳派的口号；“耶稣现在在做什么？”是大失望之后提出的问题；“祂在至圣所有必需要做的工作”是埃德森和其他人发现的答案，也是遵守安息日的复临信徒向世界宣扬的信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息就是关于基督的信息，关于祂为拯救罪人已经成就的以及正在进行的事工。

令人惊讶的是，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多数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不再仰望他们的主。1885 年，即将成为全球总会会长的奥尔森，敦促要在尼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召开一次帐篷大会，谈到他们现在遵守的安息日过于律法主义，要重新接受基督的公义。³ 在那段时期，除了奥尔森外，许多其他的牧师都在强调安息日的责任，以至于他们几乎忽略了自己与安息日的主之间的个人关系。怀爱伦经常谈论耶稣的吸引力，但是那些现在很熟悉、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如此有效的话语，人们却充耳不闻。当《评阅宣报》的作者谈到人是如何得救时，他谨慎地想要表达出正确的思想：我们是单靠基督得救的，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力量遵守诫命。但是好像缺少了什么，

或者说，少了谁。基督成了一个教义，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他们的朋友。

教会正急需一些新艺术家来描绘出基督的新形象。1888年，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全球总会上，他们要在大会上公布出艺术家所作耶稣的新画像。

“明尼阿波利斯。”

“1888年。”

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上，上面这两个词就如丈夫和妻子一样密不可分。⁴他们认为这次大会和1863年及1901年的全球总会大会一样，是最重要的大会。然而与其他两次以教会组织和改组为主的会议不同的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大会是以宣讲因信称义而得名的。

第二十七届全球总会大会于1888年10月17日至11月4日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召开，在雷克福斯角上新盖的本会教堂内举行。以现代的标准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大型的大会。当时全世界的教友人数只不过有两万七千人，而出席会议的代表也仅约有九十人。

许多议案都被提了出来，比如新宣教地的进展，工人的分配，城市布道，服务南海诸岛的船只，以及许多其他事项。这次大会讨论的所有日常事务到今天都已经被遗忘了，但至今仍使人记忆犹新的是“主本着祂的大怜悯，藉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祂的子民送来了一道极宝贵的信息……这个信息提出了藉着相信那位中保而称义。它邀请人们接受基督的义。这义表现在遵守上帝的全部诫命上。”⁵

然而不幸的是，这并不是关于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的全部记忆。怀爱伦也写道：“我蒙（上帝）指示，在明尼阿波利斯会议的可怕经历是相信现代真理之人历史上最悲伤的一章。”⁶

1888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上本是另一个伟大的机会，就像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老底嘉的呼吁一样，信徒们只接受上帝所赐的一部分而拒绝了另一部分。这位充满期待的父亲要再次忍耐等候祂犹豫不决的孩子们。然而，1888年的应许至今仍然为我们存留。

为这次大会作出最杰出贡献的两个人（刚刚提过的“艺术家”）是阿朗佐·琼

向普世宣告

斯（Alonzo T.Jones）和埃利特·瓦格纳（Ellet J.Waggoner）。琼斯长老 1850 年生于俄亥俄州。二十岁时，他应征入伍，服役三年，有一段时间曾在瓦拉瓦拉大学附近的军营中受训。他利用空闲时间学习历史，圣经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刊物。退伍后，万·霍恩（I.D.Van Horn）牧师为他施洗，后来与牧师妻子的妹妹结了婚，不久便蒙召与瓦格纳一同做《时兆》的编辑。1886 年，他和瓦格纳又合作编辑了《美国哨兵》杂志，就是《自由》杂志的前身。琼斯对教会与政府的关系以及预言的实现有着浓厚的兴趣。

瓦格纳长老生于 1855 年，在纽约贝尔维尤医学院获得了医学学位（与凯洛格医生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后来在战溪疗养院当过医生。几年后，他离开医学投身于福音事业，1884 年加入《时兆》杂志工作。

与此同时，1882 年的一个阴天，在加州希尔兹堡附近的一次帐篷大会上，瓦格纳长老得到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经验。他坐在会场最靠边的座位上。“突然，”他后来写道，“有一束光照在我周围，我感觉整个帐篷好像被正午的太阳照得光耀夺目。我看到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而钉。就在那一刻，我的确信如洪水一般向我袭来：上帝爱我，耶稣是为我而死。”⁷ 这个美妙的保证一定对他未来的事业有了决定性的影响。

瓦格纳与琼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琼斯又高又瘦，瓦格纳则小巧灵活。两个人都成为了出色的演说家，也成为了想法一致的密友。有一次，他们受邀在同一个教堂前后两周作安息日证道，后来他们很惊讶地发现他们讲的竟是一个主题。⁸

稍后我们将要看看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大会上所提出的信息，但首先让我们问一下当年的代表不能接受这个信息的原因。

首先，正如开始时我们已经指出的，这是对基督的一种重新的强调，或至少是一个更新的概念。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这个信息是否确实是关于耶稣的真理。瓦格纳的讲道（他是这一方面的主要演讲者）被视为对《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律法”的解释。他的目的是要显明人得救是因为基督的义，而不是靠遵守律法。对于这个基本概念大家都能接受。

但是为了延伸他的主题，瓦格纳将一些被许多复临信徒视为仪文律法的经文解释为了道德律法。比如，加 3：24，25 提到“训蒙的师傅”的律法把我们带到了基督面前，但因为信心来了，所以“我们就不在律法以下。”多少年来，安息日会的

布道家一直把这里的律法理解成仪文律法，但是如今瓦格纳却说它是道德律，也就是十条诫命。

或许可以理解听众中有些人起初并不知道他的想法，而以为他要贬低安息日，但这不能作为他们充满敌意的借口。怀爱伦后来写道：“很多人不再仰望耶稣，多少年来，教会只看人……而不仰望耶稣。”⁹然而，瓦格纳在谈到律法的时候，讲了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许多听众就觉得他讲耶稣讲得太多了。他们承认世人需要知道基督，但是现代真理是第四条诫命。我们若不强调这一点，人们就会认为他们不守安息日也能进天国了。

因此，瓦格纳所强调的耶稣（与律法的关系）是他们所不熟悉的，所以引起了他们的猜疑。然而，他所强调的其他耳熟能详的事，也引起了争论。这就是辩论的精神。在今天神学辩论已经很少见，但是在一个世纪前却很盛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布道家对于安息日和人死后的状态有完全与圣经一致的立场，辩论的时候几乎可以击败任何人。这些辩论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吸引了很多人来，并引领多人受洗。

但是他们也养成了一种好斗的本性。在1888年全球总会大会上有些代表没有安静地和瓦格纳讨论他的讲题，反而向他发起挑战，要和他辩论，但他和琼斯都拒绝了。他们说他们不是为了辩论而来，乃是要研究圣经，传讲耶稣。尽管如此，那些人还是派一位牧师召集了一次聚会，讲道驳斥他们的立场。

在随后的聚会中，瓦格纳和琼斯回答问题的态度给很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没有辩论。瓦格纳走上讲台，翻开圣经，读了一大段表明他所强调的关于耶稣的真理是正确的经文。弟兄们以为他读的只是证道前的主题经文，于是不耐烦地等他读完。但是当他读完之后，就坐下来了，没有加上一句自己的话。然后琼斯站起来，又读了另外一段圣经，之后坐下。两个人就这样轮流读经，直到读完了十六段。然后直接祷告散会，仅此而已。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了辩论的精神和新的强调之外，这次会议上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来自加州的这两个人与反对他们的战溪领袖之间的年龄差。当年的全球总会会长是五十四岁，乌利亚五十六岁，而琼斯只有三十八岁，瓦格纳是三十三岁。

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分强调这个代沟。怀师母坚定地站在瓦格纳和琼斯的立场上。她是大会中最年长的，时年六十岁！

但是另一个引起误解的原因是瓦格纳和琼斯自己的错误，这也是不容忽视的。

他们觉得他们对因信称义的理解简直太绝妙了，以至于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大会之前，就迫不及待地写了一本有关因信称义的书，并在《时兆》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他们明知他们的理解与全球总会会长以及编辑乌利亚有明显分歧，但是他们有真理，关于耶稣的真理，他们必须要传给大家，不管战溪的那些“老家伙”怎么想。

如果他们当时表现得再智慧一点，就可以为自己和教会省去不少麻烦。但结果却是他们使年长的教会领袖对他们甚为忧虑——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年长的人对1888年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会上所说美好的道理听不进去的原因。

当瓦格纳和琼斯将他们的新观点刊登出来时，怀师母正在欧洲。“我要毫不犹豫地指出你们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她写到，“你们在人们面前树立了一个不好的榜样，随意公开发表不同的观点和学说，因为你们就是这么做的。这将会产生你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后果。”她总结道：“我们必须在世人面前发表一致的立场。撒但看到安息日复临信徒中间有分歧会很高兴的。”¹⁰

但并不是参加明尼阿波利斯大会上的每个人都拒绝了这个信息。决不是！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段令人振奋的新经历的开始。例如，有一位代表回到他威斯康辛州的教会后，对因信称义的道理感到非常兴奋。会众中有一位农夫受他热情的影响，立刻卖掉农场，捐了一大笔钱给教会，并成为了一位传道人。一位去明尼阿波斯开会时曾“充满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的年轻牧师，听了这一系列美好的讲道时惊喜万分。他跑到教堂附近的森林里，用整个下午与上帝亲近，查经，然后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哈斯凯尔长老和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克里斯（J.O.Corriss）和其他几位也得到了极大的赐福。有一位牧师，或许还有别人，发现他们与耶稣的关系与原来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要求重新受洗。

此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在1888年大会时立场错误的代表们做出了诚恳的忏悔。乌利亚牧师就是其中一位。在1891年怀爱伦去澳洲之前不久，他不仅私下向她和其他人道歉，还站在帐篷大会的会众面前对他在明尼阿波利斯所犯的错误公开认罪。那实在是需要勇气的！

许多信徒对这新信息的反应如饥似渴。瓦格纳长老，琼斯长老与怀师母在1888年明尼阿波利斯大会后的一年中在许多地方教会，传道训练班和帐篷大会中举办了

奋兴会。在大会休会期间，怀师母经常同他们两人中的一位或者两位访问战溪（七次）、波特维尔、得梅因、南兰卡斯特、布鲁克林、华盛顿、威廉斯波特（两次）、纽约（两次）、芝加哥、渥太华、韦克斯福德、卡拉马祖、萨吉诺、科罗拉多州、希尔兹堡与奥克兰。这些并非是普通的探访，而是很消耗精力的艰难工作，讲道、呼召、劝告、勉励、祷告，直到敌意消除，流泪认罪，重新握手言和，脸上因重生而现出得胜的光彩。马萨诸塞州南兰卡斯特一个系列聚会最后一晚的（星期五晚上）见证聚会持续了几个小时。怀爱伦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彻底的奋兴会，而且也没有不必要的激动情绪。”她在 1889 年 7 月 11 日说：“在全球总会大会后的每次聚会，人们都热切地接受基督的义的宝贵信息。”几个月后：“他们（那些参加 1889 年全球总会大会的人）说过去的一年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年。”¹³

琼斯长老很快就被尊为本会的神学家。瓦格纳长老被派到英国做海外布道士，很受人尊敬。

的确，非常奇妙的是，教友人数以平均每年增加 10% 的速度激增，尽管教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但到 1901 年，其增长仍几乎是 1888 年总数的三倍。

很多人都期待着晚雨圣灵的沛降，期待着工作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事实上，怀爱伦写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乃是赐予圣灵的时期……这是晚雨的时候。”¹⁴

我们讲的背景太多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1888 年的信息本身。

正如我们曾说的，瓦格纳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讲道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怀爱伦热情而感动地将其概括为“基督无比的吸引力”。¹⁵

今天我们没有瓦格纳所讲的具体内容，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在大会前后出版的书，就可以大概得知他所讲的是什么内容。其中一本书是《基督与祂的义》。

整本书都在讲耶稣。就“救主”这个词最完整的意义来讲，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人无法靠除祂以外的名得救。耶稣充满了上帝的完全，祂也渴望用神圣的能力来充满我们（西 2：9；弗 3：19）。

这位奇妙的耶稣愿意白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并且给我们披上祂的义袍。祂要

向普世宣告

赐给我们的义并非人所想象的。上帝不会饶恕我们后还让我们依然故我。上帝“不是给罪披上外衣，而是把罪带走……罪的赦免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也不仅仅是涂抹天上册子上的记录……罪的赦免是事实，是很明确、对个人有重大影响的。当他被赦免时，罪人就变成了新造的人。”¹⁶

但是瓦格纳提出，也许你觉得自己不配，以至你不能相信上帝会接纳你做祂的儿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问道：“一个人会拿走他已经买下来的东西吗？”

如果一个人去店里买东西，问了价钱，付了款，他会不会突然改变主意，不拿东西就走了呢？瓦格纳问道。当然不会。他既然付了钱，就必会拿走所买的东西。他付的钱越多，就越肯定会拿走他所买的东西。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钱。祂付出了最高的价钱——“基督的宝血”（彼前 1: 19）。事实上，“祂为我们舍了自己”（多 2: 14）。因此，瓦格纳总结道：你可以放心，祂一定会接纳你！

但祂为什么要为一个如此不配的人付上重金呢？瓦格纳的回答是：正因为你不一文不值，祂才将你买下。这样在祂改变你之后，就能把毫无玷污的你呈现在宇宙面前，祂就可以因祂在你里面成就的奇妙改变而欢欣。¹⁷

因信称义不仅是赦免，也是胜过罪。耶稣在祂的人性中过着公义的一生。“只要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拥有祂所有的能力，”瓦格纳接着说，“对于基督徒来说，这种可能性是多么美好啊！……无论撒但怎样袭击祂，在祂肉体最软弱的时候攻击祂，祂都可以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被上帝的大能所充满。”远比撒但强大的基督必一直住在基督徒的心里。“因此，尽管当他看到撒但的攻击就像坚固堡垒一样，他（基督徒）也可以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¹⁸

奇怪的是，很多基督徒发现，有时候祷告求主帮助胜过他们的罪，甚至比不祷告时更容易犯罪。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做错了什么？

瓦格纳解释说，他们错在将他们的困难告诉上帝之前，并没有先想起祂的应许。为我们的困难祷告只能叫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软弱上，使我们变得更软弱。要得到真正的帮助，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上帝的大能和应许上。瓦格纳说，一个受试探的基督徒至少可以记住这个应许：“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提前 1: 15）。因此，他可以在祷告一开始就引用这个应许，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应许上。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充足的信心。

瓦格纳接着说：“我们要记得，如果上帝应许了什么，那就等于已经实现了。所以……我们已经将这胜利看为属于我们了，并且要开始为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而感谢上帝。当我们的信心紧紧握住这些应许并使他们成真时，我们就不得不赞美上帝奇妙的爱。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完全脱离行恶，胜利就属于我们了。”¹⁹

关于瓦格纳所讲的内容，我们先告一段落。在 1888 年明尼阿波利斯的大会上，怀爱伦也经常讲道。她在 10 月 13 日安息日下午的讲道特别有助益。²⁰ 她引用的经文是“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她的信息是我们应该行公义，应该训练我们的思想意念，去看，去思考上帝对我们的慈爱。这正和瓦格纳所讲的不谋而合——思想上帝的应许，而非我们自己的问题。

她问，莲花是如何出淤泥而不染的？因为它只从环境中选择能使自己成为洁白莲花的东西。同样，她劝告与会代表们：“不要谈论这世上的罪孽和邪恶，而要提升你们的思想，谈论你们的救主……谈论那些能给心灵留下良善印象的事情。”

她说，如果你正处于灰心的地下室中，不要抱怨黑暗。抱怨不能使灯亮起来。要从地下室走上去！“出来吧，从黑暗中出来，进入上面光明的大厅，那里有上帝容颜的明光照耀。”

也不要抱怨生命中的荆棘和蒺藜，只需要采撷花朵。“我们要思考令人鼓舞的事。”

“要让人听见耶稣为我们做了何等的大事。”

瓦格纳长老指出：当基督徒接受上帝的应许时，他们就因信称义了。怀爱伦也说过类似的话：“我希望你抓住上帝丰富的应许，将这些应许挂在你记忆的厅堂里……我真希望上帝的这些应许在记忆的墙面上成为活生生的画面，这样你们就可以观看了。你们的心就会被祂的恩典所充满，你们就会高举耶稣。”

当怀爱伦以下面这段话结束讲道时，所有的会众都沉浸在了安静的喜悦中：“哦，我爱祂。我爱祂，因为我的爱在于祂。我在祂里面看到无以伦比的吸引力。我渴想将来能通过城门进入城内……但愿你们训练口舌与心赞美祂，谈论祂的能力与荣

耀……愿上帝帮助我们更多地赞美祂，使我们无暇无疵。”

在另一次主要的讲道中，²¹ 怀爱伦谈到基督正在天上圣所中工作，为我们赎罪。她说，我们应该藉着与祂一同进入天上圣所来洁净我们自己“心灵的圣所”，承认我们的罪，凭信紧握祂的臂膀。

与耶稣保持这样的关系，不仅能得到宽恕，还能得到战胜罪的力量。“我们听到很多借口，”她在这次讲道中说。有人说“我们无法做到这个或那个，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她问。“你的意思是在髑髅地上为我们罪人献上的祭物不够完全？还是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不够多，不能使我们脱离自己天生的缺陷和罪性呢？”

（这是很多安息日会信徒难以相信的美妙应许。十六年之后，1904年，怀爱伦哀叹地说：“很多名字记在教会名册上的人还没有真正的改变……他们声称接受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但他们不相信上帝会赐给他们力量去战胜他们的罪。”²²）

1888年之后不久，怀爱伦出版了《喜乐的泉源》。在这本书中，她继续解释了因信称义及其原理。

比如，当讲到上帝赦免罪的完全与美好时，她说：“如果你献身给祂，接受祂为你的救主，你以往不管有多大的罪孽，上帝必因基督的缘故称你为义。基督的品格代替了你的品格。你被接纳到上帝面前，就像没有犯罪一样。”²³

这是不可思议的，但还不止于此。我们可以天天数算上帝的爱，不用为我们的救恩担心（得救的路就是因信称义，而非因忧虑称义！）她写道：“我们不要以自己为中心，忧虑担心自己是否得救的问题。”²⁴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不，有件事我们必须做。这也是瓦格纳长老和怀爱伦在1888年所强调的。我们必须选择去思想和谈论祂的应许。“要把你的心交给上帝保守，信靠祂。要谈论耶稣，默想耶稣……要抛开一切疑惑，驱除你的恐惧……要安息在上帝里面……如果你将自己交给祂手中，祂就会藉着爱你的救主，使你得胜有余。”²⁵

圣经不是说基督徒应该警醒，努力和祈祷吗？不错，正如太 26：41 和路 13：24 所说。但是在1892年，怀爱伦告诉复临信徒不是要过多地去反抗罪，而是要努力思想耶稣。“我们需要警醒，努力，祈祷，不要让任何事物引诱我们去侍奉别的主。

因为我们随时都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要注视基督，祂就会保守我们。仰望耶稣，我们就得平安……只要我们时常仰望祂，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林后 2：18）。”²⁶

强调基督无与伦比的吸引力，犹如吹进教会的一阵清风。

第三十章

十六年的危机

“我以我的名誉向你们保证，”丹尼尔斯长老（Elder A.G.Daniells）对水管工，水泥匠和木材商重复道，“等到五月，我们美国全球总会的汇票到了之后，我会马上付清欠款。”

丹尼尔斯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因为这句话让他经历了试炼与胜利。¹

那是 1899 年的春天，五年前一连串明显的神迹鼓励澳大利亚的信徒建立了一所大学，使之将来在适当的时候会像美国的大学那样向外国派遣布道士。1894 年 1 月，在墨尔本附近举行的帐篷大会上，怀师母急切地提出这个想法时，在他们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行，甚至是愚蠢的。当时不超过一千人的教会怎能建立并经营一所大学呢？再说，当时的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样，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萧条。

怀爱伦继续向前推进，而弟兄们勉强跟在后面。

很快，他们就选中了一块一千四百五十亩的土地，价钱也便宜得让人难以置信，每亩只有三美元。但即使是这样，总数是四千五百美元也似乎很难筹集。另外，一位政府的专家说，这里的土壤是酸性、潮湿的，还是沙地，相当贫瘠。“就算是袋鼠想要通过这片地，都需要自带口粮才能过去。”

但是在怀爱伦的异象中，她蒙指示，上帝会使这块地变得硕果累累。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1894 年 5 月 24 日，教会的领袖们去那里察看。他们发现了大量可以用于盖房子的桉树。第二天早上，当他们恳切寻求上帝带领的时候，患有肺结核的司提反·麦卡拉长老（Elder Stephen McCullagh）感到一阵电击穿过他的身体，他便痊愈了。这件事对这个团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怀疑依然存在；怀爱伦依然继续恳求弟兄们信靠上帝，买下那块地。他们不知用什么方法付了几笔钱。后来在 1895 年 1 月，教友中有一位因钻石发家的维塞尔家族成员（我们在第二十三章见过）从非洲来，受感捐出了五万美元。3 月

6日，一间类似大学的初级学院开学了，只有几个学生。七月，怀师母为了证明自己对这个事业的信心，买下了这块地中的六十六亩，开始建造“森尼赛德”，她自己和助手们的家。

但当十月或是十一月澳大利亚春季学期结束的时候，整个计划几乎搁置下来。更糟的是，他们的律师输掉了一场不必要的官司，要赔付高额的诉讼费两千美元。

1897年7月，怀爱伦在异梦中得到了新的启示。她说服弟兄们重新开工。青年和老年信徒们动手伐木，锯成木板，排干湿地的水，种植果树。他们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有些人则负责拿着蜡烛，为了方便钉钉子的人能在黑夜里看见。

1897年初，当女生宿舍竣工，食堂开始建造不久之时，所有的钱都用完了。怀爱伦便号召志愿者无偿工作，有三十个人加入了。1897年4月，埃文代尔基督徒工人培训学校如期开学。有四名教师和十名学生。不久学生人数迅速攀升，需要一间可以在安息日聚会的教堂。于是有一位非安息日会的商人捐出了材料，工人奉献了时间，很快这座建筑就建成了。

到1899年，学生增加到了上百人，需要建更多的房子来完成整个校舍，然而经费再次耗尽。

澳大利亚区会会长丹尼尔斯负责筹集资金。在怀爱伦的鼓励下，他向战溪的全球总会寻求帮助，以澳洲捐一澳元美国就捐一美元的比例来捐款。美国的教会领袖同意了。澳大利亚的安息日会信徒们得到保证后，几乎献上了自己最后一分钱，之后还保证要捐更多。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们的孩子们接受基督化的教育。

当教友们已经捐到他们的极限时，丹尼尔斯长老只好请求水管工，水泥匠和木材商先提供物品和工人，并承诺一旦总会在五月寄来汇票后，就会马上还清欠款。

1899年5月2日，周二，一封信寄来了，上面写着密歇根州战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全球总会的地址。信被急切地拆开了！

让人惊恐万分的是，里面竟然没有钱！

丹尼尔斯惊呆了。信里说在美国持续萧条的时期，美国的教友们面临诸多的需要，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相信澳大利亚信徒会理解的。得知澳大利亚正在遭受一

向普世宣告

场严重的干旱，他们建议暂时停建，等情况好转再继续。

随着消息的迅速传播，有些人想起了一些已经被愉快地原谅和遗忘的事情。也就是说，这已经不是美国领袖们第一次让他们失望了。回到 1894 年，当他们急需款项来购买一千四百五十亩土地的时候，怀爱伦奉主的名要求哈斯凯尔牧师在加州寻找捐赠者。作为回应，他请人捐了一万美元。那时，当第一笔（只有）一千美元转进来的时候，一位美国西海岸的管理人员，尽管没有恶意，但是也完全没有想到澳洲，而是把这笔钱用在了加州区会的急需上。²

怀爱伦立刻写了一封非常严肃的信，而那位管理人员也尽力纠正了错误。

然而，如果没有美国领袖忽略了远方布道地区的需要，使澳大利亚失望的话，那么也似乎没有空间显出上帝的大能。1895 年，祂感动维塞尔家族帮助。1899 年，祂用一连串的神迹帮助了丹尼尔斯长老。

没有收到美国的钱，丹尼尔斯整夜都在一棵桉树下祷告。他一直祷告到天亮，并得到保证，就像埃德森清晨得到保证一样，说他的祈祷已蒙垂听，上帝必会解决他们的问题。

早上八点钟，丹尼尔斯信心十足地踏上了去悉尼，墨尔本和阿德莱德的路，去寻找上帝已经为他预备好的那笔钱。

他刚离开不久就收到一封从新西兰来的电报，询问学校是否需要两千五百美元！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丹尼尔斯的祷告不断得到了回应。例如，在周四早晨，他的心被但 6: 16 中“祂必救你”那句话深深打动了。他在旁边空白处标注：“1899 年 5 月 4 日，早晨七点半”。那天下午四点，他和一个朋友经过一家银行，那时银行应该已经关门整整一个小时了。他们发现银行的门是半开着的，便走了进去，惊讶地发现银行老板和他的职员们周围有成堆的现金，证券和支票。保险柜大开着，没有人守卫。

银行经理抬起头来，脸色都变白了。“你们是怎么进来的？”他惊恐地问。

“门开着。”

“这不可能！是我亲自锁上的门，并亲手挂上的铁链。”于是，银行经理察觉到这两个人一定得到了特别关系的帮助，便谦恭地问：“有什么我能帮你们的吗？”

他们的确需要帮助。一小时后，银行经理微笑着递给他们三百澳元。这些闪闪发光的金币，只需要他们口头承诺，而不需要任何其他担保。

那天晚上，丹尼尔斯长老在但 6：16 旁边又标注了一行：“应验了，1899 年 5 月 4 日下午五点。”

又有更多的钱在出人意料的情况下进来，两周内每一笔欠款都还清了。埃文代尔继续运营，成就了上帝所说的一切：一所美丽的大学，一个成百上千名传教士的培训基地，一个成功的农场，以至于附近的专家们都来学习其成功的秘诀。

但是美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为什么那里的领袖一连两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辜负了一个前途光明的新宣教地的期待呢？

也许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这一章的标题是“十六年的危机”（1888-1904）表示了这个问题的广度。“危机”可以定义为制定影响所有未来事件之基本决策的时期，也可以定义为敌对因素针锋相对的情形。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可以说是作出决定的时期，也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悲壮与辉煌的对峙时期。

首先是荣耀的。1888 年的明尼阿波里斯大会引入了耶稣和因信称义的道理，教会历史上空前美妙的道理。1888 年铺平了道路，在 1893 年，1895 年和 1897 年的全球总会大会，还有不少次的帐篷大会，传道训练班和地方奋兴会上，都特别强调了福音的核心。在此有一个信息要传给世人。当海外布道站的人读到《评阅宣报》和《全球总会每日公报》时，千里之外的心被温暖起来，又重燃了与上帝立约的热情。

在此期间，有好几本怀爱伦的杰作相继出版了。《历代愿望》，《喜乐的泉源》，《福山宝训》，以及《基督比喻实训》，对当前这种现象不无影响。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教育在这一时期有了显著的发展。1891 年，全国第一个以基督化教育为重点的教师协会成立了。不久，大学教育进入乡村。1897 年，数百所教会学校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福音进入新的地区，以及为非基督徒地区建立的首个布道站也成为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标志。教友人数的年增长率为 9.8%，为历史第二高。此外，还实施了一些重要的教会行政改革。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说明。

那有什么非常糟糕的事呢？从某些角度来看，真的没有什么！在这段时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事件，如安息日会信徒在信箱里面放置炸弹，用枪指着警察，或者绑架财主的继承人。除了可能在几个地方有那么几位在周日工作触犯了蓝色法规（译者注：美国法规，禁止星期天从事商业和体育运动等活动）以外，无可否认他们都是好公民。尽管如此，藉着文章和信件，以及在后来《给传道人的证言》中，怀先知还是指出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怀爱伦在这些交流中反复地阐明了耶稣基督的崇高美德，然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领袖，平信徒，机构，区会，布道区和整个教会都迫切地需要改革。她一再强调：“不是少数人，而是很多人”已经失去了他们属灵的热忱，远离了真光。在上帝的子民中出现了“惊人的倒退”。教会是冷淡的，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战溪的领袖们背离了他们的主，很多信徒拒绝称祂为主，转而信奉了巴力。区会会长的行为就像中世纪的主教，整个区会和每个机构都同样堕落了。有些领袖甚至自诩说他们不要听从证言。全球总会会长盲目地和真光背道而驰。战溪出版社情况更加恶劣，可令诸天愤怒。耶和華“与祂的子民有斗争”，“即将在祂名下的机构中进行颠覆”。³

这是一系列严重的谴责。但他们具体做错了什么？在《给传道人的证言》第441页有这样的答案：“你若怀存骄傲，自尊、喜爱高位、虚荣、不圣洁的野心、怨天尤人、不满、苦毒、邪言恶语、说谎、欺诈、谤渎，就没有基督住在心里，并表明你的心志和品格是撒但的……你可能有善良的意图，善良的愿望，能有见识地讲说真理，但你并不适合进入天国。”

说闲话，抱怨，怀疑上帝，争夺高位。就是这些罪。他们本应与基督合作，除尽罪恶，向世人彰显耶稣的荣美，在安息日的神圣中返照上帝品格的荣耀，预备自己，藉着祂的恩典成为洁净的瓦器，领受晚雨圣灵的沛降，然而他们行事却像普通信徒一样。

他们曾得到过大光——在1888年，并且事实上是自从米勒耳时起。在见证会上，他们曾以喜乐的泪水彼此提醒他们爱这个亮光，但其中有太多人并没有实践那亮光。怀爱伦警告说：“要让我们的传道人 and 工人认识到，他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亮光，而是要实践自己已经拥有的亮光。”⁴亨利师母在1899年的全球总会上用另一种方式分析了当时的情形：“就像最甜的甜品变酸以后成了令人作呕的东西一样，反对最伟大的亮光和真理，就像落入最大的黑暗和邪恶之中。这百姓曾拥有美好的亮光。”⁵

有人说过，魔鬼既然无法用邪恶试探圣徒，就用他们的美德来得到他们。

圣经中让我们与世界分别（林前 6：）的呼召，被仇敌曲解为复临信徒应该过与世隔绝的群居生活，特别是在战溪。早在 1879 年，当战溪只有七八百名信徒时，教会领袖就已在《评阅宣报》上发表呼吁，要求所有人在没有事先征得同意前不要搬到战溪居住。⁶但这个呼吁徒劳无功，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止，信徒人数已经增至两千。

他们聚在一起，忽略了将这信息广传天下，而是通过彼此批评来表示自己对圣工成功的关心。在 1900 年前后，有句谚语在圣徒中流传：“即使天使加百列今日造访战溪，也逃不掉他们刻薄的舌头。”

当时有一种很积极的愿望就是藉着做一些“有特色的工作”引领人对安息日会的信息产生好印象。因此他们扩建，添置现代化设备。然而他们只注重规模，却忽略了工作与工人的品质。《评阅宣报》当时已拥有活版，电镀，装订部门，并且有五十台蒸汽印刷机，是当时密歇根州最大的印刷厂。但是没有人考虑是否真地需要这么大，为了维护这些昂贵设备的正常运作，以及维持众多工人的工资，印刷厂几乎什么都印。小说，酒类的广告，甚至连招魂术的内容也不拒绝。⁷怀爱伦说上帝想让凯洛格医生领他的病人归主，接受末世真理，但是疗养院一层层的病房，越建越多的建筑，却占用了医生太多的时间。

扩充规模过于庞大，必然也伴随着世俗的规章，使命感也逐渐降低了。1897 年后，凯洛格医生认定他的疗养院是“无宗教歧视的”。《评阅宣报》的经理们，特别是格雷蒙特·埃尔德里奇（Clement Eldridge）和后来的阿奇博尔德·亨利（Archibald R. Henry）将自己的薪水提得很高，而员工的工资则仍旧很低。早期那种单纯和共同牺牲奉献的精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平等滋生了不满、抱怨和怀疑。1897 年，亨利被解雇时，他转而控告出版社，要求赔偿五万美元。⁸这与当时在罗切斯特及建造埃文代尔大学时大家所展现的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事实上，这十六年危机的问题之一就是信徒之间的彼此控告。在极度的痛苦中，怀爱伦提及了早期的那种献身精神，并引用保罗的话：“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林前 6：7）。作为上帝的信使，她也警告他们这是在羞辱耶和華，或许最好“停止向上帝祷告，因为祂必不听他们的祷告。”在提到当时一件控告的案子时，怀爱伦知道原告果然是受屈的一方，但却认为不公正不应该成为上法庭的理由。上帝会为你伸冤的，她提

醒到。“要信靠上帝，因为祂已经应许，祂必垂听出于信心的祷告。”⁹

宏观地说，基督呼召我们要合一（约 17：）的话被仇敌曲解为了集权，在今天被称为“王权”，其特殊形式来自当时教会的基本框架。

你记得，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投票通过的第一个正式的组织是一间出版社。两年以后才成立了全球总会，组织最简单化，并合法地独立于出版社。1866 年，西部健康改革院成立时，是以协会的方式组成的，也和全球总会没有隶属关系，这是教友们想要的方式。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印刷厂已经扩展得很庞大，仍旧和总会分开。健康改革院已经发展成拥有二十七所疗养院的连锁机构，由国际医药布道慈善协会管理，仍然独立于全球总会。

起源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国际文字布道协会和国际安息日学协会，以及 1889 年设立的国际宗教自由协会，都与教会的管理分开，并且有各自的总部。

简言之，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组织既太小又太多。有太多太小的独立协会与组织各自为政，有时实际上甚至彼此竞争。太多，是因为所有重大决定和多数次要决定都是由战溪作出的，由全球总会的领袖，或是住在那里的“协会”或“社团”领袖制定。地方区会，协会，社团或布道区的权利只是有限的。

当时的趋势是进一步的中央集权。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开始将《评阅宣报》和太平洋出版社合并。怀爱伦坚决反对这种机构合并的方式，从而挽回了局面。她说主所要的是更多的决策人物而不是更少。她列出了三个原因：1）避免因为一个人的弱点而削弱整个工作；2）将责任分配多人，可以培养更多领袖；3）使大家更依靠上帝，而不是彼此依赖。¹⁰

1896 年，怀爱伦从澳大利亚的库兰邦写信说：“所有的金钱都经巴特尔克里克（即战溪）安排，并受巴特尔克里克少数人的控制，这种管理方式是错误的…他们如何了解国外工作的需要呢？”在同一份文件中，她建议全球总会要在每一个国家中指派一位代表，为当地工作做决策。她补充说，这位代表可以是平信徒，并且应该有顾问小组来协助他。¹¹

这种事无巨细都由战溪来做决定的传统尤其有害。因为相对而言，作决定的委员会太小了。举例来说，1863 年，总会的执行委员三人已足够，因为当时的教友只

不过三千五百人。到 1897 年，委员虽已增加到十三人，但是教会已经发展到全世界，教友人数已经超过了七万人。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发生 1899 年 5 月 2 日澳洲收到那封没有钱的信的事。虽然中央领导层对远方布道区不够慷慨，但当时本地的经济状况也很不好。到 1901 年，全球总会甚至需要借钱来支持其国外布道士。战溪疗养院曾欠下通货膨涨前的二十万巨款。大学和各级学校的欠债高达三十三万元。在欧洲，挪威的奥斯陆印刷厂破产了，而且像切霍夫斯基的印刷厂一样，面临即将落入债权人手中的危险。

为了应付紧急需要，怀爱伦恳求教会的孩子们放弃他们的圣诞礼物，并请父母以成等额的钱来捐给教会。¹²1901 年 4 月，怀爱伦看着来参加全球总会大会的教会领袖们一张张面带愁容的脸，含泪说：“哦，为这一切我费劲了心思……全球总会的领袖们本应站在神圣的地方，作上帝的代言人，正如我们过去一度相信的那样，但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我们现在所要的是重组。我们应该从基础开始，在不同的原则上建造。”¹³

第三十一章

爱的环绕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领袖们并不总能作出最明智的判断，但是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积极性很高的人，献身于他们视为己任的工作。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健康，试图建造委派他们去建的机构建筑。¹

没有将那一千美元寄给澳洲的那位西海岸行政人员，并没有把钱据为己有！他也从未这样想过。但他也没有考虑到一个宣教地的需求，尽管这些需求已经多次引起他的注意。

在需要广阔的计划 and 伟大信心的时候，教会领袖的表现却很令人失望。不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好，而是因为他们本可以做得更好。²那么谁是可以扔第一块石头的义人呢？

为了让今天的我们能作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们有必要再来看看十六年危机时期的快速发展——教友人数、机构和福音进入国家的增加，很多讲道和印刷品都以基督为中心。怀爱伦当然没有绝望！她比任何人都清楚教会领袖的优缺点。她认识到一些担任重要职位的人都是“稳重而正直的人”。³无论人们怎样以教会的缺点作为自己任性的借口，她都坚决地捍卫整个教会。她在澳大利亚写到：“基督的教会”——指有耶稣的真道并遵守上帝诫命的教会——“即便有软弱和缺点，也是祂在地上最关怀的唯一对象。”⁴

她言出必行。当 1891 年全球总会请她去澳大利亚时，她其实并不想去。因为她已经六十三岁，寡居，工作过度。但最终她还是去了。

她一到澳洲就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异常痛苦。像许多新传教士一样，她希望回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背井离乡地来到这个地方。有好几个晚上，当她无法入睡的时候，真想大哭一场。但是她抑制住了这种冲动，对自己说：“怀爱伦，你是什么意思？你来到澳大利亚岂不是因为你感到有义务到总会认定最需要你去的的地方吗？你岂不是一直这样做的吗？”

她对每个问题都做了肯定的回答，然后继续问：“那么你为什么感到几乎被抛弃并灰心了？这难道不是仇敌的工作吗？”

“我相信是这样。”

她擦了擦眼睛，总结道：“够了，我不要再看黑暗面了。无论生死，我把保守自己灵魂的事情交托给祂，祂为我舍命。”⁵

她在同一年（1892年）写道：“我听从了总会的意见，就像我有时在自己没有清楚的亮光时总是努力去做的……我在澳大利亚，我相信自己就在上帝希望我在的地方。”⁶

她做得恰如其分。她远离了主要工作的中心，也离开了懒于改善的领袖们。她在贫瘠与桉树林里建立起了一所大学。这所大学要成为未来所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育的革命性典范。

当人们来参观埃文代尔，看到学校的发展时，怀师母总是用振奋人心的言辞赞美美国和非洲教友不时赠送的礼物，使来访者深受感动。她也从这些奉献中看到了教训：“在澳洲，我们有非常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将自己献上为主工作，并教导青年男女，将他们预备好，在本国或外国为主服务。”⁷

在公众面前，她绝口不提任何领袖们没有兑现的应许或是他们的缺点。

即使对内部人士，她在那些年里，也只讲鼓励的话，以非凡的信念对未来充满信心。她以先知的洞察力宣称：“无须疑虑恐惧祂的工作不会成功。上帝正在领导着这工作，祂必为一切事项作完善的安排。若在工作的领导方面有应改善之处，上帝必亲自妥善处理，纠正一切错误。但愿我们坚信上帝必导引，载运祂子民的高贵的船只，平安地驶入港口。”⁸

与往常一样，事实往往证明她是对的。一些措施被采取，而另一些措施在进行，都是为了解决过度的中央集权和君主政权的问题；这些措施今天仍然对教会有益。

1889年，北美的会议被分成六个“区”，各自由一位代表全球总会的“主管”分管。

向普世宣告

1891年，*罗宾逊（A.T.Robinson）被派往南非去组织一个布道区会。人们认为他会创建传统的社团和协会。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呢？他的人力不足以组建那么多的委员会。他决心将这些协会都集中在区会的组织内，成为一个人的部门。他向战溪寻求许可，但是邮寄信就用了一个月时间。领袖们虽然强烈反对他的计划，但由于他们像以往一样在工作上拖拖拉拉，罗宾逊就把他们的拖延当成默许，继续前行了。当他最终收到战溪拒绝的回信时，新的组织系统已经运作得很好了，所以他没有任何改变。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被指定为“第七区”。1894年时重组为澳大利亚联合会，也是第一个联合会。负责人被提名的行政人员所取代，并且有一个代表地方区会的委员会。

1897年，罗宾逊蒙召离开南非，任中澳区会会长。到那里以后，他发现当地还有一大堆社团和协会等着他。他把它们分成区会的若干部门。丹尼尔斯和怀特·威廉都被吓坏了，直到他们发现他的“维多利亚计划”是多么有效。于是他们说服了其他区会和新的澳大利亚联合会，也重组为各个部门。在有限的地方级别上所有关于各部门和联合会的经验，给予了1901年全球总会大会很有价值的证据，证明这是可行的好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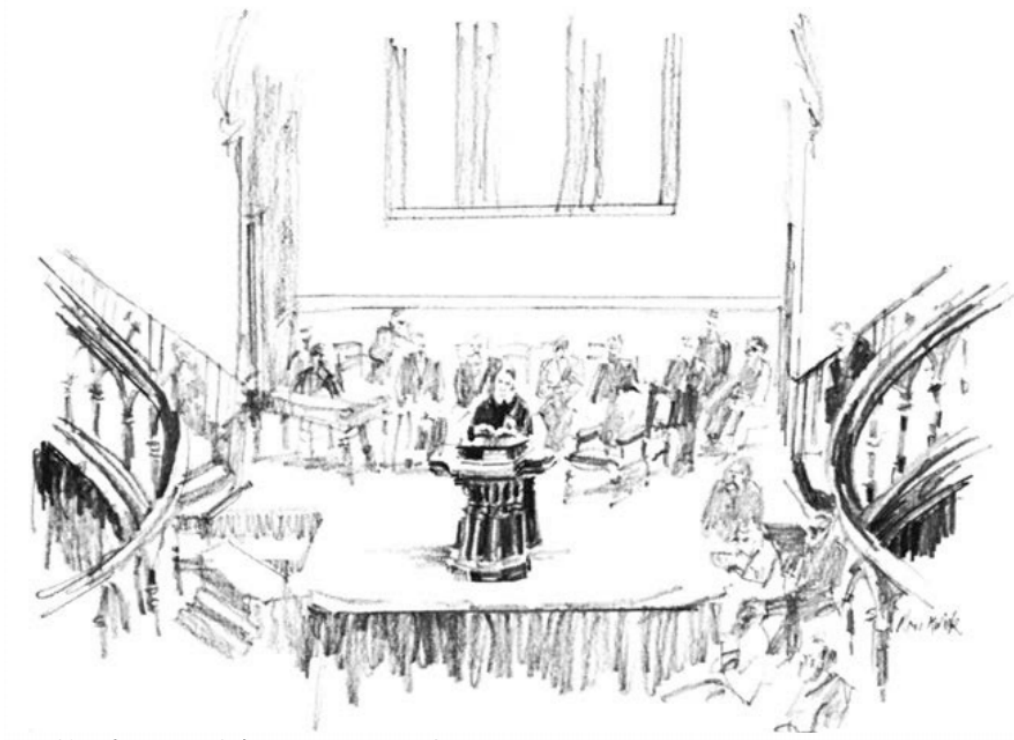
1897年，在联合大学召开的全球总会大会中，执行委员会扩大到了十三人（1883年从三人增至五人，1886年从五人增至七人）。这次大会对一些委员会进行了修改，将会长的责任分散在几个人的身上，并给欧洲和澳洲地区更多的自主权。虽然这些改变听起来很令人兴奋，但是主要需要改进的部分却没有改变。

1899年的全球总会大会是例行公事。

1901年的全球总会大会却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没有人想到会有这样的改变。怀爱伦自己后来说：“我不想来战溪，我担心我负担的担子会把我压垮。”当领袖们邀请她去的时候，她说她不能去。但是当上帝在异象中要她去的时候，她还是服从了。⁹

* 全球总会大会从1889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从1905年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大约从1970年开始，改为每四年举行一次，而现在为每五年一次。



“你若不按上帝的命令管理，你就无权管理！”怀爱伦对全球总会说。“上帝并未在我们的队伍中设立任何王权。”“这些人应当站在神圣的地位上，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对百姓说话……这是在过去！”

4月1日，正式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刚从澳洲回到美国的怀师母在大学图书馆会见了教会的领袖。她已经在异象中看到了许多人的内心世界，并且还给他们写过证言，她比他们自己更了解他们。对这些上帝工作的负责人，她像以色列之母一样爱他们每一位。

她郑重地将她以后几周内所要讲的信息摘要告诉大家，以便让他们都知道接下来几天她要说什么。代表们安静地散去后思想着她的重担。第二天早晨，他们又在教堂里聚集。

宏伟的钟楼，红色的坐垫，美丽的吊灯，还有著名的“十美分教堂”^{*}。这是战溪最大的建筑，也是安息日会最大的教堂，可以容纳两千五百多人轻松地坐在里面。

^{*}“十美分教堂”这个名字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全美国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被要求在一年的时间里每周捐出十美分。两万六千美元的总费用中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筹集的。详细描述请参阅亚瑟·斯伯尔丁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起源和历史》，第二卷，第112页。另一个“十美分”项目用来购买了皮特凯恩布道船。

向普世宣告

这次聚会据说有四千人参加，教堂被挤得水泄不通。那张有名的怀师母讲道的图片就是来自这次大会。在图片上可以看到从讲台到楼上的座位和楼梯上都坐满了代表。图片中有一架钢琴，不是管风琴。教友们希望能有一架管风琴，但是当时在澳洲的怀师母鼓励他们把钱省下来用于国外布道。¹⁰

会长埃尔文的开幕词非常得体，然后怀师母走向前，这是十年来她第一次参加全球总会大会。

她向代表们发出了坦率的证言：¹¹“你若不按上帝的命令管理，你就无权管理！”

“上帝并未在我们的队伍中设立任何王权。”

“这些人应当站在神圣的地位上，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对百姓说话……这是在过去！”

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现在所要的是重组……在不同的原则上建造。”

这个新原则就是“爱”。哪一种爱呢？她解释说，就是耶稣爱我们的爱。在家庭中表现出来的爱，在工作时不说闲话和抱怨的爱，担负起履行耶稣所吩咐的“到普天下去”之命令的爱。

她敦促大家：“时候已经到了，上帝的子民必须重生。”然后她恳切地注视着面前坐在主楼，阳台和楼梯上人海中的每张面孔，说：“我希望有一个家与蒙福的人在一起，我希望你们也在那里有一个家。我希望与你们和谐同工。”“愿你们每个人回到家里（你的家或者暂住的公寓）时，不是去聊天，而是去祈祷。”

当她坐下来时，全场鸦雀无声。广大的会众都沉浸在对过去的悔恨，对未来的期盼和现在的决志之中。

沉默片刻之后，丹尼尔斯长老站了起来。他在澳大利亚同怀爱伦共事多年，经过多次经验，已经学会信赖她的指引。他提出建议，将常规的议案和预先指定的计划放在一边，先选出一个大型委员会来负责重组。按照大会的规则运作，组成全体委员会，尽量简化程序。他的意思是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讨论，以使圣灵有足够的发挥空间。

这个大委员会每天都提出报告供全体代表讨论，并有其他的讲道，进一步增加大会的使命感。

凯洛格医生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强调了医药布道在救灵方面的作用。

4月3日上午十一点半，丹尼尔斯提醒代表们美国当时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在美国之外还有二十分之十九的人！”“然而，在七万五千相信三天使信息的人中，有六万人住在美国！”他用手指了指他身后墙上的世界地图。“当今世界上生活着十四亿人，其中有十亿人是异教徒，至少占了三分之二。”¹²

怀爱伦屡次站起来，为这样感人的鼓励加上她的证言。“田地就是世界。”她喊道。但是全球总会意识到这点了吗？她问道。她公开回顾了自己的经历：“我告诉过上帝，当我这次来到巴特尔克里克时，我会问你们为什么撤回澳大利亚工作的资金……因为我们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圣工将得到确立，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两三个从来没有见过贫瘠的土地……的人，不应该控制局面。”¹³

她也多次呼吁医生和牧师不要彼此分离，不要因嫉妒，误解和争吵而分裂。她提醒道：“我要告诉你们，不久以后，除了医疗布道之外，没有别的传道工作可做了。”¹⁴

代表们听了这些劝勉都满心快乐。巨大的改变发生了，并且在结束时，许多人都因聚会期间上帝在他们心中所做成的奇妙之工而真诚地感谢赞美上帝。后来又增加了两次长时间的见证会。

这种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北美的“区”（南方区领先）开始按照澳大利亚的模式组织联合会。其结果是那些区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决策权，这是前所未有的。以后这个原则也被推广到了全世界，证明这计划是令人振奋和满意的。距离总会较远的地区有自由做决定的权利，而不必像以前那样要请示战溪。这样，全球总会也有时间制定基本政策和宏观的监督。

接下来，全球总会执行委员会扩大了（那时增至二十五人），这样再也不会出现“两三个人”为整个教会做决定的事了。这个新数字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联合会的会长是当然委员，这意味着居住在全球各地并在当地选举产生的人将成为全球总会的执行委员，与居住在美国的行政人员一样。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全球总会的执行委员已超过二百七十人！主要的决策再也不只由住在北美的人来制定了。

1901年还出台了一些政策，以保证现金从较为繁华的地区流向教会较为贫困的地区。他们还开始将不同的社团和协会等等（安息日学，文字布道等）组织成各自地方区会、联合会和总会的不同部门。

在所有这些变化中，对世界园地的意识是显而易见的。最初是在国外布道区组织了区会和联合会。整个重组旨在利于对金钱，人员和权力的管理，以使“福音传遍天下”。

不幸的是，当要将协会组成部门时，医药布道慈善协会总是迟疑不决。虽然医生和牧师的关系在这次大会中改善了不少，但依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在决定全球总会的执行委员要有六位从医药布道协会中选举产生时，才达成了暂时的协议。

下一届的全球总会大会于1903年在加州的奥克兰（太平洋出版社在搬到山景城之前的所在地）举行。组建联合会和各部门的基本过程均已完成，便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了医疗工作上。不幸的是，凯洛格医生对传道人的不信任在两年中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深了。一项动议提出，将本会所有的医疗机构所有权划归区会，联合会或全球总会，而不再属于其各自半独立的协会。凯洛格和他的几位密友拒绝接受这项建议，但是80%的代表投了赞成票。此后，只有战溪疗养院和墨西哥的一所疗养院没有加入教会组织。

与此同时（1902年2月），战溪疗养院的主要建筑因大火被夷为平地。凯洛格重建疗养院的时候，《评阅宣报》出版协会的主楼也被烧毁（12月30日）。当时怀爱伦所讲要搬离战溪的信息突然得到重视。1903年全球总会上决议将总会和《评阅宣报》办公室搬离战溪。

中期修正完成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斩断了与密歇根战溪和美国相连的不符合圣经的绳索。当它迁至国家首都时，也将眼光扩展到了全世界。这要归功于改进了的组织结构——既为制定决策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又能达到最佳合作的效果。这让人感恩不已。

还应该提到几年后的另外两项重大的重组发展。在欧洲工人的推动下，1913年全球总会大会决定设立了一个新的行政单位，“分会”，目前已经有十二个。分会被视为全球总会的一部分，在一个指定的世界区域中工作。与此同时，在分会之下又包括数个联合会。联合会下面有区会，区会之内有地方教会。其目的是使教会信

徒和全球总会行政人员之间有紧密的行政联系，使各个教会成为一个互相联系与连续的整体。

1901年至1903年，第二个主要行政单位在北美设立。在世纪之交，美国总共只有几百位黑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随着信徒的增加，牧师人数也在增加。怀爱伦呼吁在教会的委员会中要有黑人的声音。当黑人教友人数不断增加的时候，全球总会遵照了怀师母的指示。在1940年前后，好几个区会中都有黑人牧师代表，可以在委员会中代表自己的权益。1944年的新规章使黑人信徒可以在已有的联合会中组织自己的区会（称为“有色人种区会”，“黑人区会”或“地区区会”）。除了太平洋西部外，都选择如此行。结果很多美国黑人都成为领袖，黑人教友也有了显著的增加。

回顾1901年和1903年的大会，怀师母有理由对行政上的变化感到欣慰。她很满意。鉴于她曾说，以全球总会作为上帝声音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但1909年她可以很放心地说：“在全球总会大会上，从各地出席之弟兄的意见，一经议定，则私人的见解和自恃的观念便应放弃，而决不可固执坚持。”¹⁵1913年，她又说：“我既看出以色列的上帝仍然在领导祂的百姓，而且要继续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便因而得到鼓励和赐福。”¹⁶

但是她却对1901年的会议并不全然满意。过了一段时间，当她握笔想要讨论那次大会时，中午的一个异象把她带回到了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上。在异象中，她看到代表们完全接受上帝要他们重新悔改的呼召。认罪一直持续到深夜。在十美分教会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乐

异象消失了，先知发现笔还在手里。上帝的话临到她：“整个天庭都在等待着施恩”，“这就是本可以有的。”一种失望的痛苦漫过了她。¹⁷

1901年的会议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传道人和医生之间的嫌隙仍在继续。当怀爱伦想到凯洛格医生时，她几乎心碎。她感觉到自己就像在以法莲树林中得胜的大卫一样：“押沙龙啊！我儿，我儿！”

医疗和传道之间的两极分化不但没有缓和，反而在1903年的会议后演变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模式。凯洛格在《活的圣殿》中的泛神论和他在1903年大会上的独立精神更加使传道人与他疏离。与此同时，改革教育家的领袖萨瑟兰和马根，不再容忍以马内利布道大学那些不同意他们新计划的牧师们。1904年，在大学生校园举办

的密歇根区会的贝里恩斯普林斯会议上，十六年的危机达到了顶点。

那时被亲切地称为“怀妈妈”的怀氏母，伸出膀臂，要将这三组人团结在一起。但是萨瑟兰和马根对传道人忍无可忍，毅然辞去了他们在大学的职务，而凯洛格医生和牧师们也仍然顽固地互不信任。一天下午凯洛格正在演讲，他注意到所有的目光都转向了他身后。他转过身，看到年老的怀师母走上台来，于是把讲台让给了她。这位女先知就像慈母一样，敞开心扉，呼吁要尽可能地挽回这位医生。凯洛格退到后面的墙边，他的弟弟威尔在也听众中。怀师母回忆起他们的母亲，在临终前让怀爱伦向她保证，一定要带她的儿子们去天国。威尔失声痛哭。凯洛格却镇静地站在那里，然后看看表，发现去战溪的火车时间已经到了，便走了出去。

他的离去是个预表。

但是怀妈妈一直没有放弃过凯洛格。事实上她已经不能挽回凯洛格了，但是年老的她仍弯着腰坚决地做着拯救他人的工作。

怀师母在罗马琳达开办了医药布道大学，并且鼓励牧师与战溪受过培训的医生一同在此工作。丹尼尔斯作出回应，医生们也回应了，于是旧的伤口开始愈合。怀师母也跟随萨瑟兰和马根来到南方（如我们所见），给了他们责备的证言（他们以悔改的态度接受了），并指引他们建立了麦迪逊大学和疗养院，并成为了董事会的成员——这是她唯一一次在董事会上任职——在教会或广大的同工会中支持他们。

1901年和1903年是根本与至关重要的两年。1904年也是如此。怀妈妈在三角对立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她画了一个爱的大圈把三方都包容进去，并使他们处于持久的合一中。¹⁸

第三十二章

焕发出祂的荣耀

1944年10月21日安息日的早晨，也就是“大失望”一百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一群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领袖为纪念复临教会的先驱者们举行了一场纪念仪式。第二天上午，10月22日，周日，他们去短暂瞻仰了米勒耳老家附近他的坟墓。

两年前，“预言之声”的广播已经遍及全国各地。当弟兄们到达米勒耳的安息之地时，每周的广播节目正好开始。他们开着车里的收音机，把车窗摇下来，唯恐错过“君王先锋”所唱的主题歌。

在饱受风霜侵蚀的大理石墓碑上，他们勉强辨认出威廉·米勒耳的名字和他去世的时间，1849年。他们一定会瞬间闪出这样的想法：一个世纪的耽误会不会证明米勒耳的盼望完全错了呢？在斑驳的墓碑上刻着他最喜欢的经文：“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但8:19）。当他们还在默想这句话的时候，“君王先锋”的歌声扬起：“信徒须宣告，使普世人听，耶稣必定要再来。”

赞美主！祂必定要再来。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来呢？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一直引用1900年出版的怀爱伦的《基督比喻实训》第46页的话：“基督正热切地等候着要在教会中显示祂自己。当基督的品格完全地再现在祂的子民身上时，祂就要来接属于祂自己的人。”

这些话正是耶稣基督对自己应许的注解：“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可4:28, 29）。

当谷物成熟的时候，就要立刻收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已经到了。

当庄稼刚长出绿芽的时候，农夫不会去收割。他们会敏锐地观察其生长过程，

向普世宣告

估计水分含量，颜色和所有相关的其他指标，直到完全成熟。他们就会立刻开着收割机去收割。

耶稣等待着祂自己恩慈、赦免、友好、忍耐，慷慨的美德完全再现。的确如此！作为天上圣所的大祭司，祂已经用安息日圣洁的光辉照耀了田野里的庄稼达一百多年之久。祂正在热切地从事涂抹罪的工作，不仅从记录中，也从人的生活里。想到有一天祂的梦想将会实现，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欢庆的事啊！但是可悲的是，祂不得不等这么久。

《基督比喻实训》第 419 页中有另一段与第 69 页相关的话：“全天庭都等着有人充当管道，让圣洁的油得以倾下，成为人心的喜乐和福惠。”

在同一页还说到：“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成为活的通道，让上帝能通过他们将祂丰盛的恩典，就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世人。基督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人作祂的工具，向世人表显祂的灵和祂的品德。世界最大的需要，就是藉着人彰显救主的爱。”

等候完美的品德和传达上帝恩典的管道并非两件不同的事。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很显然，上帝在等待一班为一个目标而成为完全的人。祂希望他们战胜罪恶，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也是要通过他们将上帝慈爱的品德向周围的罪人完美地展现出来。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如何能更好地“向普世宣告”——世界上每一个城市，乡村和每一个人？还有什么能比每天在家里，社区，工作场所和世界上任何地方活出祂的爱更好的方法呢？

上帝还要等多久？

早在 1884 年，怀爱伦就写道：“如果那些在 1844 年运动中协力同工的人都接受了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并用圣灵的能力去传扬，那么，上帝就必藉着他们的努力施行大事，全世界就要被大光所照耀，地上的居民早就听到警告，末日的工作早已完成，基督也就早已复临救赎祂的子民了。”¹

早在 1884 年之前。这是怎样的一个梦想啊！假设美国的十万名米勒耳派复临信徒和欧洲及其他地区成千上万的复临信徒都能接受并传扬安息日和圣所的信息。

根据这段话，基督可能在美内战之前就来了！皮克特的部队根本就不必在葛底斯堡战死；上百万人也不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凡尔登的泥泞中受苦；广岛和长崎本可以逃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原子弹之灾。上帝分担着每一个寡妇和孤儿的悲伤。祂是多么渴望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差遣耶稣来啊！显然，祂是可以的，如果——

充满期待的天父，犹豫不决的孩子。

对于少数确实接受了第三天位使信息的复临信徒来说，老底嘉的信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就带来了力量。耶稣出现在他们的心门外，想要进去。晚雨正在随时待命，准备涌向这个有需要的世界。胜利和终点就在他们的指尖。上帝给了“这道信息时间去完成它的工作。”他们只要向前走一段路就可以满意地休息了。

充满期待的天父，犹豫不决的孩子。

在1888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圣灵又在附近徘徊。这是又一次“晚雨沛降的时候”。各处得救的人数倍增。但是太多的信徒选择进入十六年的危机，而没有“与耶稣一同进入至圣所”。

充满期待的天父，犹豫不决的孩子。

于是，“怀妈妈”显然代表基督，用爱画了一个大到足以容纳所有这些犹豫不决孩子的圈。这爱的环绕藉圣经真理和教会证言得以维系，并像波浪一样将逐年扩展的安息日会团结在一起。虽然有分歧，但总被和谐所胜。在1995年全球总会上，两千二百名黑人，黄种人和白人代表融合在一起，其主题几乎涵盖了地球上所有的政治形态。我曾两次坐在大型提名委员会中。我看到，听到，并感受到，在小小争执的涟漪下，信心与合一的洪流是多么汹涌澎湃。

在这本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故事里，我们主要写到了他们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它的起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其现今的世界性教会。早期发现的关于耶稣的真理和先驱者的信念，勇气和慷慨，最好地解释了使这个运动持续前行的原因。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篇幅去讨论二十世纪有关信心，牺牲，慷慨和教会自由与增长统计的报告，可能就会是现在篇幅的几倍，几乎写不完了。

我们已经不时提到了二十世纪在国外布道，医药布道，组织和教育方面的一些发展。真想多介绍些！

向普世宣告

二十世纪的复临信仰仍拥有富有同情心的工人，奉献他们的生命，甚至牺牲生命，将复临信息传到艰难地区。去韩国工作的史密斯（W.R.Smith）徒步，骑自行车，骑马，日以继夜。在泥泞、雨、雪中行走，一只手和一只脚被冻伤，曾在黑暗中滑下悬崖，向多人作见证，健康损坏了，但是却建立了许多学校和教堂。安菊生（J.P.Anderson）终其一生为中国工作。当敌人占领广州时，他自愿留下来，藉着祷告，机智和坚守来保住教会医院的财产。数年后，他将教会的财物完好无缺地交还，甚至连一条毛巾，一件床单都没有丢失。

二十世纪的复临信仰如克瑞斯勒（C.C.Crisler）因肺炎在中国内陆奄奄一息时轻声吟唱的诗歌一样：“我一路蒙救主引导”——他逝世了；还有安德森（W.H.Anderson），在非洲染上了可怕的痢疾。在昏迷中醒来时听到被他引领归主的帮他背行李的黑人马提比在唱：“不，从不孤单”——他康复了；还有迈凯伦（G.Mclaren），他的船被充满敌意的所罗门群岛的岛民包围着。他唱道：“无论何往有主同行可安泰”——他安全登陆了。

复临信仰也藉着一位土生土长的斐济人贝宁·塔文迪（Benin Tavondi）见证出来。他在巴布亚岛经历了十年艰苦的工作后，在被蛇咬死之前引领了第一个人悔改成为复临信徒。还有另一位到巴布亚传道的斐济布道士菲卡·米提利太太（Mrs. Fika Mitieli）；她教导乡村妇女，孩童，在丛林小径上从战士手中抢夺长矛，成功地在收养所里分享关于耶稣的真理。

一位非洲土著维里阿特·萨帕（Villiat Sapa），开拓在尼阿萨兰的沼泽地山谷，因为当地村民拒绝接待他们，便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树上搭着的一个木板上。眼看他们的两个孩子死了，他和妻子不愿意回去；他看见自己的妻子死了，但他仍旧拒绝回头。终于感动村民们相信他爱他们，上帝也爱他们。他在那里创办了几所学校。

当然，今天在非洲和斐济的孩子们，与欧洲和北美的孩子一样都看电视，所以在古老的土地上必须用现代技术来衡量二十世纪复临信徒的使命。但是即使在现代，古时的灾难也仍在发生。二十世纪的复临信仰是像克里斯蒂安（L.H.Christian）那样的人，在1902年俄国的大饥荒时，明知一半的人已经染上了斑疹伤寒，无论如何仍要在家人为他禁食祷告之后毅然前往苏联，利用长达三周的时间来鼓励信徒。他也是一名百折不挠的大学校长，忍受着极大的痛苦，负担起照顾一千名学生的任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饥荒中为他们找到了足够的大米。

复临信仰也在成千上万经历了历史上最惨烈战争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出来。他们在勇气十足地追随良心的同时也能面对枪林弹雨，好像那被单独关在一个军事监狱中的十四个人一样。他们每个人都被告知他们其他的朋友已经放弃守安息日。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一个人轻声吹着赞美诗的曲子，却听到其他十三个被分别关在不同牢房的人都同声唱和。在冲绳岛做医护兵的戴斯蒙德·道斯（Desmond Doss），在敌军机枪，炮弹和手榴弹的枪林弹雨下冒死救回了七十五名伤员，并因此而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

复临信仰在二十世纪时表现在全球总会会长斯派塞身上（W.A.Spicer, 1922-1930）。他广受大家欢迎，到处旅行，几乎知道每个工人的名字，常常给国外布道士的孩子们买礼物，却总买最便宜的票。有一次，接待他的同工责怪他，一位如此重要的人物怎么能买三等票时，他谦恭地道歉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还有四等票。”同样受人爱戴的是另外一位会长拉马尔·麦兰尼（J.Lamar McElhany, 1936-1950），在他第二次连任时竟然失声痛哭，因为他为他那艰巨的任务而感到不胜负荷。

还有众多的平信徒在二十世纪表现了复临信仰的精神。就像刚才提到的英勇士兵，还有成千上万的中美和菲律宾信徒，在推动教会增长上突破了记录。更有无数的教友或授课或管理安息日学，为穷人缝补衣服，在教会学校教书，或者在教会其他机构任职。很多平信徒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例如爱荷华州的苗圃主人哈斯佩尔·韦恩（Jasper Wayne），一次与妻子讨论如何能更多地为上帝做工时，她建议他们订购一百份《时兆》杂志，他认为只需要二十五份就差不多了，最后两个人同意订五十份。他们以后每年在收获的时节都会如此庆祝。

在二十世纪，一些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已经从主得到了明显的引导。1906年，在澳大利亚卡梅尔的查尔斯·阿什克罗夫特（Charles Ashcroft）想知道他是否应该捐赠他的大苹果园以建造一所中学。他求上帝显出一个凭据，即在一周之内，在晴朗的日子突然有雷暴。就在一周之内的某一天，晴空万里。突然间一块乌云从山上飘到他们上方，在他的房子上突然发出明亮的闪电和雷鸣般的咆哮。雷雨交加，然后飘向了山谷。他弟弟急忙从附近的农场跑过来，喊道：“你看到了吗？”

“是的 我看见了，”查尔斯回答，“这是上帝给我的凭据，叫我把我的地献上。”这里正是卡梅尔学院今日的所在地。

统计数据证实了令人鼓舞的进展。教友的捐款从1895年的五十万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十多亿美元。基督复临安息日学校的注册人数从1890年的一千三百人增

向普世宣告

加到大约八十万人。1853年，罗切斯特的小华盛顿手动印刷机每分钟印一张，一个小时印六十张，这种艰苦的工作让负责印刷的年轻人工作几个月后就会累得吐血。到二十世纪末，卷筒纸印刷机每小时可以印刷多达三万五千份杂志，单本杂志的订阅数达到几十万份。复临世界电台每周用各教会拥有的发射机和租用的设备，以多种语言播送一千小时的节目。“亚瑟叔叔”马斯威的八百万册儿童故事书将基督徒的思想和圣经信息带给全球三十七种不同语言的家庭。《喜乐的泉源》被翻译成一百四十多种语言。

教友人数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也令人印象深刻。1863年，全球人口为十亿，其中有三千五百名复临信徒，每三百万人中有一位本会教友。1976年，当本书首次出版时，世界人口已达四十亿，教友和人口多比例为1:1600。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世界人口接近六十亿，有九百万复临信徒，此比例已经提高到了每六百六十人中就有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友。

感谢上帝能有这么好的进步。但是这还不够。事实上还是太慢了。回到1888年，《善恶之争》第458页说，如果复临信徒能按照上帝想让他们去做的和祂想帮助他们做成的去做的话，那么基督早在1888年之前就来了！“全天庭”“等待”得太久了。这圣工必须有野火燎原之势；结果也必定如此，根据怀爱伦所说：“当神能与人的努力结合起来时，”²“只要我们愿将器皿献上，上帝就必作成这工。”³

1844年，年轻的爱伦看到束束真光在各个地方涌现出来，直到充满了整个世界。这代表了启18:1的应许：“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祂的荣耀发光。”当然，这位天使的荣耀返照了上帝的荣耀。

启18:中的天使与启14:6-12的三天使一样，都预表拥有一道信息的人（希腊语中，天使 *aggelos* 是“信使”的意思）。“上帝的荣耀”主要是祂荣耀的品格，满有恩典和真理（请参见出34:）。因此，当上帝的教会充满了上帝的能力，完美地再现上帝的品格时，地就必因上帝的荣耀发光。爱伦所看到的在至圣所内从安息日所发出的荣耀，代表上帝慈爱的圣洁有一天必从守安息日之上帝子民的脸上，生命中和嘴唇里返照出来。守安息日为圣的男女老少自己也要成圣。⁴

怀爱伦继续解释道：“全地都要因祂的荣耀发光。主的灵要大大地赐福给献身的人。男女老幼都要开口赞美感恩，使大地充满认识上帝的知识和祂无与伦比的荣耀。”⁵

能亲历复临运动最荣耀时刻的，不仅限于现有的教友。绝对不会！每个有气息的人都可参与其中。全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耶和華。上帝是每个人的父，任何听到这信息的人，都应该分享其改变大能的喜乐，并必将之传递下去时必能体会到更大的喜乐。

“全能者的灵正在世人心中运行，凡响应祂感化力的就成了上帝和祂真理的见证人。在许多地方，都可看到献身的男女在将那曾向他们显明藉基督得救之道的光传与他人。当他们继续发光，犹如那班在五旬节接受圣灵洗礼之人所行的一般时，他们就必愈来愈多领受圣灵的能力。这样，地就因上帝的荣耀而发光了。”⁶

“上帝的仆人因献身归主而脸上焕发圣洁的光辉，到处奔波，传扬那从天上来的信息。这警告要藉着成千上万之人的声音传遍全球。信徒要行神迹，医治病人，并有异能奇事随着他们……

“……真理的光辉深入各处，他们就要清清楚楚地看明真理，于是上帝一切忠诚的儿女就要挣脱那羁绊他们的绳索……他们要看真理比一切更为宝贵。虽然很多的势力要团结起来反对真理，但还是有一大群人决心要站在上帝一边。”⁷

*真理比一切更为宝贵。*在未来的岁月里，向世界传递的信息必须是完全的真理，纯正的真理，关于耶稣的重要真理，关于祂过去所成就的和现在正进行之工的真理。它一定是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十字架永远的福音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来的现代真理；它一定第二位天使的信息：呼召百姓从所有牵制他们的偶像中分别出来；它也一定是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警告错误的崇拜制度，指明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的真道，以及因信称义。

自从 1844 年 10 月 22 日以来，耶稣在至圣所一直呼召人们要关注安息日 不仅因为它第七日，而是因为守安息日代表一种独特，像基督的生活方式，是末后区分善恶最重要的标准。耶稣正在做涂抹罪恶的工作，不只从天上的册子，也从上帝儿女的生活中，使他们可以度得胜、圣洁、像基督的人生。祂要藉着祂的代表圣灵，叩每个信徒的心门，想要帮助他们更深地洁净他们的生活，并渴望以自己充满他们。

耶稣深知他们仍然是“瓦器”，极需要清洗干净。祂正在用“更完美的肥皂”清洗他们，直到(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变得清新，洁净，因为祂要充满他们。然而，祂并不是像把水倒入盆和罐一样的充满，而是像在压力下被水灌满的水管，使上帝的恩典通过他们，给“人类的心灵带来喜乐和祝福。”正如光充满了灯泡，向周围

向普世宣告

放射光芒一样，祂也要这样，洁净人的眼、口、手、脚，直到一尘不染，向世界显出祂的荣耀。

恳求上帝的圣灵浇灌我，

直到我完全属你，

直到我这地上的尘土，

闪耀着你神圣的火焰。

在基督复临的时候，一切仍旧迷恋罪恶的人必然灭亡。但是上帝不愿任何人灭亡。祂恳切地邀请每一个明白有关耶稣基督现代真理的人，都活出那真理并且传给别人。祂吩咐他们建立学校，教导现代真理，并训练年轻人去传扬之；建立印刷厂及其他传播中心，可以出版刊登现代真理；设立医疗机构，特别彰显耶稣的慈悲，使人们可以学习如何“感觉良好，并能以行善”。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深深地相信，他们是蒙召传讲上帝最后信息的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多年来刻苦牺牲，竭尽全力，上帝也显然以祂奇妙的带领和恩典的神迹恩待了他们。然而，使他们教会存在的伟大神迹，即基督复临，却仍需等待。

唯愿这一代的信徒接受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然后他们的嘴唇就会燃烧，生命就必焕发出祂的荣耀，将这信息传到地极。唯愿他们迅速“向普世宣告”，好让耶稣基督尽快复临！

注释与参考文献

因为本书的性质属于解释性而非工具性，所以参考文献通常只支持该章节的部分数据，并不一定针对其他内容。对于已经印刷的大量事实材料，读者可参考《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

在此，要特别感谢安德烈大学及罗马琳达大学怀爱伦研究中心主任海德维格·杰米森女士（Mrs. Hedwig Jemison）与雅各·尼克斯女士（James Nix），感谢文物室主任路易斯·戴德仁女士（Louise Dederen），安德烈大学怀雅各图书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档案室的大力支持，感谢范德·维尔博士（Dr.E.K.Vande Vere）协助阅读手稿，感谢数百名学生提出的问题及研究，激发并帮助作者对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故事的认知。

第一章

“不，上帝。我不会讲道！”

1. 威廉·米勒耳和伟大的复临觉醒的故事曾不断在《复临之盾》中提说，米勒耳本人，前米勒耳复临信徒希尔维斯特·布利斯（Sylvester Bliss），以撒·威尔克姆（Isaa C. Wellcome），贝约瑟（Joseph Bates），怀雅各（James White），另外还有拉夫伯勒（J.N. Loughborough），埃尔斯沃斯奥尔森（M. Ellsworth Olsen），埃夫特雷迪克（Everett N. Dick），尼科尔（F.D. Nichol），勒罗伊·爱德温·弗鲁姆（Leroy Edwin Froom），亚瑟·怀特菲尔德斯伯丁（Arthur Whitefield Spalding），惠特尼克罗斯（Whitney R. Cross），杰罗姆·克拉克（Jerome Clark），大卫·塔梅奇亚瑟（David Tallmadge Arthur）等人也是如此。信件，出版物以及其他主要资料来源均保存在伊利诺伊州奥罗拉大学图书馆的罗欧琳·罗·詹克斯（Orrin Roe Jenks）复临材料纪念物、密歇根安德烈大学怀雅各图书馆的档案室、怀爱伦遗产、其他图书馆，以及弗恩·卡纳（Vern Carner）的微缩胶卷、以及《米勒耳派与早期复临信徒》（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1978年版）中。
2.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398.
3. In Sylvester Bliss, *Memoirs of William Miller* (Boston: Joshua V. Himes, 1853), p. 47.
4. 布利斯（Bliss）在《回忆录》的第六页中说，米勒耳被要求读一篇摘自《普劳德菲特的实用讲道》中名为“父母责任的重要性”的讲道稿。在亚历山大·普劳德菲特（Alexander Proudfit）的《十三篇演说中的实用敬虔》（塞勒姆 Salem, 1813年版）中标题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他口误说成“父母责任的重要性”。
5. 米勒耳自述他转变和呼召的故事被记录在他的《道歉与辩护》（波士顿，约书亚·海姆斯（Joshua V. Himes），1845年版）中。

第二章

伟大的复临觉醒

1. 请参见亚瑟·怀特菲尔德·斯伯丁，《复临信息的先驱故事》，修订版（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南方出版社，1942年版），第40-49页。斯伯丁声明他的细节是根据他和一位目击者的谈话得来的。
2. Miller, *Apology*, pp. 19, 20.
3. 请参阅怀雅各的《威廉·米勒耳的基督徒生活与公众工作札记》（密歇根战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出版协会斯迪姆出版社，1875年版），第111, 112页。
4. Miller, *Apology*, pp. 22, 23.
5. 现在关于海姆斯最好的传记是亚瑟的《约书亚·海姆斯与复临信仰事业，1839-1845》（芝加哥大学硕士论文，1961年）。
6. 这些人物刻画出自亚瑟的《约书亚·海姆斯》，第168页，第51页。
7. *Midnight cry*, May 25, 1843, p. 74.
8. 埃夫特雷·迪克（Everett N. Dick）通过对比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早期卫理公会和浸信会教徒的增长与1844年遭受打击之后的数据，得出了这些数字。他谨慎地总结说，那些退出的人受到了米勒耳派的影响，其证据是惊人的。请参见迪克的《威廉·米勒耳和复临危机，1831-1844年》（威斯康辛大学博士论文，1930年），第263, 264页。
9. 这位年轻的牧师就是怀雅各。请参见《启示录十四章的三位天使》（密歇根，战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出版协会斯迪姆出版社，1868年版，第96页）中所阐明的有关他的“生活事件”，“与伟大复临运动的关系”。
10. *Midnight Cry*, August 24, 1843, p. 1.
11. 请参见亚瑟，《约书亚·海姆斯》第61, 62页。亚瑟不同意勒罗伊·埃德温（Leroy Edwin）的十六个名单，他认为他可以找到二十三到二十六个。请参见弗鲁姆，《我们祖先对预言的信心》，四卷，（华盛顿特区：评阅宣报出版社，1946-1954年版），第四卷，第555页。
12. 见贝约瑟，《*Second Advent Way Marks and High Heaps*（New Bedford, Mass.: Press of Benjamin Lindsey, 1847），pp. 11, 12.
13. 也许复临信徒并不需要为这个大帐篷付钱。1892年，拉夫伯勒写道，纽约罗彻斯特的威廉姆斯（E.C. Williams）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告诉他，他把帐篷作为礼物送给了米勒耳，但在细节方面存在一些困难。请参见拉夫伯勒，《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兴起与进展》（密歇根战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总会协会，1892年），第41页。

第三章

迟延的时候

1. Adapted from Bliss, *Memoirs*, p. 106.
2. George Bush, *Reasons for Rejecting Mr. Miller's Views on the Advent, with Mr. Miller's Reply* (Boston: Joshua V. Himes, April 15, 1844), p. 11.
3. Adapted from *midnight cry*, November 23, 1843, p. 2. Reprinted without adaptation in Francis D. Nichol, *The Midnight Cry* (Washington, D. C.:《评论与通讯》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44), pp. 98, 99.
4. William Miller, *Evidence from Scripture and History of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About the Year 1843; Exhibited in a Course of Lectures* (Boston: Joshua V. Himes, 1842), pp. 174, 175.

第四章 半夜的呼声

1. 这个故事在怀雅各的《生活事件》，第 153-168 页中讲得很好。
2. 斯诺 (Snow) 在埃克塞特 (Exeter) 的研究使发展达到了顶峰，这种发展在许多方面和地方都体现了，以至于米勒耳派认为它是超自然的。请参见拉夫伯勒，《伟大的复临运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南方出版社，1905 年)，第 157-159 页。此处给出斯诺的陈述摘自他自己在《真实的半夜呼声》和《复临评论及末世的预兆报告》(1844 年 10 月 16 日) 中的文章，以及怀雅各的《生活事件》(第 159-168 页) 和贝约瑟的《复临的路标》(第 30-31 页) 中的文章。
3. 怀爱伦，《教会证言》(Mountain View,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885-1909, 1948)，卷一，54 页。

第五章 “爸爸为什么没有来？”

1. Arthur Whitefield Spading, *Origin and History of Seventh-day Adventists*, 2 vols. (Washington, D. C.: 《评论与通讯》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61), vol. 1, p. 113, note 4; *Seventh-day Adventist Encyclopedia* (hereafter, SDA Encyclopedia), art. “Fitch, Charles.”
2. 《半夜呼声》，1844 年 10 月 31 日，142 页。
3. James White, *Life Incidents*, p. 182。
4. Luther Boutelle, *Sketch of the Life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of Elder Luther Boutelle* ([Boston]: Advent Christian Publishing Society, 1891), pp. 68, 69, in Arthur, “Joshua V. Himes, “pp. 146, 147。
5. 《半夜呼声》，1844 年 10 月 31 日，140 页。
6. 11 月 11 日“给复临先驱者”的信。
7. 米勒耳, *Apology*, p. 24。
8. 威廉·米勒耳于 1838 年 11 月 17 日写给他儿子威廉的信。尼科尔，《半夜的呼声》，第 65, 66 页。
9. 威廉·米勒耳, 1843 年 2 月 4 日, to *Signs of the Times*, in Bliss, *Memoirs*, pp. 180, 181。
10. 米勒耳, *Apology*, p. 34。
11. Rush, *Reasons for Rejecting*, p. 6。
12. 纳哈文迪 (Nahawendi) 认为 2300 年开始于公元前 942 年示罗的帐幕被摧毁时，并在公元 1358 年预计弥赛亚到来时结束。请参见弗鲁姆，《先知的信心》第一卷，第 713 页，《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四卷，第 54 页。
13. H. McLachlan, ed., *Sir Issac Newton: Theological Manuscripts*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 1-25。
14. 佩特里 (Petri) 认为七十个七开始于公元前 453 年，并在 1847 年结束了 2300 日的预言。请参见弗鲁姆，《先知的信心》，第二卷，第 713-719 页。
15. Froom, *Prophetic Faith*, vol. 2, pp. 719-722, vol. 4, pp. 210-221。
16. Mourant Brock, *Glorification* (American Millennial Association reprint, 1845), p. 134. In Froom, *Prophetic Faith*, vol. 3, pp. 705, 706。
17. Thomas B. Macaulay, *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 (Philadelphia: Cary and Hart), vol. 5, p. 324, in Froom, *Prophetic Faith*, vol. 3, p. 268。
18. 怀爱伦, “Notes of Travel, “*Historical Sketches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s* (Basle: Imprimerie Polyglotte, 1886), pp. 201-207, Ole Boqvist, 《评论与通讯》，1890 年 10 月 7 日，612 页, Froom. *Prophetic Faith*, vol. 3, pp. 671-686。

第六章

第二次凯旋荣临

1. 怀爱伦,《历代愿望》(Mountain View,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898, 1940), 776页。
2. See T. Housel Jemison, *A Prophet Among You* (Mountain View,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55), pp. 485-489.

第七章

“麦田里的革流巴”

1. 《评论与通讯》, 1855年12月27日, 101页; J. N. Loughborough to Elder H. M. Kelley, December 23, 1919, p. 1.
2. 有关海勒姆·埃德森(Hiram Edson)的内容基于海勒姆·埃德森所写的一个无日期、无标题的手稿碎片, 被存入安德烈大学怀雅各图书馆的文物室。其他部分材料是从雅各·尼克斯的《埃德森的生活与工作》(研究论文, 安德烈大学, 1971年)中收集、分析而来。
3. P. Z. Kinne to F. E. Bowen, January 21, 1930, in W.A. Spicer, *Pioneer Days of the Advent Movement* (Washington, D. C.: 评论与通讯出版社, 1941), pp. 219, 220.

第九章

“稍微往高处看看”

1. 怀爱伦,《怀爱伦生平传略》(Mountain View,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15, 1942), p. 17。
2. 怀爱伦,《基督徒经验谈》(Mountain View,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22), p. 53。
3. Cf.《评论与通讯》, 1868年4月21日, 287页。
4. 拉夫伯勒,《个人经验的素描》(1918年), 手稿存放在安德烈大学怀雅各图书馆文物室。
5. 怀爱伦,《早期著作》(Washington, D. C.:《评论与通讯》.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882, 1945), pp. 14, 15。
6. James white, *A Word to the “Little Flock,”* p. 22, idem, to Joseph Bates, 1847年7月13日。
7. 怀爱伦,《早期著作》54, 55页。
8. 怀爱伦,《先祖与先知》(Mountain View,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890, 1958), 357页。
9. 1846年4月20日, 奥蒂斯·尼科尔斯(Otis Nichols)致米勒耳的信。最初存放在奥罗拉学院图书馆的奥伦·罗·詹姆斯复临材料纪念集中; 请参见: 怀爱伦,《属灵的恩赐》, 第四卷(密歇根战溪, [第一, 二卷], 怀雅各, 1858, 1860年; [第三, 四卷],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出版协会斯迪姆出版社, 1864年), 第二卷, 第67-82页, 见下面十三章中的注解2。
10. 1846年2月15日来自马萨诸塞州法曼斯的哈门姐妹的信, 刊登在1846年3月14日的《晨星》刊物中, 在弗朗西斯·尼克尔(Francis D. Nichol)著的《怀爱伦和她的评论》(华盛顿特区: 评闻宣报出版协会, 1951年版), 第625, 626页再版时稍加改动。

第十章

耶稣正在做什么？

1. O. R. I. Crosier, "The Law of Moses", *Day-Star Extra*, February 7, 1846, p. 38。
2.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把整个救赎计划从头到尾看作是赎罪。请参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中的“赎罪”，另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义问答》(华盛顿特区：评阅宣报出版社，1957年版)，第341-390页。十字架是基督至高的赎罪行为。然而，祂在天上的事工被认为是“同样重要的”(怀爱伦，《基督和撒但之间的大斗争》，[加州山景：太平洋出版社，1888年版，1911年版，1950年版]，第489页)，在许多段话中被怀爱伦称为“赎罪”，如《属灵的恩赐》，第一卷，第158页；《教会证言》，第五卷，第575页；《善恶之争》，第420, 489, 623页；《给传道人的证言》(加州山景城：太平洋出版社，1923年版，1961年版)，第37页。
3. Crosier, "the Law of Moses", p. 40。
4. James White, *A Word to the "Little Flock"* p. 12。
5. 怀爱伦，《先祖与先知》358页。
6. 怀爱伦，《写给作者与编辑的勉言》(Nashville, Tenn.: Souther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46), 30页。
7. 怀爱伦，《善恶之争》488页。
8. 怀爱伦，《手稿》20, 1906。
9. 怀爱伦，《写给作者与编辑的勉言》30页。

第十一章

一个寡妇的见证

1. *Seventh Day Baptists in Europe and America*, 3 vols, (Plainfield, N. J: The Seventh Day Baptist General Conference, 1910-1972), vol. 1, p. 185. See also Froom. *Prophetic Faith*, vol. 4, pp. 942, 943。
2. 关于早期奥克斯太太如何将安息日带给华盛顿复临信徒的零碎叙述，在细节上有较大出入，并已成为复临信徒历史学家大量研究的主题。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将这里相关的故事与其他记载进行比较：弗鲁姆，《先知的信心》，第四卷，第944-951页；斯伯尔丁，《起源与历史》，第一卷，第115-117页，第397-400页。
3. 巴特尔(S. W. Bartle)于1935年9月4日写给斯派塞(W. A. Spicer)的信，最初存放于安德烈大学怀雅各图书馆遗产室的斯派塞收藏中。巴特尔的权威是乔治·惠勒(George Wheeler)，大概是弗雷德里克·惠勒的儿子。
4. Sister S. Blake, Richmond Rhode Island, letter, *Advent Herald and Signs of The Times Reporter*, October 2, 1844, p. 72。
5. Froom. *Prophetic Faith* vol. 4, pp. 920-940。
6. 有关早期安息日再洗派信徒的信息，请参阅格哈德哈塞尔(Gerhard F. Hasel),《十六世纪的安息日再洗派信徒》，第一部分；《安德烈大学神学研究》(1967年7月)，第五章，第101-121页；第二部分，第六章(1968年1月)，第19-28页。
7. 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art. "Sabbath."。
8. Mario Veloso, "Reformation in Seville, 1530-1560" (master's thesis, Andrews university 1972), pp. 143-145. The Spanish sabbath keeper was Constantino de la Fuente。
9. 关于著名的十七世纪英国第七日浸信会的信息可以参考《在欧洲和美国的第七日浸信会》，第一卷，第63-111页；弗鲁姆，《先知的信心》，第四卷，第906-917页，以及安德烈(J.N. Andrews)和康拉迪(I. R. Conradi)的《安息日与七日第一日的历史》(华盛顿特区：评阅宣报出版社，1912年版)，第717-734页。

第十二章 船长传福音

1. 对贝约瑟的描述主要以他自己的作品为基础,包括他的自传。这本自传在1970年由南方出版社再版,还有戈弗雷安德森(Godfrey T. Anderson),《天启的使者》(加州山景城:太平洋出版社,1972年版);斯伯尔丁,《起源与历史》,第一卷,第111-130页。
2. 改编自拉夫伯勒,《伟大的复临运动》,第251-254页。拉夫伯勒说这件事发生在1846年贝约瑟写他的第一本关于安息日的书的时候,但是怀雅各在《生活事件》,第269页说贝约瑟在1847年秋天写一本一百多页关于安息日主题的书的时候只剩下一约克先令。这本书似乎是《安息日和上帝诫命的一个证明:进一步记载了从1847年到1848年上帝特殊子民的历史》(新贝德福德,杰本明·林赛出版社,1848年版),出版于1848年1月,显然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准备的。罗马琳达大学的戈弗雷·安德森(Godfrey T. Anderson)最近在波士顿城市图书馆发现了一份副本。
3. 《评阅宣报》,1923年6月28日,第9,10页。我们可以说,上帝“在失望中”把钱保存在第三方手中,“以帮助开始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斯伯尔丁,《起源与历史》,第一卷,第401页。

第十三章 第三位天使的信息

1. 根据不同的传统,拉结·奥克斯(Rachel Oakes),弗雷德里克·惠勒和威廉姆·法恩斯沃斯(William Farnsworth)都被誉为“第一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然而,当他们各自接受安息日的时候,对“我们信仰的基础”,圣所的新亮光一无所知。由于不熟悉怀爱伦预言之灵的现代表现,在这个特殊的末世意义上讲,他们几乎不能被列入“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行列中。奥蒂斯·尼克斯信奉这三种教义(安息日、圣所和预言之灵),比惠勒、法恩斯沃斯或奥克斯太太要早好几年,比贝约瑟、埃德森和怀特夫妇也稍早一些。另一个早期信徒(可能比尼科尔斯更早)是格尼(H. S. Gurney)。
2. 奥蒂斯·尼克斯于1846年4月20日致威廉米勒耳的信,写在1846年4月6日对怀爱伦第一次异象批评之信件的背面。
3. 贝约瑟, *The Seventh Day Sabbath, A Perpetual Sign, 2d, ed, rev and enl* (New Bedford: Press of Benjamin Lindsey, 1847), p. iv。
4. 关于圣所中安息日的异象是在《怀爱伦自传》中第100页开始的,是4月3日的异象,与《早期著作》,第32-35页中所描述的是一样的,也是贝约瑟在他的批评《一个异象》,第一卷,第一号(1847年4月7日)中所提到的那个异象。在同一份批评的“评论”中,贝约瑟提到了1847年3月6日怀爱伦所看到的一个“类似的异象”,可以假定这就是《怀爱伦自传》,第95,96页所描述的异象。仔细考察这两页就可以证实这个结论。
5. Adapted from Loughborough, *The Great Second Advent Movement*, pp. 244, 245。
6. 怀爱伦在这里的陈述稍微改编自《早期著作》,第32,33,85,86页;《怀爱伦自传》,第95,96,第100-103页和《属灵的恩赐》,第二卷,第82,83页。它们结合了3月6日和4月3日异象的元素。
7. 题目与日期: *Supplement to the Christian Experience and Views of* 怀爱伦, 1854。
8. 怀爱伦,《早期著作》85,86页。
9. 同上, p. 42。
10. 同上, p. 254。
11. 尤见同上, 36-38页,也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 art. “上帝的印记”。
12. 《现代真理》no, 4(1849年9月), p. 28。

第十四章

《好的老评论》

1. 这一章主要取材于怀爱伦的《怀爱伦自传》，第110-128页；怀雅各的《生活事件》，第264, 296页；怀氏夫妇当时的通信；亚瑟·怀特菲尔德·斯伯尔丁，《先驱的足迹》（华盛顿特区：评阅宣报出版社，1947年版），第99-103页。
2. 从当代的资料来看，1848年举行了七次规模不同、意义不同的会议：在康涅狄格州的洛基山和布里斯托尔，在纽约吉布森港和奥斯维戈，洛基山（再次），缅因州的托普瑟姆和马萨诸塞州的多切斯特。1848年会议中的七次会议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中被俗称为“安息日会议”，显然与亚瑟·怀特（Arthur L. White）所著的《余民的信使》（华盛顿特区：怀著托管委员会，怀爱伦出版社，1954年版），第38页中的术语一致。他的书中列出了五个“安息日会议”，省略了在布里斯托尔和多尔切斯特的聚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安息日会议”条款，加上多尔切斯特就成为了六个——然后继续说，在1849年和1850年举行了十六次类似的会议。据说贝约瑟参加了1847年在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举行的一次“会议”。
3. 怀雅各，《生活事件》，第271页，他在书中写道，出席人数“少于三十人”。在怀爱伦的《属灵的恩赐》，第二卷，第93页中，怀爱伦引用了怀雅各当时写的一封信中所给出的数字，“大约五十人”。
4. 怀爱伦，《信息选粹》（Washington, D.C.: 评论与通讯出版社，1958），卷一，206, 207页。
5. 贝约瑟，*A Seal of the Living God. A Hundred Forty-Four Thousand, of the Servants of God Being Sealed, in 1849* (New Bedford, [Mass.]: Press of Benjamin Lindsey, 1849), p. 31.
6. 怀爱伦，《怀爱伦生平传略》110, 111页。
7. 同上，116，脚注。
8. 同上，124, 126页。
9. 这首赞美诗写于1849年，但直到1850年初才出版。显然，第一个曲调的样式是在1849年确定的，但最后一个曲调的样式是后来才确定的。《现代真理》，1849年12月，第47页；1850年3月（第7号），第56页；1850年3月（第8号），第64页；请参见怀爱伦，《怀爱伦信函》，第四号，1850年。
10.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一，70页，Arthur L. White, Messenger, p. 127.
11. 弗兰克·贝尔登（Frank E. Belden）写了大量的赞美诗和福音歌曲，其中二十九首可在教会赞美诗中找到。他的《基督的歌》被广泛喜爱并传唱了很多年。
12. James white, Oswego, New York, to Bro. Hastings, January 10, 1850. Arthur l. White, Messenger, p. 49.
13. 《现代真理》1849年12月，47页。
14. 《现代真理》1850年4月，71页。
15. 在1851年8月5日的第二卷，修改为《复临评论和安息日先驱》。
16. 怀爱伦，《怀爱伦生平传略》140页。
17. 一本收藏于华盛顿的《评阅宣报》出版社，另一本收藏于安德烈大学的怀雅各图书馆。

第十五章

复临信徒欠其他基督徒什么

1.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四，595页。
2. 在这一段中，“苦修”一词代表由神父安排的各种活动，目的是表明一个人确实已为他的罪忏悔。最常见的苦修包括背诵主祷文和特定次数的圣母颂。圣母颂是一篇祷文，第一句话是：“万福玛利亚，上帝之母，你比众妇女更有福。”
3. 奥古斯丁教导说千禧年已经开始，主教们已经被授权坐在他们的宝座上进行审判。

向普世宣告

4. 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徒教导说，圣餐饼的“实质”变成了基督的身体，血也变成了“实质性”的，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圣餐变体论”。他们的神学家并没有使用这个术语的常见含义。相反，他们的意思是，饼变成了基督的身体，而饼的外观却没有改变。
5. 威克里夫和路德相信基督的身体“真地”在饼里，这一教义有时被描述为“圣体共在论”。尽管如此，通过否认变体论，他们在真理的方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当然，他们不相信基督只局限于饼里。）
6. 英国浸信会的起源比较复杂。他们似乎部分起源于不列颠群岛，不应仅仅被看作是再洗礼派的改良。
7. Leroy Edwin Froom, *The Conditionalist Faith of Our Fathers*, 2 vols. (Washington, D. C. 评论与通讯出版社, 1965-66), pp. 58, 78, 142, 205, 300-314。

第十六章

耶稣和“查案审判”

1. 若要比较怀雅各所选的赞美诗和许多古老赞美诗，请参见莱伊尔·海斯（lyell Heise），《上帝选民的赞美诗：一份神学和历史性的研究》（安德烈大学，1975年学期论文），也请参见上文第四章，注8。
2. 贝约瑟，especially *A Seal of the Living God*, p. 39, and *An Explanation of the, ..Sanctuary* (New Bedford, Mass.: Press of Benjamin Lindsey, 1850), p. 10。
3. 请参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条目：“查案审判”。这篇文章中的某些历史细节可能会被更正。
4. 怀爱伦，《善恶之争》，481页。
5. 《评论与通讯》，1898年11月22日，745页。
6. 怀爱伦，《善恶之争》，486，487页。
7. 同上，485页。
8. 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术语中，“恩典时期的结束”是一个末日事件，指的是耶稣离开至圣所的时候，所有人的生死都已不可挽回地确定了。请参见《善恶之争》，第490，491页。“雅各遭难的时候”是指最后七灾降下的短暂而关键的时期。在此期间，圣徒们不确定自己在上帝中的地位，为得到上帝的祝福而痛苦，就像雅各在毗努伊勒与天使摔跤一样。请参见创32:24-30；耶30:5-7；《善恶之争》，第616页。
9. 怀爱伦，《善恶之争》，p. 620。
10. 同上
11. 怀爱伦，《属灵的恩赐》卷三，135页。
12. 怀爱伦，《善恶之争》，620页。
13. 同上，p. 623。
14. 怀爱伦，《手稿》8，1888，complete in A.V. Olson, *Through Crisis to Victory* (Washington, D. C.: 评论与通讯出版社, 1966), pp. 260-269。
15. 《评论与通讯》，1882年5月30日，338页。
16. 怀爱伦，《历代愿望》，283页。
17. 怀爱伦，《使徒行述》(Mountain View,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11,) p. 51.
18. Idem letter 37, 1887.
19. 同上
20. James White, *Life Incidents*, pp. 308, 309。

第十七章

“福音秩序”的需要

1. 《评论与通讯》，1860年10月16日，p. 170。
2. Letter to Brother Hastings, March 18, 1850。
3. 《评论与通讯》，1852年5月6日，p. 5。
4. 《评论与通讯》，1851年11月25日，p. 52。
5. 见贝约瑟，*The Seventh Day Sabbath, A Perpetual Sign*, p. 22。
6. 《评论与通讯》，1851年8月19日，p. 15。
7. 《评论与通讯》，1853年9月20日，pp. 84, 85，与 John O. Waller 的对话，安德烈大学，1975年8月，也见 Waller, ‘John Byington of Bucks Bridge: The Pre-Adventist Years,’ *Adventist Heritage*, July, 1974。
8. 《评论与通讯》，1851年11月25日，p. 52。
9. 《评论与通讯》，1853年12月13日，p. 183。
10. Loughborough, *Rise and Progress*, pp. 169-173。

第十八章

为孩子取名

1. 有关信使派和出现的各种教派的故事，请参阅《评阅宣报》，1858年1月14日，第77页；拉夫伯勒，《崛起与进步》，第188-192页，以及《伟大的复临运动》，第325, 326页。
2. 《评论与通讯》，1860年10月9日，p. 163。
3.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一，pp.95-97。
4. 同上，p. 123。
5. Loughborough, *The Great Second Advent Movement*, pp. 325, 326。
6. 《评论与通讯》，1855年3月20日，p. 197。
7. Loughborough, *The Great Second Advent Movement*, p. 326。
8. 《评论与通讯》，1858年9月2日，p. 126, Loughborough, *Rise and Progress*, pp. 216, 217。
9.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art. “Marion Party。”
10. J. N. Loughborough, “A Sketch,” “pp. 67, 68。”
11. 《评论与通讯》，1857年2月26日，p. 136。
12. 关于三分银币和沃坎营救的故事，请参阅拉夫伯勒，《崛起与进步》，第176-179页，第208-211页；《评阅宣报》，1857年1月15日，第84页；怀爱伦，《属灵的恩赐》，第二卷，第217-222页；艾拉罗宾逊 (Ella M. Robinson)，《点燃福音之火的人》(加州山景城：太平洋出版社，1954年版)，第74-76页，第105-110页；斯波丁，《起源与历史》，第一卷，第279-289页。
13. Spalding, *Origin and History*, vol. 1, p. 306。

第十九章

老底嘉！

1. 《评论与通讯》，1852年5月6日，p. 5。

向普世宣告

2. 《评论与通讯》，1858年1月14日，p. 77。
3. 请参见1850年11月第一期《评阅宣报》第7页中的社论。
4.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一，p.126。
5. 怀雅各的文章，信件以及其他人的文章，彼此的影响都可以很容易地在《评阅宣报》1856年10月16日至以后一年的评论中找到。请参见怀爱伦，《属灵的恩赐》，第二卷，第222-240页。
6.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一，p.143。
7. 同上，pp. 179-184。
8. 同上，p. 186。
9. 同上，p. 187。

第二十章 使命感

1. 怀爱伦，《信息选粹》卷一，p. 207。
2. 《评论与通讯》，1887年7月26日，p. 466，参，怀爱伦，《信息选粹》卷三，p. 34。
3. 怀爱伦，《信息选粹》卷一，p. 74。
4. 贝约瑟，*A Seal of the Living God*，pp. 4, 35, 40, 45。
5. James White to Brother Bowles，November 8, 1849。
6. 《半夜呼声》1844年10月12日，p. 122。
7. 怀爱伦，《信息选粹》卷一，p. 74。
8. 请参见徒1:8。
9. 怀爱伦，Letter 4, 1850。
10. 《评阅宣报》，1852年6月24日，第28-29页。大卫·休伊特（David Hewitt）是第一个接受第三位天使信息的非复临信徒，这一传说在拉夫伯勒的《一个札记》，第54, 55页中得到了证实。1845年，休伊特是一名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这似乎被真理之声的证据所驳斥了。
11. 例如，《评阅宣报》，1853年2月3日，第148页。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宣教神学”的发展历史中，最好的是杰勒德·达姆斯提哥特（Gerard Damsteegt），《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息和宣教的兴起》（密歇根州大急流城：威廉·厄德曼出版社，1977年版）。这篇优秀的研究让我注意到了下面引用的许多参考文献。
12. 《评论与通讯》，1852年5月6日，pp. 4, 5。
13. 《评论与通讯》，1853年2月17日，p. 155。
14. 《评论与通讯》，1853年11月29日，p. 164。
15. 《评论与通讯》，1855年5月29日，p. 240。
16. 《评论与通讯》，1856年9月4日，p. 141。
17. 《评论与通讯》，1857年2月12日，p. 11。
18. 《评论与通讯》，1859年2月3日，p. 87。
19. 《评论与通讯》，1860年10月16日，p. 175。
20. 《评论与通讯》，1861年11月19日，pp. 198, 199，参《评论与通讯》，1863年12月15日，p. 23。
21. 《评论与通讯》，1863年5月26日，p. 206，1863年6月2日，p. 8。
22. 《评论与通讯》，1853年6月23日，p. 21。
23. 《评论与通讯》，1863年6月2日，p. 8。
24. 《评论与通讯》，1873年7月8日，p. 29。
25. 《评论与通讯》，1870年3月22日，p. 109，1870年1月25日，p. 37，1870年7月12日，p. 32。
26. Ella M. Robinson, S. N. Haskell, *Man of Action* (Washington, D. C.: 评论与通讯出版社, 1967), pp. 24-39。

第二十一章 前天主教神父

1. 切霍夫斯基 (M.B. Czechowski):《令人兴奋又有启发性的发展: 一位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与神父的十五年经历》(波士顿: 作者自行出版, 1862 年版), 第十章。
2. *Advent Herald*, January 3, 1865, p.62。
3. 例如, 《评阅宣报》, 1859 年 2 月 17 日, 第 104 页。雷蒙德·雷迪斯楼·达布罗夫斯基 (Rajmund Ladyslow Dabrowski), 《切霍夫斯基, 第一个到欧洲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传教士》(研讨会论文, 安德烈大学, 1972 年), 提供了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出版的关于切霍夫斯基的资料。
4. 《评论与通讯》, September 3, 1861, p. 108。
5. J. N. Loughborough, “Sketches of the Past.” No. 128, Pacific Union Recorder, June 20, 1912, pp. 1, 2; 参《评论与通讯》1864 年 2 月 9 日, pp. 84, 87。
6. 《评论与通讯》, 1858 年 9 月 23 日, p. 144。
7. 怀爱伦, Letter 3, 1864。
8. 《评论与通讯》, 1873 年 7 月 8 日, p. 29, 1870 年 1 月 11 日, pp. 21, 22。
9. *World’s Crisis*, 1869 年 7 月 28 日, p. 80。
10. 切霍夫斯基声称约翰·格梅特 (John Geymet) 和另一个人已经早在 1865 年 1 月改守安息日, (《世界的危机》, 1865 年 1 月 31 日, 第 78 页; 1865 年 3 月 28 日, 第 6 页), 但在《评阅宣报》, 1884 年 5 月 6 日, 第 295 页中, 巴特勒说, 雷韦尔姐妹已经坚守安息日十八年之久, 也就是说她改守安息日的时间为 1866 年。今天, 她被视为第一位由切霍夫斯基施洗的欧洲信徒。
11. 《评论与通讯》, 1873 年 7 月 8 日, p. 29。
12. *World’s Crisis*, 1869 年 1 月 6 日, p. 68, 1869 年 4 月 22 日, p. 22。
13. 《评论与通讯》, 1869 年 11 月 30 日, p. 181; 1870 年 1 月 11 日, pp. 21, 22, 1872 年 2 月 2 日, p. 20。
14. 《评论与通讯》, 1875 年 9 月 23 日, p. 92。
15. 约翰·安德烈 (J. N. Andrews), 《对公众的讲话》, 1879 年 12 月 25 日, 副本存放在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中。
16. 安德烈 1879 年 12 月 29 日信件的片段, 最初存放在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中。
17. 达布罗夫斯基 (R.L. Dabrowski) 和比奇 (B.B. Beach) 编著, 《迈克尔·贝利纳·切霍夫斯基, 1818-1876 年》, (波兰华沙: 扎基·斯纳克出版社, 1979 年版), 对恢复切霍夫斯基的荣誉很有帮助。然而, 第六章由一个客座作者所著, 其中包含事实性的错误和可疑的解释。

第二十二章 海外布道家庭

1. S. N. Haskell to W. W. Prescott, August 23, 1907, in Robinson, S. N. Haskell, p.26。
2. 怀爱伦, 《教会证言》卷一, pp. 147-149。
3. 同上, 卷二, pp. 113-116, 631-636, 669。
4. 同上, p. 123。
5. 《评论与通讯》, 1937 年 8 月 12 日, pp. 4, 5。
6. 《评论与通讯》, 1870 年 3 月 22 日, p. 108。
7. 《评论与通讯》, 1873 年 8 月 26 日, p. 84。
8. 关于安德烈的传记资料主要是基于存放在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中的信件。请参见考玛丽安·斯托厄尔·克劳福德夫人 (Mrs. Marian C. Stowell Crawford), 《总会公报》, 1901 年, 第 116 页; 《守望者》, 1905 年 4 月 25 日,

向普世宣告

- 第 278 页。关于安德烈接受安息日的故事，请参见埃弗雷特·迪克，《信息的创立者》（华盛顿特区：评阅宣报出版社，1938 年版），第 299-333 页。
- 怀爱伦，《怀爱伦生平传略》，p. 127，《属灵的恩赐》卷二，pp. 116, 117。
- 《评论与通讯》，1851 年 11 月 25 日，p.54。
- 怀爱伦，Letter 2，1878。
- 怀爱伦，《怀爱伦生平传略》，pp. 208-215，《教会证言》卷七，pp. 34-36。
- 怀爱伦，《善恶之争》，p. 605。
- 怀爱伦，Letter A-71，1878，《一同在天上》（Washington, D.C.: 评论与通讯出版社，1967），p. 272。
- 《评论与通讯》，1880 年 5 月 20 日，p. 332。

第二十三章 世界宣教运动

- 《评论与通讯》，1875 年 8 月 26 日，p.60。
- 怀爱伦，《给战溪教会的证言》（Battle Creek, Mich.: Steam Press of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 Publishing Association，1872），J. N. Andrews 致怀爱伦，1883 年 9 月 17 日。
- 刊登于《评论与通讯》，1878 年 12 月 5 日。
- True Missionary*，March 1874，pp. 20, 21。
- 有关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如何在世界各国开始工作的报告，请参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关于这些国家的文章。也可参见斯伯尔丁，《起源与历史》。
- J. N. Andrews to S. N. Haskell，December 23，1879，gives the spelling “Bertola.”。
- 《评论与通讯》，1864 年 3 月 29 日，p. 142;1979 年 4 月 19 日，p. 20。
- 《评论与通讯》，1872 年 12 月 17 日，p. 8。
-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一，pp. 632, 666-680。
- 非洲黑人的第一个正规宣教站于几周前在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的芬迪斯开放。然而，那里已经被基督教化了，因此索鲁西成为了第一个针对非基督徒的分会宣教站。
- George Elmer Bryson，“The Beginning of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 Church in Ghana (Gold Coast), 1888-1905” (term paper, Andrews University, 1975)。
- 怀爱伦，《怀爱伦生平传略》，pp. 372-376。
- 怀爱伦，《信息选粹》卷一，p. 189。
-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七，pp. 35, 36。
- 同上，卷九，p.107。

第二十四章 妇女领袖

- 略微改编自她的讲道报告，“妇女的工作”，《总会公报》，1899 年，第 172-174 页。
- 本章有关这个主题有价值的研究取自约翰·比奇，《著名的属灵女性：妇女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历史角色》（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南方出版社，1976 年版），也可参阅《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中的相关条目。
- Obituary notice by A. G. Daniells，《评论与通讯》，1924 年 1 月 3 日，p. 22, *SDA Encyclopedia*，Article “Chapman, Minerva Jane (Loughborough).”。
- General conference *Daily Bulletin*，1888，p. 3。

5. 《评论与通讯》，1890年4月29日，p. 271;《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art. “Huntley, Maria L.”。
6. Spalding, *Origin and History*, vol. 2. P. 50;《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art. “Sisley, William Conqueror”; E. K. Vande Vere, *The Wisdom Seekers* (Nashville, Tenn: Souther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72), p.52。
7. 《评论与通讯》，1879年12月4日，p. 184。
8. Spalding. *Origin and History*, vol. 2, pp. 45-47。
9. 同上，vol. 3, pp. 107-175。
10. Kathryn Jensen Nelson, *Kate Lindsay*, M. D. 1842-1923(Nashville, Tenn.: Souther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52)。
11.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art. Burgess, Georgia Anna (Burrus)。
12. Anna Knight, *Mississippi Girl, An Autobiography* (Nashville, Tenn.: Souther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52)。
13. 《评论与通讯》，1895年7月9日，p. 434。
14. 怀爱伦，《布道论》(Washington, D. C.: 评论与通讯出版社, 1946), p. 464。
15. 怀爱伦，《手稿》43, 1898; 手稿 .267。
16. 怀爱伦，《布道论》，p. 493。
17. 《评论与通讯》，1867年8月13日，p. 136。
18. 从安吉莉·安德烈 (Angeline Andrews) 的日记中略作编辑，手稿保存在罗马琳达大学韦尼耶·拉德克里夫 (Vernier Radcliffe) 图书馆文物室。

第二十五章

受感去拯救生灵

1. 怀爱伦，信件4, 1865, 手稿 .224。
2.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五，pp. 322, 323。
3. 祷告人与其他的人名是根据怀爱伦，《怀爱伦自传》，第17-46页推测而来。有关怀爱伦的个人生活，请参阅阿瑟·怀特，《信使》，第199-127页，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怀爱伦”条目。
4. 《评论与通讯》，1894年5月29日，p 348。
5. *General Conference Bulletin*, 1901, p.26。
6. 怀爱伦，《早期著作》，第13-17页。请注意：第17页底部的段落开始时讲的是她后来见到的一个关于新天新地的异象。请参见《属灵的恩赐》，第二卷，第52页。
7. 怀爱伦，《早期著作》，pp. 76-77, 《怀爱伦生平传略》，pp. 90, 91。
8. 怀爱伦，信件1, 1883。
9. 对怀爱伦作为公众演讲者的主要研究是贺拉斯肖恩(Horace J. Shaw)的《怀爱伦的演讲》(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论文, 1959年)。
10. Manuscript 111, 1901, in Shaw, “The Speaking of Ellen White, ” pp. 495, 496。
11. “密歇根州白手起家的杰出人物”，在《悼念：对怀雅各长老最后的疾病和死亡的素描》中，(密歇根州战溪：评阅宣报出版社, 1881年版)。
12. 怀爱伦，《布道论》pp. 665-670。
13. *Detroit Post*, 《评论与通讯》，1874年8月18日，p. 68。
14. 1969年，在安德烈大学一次会议上发表的“理查兹(H.M. S. Richards)的回忆”。
15. Shaw, “The Speaking of Ellen White, ” pp 513, 628。
16. 怀爱伦，《儿童教育指南》(Nashville, Tenn.: Souther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54), pp. 244-247。
17. 怀爱伦，《复临信徒的家庭》(Nashville, Tenn.: Souther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52), pp. 231-239。
18. 怀爱伦，《属灵的恩赐》卷二，pp. 88, 128, 129。
19.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art. “White, James Springer。”

向普世宣告

20. 通常被列为第一任总会会长的西德尼布朗斯伯格 (Sidney Brownsberger), 最初在怀氏夫妇之下任职。请参见范德维尔, 《智慧探索者》, 第 27 页。
21. The Battle Creek Church [of SDA], *Defense of Elder James White and Wife* (Battle Creek, Mich.: Steam Press of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870), pp. 111, 112。
22. 怀爱伦, 《教会证言》卷一, p 613。
23. 《怀爱伦早期经验访谈录》; 《文稿发布》, 第 310 卷。
24. *Vindication of the Business Career of Elder James White* (Battle Creek, Mich.: Steam Press of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863)。
25. *In Memoriam*, p.55。
26. 《评论与通讯》, 1853 年 11 月 1 日, p. 133。
27. 怀爱伦, 信件 125, 1898; 参 idem to F. M. Wilcox, in Jemison, *A Prophet Among You*, pp. 338, 339。
28. 见《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百科全书》, art. “White, James Edson”; 也见 Ron Graybill, E. G. White and Church Race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评论与通讯出版社, 1970) and *Mission to Black America* (Mountain View,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71)。
29. Ella M. Robinson, “Stories of My Grandmother,” *Junior Guide*, January 2, 1963, and “Hymns My Grandmother Loved,” *Youth’s Instructor*, May 22, 1951, Arthur L. White, Messenger, p. 108。
30. 怀爱伦, 《怀爱伦生平传略》, p. 449。

第二十六章

喜乐, 圣洁与健康

1. 稍稍改编自《评论与通讯》, 1863 年 6 月 30 日, p. 39, 以及 1863 年 6 月 23 日, p. 31。
2. 本章中涉及的许多问题, 早在多雷斯·尤金·罗宾逊 (Dores Eugene Robinson) 的《本会健康信息的故事》(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南方出版社, 1943 年版, 1955 年版) 和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 《健康女先知的批判》(华盛顿特区: 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 1976 年版) 中体现出来了。
3. Angeline Andrews, Diary, entry for September 14, 1860。
4. J. N. Andrews, in Ellen G. and James White, *Christian Temperance and Bible Hygiene* (Battle Creek, Mich.: Good Health Publishing Co., 1890), p. 263, cf. J. N. Andrews to James White, February 1877。
5. 怀爱伦, 《教会证言》卷一, p.207。
6. 怀爱伦, 《属灵的恩赐》卷一 .4a, pp.120-151。
7. R. T. Trall, “Hog Milk for Humans,” *Health Reformer*, October 1869, p. 76, 怀氏托管委员会, “怀爱伦与健康改革” (Washington, D. C.: 怀爱伦 Estate, 1975), p. 32。
8. 《评论与通讯》, 1866 年 8 月 7 日, pp. 76, 77。

第二十七章

1865 年的圣诞礼物

1. 怀爱伦, 《教会证言》卷九, pp. 158, 159。
2. 《评论与通讯》, 1906 年 7 月 26 日, p. 8。
3. 《评论与通讯》, 1902 年 7 月 29 日, p. 7。
4. *General conference Bulletin*, 1901, p. 205。
5. 怀爱伦, 《教会证言》卷六, p. 293。

6. Spalding, *Origin and History*, vol. 1, p. 407, note for p. 351。
7.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一, pp. 205, 206,《历代愿望》pp. 359-363。
8. 怀爱伦,《怀爱伦生平传略》, pp. 162, 163。
9.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二, pp. 371, 372。
10. 怀爱伦,《论饮食》(Washington, D. C.: 评论与通讯出版社, 1938), pp. 173-178, 491。
11.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一, p.494。
12. 有关这个�事中引人入胜的情节,请参见斯伯尔丁的《起源与历史》,第一卷,第 363 页。
13. For the paragraphs dealing with Dr. Kellogg, see Richard W. Schwarz, *John Harvey Kellogg*, M. D. (Nashville, Tenn.: Souther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70)。
14. F. Roy Johnson, *The Peanut Story* (Murfreesboro, N.C.: Johnson Publishing Co., 1964)。
15. Schwarz, Kellogg, p.69。
- 16.《评论与通讯》,1903 年 4 月 14 日, p. 19。

第二十八章

为了服务的喜乐

1. D. K. Nicola, in Everett N. Dick, *Union College, Fifty Years of Service* (Lincoln, Neb.: Union College Press, 1941), p. 45。
2. 本章中许多未加脚注的资料均摘自范德·维尔,《智慧探索者》。这本关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早期教育史,特别是安德烈大学史,取代了斯伯尔丁的《起源与历史》,第二卷,第六章。
- 3.《评论与通讯》,1852 年 8 月 19 日, p.63, 1888 年 11 月 6 日, pp. 689, 690, 1927 年 7 月 7 日, p.2。
4. 共九卷《教会证言》的材料由三十七个独立编号的证言组成,其中前三十四个最初是作为单独的小册子发行的。现在这里讨论的第二十二个证言部分出现在《教会证言》,第三卷,第 131-160 页,并已在《基督教育原理》(田纳西纳什维尔:南方出版社,1923 年版),第 15-46 页中再版。
5.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6. 怀爱伦,《教育论》(Mountain View,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03, 1952). P. 13。
7.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六, p. 133,《致教师的勉言》p.44,《医疗事工》, p. 395。
8. 怀爱伦,《写给战溪教会的证言》, pp.1-8。
9. Vade Vere, *Wisdom Seeker*, pp. 20-22, H. O. McCumber, *The Advent Message in the Golden West* (Mountain View,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46, 1968), pp. 129-132。
- 10.《评论与通讯》,1883 年 8 月 14 日, p.528. Later McLearn 加入第七日浸信会。
11. 怀爱伦,《基督化教育的基础》, p.378。
12. 同上, pp.334-367 (标注日期:1895 年 3 月 21 日)以及 pp. 368-380 (标注日期:1895 年 4 月 22 日)。
13.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六, p.199。
- 14.《青年导报》,1956 年 2 月 21 日。
- 15.《学生》(战溪大学出版物),1898 年 1 月,第 65 页。
16. 怀爱伦,《致父母,教师与学生的勉言》(Mountain View,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13, 1943), p. 211。
17. 怀爱伦,《手稿》7, 1910。
18. 怀爱伦,《论饮食》, pp. 173-178, 491。
19. 怀爱伦,《教育论》, p. 290。
- 20.《时光》,1874 年 8 月 13 日, p.44。

第二十九章

基督无以伦比的吸引力

1. L. H. Christian, *Sons of the North* (Mountain View,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42), p. 130。
2. 《评论与通讯》，1881年8月23日，p. 143。
3. Michael McGuckin, “The Lincoln City Mission: A. J. Cudney and Seventh-day Adventist Beginnings in Lincoln, Nebraska,” *Adventist Heritage*, Summer, 1975。
4. 如需进一步阅读，请参见奥尔森，《从危机到胜利》和勒罗伊·爱德温·弗鲁姆，《命运的运动》（华盛顿特区：评阅宣报出版社，1971年版），第237-268页。不幸的是，这两种说法都比怀爱伦的证言更为乐观。
5. 怀爱伦，《教会证言》to Ministers, pp. 91, 92。
6. 怀爱伦，信件179，1902，in Olson, *Through Crisis to Victory*, p.39。
7. 瓦格纳，《信仰的告白》，第5页，副本存放在安德烈大学怀雅各图书馆文物室。
8. 琼斯，在瓦格纳的葬礼上布道，《聚集呼召》，1916年11月，副本保存在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
9. 怀爱伦，《给传道人的证言》，pp. 92, 93。
10. 怀爱伦，《给作者和编辑的勉言》，pp. 75, 76。
11. 《评论与通讯》，1889年3月5日，p.146。
12. 《评论与通讯》，1889年7月23日，p.466。
13. 怀爱伦，《信息选粹》卷一，pp.361, 362。
14. 怀爱伦，《给传道人的证言》，pp. 511, 512。
15. 怀爱伦，手稿5，1889，in Olson, *Through Crisis to Victory*, p. 48。
16. E. J. Waggoner, *Christ and His Righteousness* (Oakland,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Company, 1890 [Facsimile reproduction, Nashville, Tenn.: Southern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72], p.66, Another of Waggoner’s works, *The Glad Tidings*, published originally in 1900, was republished in an edited edition in 1972 by the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7. 瓦格纳，《基督和祂的义》，pp. 69-73。
18. 同上，pp. 29-31。
19. 同上，pp. 78-84。
20. 这篇讲道在奥尔森，《从危机到胜利》，第246-256页中。
21. 同上，pp. 260-269。
22. 怀爱伦，《评论与通讯》，1904年7月7日，p. 7。
23. 怀爱伦，《喜乐的泉源》(Mountain View, Calif.: Pacific Press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08, 1956), p. 62。
24. 同上，p. 72。
25. 同上。
26. 同上。

第三十章

十六年的危机

1. 埃文代尔学校的创立故事已经被反复讲述了很多次。请参见阿瑟·怀特，《先知对建立一所学院的指引》，第二部分；《评阅宣报》，1958年4月3日和10日；丹尼尔斯（A.G. Daniels），《建立澳大利亚布道学院》，载于阿瑟·怀特主编的《笔记与论文》（华盛顿特区：怀爱伦著作托管委员会，1962年版），第265, 276页；《预言的永恒礼物》（加州山景城：太平洋出版社，1936年版，第315, 316页）。

2. 怀爱伦，信件 40, 41, 以及 64, 标注日期: 1894。
3. 怀爱伦, 《给传道人的证言》 pp.449, 450, 162-168, 89, 467, 362, 359, 372, 373。
4. 同上, p. 439。
5. Henry, “Women’ s Work, ” *General Conference Bulletin*, 1899, p. 174。
6. 《评论与通讯》, 1879 年 5 月 1 日, p. 140。
7. 参. 怀爱伦, 《教会证言》卷七, pp. 164-168。
8. David Neff, “A. R. Henry and His Lawsuit” (term paper, Andrews University, 1973)。
9. 怀爱伦, 信件 61, 1898, 以及手稿 72, 1898, 手稿编号 .334。
10. 怀爱伦, 《教会证言》卷七, pp.171-174, 也见 Arthur L. White, “Confederation and Consolidation”, 手稿存于怀氏托管委员会。
11. 怀爱伦, 《给传道人的证言》, p. 321。
12. 怀爱伦, 手稿 71, 1900; 手稿编号 .419。
13. 怀爱伦, 1901 年全球总会公开演讲, *General Conference Bulletin*, 1901, p. 25。

第三十一章

爱的环绕

1. 本章主题见 C. C. Crisler, *Organization* (Washington, D. C: 《评论与通讯》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938), Arthur L. White, “The Story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1901” three parts, 《评论与通讯》, March 29, April 5, and April 12, 1956, *SDA Encyclopedia*, art, “Organization.。
2. *General Conference Bulletin*, 1901, p. 24。
3. 同上。
4. 怀爱伦, 《给传道人的证言》, 15 页。
5. 怀爱伦, 《信息选粹》卷二, 233, 234 页。
6. 同上, p, 239。
7. 《评论与通讯》, 1898 年 10 月 18 日, 661 页。
8. 怀爱伦, 《信息选粹》卷二, 390 页。
9. *General Conference Bulletin*, 1901, p. 43。
10. *Daily Bulletin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1893, pp. 13-15。
11. *General Conference Bulletin*, 1901, pp. 23-27。
12. 同上, pp. 48, 50。
13. 同上, pp. 84, 85。
14. 同上, p. 204。
15. 怀爱伦, 《教会证言》卷 9, 260 页。
16. 怀爱伦, 《信息选粹》卷二, 406 页。
17. 怀爱伦, 《教会证言》卷 8, 104-106 页。
18. 对于 1904 年那次会议的解释, 我要感谢安德烈大学名誉教授艾米特·范德·维尔。

第三十二章

焕发出祂的荣耀

1. 怀爱伦,《预言之灵》卷四 (Battle Creek, Mich.: The Steam Press of the Seventh-day Adventist Publishing Association, 1870-1884), 291 页: 参《善恶之争》458 页。
2. 怀爱伦,《信息选粹》卷一, 118 页。
3. 怀爱伦,《教会证言》卷 9, 107 页。
4. 怀爱伦,《历代愿望》283 页。
5. 怀爱伦,评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卷七》, 984 页。
6. 怀爱伦,《使徒行述》54 页。
7. 怀爱伦,《善恶之争》612 页。

封底

多年来,《向普世宣告》一直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故事、历史信息和灵感的来源。现如今,伟大复临运动的历史已被不断修正和更新,但其焦点仍然集中在推动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发展的人和事上。正如其它优秀的故事书一样,一旦你拿起《向普世宣告》一书,就会爱不释手。

作者默文·马斯威(C. Mervyn Maxwell)沿袭了故事讲者的传统(他是“亚瑟叔叔”的儿子),同时也保留了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的精确性,该书阐述了一小群虔诚的信徒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如今在全世界拥有数百万信徒的运动。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受感动,得鼓舞,蒙启迪。回顾上帝在过去的带领将更新你的信心,坚信上帝对你和教会未来的计划。

默文·马斯威曾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安德烈大学神学院教会历史系主任和教会历史教授长达 25 年之久。他拥有芝加哥大学教会史哲学博士学位。他是一位多产的作者,著作包括《大失望》;《上帝眷顾》;《上帝眷顾第二卷》;《人啊,这是何等伟大的上帝!》;《从这个角度来看》。